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 經部 第六七冊 春經類

摛藻堂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 經部 第六七冊 春經類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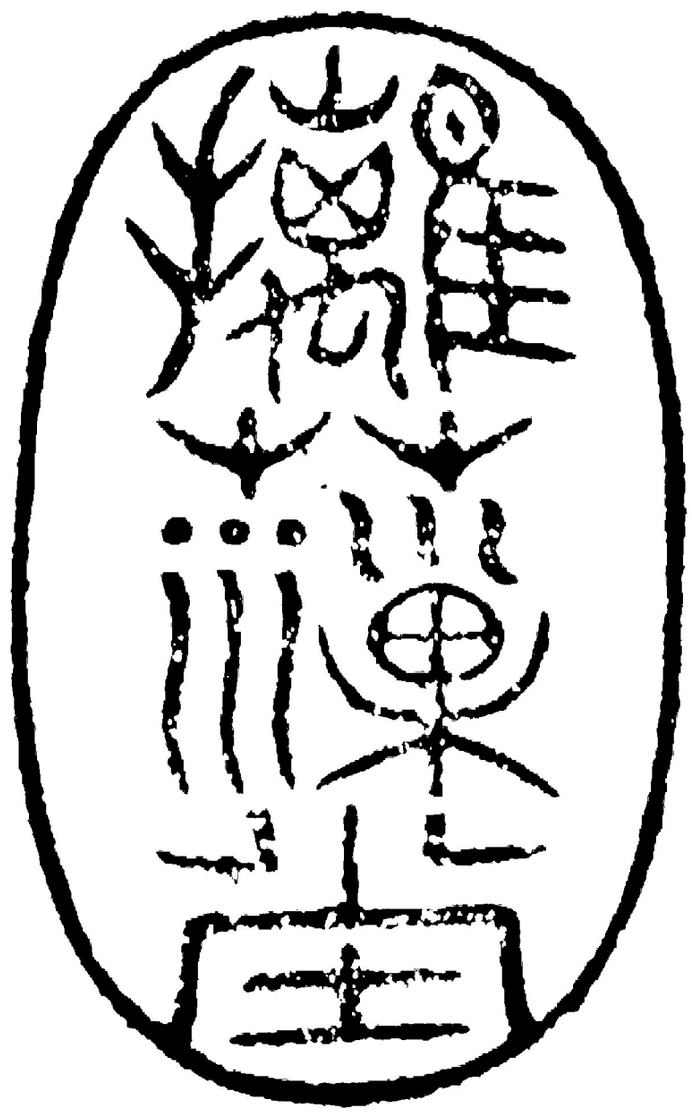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經第六七册

孝經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定孝經注一卷　清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注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　清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御纂 孝經注疏九卷傳述人一卷注疏序一卷原序一卷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正義 御定孝經衍義一百卷卷首二卷　清世祖章皇帝特詔儒臣修纂　聖祖仁皇帝復命編輯	卷一至卷四十一	六八—一 六八—一七 六八—三一 六八—九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注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孝經注序

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立教通之乎萬世而無斁放之於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然其廣大雖包乎無外而其淵源實本於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慕雖在頹蒙即備天良故位無尊卑人無賢愚皆可以與知而與能是知孝者乃生人之庸德無甚奇能亦固有之秉彝非由外鑠誠貴乎篤行而非語言之間所得而盡也雖然降衷之理固根於凡民之心而覺世之功必賴夫聖人之訓苟非著書立說以迪天性自然之善抒人子難已之情使天下之人曉然於日用之恒行即為大經大法之所存而敦行不怠以全其本始夫亦孰由知孝之要盡孝之詳以無忝所生也哉此孔子孝經之書所由作也朕萬幾之暇時加三復自開宗明義迄於終篇見其言近而指遠理約而該博本之立身以行道推之移風而易俗愛敬

所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懽感應所通東西南北罔不漸被而思服誠萬世不刊之懿矩百聖不易之格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不可一日闕者夫子所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良有以也自漢以来去聖日遠詮釋滋多厥旨寖晦孔安國尚古文鄭玄主今文互有異同各具銓解魏晉而降諸儒聿興析疑闡奥代不乏人源流攸分不無繁蕪迨及開元更立注疏亦既萃一代之菁英垂表章於奕世矣而詳畧或殊詎云至當宋之邢昺元之吳澄輩標新領異間有發揮然揆之美善或未盡焉至於明季著述紛紜或摘古人之紕繆肆彼譏彈不知天懷既薄問學復踈或揣古人之多奚補其於作經之意均未當因心之理未明空文之多奚補其於作經之意均未當耳夫親恩罔極高厚難酬德至聖人猶虞未盡同為人子孰不佩至教而興永錫之感乎然則訓詁未確漸摩弗力欲其相觀而善厥路無由朕為此慮爰集古今之註更互考訂其得中窾綮者採而輯之其妄逞臆說者

刪而除之譬諸沙礫既披美錡始出稂莠盡剪嘉禾乃登至若流覽之餘時獲一是或足以補未發之蘊者輒為增入聊備參觀總以孝之為道甚大而平故不必旁求隱怪用益高深誇示繁縟徒滋複贅惟以布帛菽粟之言昭廣大中正之理雖未知於作者之旨能盡胎否可無枘鑿與否然而前代諸家之書瑕瑜雜掩與夫近代羣言之失淆亂不稽者於茲正之庶幾發矇啟錮四方億兆咸知儆法而遵行共底於大順之休焉夫如是將見至德要道由此而廣和睦無怨由此而成矣順治丙申仲春望日序

御定孝經注

提要

臣等謹案孝經注一卷順治十三年大學士蔣赫德恭纂仰邀

欽定

御製序文冠首孝經詞近而旨遠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廣之自閨門可放諸四海專而致之即愚夫愚婦可通於神明故語其平近則人人可知可行語其精微則聖人亦窮思於闡繹是編

御定注一萬餘言用石臺本不用孔安國本息令古文門戶之爭也亦不用朱子刊誤本杜改經之漸也義必精粹而詞無深隱期家喻戶曉也考歷代帝王注是經者晉元帝有孝經傳晉孝武帝有總明館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經義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經注疏中流傳於世司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範圍今更得

聖製表章使孔曾遺訓無一義之不彰無一人之不

喻回視玄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萬倍矣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定孝經注

大學士蔣赫德恭纂

開宗明義章第一 開一經之宗本明五孝之義理

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字居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古者稱師為子先王謂先代聖王也德者人生所得於天之性至德謂盡性之美造其極而無加也道者人所共由事物當然之理要道謂窮理之至舉其一而該衆也順天下謂順天下之人心因其固有而無所強也上下謂

自天子至於庶人也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皆各得其心相親相睦上下尊卑無所怨尤此極隆之治也汝知之乎蓋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端以問之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參曾子名禮師有問則避席起答曾子閭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敬避席立對言參不通敏何足以知此義乎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孔子因曾子之對遂告之以至德要道非他即孝是也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曰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焉所以為至德要道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起對故使復坐以孝之始謂孝之根基也人子愛親必自愛身始蓋一身之四肢髮膚皆父母與我者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朝乾夕惕不敢毀傷是為孝之根基故曰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終謂孝之完備也言不敢毀傷祇是不虧其體必須成立此身力行此道使善名揚于後代後之人稱其善而推本其父母之賢是光顯其父母也而後孝乃完備故曰終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為始移孝可以作忠故以事君為中忠孝道立方謂之揚名顯親故以立身為終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詩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告成王者

夫子引此以見為人子孫當念其祖宗而聿修其德則孝之道始可盡也

天子章第二 此章言天子之孝天子至尊故居五孝之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孔子首言天子之孝以為天子以天下事親全在以兢業之心盡愛敬之道愛親者必能博愛不敢惡于人敬親者必能廣敬不敢慢于人推是以行則我所以愛人敬人者各得其宜而人之愛我敬我者亦無所不至矣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愛親以及人之親則天下之人愛我而皆愛吾親矣愛以天下愛之至也敬以天下敬之至也豈非愛敬盡于事親乎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則下傚君好則民從我之愛既盡則人亦興於仁而各愛其親矣我之敬既盡則人亦

興于禮而各敬其親矣如是則百姓之衆四海之大同歸于孝矣此天子之孝所以為大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書經呂刑篇一人謂天子兆民謂百姓四海孔子引呂刑之言謂一人有愛敬之善則兆民皆仰之以見天子念天下之孝以為孝也

諸侯章第三 此章言諸侯之孝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諸侯為一國之君其位高矣高者易危若能不以尊自驕位雖高不至于危享一國之賦其財滿矣滿則易溢若能制節以謹守侯度財雖滿不至于溢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生諸侯固當戒之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居高位而不危則不以陵傲召禍而致畢替其位可長居矣財充滿而不溢則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其富可長有矣蓋言不危不溢其道行之可久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社土神稷穀神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諸侯之社稷其民人皆祖宗受之于天子而傳之子孫者故上承天子下撫國人必小心慮患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此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詩小雅小旻之篇引此以見為諸侯者常須戒懼如臨淵恐墜履氷恐陷方能不危不溢以盡其孝道也

卿大夫章第四 此章言卿大夫之孝與大夫不同而合言之者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法服謂先王所制章服各有品秩也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法服而服之是僭行三者皆于孝道有虧故敬慎守之而不敢違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以明之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三者即服言行是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祀先祖必三者無虧然後能保守宗祀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大雅烝民之篇一人謂君也引此以明為卿大夫者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則戚懼之心常存自無三者之失也

士章第五 此章言士之孝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家修而廷獻之故言取于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母與愛父同取于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君與敬父同子未嘗不敬母也而愛先之母以鞠育而愛厚也然其愛母之心承歡色養不敢少違母意非敬乎臣未嘗不愛君也而敬先之君以接其敬君之心奔走服勤不忍少負君恩非愛乎總之

愛敬皆出于誠心其自然分言以明其真摯之極而其理未嘗不兼具也故曰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此言事父之道兼愛敬也為臣子者於君於父皆其愛敬之心原無分別惟親至則敬不極蓋言情親而禮節儀文之恭自少非謂不愛也惟父則得言心敬而左右依戀之時不多非謂不愛也惟父則得朝夕奉養與母同奉教秉命與君同故云事父之道兼愛敬者正以明愛敬之真心俱有其極無少虛偽之義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事長之道然而愛敬父母者所謂孝也以此孝道事吾君則不忍欺君之心即愛親之孝也不敢慢君之心即敬親之孝也為人臣而至于不忍欺不敢慢者不謂之忠也可乎長謂鄉大夫也以事父兄之敬用之事長則此心常存謹畏自不至有驕陵之心悖慢之行而同寅協恭以為師法可謂順矣家之忠順皆本于事親之孝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究

祀其先祖言能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則君諒其忠鄉相樂其順然後能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祖先之祭祀蓋士無田則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而士之孝當如是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詩小雅小宛見為士者當小心勉力早起夜眠求無辱其父母而無辱之道則在于忠順不失也

##庶人章第六　此章言庶人之孝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庶人服田力穡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氣發生則當耕種夏氣長養則當芸苗秋氣收斂則當割穫冬氣閉塞則當蓋藏推之凡事而必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高下隨其地之宜產者而播種之此分地利也不順天道則先時後時而物無以生不辨地利則終日勤動而物終不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自然充裕矣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衣食既足仰足以事父母而父母安之即俯足以育妻子而樂我妻孥父母之心亦用慰也然凡人之情稍充裕則多生事尤必謹身守法不敢放縱以遠恥辱罪戾而不遺父母之憂且財有餘則易耗費又當省儉用度不敢奢侈公賦既完私用不窘以無闕二親之奉如此養其父母不徒口體之養即謂之養志亦可庶人之孝誠當如是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于一本之天性則一也孝雖有五等之別其所以各進其道以抒其不能自已之情則一也若心欲行孝則隨所處而皆可以自盡蓋自有身以後無日非為人子之日則無日非當盡此孝道之時豈有久暫之殊始待之日而以力不及為患者此必無之理也為人子者貴賤貧富皆當自勉不可以所遇不同而生怠緩之心也

三才章第七　此章言孝道之大及本孝立教之義天地人謂之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曾子平日以保身為孝不知孝之通于天下無限尊卑故聞夫子之言始知孝道之大遂歎美之而夫子遂言民性之孝原于天地天之三光有度而以生物覆幬為常故曰經地之五土有性而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為慈愛得地之性為恭順是即孝也孝為百行之首人所當常行者故曰民行

由是觀之孝合三才以為大在天為經在地為義在民為行其實一理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凡民生于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天地既具此經常之理人法天地亦當以此為常行也夫民自初生以來皆知愛親之心即孝也然此愛親之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無盡廣大而無際豈非天地之經乎但民不能自法天地全賴聖人倡之聖人則天之明承三光紀四時而民皆出作入息始知夙興夜寐無本爾所生因地之利辨五土播百穀而民皆耕田鑿井始得晨羞夕膳敬養無違是統因夫天地自然之道以順天下人民孝養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實聖人之事也惟其政教既順于人心是以人皆樂從教則不待肅威嚴而自治其化之神有如此者是益知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聖人之政教所以云順天下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敬讓而民興行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政教皆可以化民而本孝之教其化尤神先王知此教本於天地易于化民也是故以身先之人君愛其親而推此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民皆法則之施由親始無有遺棄其親者矣陳說德義之美以感動民心民皆興起于躬行而無有甘于自棄者矣又身行敬讓以率先天下而民皆讓路讓畔無有陵競之行矣復導民以禮正其身而節其行導民以樂平其心而怡其情禮樂兼備內外交養民皆和順親睦而無乖戾之心矣又示之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惡則有刑威民遂知有禁令而不敢犯矣凡此者皆因天地以順天下之事而教化之捷應如此又何疑于孝治之大也詩云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此謂師尹不過大臣尚且為民瞻望況有天下者以身行教化又何難于化民成俗乎由是而知教明于上化行于下觀感興起之益良匪淺也

孝治章第八 此章言由孝而治之義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也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于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遺忘以嚮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懽悅之心親上尊君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盛社稷靈長而宗廟莫安以此奉事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言其不敢者蓋即不敢惡慢于人之心也明王聯天下為一身大國小國之君臣是吾四肢百體也億兆之衆是吾髮膚也鰥寡煢獨顛連無告者是吾膚痛之病痒而不寧者也明王不敢遺小國之臣即不敢忽卑民侮鰥寡虐無告何也所以敬吾身也敬吾身所以敬吾親矣故天下之人莫不尊親所謂以天下尊養者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焉以欽明溫恭開萬國治道之源可見孝道即治道統不外此一敬爾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也諸侯法天子而以愛敬治其國尚不敢慢于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効力之民

乎以此之故所以得百姓之歡心而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蓋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溢之極得百姓之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亦可推而知也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于臣妾之疎賤者尚不敢少失其心而況于妻子之親且貴乎以此之故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歡心而可以事其父母矣蓋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以至一門之內上下尊卑秩然雍睦然後可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治家者可不慎乎

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孝治天下國家而皆得其歡心以事其親誠如是也

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康泰非徒幷旨之具也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神明咸格自覺神氣之易感也總由于心志之素安所以神氣之易感也是以善天之下和氣洋溢蕩蕩平無乖戾之氣則水旱疾疫之災害自然不生無陵悖之行則盜賊干戈之禍亂自然不作蓋以天子身率于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也明王之躬行愛敬而神人上下靡不咸悅神效如此豈非孝治之極隆者乎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引此言天子有明大之德行則四方之國皆順從之蓋天子以至德要道順天下四方皆感之而無不順乃理勢之必然孝治之所以易于化民也

聖治章第九 此章言聖人治世之要道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曾子既聞孝治之大極至之效以為政教之隆皆本于德故問聖人之德果無以加于孝乎夫子以為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稟天地之理以成性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則以天地參為三才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為貴而以人之行言之則莫大于孝孝何也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也性之德為仁仁為人之全德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之百行以孝為先能孝即仁人之所以貴于天地者以此性也

必孝此所以行莫大于孝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于尊敬其父尊敬之禮無所不至而莫大于嚴父文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郊丘祭天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祀謂別立一廟為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其制後為室前為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尚幽故于室祀天神尚明故于堂上帝即天也如則尊之而曰天以形體言也堂則親之而曰上帝以主宰言也配天謂冬至祀天于圜丘以始祖后稷配享也配上帝謂季秋于明堂祀上帝以

文王配享也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本乎后稷周祭元于郊乃尊始祖后稷以配天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因祭上帝于明堂乃尊父文王以配上帝此報本反始之禮所以為治天下之大經也周公之尊其祖父若此是以德教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當然咸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矣孝德之感人至此之極由是觀之聖人之德誠無以加於孝也故親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此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而聖人之教人以孝亦非有所強制也凡人親愛之心生于童幼當嬉戲于父母膝下之時便知親愛父母比及稍長漸知禮義則其奉養父母也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而聖人之教因其日嚴之心而教之以敬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于不敬也因其親之心而教之以愛恐其尊敬過恭而至於疎也夫愛敬無所待教而此言教愛敬者樂記曰禮者為異樂者為同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少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愛敬雖人性所同具聖人恐其弱欲而忘本故教之也然亦不過啓其良心因其本性非有所待于外也故其教則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以其所因者愛敬之本心天性之固有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厥莫重焉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君臣之義則也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于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加以日嚴又有君臣之義然亦天分之自然也夫人子之身氣始于父形成于母其

哉是章前言人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聖人獨能自盡後言聖人因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由是觀之聖人之德無加於孝益明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詩曹風鳲鳩篇引此以見淑人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者皆本于孝也

紀孝行章第十　此章紀孝子事親之行有當盡者五當戒者三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于平居之時當致其恭敬起居飲食必加虔謹如旨定晨省出告反面愛齊慄者是也奉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無所拂逆所謂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婉容是也父母有疾則當盡其憂豈惟醫禱必備湯藥必親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勝衣不解帶者是也若親喪亡則盡誠盡禮擗踊哭泣終其哀情若春秋祭祀則誠敬齋戒防其嗜欲訖其祁物致其嚴肅備此五者則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之心然後能盡事親之道也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原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然則五者尤當以致敬為要也

五刑章第十一　此章言五刑以不孝為大蓋明刑所以弼教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宮大辟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之多而罪之大者莫過于不孝蓋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是教典資于刑也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人生莫大于君親道法莫尊于聖人君者臣下所稟命而恭敬以從之者也乃敢要脅之是無上也聖人制禮作樂傳之萬世而共遵者也乃敢非毀之是無法也為人子者當行孝道以事二親天理人倫之極則也而敢非毀之是無親也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原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聖道以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于三也若不忠于君之道也刑必加之而不孝之罪與要君非聖等故罪莫大于不孝也孝尺以治不孝尺以亂孝之所關誠重矣哉

廣要道章第十二　此章廣言首章要道之義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治平之道莫先乎教民之道必順其心敢有一毫之失則驕亂爭三者其所必無也非然者居上而驕矜自恃則危亡之禍隨之為下而恃亂不馴則刑辟之罪及之在醜而爭忿不平則危以上三者皆危身取禍憂及其親之事也道未有當也若不能除雖日用三牲之養不可謂不孝矣然忿必毀傷身體遺父母憂汚累名行為父母辱不可謂之孝也可見孝不徒在口腹之養而貴守身為人子者可不知戒哉

故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于事親之孝者以孝為親愛之本也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于悌者以悌乃禮順之首也君德因樂而章欲轉移民風變易民俗莫善于樂以其感最神而和人心也名分因禮而辨欲安上之位而下以治民莫善於禮禮以其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夫孝弟禮樂皆教民之道然弟者孝之易行者也禮者節此者也樂者和此者也四者舉其要而言之實一本也然則聖人所以為教之道誠約而易操也哉 禮者

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前言孝悌禮樂皆可教民至此又申言禮教之功效也禮以敬為主禮非敬不生則敬者禮之本所以行孝也父母于子一體而生愛易能而敬難盡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由于敬而能之也故由其敬而推言之上自敬其父而天下之為子者皆悅以事父上自敬其兄而天下之為弟者皆悅以事兄上自敬其君而天下之為臣者皆悅以事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者至少而悅者至衆所持者至約而天下之道已該括而無遺矣蓋敬父敬兄敬君之心原人心之所同具所以君好民從舉一而包萬者其本一也天下國家本于身身本于親事親孝則九族睦而四海準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通可遠在茲故曰要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御定孝經注

廣至德章第十三 此章廣言首章至德之義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君子之教以孝者以孝為親愛之本也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于悌者以悌乃禮順之首也君德因樂而章欲轉移民風變易民俗莫善于樂以其感最神而和人心也名分因禮而辨欲安上之位而下以治民莫善于禮禮以其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夫孝弟禮樂皆教民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兄者也樂者和此者也四者舉其要而言之實一本也然則聖人所以為教之道誠約而易操也哉 禮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御定孝經注

廣揚名章第十四 此章廣言首章揚名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君子能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故能為孝子必知其能為忠臣君父一天也忠孝一本也人臣有一毫之不忠者非孝也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孝則必悌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故能盡弟道必能敬事長上蓋兄與長之親疎雖有不同而倫與序則相等也故待長上有凌悖之行者必其家庭失同氣之和者也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孝悌則家事必理家事既理即可移于居官而官事以治治官者理家之推也故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矣由是觀之何有于一官所治之事也乎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誠如是則行成于內達于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既立矣必垂于後世所謂揚名顯

親者信矣是知欲立名者必求其實實則在于篤於行孝弟而無待于外者也

諫諍章第十五 此章言臣子當諫諍以盡忠孝之義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愛出於內慈為愛體敬生于心恭為敬貌生則安親名而不遺親之辱凡若此義夫子于前章言之詳矣故曾子言既聞命也又以事親有隱而無犯似乎宜從父之令而無所違迭方謂之孝故疑而問之而夫子則言苟有非而從則理所不可故再言以深警之以見以從令為孝者是陷父于非道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此言

諫諍之不可闕也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天子之臣多矣凡為臣者皆當諫諍就中得真能諫諍者七人焉則讜議日聞忠言時獻即有闕失不憚再三陳告斯救正之益甚多故能不失其天下也言七人者見天下至廣天子之事至多一日二日萬幾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一有所失則闕係于利害安危者不小而七人之少尚足以保之于不失諫諍之功其大如此非以七人為定數也至于諸侯有一國存亡之足慮國雖小于天下事雖簡于天子然舉動之間一有過差則一國之仰賴于君者何在也故有諫諍之臣五人則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亦可以保守土地人民于不失也大夫則有治家之責家雖不可與國等而非禮非義剔至禍敗一家之闕係于其身者亦無異也故有諫諍之臣三人早夜箴規陳說可否則可以保守其家也士雖無諫諍之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身之所行無非美善而令名攸歸矣故曰戮諫之爭子則受敬所積天性所感有以諭親于道豈至戮于非道任意行之而竟陷于不義之地乎觀此而知君臣父子朋友之間納諫受諍之益如此其大而敬君安親取友之道不外于此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承上言若有不義之事則天下國家所

關至大為人子者至情不能自已必起敬起孝積誠以感動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必至于從而後已非謂一言即止毫無關切之意也為人臣者情義有所難釋必披陳利害明切以勸止之倘有不從必須極諫或引古以喻今或委曲以獻納必至于從而後已非以一言塞責自沽敢諫之名也為臣子者平居既盡其愛敬之誠心當不義又必盡諫諍之情分若為子而從知從父之令則竟陷父于不義矣故曰焉得為孝甚言不可不爭也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言孝弟感通之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母有地道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王者繼天作子父事天母事地父母天地本同一體故事父之孝可通于天事母之孝可通于地明王事父既能孝則于事天

也能明其經常之大矣事母既孝則于事地也能析其曲折之詳矣推孝為弟而宗族長幼無不順于禮則凡上下尊卑皆化而治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善矣夫孝而至于事天地能明察則天時順而休徵應地道字而萬物成神明之佑于是乎彰矣明王孝德感通之神既大于此乎故雖天子必有尊也

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通于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尊無二上而必有尊于天者蓋父也天子至尊莫之敢先而必有先于天子則兄也即至伯叔諸兄亦皆祖考之遺亦必推愛敬之心以禮遇之也至于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不敢有一毫之不誠是不忘其親也然必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萬一有失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夫孝至于宗廟致敬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祖考來格享于克誠鬼神之德於是乎著矣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有大于此乎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之大至于天地鬼神相為感應則徧天地之間孝道洋溢神人無閒上下和悅蓋孝悌既臻其極則至性自然通徹于神明德教自然光顯于四海遠近幽明無所隔礙孝德感通之大至于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至矣無以復加矣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見天下四方雖至廣大此心此理無不同者則無所不通之意明矣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廣言中於事君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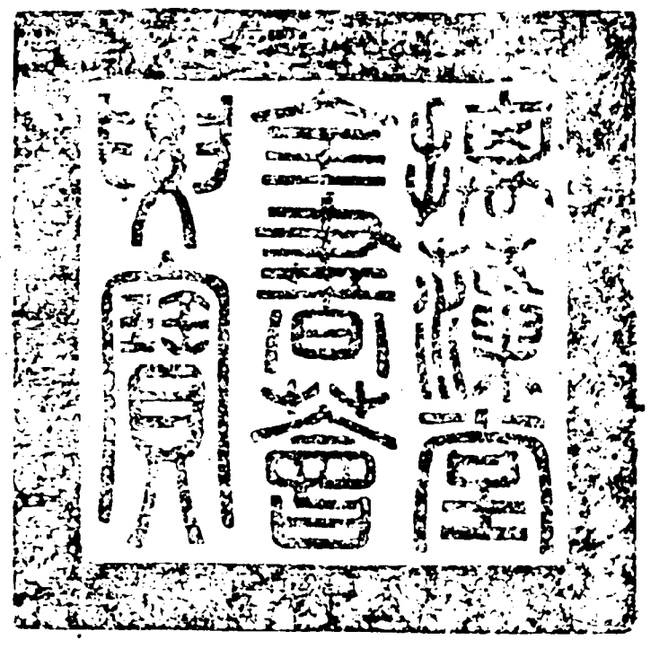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于君必思竭其忠愛之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以至盡其職守直其操行致身授命無一非盡忠之道也既見而退則思已之職業或有未盡身之闕失或有不修必思補之計無過差而後能自安恐已身之不正無以感動于君也至于君有美意善事則將順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未善之處則匡救而正之惟恐彰著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意承志迎機致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阻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于早防之于豫戒于未然止于無迹若必以犯顏敢諫盡命守死而後為忠未若防微杜漸為忠之益也若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激君之怒以取高名謗君之非以明己潔故臣心偽巧而君愈疑且厭之上下相疾何得為忠乎惟君子忠愛出于至誠則上心洞鑒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如父子之一氣元首股肱之一體君享其安臣獲其榮是以君臣上下自然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之篇引此言臣心愛君身雖在遠而不自謂遠蓋愛君一念出於至誠恒藏於中心無日暫忘也使非本于孝者何以能忠于君若是也為人臣者必如此事君始可為忠臣始能盡為子之孝故曰中於事君也

喪親章第十八　此章言孝子慎終追遠之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孝子于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

旦不幸而居親之喪思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歿頓異思有睽離哀痛之極不能自已發于聲為哭其哭也氣竭而息聲不委曲動于貌為禮其禮也稽顙觸地不修容儀出于口為言其言也直無餘詞不為文飾至于衣服之美有所不安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不知其甘故疏食飲水總以孝子之心惟痛念親之舍我而去言動之間耳目之娛口體之奉自無斟酌之心也然此六者皆莽子哀痛之真情出于自然非勉強而為之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之後不妨飲食教民無以哀死而傷已之生則愛親出于天性若哀毀而至于傷生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是也故雖毀瘠而不使至于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天下之孝也至於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不得過亦不得不及也孝子之情無盡聖人立制止于三年使人知有終竟之時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親之始亡也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飲之必盡其心也其朝夕奠也陳列簠簋而不見親之存則哀傷痛感之必其致誠也其將葬而祖錢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往送之至于為墓于郊不可苟也則必卜其墓穴營域得吉而葬之務求其安固也以上四者皆慎終之禮也為廟于家必有制也則依制立廟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禮而享之使神有所依也寒暑變更益用增感必有怵惕愴之心春秋祭祀因時而展孝思不忘親也以上二者皆追遠之禮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子之事親于其生也盡愛敬之道於其死也盡哀戚之情生民之本孝為之先于是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最大于是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亦于是而終矣夫孝大至于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滕下親嚴之性始為完足于天經地義之理始相貫通于德教政令之化始能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乎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吳啟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奏要

經部

御纂孝經集註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孝經序

世宗憲皇帝御製孝經序

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訓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則人為萬物之靈敘家國之倫則知孝為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為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為先務者也恭惟聖祖仁皇帝纘述世祖章皇帝遺緒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卷刊行海內垂示永久顧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周徧朕乃命專譯經文以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義暢可不煩注解而自明誠使內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師以教其徒口諷其文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為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名顯親為庶人者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於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躋比户可封之

俗是朕之所厚望也夫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御纂孝經集注

提要

臣等謹案孝經集注一卷

世宗憲皇帝御纂雍正五年

製序頒行我

朝

列聖相承宏敷孝理故於是經闡發尤備

世祖章皇帝既為之注復有衍義之輯而

聖祖仁皇帝纘成之本末條貫義無遺蘊

世宗憲皇帝慮其篇帙浩富或未能家喻戶曉乃

命約為此注專釋經文以便誦習而詞旨顯暢俾讀

者賢愚共曉其體例悉仿朱子四書章句集

注為之洵萬古說經教孝之至極矣乾隆四

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纂孝經集註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以開宗明義名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 女音汝下同辟音避夫音扶語去聲○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居燕居閒暇之時侍侍坐也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以律切同遹○詩有風雅頌之三經大雅小雅其一也無念二語見大雅文王篇無念念也聿述也引詩之意言凡為人子者當常念爾之先祖常述修其功德而勉于行孝也

天子章第二 前章雖通貴賤言之其迹未著此章至下庶人章凡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惡去聲○親謂父母也惡憎惡也為愛之反慢敖慢也為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德教之所自出故為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敬愛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惡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敬其親然後愛敬為盡于事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教行于一人加于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視效儀刑趨愛趨

其細而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于父母者為人子者愛吾父母因以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慎不敢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有立大行于天下流聲于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故夫所謂孝者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而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為人子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為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則即為忠孝之虧故其終尤在能立其身斯為宇宙之完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敬而同歸于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當為如是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甫音輔○甫刑尚書作呂刑一人謂天子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兆庶皆倚賴之善則愛敬是也二語所以通結上文之義

諸侯章第三

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故次及於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危傾危也制節制財用之節限謹度謹守法度也溢奢侈泛溢也社土神稷穀神國之主也言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其位高矣若能不敢自為矜肆則身雖居高而不至于傾危積一國之賦稅其財充滿矣若能制立節限謹守法度則財雖充滿而不至於泛溢又言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尊顯而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充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盈足而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夫惟富貴長久如此乎不離其身然後乃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謂社稷以此安而一國之民亦用和睦上下亦為無怨也此則諸侯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章第四

次諸侯於卿大夫○按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引之重以戒勉諸侯也蓋諸侯如不念先世積累之艱勤而一或驕溢以至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辱及其親而不孝為大矣○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氷恐陷也

卿大夫章第五

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故次及於卿大夫○按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下故以士名章

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章第三

甫音輔○甫刑尚書作呂刑一人謂天子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兆庶皆倚賴之善則愛敬是也二語所以通結上文之義

諸侯章第三

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故次及於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危傾危也制節制財用之節限謹度謹守法度也溢奢侈泛溢也社土神稷穀神國之主也言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其位高矣若能不敢自為矜肆則身雖居高而不至于傾危積一國之賦稅其財充滿矣若能制立節限謹守法度則財雖充滿而不至於泛溢又言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尊顯而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充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盈足而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夫惟富貴長久如此乎不離其身然後乃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謂社稷以此安而一國之民亦用和睦上下亦為無怨也此則諸侯之孝當如是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章第四

次諸侯於卿大夫○按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引之重以戒勉諸侯也蓋諸侯如不念先世積累之艱勤而一或驕溢以至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辱及其親而不孝為大矣○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氷恐陷也

卿大夫章第五

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故次及於卿大夫○按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下故以士名章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長上聲○資取也長謂卿大夫上則兼長與君言之也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于愛父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同於敬父也母取其愛君取其敬者蓋母主于恩而君主于義故事母雖未嘗不敬而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為士者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為順守其忠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長保其祿位永守其祭祀此則為士之孝當如是也○諸侯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重也若下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音腆○詩小雅宛之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引詩以深惕為士者當早起夜寐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祭祀不守以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庶人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一云兼府史胥徒言之

庶人泛指衆人學為士而未受命與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天之道謂春生夏長秋斂冬閉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之高下燥濕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為也節用者省節飲食衣服喪祭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為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為孝其用天之道而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分地之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為事奉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上節與前四章分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當行之孝此則總言以結之言上自天子以下至庶人其尊卑雖殊而事親之孝當無終始之異若或有始無終而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者未有此理也蓋為決言以勉人之力於行孝

三才章第七天地人謂之三才孔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而曾子歎孝道之大因言天經地義民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三才名章次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去聲○經常也天以生覆為常故曰經義宜也地以承載為宜故曰義則法也因憑也肅戒肅也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為道雖出于人心然天為乾父不能外之以為生覆之經地為坤母不能外之以為承載之義民生天地之間不能外之以為慈愛敬順之行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為天地經常之理而民于此取法而為行則孝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而尊之是以敷之為教則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為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去聲好惡並去聲○先王泛指古地之常經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来遺猶棄也興起也睦和之至也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教誨斯民則人為興起而未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為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道之以五禮六樂而施陶淑之教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睦又示之以為善者之必好為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遷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義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在上者能教以化民而為民所瞻仰故民為之遷化此借師尹以深贊夫先王也

孝治章第八

前章明先王因天地之常經順天下以為教此章則言明王以孝而治天下之後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下也故即以孝治名章次三才之後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忽忘也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如附庸之君之類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乃國之大者萬國極言其多先王即行孝明王之祖考也夫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于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臣妾僕也賤婢

而疎者妻子貴而親者親謂父母也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即下及于臣妾曾不敢少失其心彼疎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衆無貴無賤無親無疎而皆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為心而成其化于家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夫音扶○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来格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于天者禍亂如賊君弑父之類作於人者上文既言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

家而得人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上文而言夫惟如此故其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乖戾之氣而災害不生乎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總由明王身為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贊美明王之孝治也

聖治章第九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孔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行去聲嚴尊敬也○聖人以在位者言之周公前章夫子陳說明王之孝敬也配合也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貪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前章夫子陳說明王之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故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為此問天地之性人為貴者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副當然之理是之謂性然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乃為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為本故曰人之行莫大于孝承之以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于配享上天也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綱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禮故曰則周公其人也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郊祀祭天也祭

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為稷正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于邰為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政布治之堂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一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夫天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王猶夫上帝也周公之所以為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夫以孝推之至於配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懽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親親愛也膝下謂孩之時也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笑之時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隨其年之漸長則日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為真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聖人之立教亦惟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強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孝為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教敬因親教愛總因之以立教焉是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

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當盡之故父子之道為天性謂父子之愛原于天率于性而本于所因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間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繼續於此徵父母則吾何所託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大于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于父母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而成其德教

紀孝行章第十 前數章俱統論乎孝道孝治此章則詳述乎孝子當行之事也故以紀孝行名章次于聖治之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孝子之事親當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于親者其心平居則禮儀祇肅盡其恭敬而不敢忽奉養則承顏順志盡其歡樂而不敢違病則行止語嘿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擗踊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俎豆肅駿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庶幾盡志于親而無媿于子矣故曰能事親也○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善以示勉也 事親者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聲樂音洛○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泛指聖帝明王道行也作為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為民所懽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為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為民之式法容止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規矩而可為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慎其動止舉措尺而可為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威儀容貌合于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蒞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衆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音特○詩曹風鳲鳩篇淑善也忒差也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醜等類也三牲牛羊豕也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此論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以進于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為不孝也○此節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五刑章第十一　聖王之教雖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有驕亂忿爭而自罹于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加也故以五刑名章次于紀孝行之後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平聲○五刑墨劓刖宮大辟也三千合五刑條例之總數也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夫子之言蓋本于此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詆毀也無法謂弁髦法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為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詆之是為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為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為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廣要道章第十二　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於此復申而演之故云廣也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為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孝所以愛其親也然欲教民以愛親則莫有善於孝悌所以敬其長也然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悌樂所以移易民風而順則莫有善於樂斯二者之謂樂然欲移改民風而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然欲上安其君而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若禮之為禮則主於敬而已矣嘗為推廣乎敬之功用以此之謂要道之義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為之喻日見而為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為人子者皆知盡事父

之道以敬其父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終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愷音凱○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蓋言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為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廣要道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為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為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故士人惟患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于內必其忠順治理之勳猷著于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曷有極哉顯親之孝此焉寓矣

諫諍章第十五曾子既聞揚名以上之義而又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

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令去聲○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為問者蓋為子者原一以順從為孝但于父母之命令若不問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于道此其所以疑于心而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與平聲爭諍同離令並去聲○爭與諍同蓋是非必爭可否必辯所謂面折廷諍不欺而犯者也令善也焉何也兩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于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為臣子者若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天子之爭臣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政有煩簡故爭臣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也故云不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諍之得人故雖無道不亟至于亡也士無臣所有惟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謬誤而善名以彰不陷

2752120

不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總言為臣子者當諫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于從父之令也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明明王孝悌感應之事雖為

晶也

子天子言之諸侯以下亦當自知勉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長上聲○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則天有父道地有母道原與父母之道相通者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即通于事天之道蓋為在朝士亦在其中矣事母以孝則即通于事地之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又罔不就吾之均調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孝之所至至于事天明事地察如此則三光明寒暑序而天道以清川流岳峙奠其常鳥獸魚鱉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之彰見蓋道故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即通于事地之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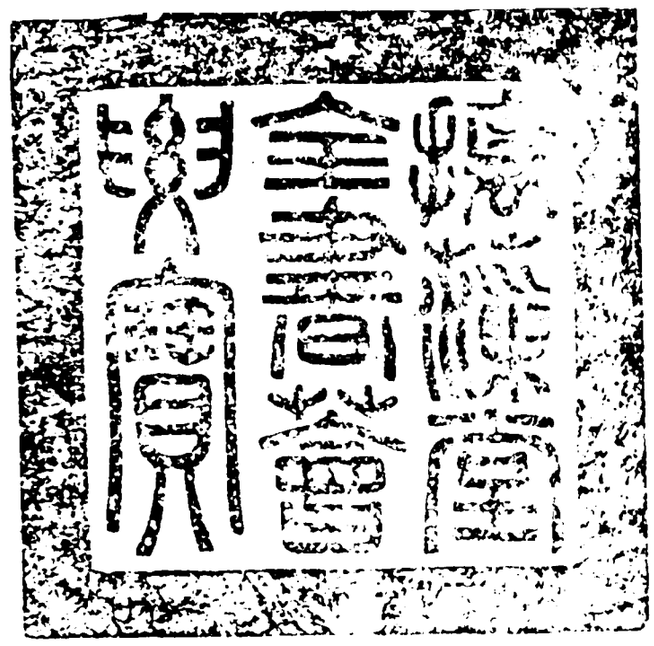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為在朝

之卿大夫言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匡正救止也君子之事君無一念而不在于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忠而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主過而不敢有所狥至于君有為善之美意方在將萌未萌之界則從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匪奠之惡意方在將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之相悅猶夫魚水之相懽鹽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其所為相親也豈其微哉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篇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舉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喪親章第十八 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喪去聲依隱綺切音倚又音伊不樂樂字音洛○旨甘也毀哀毀也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依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蹐不能為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為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強而為之也禮人子于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教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至于傷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為政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喪則定為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雖無限量聖人為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簠音府簋音鬼擗音辟踊音勇厝音措○棺內棺槨外槨衾被也簠簋祭器也方曰簠圓曰簋擗拊心也踊跳躍也皆哭泣之貌宅墓穴兆塋域也安厝猶言安置也當親之始死也為之棺以周衣槨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戚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為墓于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慎終之禮也為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為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則思在一日未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

欽定四庫全書

孝經注疏 傳述人 序 卷一至三

經部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孝經注疏目録

孝經注解傳述人

孝經序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天子章

卷二

諸侯章

卿大夫章

士章

卷三

庶人章

三才章

卷四

孝經注疏序

孝治章
卷五
聖治章
卷六
紀孝行章
五刑章
廣要道章
卷七
廣至德章
廣揚名章
諫諍章
卷八
感應章
事君章
卷九
喪親章

臣等謹案孝經注疏九卷唐明皇御注宋邢昺等疏至道二年判監李玉請命李沆杜鎬纂孝經正義從之咸平初以昺代領其事取元行冲疏約而修之崇文總目云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鄙陋不足行遠昺等據元氏本增損之是也其後司馬光有古文孝經指解多闕門一篇蓋本顏芝所傳朱子則有孝經刊誤謂此經多由後人附益而考證詳博則共推正義焉明刻本不載釋文今本皆補入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孝經注疏傳述人

唐 陸德明 撰

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為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隋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孔安國馬融鄭衆鄭玄王肅蘇林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何晏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駙馬都尉閿內侯劉劭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韋昭字弘嗣吳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為晉諱改為曜徐整謝萬孫氏不詳何人楊泓天水人東晉給事中袁宏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庾氏不詳何人殷仲文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東晉丹陽尹荀昶字茂祖潁川人宋中書郎孔光字文泰東莞人何承天東海人宋釋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齊光祿大夫明僧紹並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為音者

孝經注解傳述人考證

注解傳述人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漢書藝文志長孫氏說二篇江氏翼氏后氏說各一篇安昌侯說一篇

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臣清植按家語云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諸編互異未詳孰是

孔安國作傳○家語後序安國為孝經傳二篇

劉向校書定為十八○臣清植按說文云古文孝經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者古文也此則并合今古文而校之

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臣清植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審

孝經注疏序

翰林學士邢昺撰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

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
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
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
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
子玄辯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
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
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
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
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注疏序

孝經注疏序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答之人○吕
維祺曰所云假立曾子斷不其然朱子直以為曾子
門人記録之書觀仲尼居曾子侍及中間子曰字理
亦近似蓋此書疑曾子與其門人所記然必有經孔
子裁定故曰行在孝經也臣照按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託諸空
言而非見諸實事必明王興而孔子輔之乃能為東
周以行其志故曰志在春秋若孝經則大夫有大夫
之孝士有士之孝庶人有庶人之孝殊塗而同歸莫
非則天明而事地察固實事而非空言故曰行在孝
經如以曾經孔子裁定而為行在孝經則春秋者孔
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矣豈轉不得為
行在春秋乎

孝經注疏序考證

孝經序

唐明皇撰　宋邢昺疏

御製序并注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二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

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為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録因名為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為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為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發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為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威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大旨皆遥結道德不答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哲曾子也舉此為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為曾子言首章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大又說以孝為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

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愍懃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爭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鯤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說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海衆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偏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臍輩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畢參自集録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獨假曾子為言

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已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黎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實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為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德官以為轡司徒以為轅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均入以為轅故曰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家宰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經之作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家宰之官

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也玄宗唐第六帝也諱隆基廟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謚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鄭璞云又為端緒又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無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無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習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表譚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録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答編録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剪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

予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異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為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令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頗乏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氏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旨其古文二十二章雖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今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玄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郗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章為定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明義嘗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見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

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畧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婣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為序耳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無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正義曰上遜辭也庶幾廣愛形於四海疏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教也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嘆辭也夫子孔子也以當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

彰矣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於是乎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

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曰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聖人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

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正義曰上意思行教也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嘆辭也夫子孔子也以當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

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咸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皇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

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絶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坑之後典籍滅絶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顏貞孝經之類是也**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也不舫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也謂發源小如一酸漢者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之導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酸也巴蜀之間水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為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凡子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諸侯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曰濫觴於漢也其後浸盛則如江矣釋名曰酒滓曰糟浮米曰粕既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喪但餘此糟粕耳**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正義曰故者因上加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十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夾二家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常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玄為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魯詩者漢興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為訓詁授后蒼蕳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為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為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疏**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本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衆流謂其文不同也**近**

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疏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真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踳乖也駮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踳駮尤甚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疏**正義曰至於者語辭也跡蹤跡也祖始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為始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為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考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秦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玄所說各擅為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業擅將近十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也**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升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牖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擊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正義曰擊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擊引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之車駕而不及也殊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車輪所轢**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道華辨致使大道至隱蔽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偽謂浮華汎辨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華辨致使大道至隱蔽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偽謂浮華汎言皆為隱蔽真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偽其文意則不異也**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傳曰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未然例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為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解之別名傳者語辭傳者注**且傳以當理為主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疏**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為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暢經義垂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無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

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
謏康成之注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炫左晝方右晝閱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大文律歷窮覈微妙公私文翰未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大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識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豁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尚祕所藏秘書王儉違其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疏正義曰言但在注釋之理允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疏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劭劉炫陸澄是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正義曰約省其文不假繁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分注錯經理亦條貫疏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貫之理也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疏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

琰半以上又半為琰飾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也易行去繁苛令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疏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言此五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無明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修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無明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修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

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義闕疏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發揮疏正義曰此言必須作疏之義也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載則文繁略之又具存於疏用廣以廣大發越揮散

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序

孝經序考證

唐明皇御製序疏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許沖曰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

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志安國之本亡於梁亂

夫子沒而微言絕疏云藝文志文○臣清植按此句乃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中語班志蓋引用之耳

濫觴於漢疏云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為漢王○臣清植按漢書高祖本紀羽自立及立沛公皆二月事此作正月疑羽自立上脫二月兩字

學開五傳疏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卷數與漢志異

分為四詩疏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孝經注疏卷一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開宗明義章第一　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

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

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屈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刑相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拐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申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諍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注　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曾則能反姓也子男子

曾子侍注　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音義　尼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字也援神契云蟲

疏　正義

仲尼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此曾子侍即侍坐也言明侍坐於夫子也**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教之所由生也**注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汝**注曾參起對故使復坐**音義**子孔子也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語辭也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先王鄭玄云禹三王最先者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啟於啟配天故為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至德孝悌也王云孝為德之至道鄭云至德要道也要因妙反注同要睦音目字林云忘六反怨紆萬反敏密隕反達也夫音符下同之行下孟反復音服注同坐在臥反注同**疏**正義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為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為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言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義已見於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

音義膚方于反毀如字蒼頡篇云毀破也廣雅云虧也**疏**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

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為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也當全而歸之若曾子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啟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為傷是也注言能至為後○正義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而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為先者全其身為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為後者謂後行孝道為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畧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事君終於立身注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忠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注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注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正義曰夫為人子者先能事親而後事君事親事君理無二途則終於立身此為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為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為在家終為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為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立則之華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修其德**音義**大雅云此文王之詩六章文無念鄭玄云無念無忘也尹吉反爾雅云循也述也

疏正義曰云此文王之詩六章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述修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者此並毛傳文云厥其也恒念先祖述修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者釋言文云義取也謂述脩先祖之德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疏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注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注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也注蓋猶畧也孝道廣大此畧言之音義子曰此一子曰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也惡烏路反注正義曰此陳同舊如字慢亡諫反俗作慢盡津忍反疏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不敬其親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為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其父母者是廣敬也能推已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為君常思安人為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為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已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為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今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為教訓之主為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為愛迹肅肅悚悚是為敬心拜伏擎跪是為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為孝及庶人以躬耕為孝王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畧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旨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刑法也者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于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為百官為下有黎民之文所以下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為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畧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

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皇侃云畧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為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義甫刑尚書作呂刑兆知從八正直表反十億口兆民百萬曰兆民反艾反

疏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慶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為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為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篇平王之詩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為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類得象然引大雅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為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者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為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樂其多也

孝經注疏卷一

孝經注疏卷一考證

開宗明義章○朱子刊誤本但有分章章名悉削去

仲尼居○古文作閒居吳澄曰許慎說文所引孝經皆古文也今按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上即無閒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

曾子侍○古文作侍坐吳澄曰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當為一例

音義曾子名參或作參音同義別○臣清植按唐韻集韻參音森參音驂九經字樣曰參隸省作參與參不同今經典相承多用參

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先王上有參字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二句各無也字吳澄曰劉炫本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

無念爾祖音義鄭玄云無念無忘也爾雅云勿念也○朱子詩集傳云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

孝經注疏卷一考證

蓋天子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甫刑疏因呂國改作甫名○臣清植按蘇軾春秋列國圖說有莒無呂疑此蓋呂姓而封於甫者尚書指其姓故作呂刑他書傳指其國故作甫刑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孝經注疏卷二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諸侯章第三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注 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注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 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也音義 溢音逸費芳味反用如字約於召反儉勤檢反奢書蛇反泰音太離力智反注同

疏 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

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音義溢音逸費芳味反用如字約於召反儉勤檢反奢書蛇反泰音太離力智反注同

疏 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

為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為溢

○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無禮為驕奢泰為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華侈放恣也皇侃云陵上慢下也

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云則長為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勾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即勾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之說

履薄冰注 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為君恒須戒懼

音義 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旻卒章戰章扇反兢棘冰反恐丘勇反懼也下同陷陷沒之陷

疏 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客出聘則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氷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為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馬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下大夫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注** 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注** 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 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注** 禮法之言馬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

廟注 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音義**

疏 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孝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布滿天下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揔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韓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

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闕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偏下○正義曰云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無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為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為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為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盖約夏殷章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云王則衮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

毳冕祭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毳冕而下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敢也○正義曰云法言謂禮法之言至敢也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云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依正文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者此謂法服無從而生注有過惡者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紀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

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音義懈佳賣反字或作解注同惰古卧反下同疏正義曰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詁文懈惰也釋詁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注能盡忠順以事君蓋士之孝也音義兼古恬反并也長丁丈反注同疏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言士事父母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為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為順矣長謂公卿大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戚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敬父與君同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無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若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

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以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為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

孝經注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孝經注疏卷二　九

盍爾所生注盍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宛篇語寐面利反盍辱也他蓋反所生謂父母

疏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盍辱至親也○正義曰盍辱也者釋言文云所生謂父母也者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孝經注疏卷二

諸侯章疏侯是五等之第二○臣清植按侯雖五等之一然既言諸侯則於五等之爵皆可以兼之矣疏說未免太泥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古文無兩也字

蓋諸侯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疏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

○臣照按安國所傳者虞書則所言當是有虞氏之章服不必別言夏殷但有虞世遠不可考而安國所言又不盡周制故邢氏謂是約夏殷以為說也

然後能保其祿位○古文祿位作爵祿

此卿大夫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七十六 經部

孝經注疏卷三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庶人章第六疏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為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為庶人

用天之道注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地之利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

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注庶人為孝惟此而已音義長丁丈反斂力儉反藏才郎反分符云反注同別彼列反五土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行五曰原隰養羊尚反疏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斂冬為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行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饑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饑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之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

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音義古文分此以下別為一章疏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為始庶人為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

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夫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創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尋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為虛說者歟剏有曰嗟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竊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已者哉

三才章第七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嘆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為說天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注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注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地亦以孝為常行注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

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音義曾從八正甚從甘匹正皆放此

夫音符行下孟反注同治直吏反疏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為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

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為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云孝為百行之首是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為百行之本言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所常德也云若

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為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為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

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荅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蓋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為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為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為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為義合而言之則為常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為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為義

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音義曾從八正甚從甘匹正皆放此

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音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為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

可久可大之業焉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注見因天地教化

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注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注陳說德義之美為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注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注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音義易以豉反興行之行下孟反爭鬬之爭從爪爭正皆放此導音道本或作道示神至反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禁金鴆反注同疏正義曰言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之以博愛之道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

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跡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不為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

爾瞻注 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音義** 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詩赫本又作赤火白反**疏** 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先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是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為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云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為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孝經注疏卷三

庶人章○朱子刊誤云自篇首至此章當合為一章孝經本文只如此其下乃孝經之傳

用天之道○朱子刊誤本此句上有子曰二字

分地之利○古文分作因

此庶人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古文句上有子曰二字天子下有已下二字又自此至章末別析為第七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古文三句俱無也字

因地之利○朱子刊誤本利作義又曰自章首至此皆是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述子產之言唯易夫禮句為夫孝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朱子曰此句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教為孝但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悖矣呂維祺曰經意謂先王真見身先之教可以化民故必以身先之是因其以身先教民而知其真見有如此非謂見其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也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孝經注疏 卷四 至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孝經注疏 卷四

孝經注疏卷四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治章第八 疏 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事故名章言明王由孝而治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注 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為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注 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 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注 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 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為事託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注言先至孝理釋孝治之義也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

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聖明言之謂之先王以代言之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則為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互之

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侯也言斥侯而服事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欲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總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據鄭玄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為上等侯伯為次等子男為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之大傳云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

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注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音義侮亡甫反鰥古頑反無妻曰鰥寡無夫曰寡疏正義曰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知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王比德焉又云龜為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注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音義侮亡甫反鰥古頑反無妻曰鰥寡無夫曰寡疏正義曰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懽悅以事其先君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者此依魏注也案周禮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

知諸侯之國也云鰥寡國之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之者國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云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文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者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懽心也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是也云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注**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音義養羊尚反疏

正義曰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懽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為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罷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言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蕢稻黍粱秫唯所欲棗餌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惟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其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注**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注**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注**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音義夫音符享許丈反災則才反本或作灾疏正義曰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其下

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懽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

注夫然者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懽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懽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沒享其祭者釋祭則鬼享之也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時為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為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為禍臣下反逆為亂也注言明至福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者案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音義詩云此大雅蕩之什抑篇語覺音角大也德行之行下孟反注德行同

疏正義曰云覺大也者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言天子身有至大德行使四方之國皆順而行之注覺大至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者此依鄭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為大也云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意如此也

孝經注疏卷四

孝經注疏卷五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聖治章第九疏 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注參聞明王孝

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注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注

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注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謂父

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音義聖從壬正從王非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疏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正義曰云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為天者曲禮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為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為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為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注言無大於孝者音義

祀音似后音後稷官名后稷名棄周公之始祖也夫音符
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
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
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
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
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内有土
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
也既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也周公聖人首為
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
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注后稷至配之○正義曰
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
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
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
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為
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好種樹麻
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
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
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
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
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
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
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
蔟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
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云周公
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按文王世
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
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
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
祭天則天神為客是外至也須人為主乃得
疏　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
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
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
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
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
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
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為日長則左氏傳不
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
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
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
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
周為木德威仰木帝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
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
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
嚳配祭圜丘言於郊為壇以象圜天圜丘即郊也郊
即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
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
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
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甲事地安能
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
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為長伏以孝為人行之本祀為
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
頃修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為長從眾則鄭義已
久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
禮記其義文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據機要且舉二端焉

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
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
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
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
即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
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
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
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
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
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
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
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二牖以茅蓋
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挩神契云明堂上圜下方八牖四
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
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文
六六三十六也上圜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
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
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
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
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
成事終而報功也注君行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嚴
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
教刑於四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
之內六服諸侯各脩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
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
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

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
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

嚴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
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
也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注聖人因其親嚴之
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
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
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其所因者本也注本謂孝也

音義膝辛七反從木入水桼音七正養羊尚反日人實反
注同日者實也日日行孝故無闕也象日治直吏反

疏正義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
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
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
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
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
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
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母也○正義
曰云親猶愛也者嬉以親為父母故云親猶愛也云膝
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按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
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
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
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

愛父母之心生也云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
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
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飲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
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
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
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
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為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
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
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
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傅者按禮記內則
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鄭云外傅教學之
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
年出就外傅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云
趨而過庭以教敬也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

處也按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
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文以為
說也云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者此並約內則
文按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
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
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
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襡
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
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
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為同禮者為
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
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
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
母之別此其失也注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順

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
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通也順羣心
者則首章以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
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百姓
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葢言王化順此而行
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至
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
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故
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
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
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
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其本於先祖也 父子
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
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注父母生子

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注
謂父為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音義 父子之道古文
從此已下別為一章續音俗相續也 疏 正義曰此言父子恩親之情是天
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
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為大焉言有
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為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
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
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為嚴君也注父母至
於斯○正義曰按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

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既陳聖治則事繫於人君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注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注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注言悖

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音義故不愛其親古文從此以下別為一章悖補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悖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為善也云凶謂悖其德禮也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為凶也注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者言人君如此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君子則不然注不悖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注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注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注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音義樂如字音洛注同疏正義曰前說為君而為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為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脩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

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德禮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德至可法也○正義曰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為人所尊也云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為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首為罷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注容止至度也○正義曰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為容以容為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注君行至君也○正義曰云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即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者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

不忒其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不法云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注

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音義詩云此詩曹風鳲鳩之篇語淑常六反儀字從人忒他得反差也

疏正義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善至法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者此依鄭注也淑善釋詁文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為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也

孝經注疏卷五考證

無以加於孝乎○古文句首有其字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臣清植按郊祀明堂皆祭昊天上帝也五帝則朱子以為五方帝四時迎氣則祭之是也且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不以文王配邢昺疏猶沿鄭康成之說而訛各以其職來祭○古文作來助祭

父子之道○古文句上有子曰二字又析此下至厚莫重焉為一章

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古文無二也字

故不愛其親○古文句上無故字有子曰二字又析此下至章末為一章

而皆在於凶德○朱子刊誤本無而字

君子不貴也○古文作君子所不貴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古文二思字俱作斯

而行其政令○朱子刊誤本無其字

孝經注疏卷六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紀孝行章第十 疏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盡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人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注 平居必盡其敬養

則致其樂 注 就養能致其懽

病則致其憂 注 色不滿容

喪則致其哀 注 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注 齊戒沐浴明發不寐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注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注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注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注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闕一則未為能 音義 盡津忍反養羊尚反樂音洛病疾甚曰病擗婢亦反踊羊冢反泣器立反齊則皆反本又作齋 疏 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為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樂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 注 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為難皆是盡敬之義也 音義 醜昌九反爭爭鬬之爭注及下同養羊尚反注同 疏 正義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為驕溢之事為臣下者不可為挽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為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為下須去

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為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云晉范鞅用劒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刃劒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讐害也注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太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為太牢也云孝以不毁為先者則首章不敢毁傷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為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疏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皐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注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注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注善事父母為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注言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音義五刑之屬三千墨劓剕宮大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都有三千墨刻其額而涅之以墨劓魚罷反截鼻之刑宮男子割勢女子宮閉之呂刑及周禮竝直作宮字或作瞎字辟婢亦反要一徭反疏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為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為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尚感君政禽獸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為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

曰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畧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案說文云臏膝骨也刖臏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罪之

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為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自屯蒙至需訟即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違矣唐虞以上書傳靡詳舜命臯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臯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為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竝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為戒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注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案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為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已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注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為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言人至之道○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為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疏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為善也首章畧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為先後也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明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興慶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案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罷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翫項曰六英帝嚳大武於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於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治民也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倫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禮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禮之本也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注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

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音義要因妙反

疏正義曰此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是也**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子之歌云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云盡得懽心則無所不悅也案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懽心是也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孝經注疏卷六

孝經注疏卷六考證

孝子之事親也○古文無也字

三者不除○古文句上有此字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疏於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臣照按或疑鈎命決曰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則樂非直起自黃帝但樂生于律律起于伶倫則黃帝以前自不得有樂緯書鑿空往往如是邢昺作疏非不考而漫為是說也

此之謂要道也○古文無也字

孝經注疏卷七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廣至德章第十三疏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注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注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音義日人實反注同語魚據反但音誕皆放此讀為檀非疏正義曰此夫子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為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為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注言教至於外○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祭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閨巷是流於外注舉孝至父兄也○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為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里是也云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案禮教敬自有明文假今天子事三老益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注舉臣至君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下之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册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子身行者按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本以教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君也劉炫之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若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也案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若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按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册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

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音義詩云此大雅生民之什洞酌篇之語愷本又作豈同苦在反樂也悌本又作弟同徒禮反一音待亦反

疏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洞酌之詩以贊美之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為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為幷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為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曰愷樂悌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尚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為蒼蒼生草木之處令不取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疏

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注以孝事君則忠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注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

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注脩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

諫諍章第十五疏

正義曰此章言為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諍也曾子聞揚名

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音義夫音符令力政反下及注皆同疏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為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恭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貌敬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丈夫子據心而為言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却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為父按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注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注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注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注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注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音義離力智反陷没也陷

從如下非不同焉於虔反疏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陳諫諍之義因乃諮而答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諮之後乃為曾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友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為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答曾子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注有非至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

諫是成父之不義云理所不可故再言之者義見於上
注降殺至國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
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
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為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
鬼神之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
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不言國家嬪如獨指一
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夫也注貴者文故曰家國也
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蓋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
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
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
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
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
鄰則見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
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
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
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蓋以意解說
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
可以不爭於君則為子為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
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
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
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
民亂為四輔冏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
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
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
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叙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
龍師烏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
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
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為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
為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為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
左傳稱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

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孝經注疏卷七

孝經注疏卷七考證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古文無三也字

廣揚名章○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孝章下而此章下有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二十四字別為閨門章吳澄曰閨門章不唯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

則聞命矣○古文則作參

敢問子從父之令○古文無子字

是何言與○古文句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

不失天下○古文失下有其字

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古文無又字

不字皆作弗

又焉得為孝乎○古文無又字

孝經注疏卷七考證

孝經注疏卷八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感應章第十六疏 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脩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注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

也長幼順故上下治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注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音義長丁丈反注同治直吏反

疏正義曰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為天為父此言父事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道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為地為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事父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為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聽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

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按此則神感至和當為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胄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注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注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注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注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故曰無所不通音義悌大計反疏正義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修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孝弟之至無所不通也言王者雖貴為天子於天下宗廟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諸兄也宗廟致敬是不忘其親修身慎行是不辱其祖考故能致敬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歆享之是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然諫諍兼有諸侯大夫此章惟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勗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已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復我諸兄是也云皆祖考之胄人與父兄齒也者此依孔傳也按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族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按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毀廟也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天子至業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上於天下者此依王注也禮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謂普天之下天子至尊也云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者按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辱先也盛業謂先祖積德累功而有天下之業上言必有先也先凡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尚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

自北無思不服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音義詩云此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之文疏正義曰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夫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今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為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為西伯又為西鄰自西而東商紂恐非其西也注義取至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德化流行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則無不通服義從化即無思不服言服明王之義從明王之化也

事君章第十七疏 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注 上謂君也**進思盡忠注** 進見於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注** 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孔注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為敬行天罰是將訓為行也言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注** 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孔注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為敬行天罰是將訓為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匡救其惡注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

注 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音義** 盡津忍反注同見賢遍反過古禍反注同**疏** 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事則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注** 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 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韋注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

愛矣遐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按禮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吿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

孝經注疏卷八考證

感應章○古文此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章之下君子之事親孝章之上

君子之事上也○古文無之也二字

故上下能相親也○古文無也字

孝經注疏卷八考證

孝經注疏卷九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喪親章第十八疏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七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七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

哭不偯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注觸地無容言不文注不為文飾服美不安注不安美飾故服縗麻聞

樂不樂注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注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此哀戚之情也注謂上六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注不

字不樂之樂音洛注不樂同戚七歷反偯於力反俯音甫　疏正義曰此喪蘇郎反注同示神志反企丘豉反

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之喪親哭不為文飾服美不以為安聞樂不以為樂假食美味不以為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即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限也注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至此畢也事○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而後止息又依鄭注也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依聲餘從容也是偯為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閒喪之文

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為文飾○正義曰案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慼不為文飾也注不安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閒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為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心廳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為腰絰首絰俱以麻為之縗之言摧也絰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章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注悲哀至樂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為甘故問喪

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聞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為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殞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即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斷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聞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云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注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此依鄭注也禮之喪天下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為禮耳云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案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為節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注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槨之初也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單袷也喪不見親故哀感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注男踊女擗祖

時思之也注周尸至棺也○正義曰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者此依鄭注也檀弓稱葉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見親故哀感也藏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為棺周棺為槨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槨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

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注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注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音義棺音官槨音郭衾其蔭反舊如字注同簟音店甫起及反兆卦也宇書皆作垗廣韻云垗葬也廟字亦作廟享許丈反又作饗疏正義曰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為棺槨衣衾簟席之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尸內於棺中也陳設籩簋之奠而加哀感奠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為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

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為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甓然前三物為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為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即棺四寸案檀弓云柏槨以端長六寸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是也注簠簋至慼也○正義曰云簠簋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為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簠圓曰

簋盛黍稷稻粱器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既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罷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為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注宅葬至卜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

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為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為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注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注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疏正義曰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者言孝子之情無所不盡也

孝經注疏卷九考證

孝于之喪親也○古文無也字

此哀感之情也○古文無也字

此聖人之政也○古文無也字

示民有終也○古文無也字

卜其宅兆音義兆卦也字書皆作垗廣韻云垗葬也○

臣清植按此兆字乃周禮冢人辨其兆域之兆與卜

人其兆千有二百之兆異音義以卦訓兆是以為卜

兆矣然筮乃得言卦卜有兆無卦蓋誤

少詹事臣李清植謹言按孝經一書乃西銘理一

分殊之說所自本蓋孝於父母者必心父母之心

而友愛於兄弟孝於天地者必心天地之心而肫

與乎民物故此經曰父事天明母事地察又曰愛

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注疏

出於闕洛之前此理未及講明是以義諦闕爾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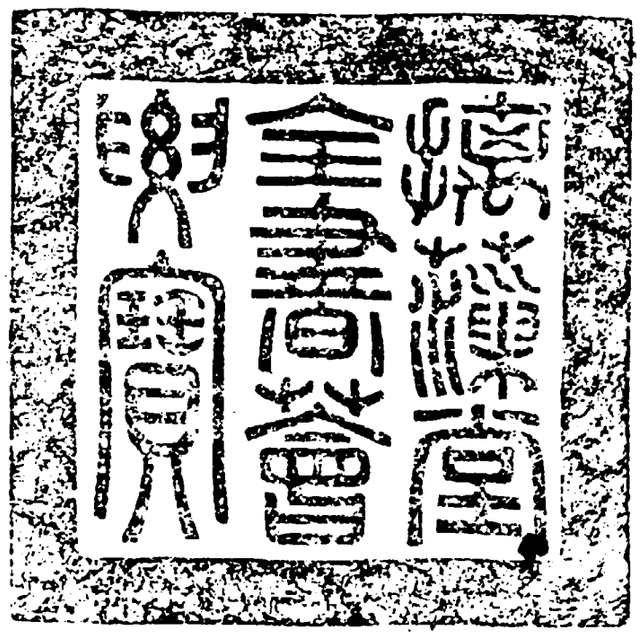
禘為王者之大祭而注家於諸侯之祭言之其於

分義所闕尤大臣奉

勅校勘謹詳考古文今文及朱子刊誤本臚其同異以

備參證而注疏家有舛略者亦附而論之臣清植

謹識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首下工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

御製孝經衍義序

朕緬惟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觀光揚烈諴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六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詞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序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及成書朕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版頒行併製敘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麗之治斯則朕繼述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恭
進孝經衍義表
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
刑部右侍郎事臣葉方藹於康熙十六年正月二十
一日同學士臣張英奉
旨充孝經衍義總裁茲者侍講臣韓菼纂修次第告竣臣
方藹與臣英校對改正訖統計得凡例目録一卷經
一卷恭寫進
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睿謨崇孝肇開萬化之原
聖治尊經聿闡千秋之秘道彌綸而無外蟠地際天理紬
繹而不窮通神達化敬陳義蘊上冒
清嚴欽惟
皇帝陛下
至德協天
大經御世

薦馨
九廟遠而以天子尊
視膳
兩宮近而以天下養
文謨武烈彰繼志述事之隆
顯號鴻名極昭德紀功之盛事超千古美溢百王尤
念孝經一書實為聖人要指六家同異尚待參稽五孝
淵源猶資闡發
命倣西山之衍義特開東觀而陳編臣等恭奉
綸音博稽載籍自經史迄子集悉引而為事父事母之
徵由禮樂暨兵農備著以廣立愛立敬之訓民胞物
與莫非仁孝所推綱舉目張一以倫常為重立顯揚
之極則言天子者必致其詳廣豫順之休風述臣民
者亦求其備分門別類皆準前賢起例發凡咸遵舊
式纂修粗備緒寫恭
呈竊念朱熹刊誤之書允為定論邢昺正義之作未盡

徵言蓋理深則莫罄敷揚而帙繁則難工考據況臣等才非作述學愧迂疎臚紀載之明文深虞挂漏窺聖賢之精意敢曰表彰難言一得之愚忝竊九重之照伏願勤思要道

弘闡聖謨正德厚生躋有虞之風動燕天昌後比成周之太和合萬國以承歡薄海咸歌錫類首庶物而立極敷天共戴綏猷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兼刑部右侍郎事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英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韓菼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

凡例

一衍義之作旁通發揮所以推廣先儒注釋之所未盡也邢昺作孝經正義依倣孔穎達體製證據剖析一字不遺所謂傳以通經為義以必當為主故不憚其言之重詞之複者矣若是書則以衍義為名一用大學衍義之例提挈綱領附麗條目故無取乎章句訓詁

一朱熹取古文孝經刊其誤者考正章次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即大學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矣真德秀衍經不衍傳深有見於經之統傳傳之附經者也今但標舉經文以為衍母條縷五性五常之屬以為衍子以融會傳十四章之義非闕如也

一凡案中援據本書與他經史相質證自曾子曰甚哉以下宜稱傳曰今緊稱經者孝經二字乃本書標目異於易書詩禮春秋本目原無經字者也其去孝著

經者為他經不題經字此直稱經曰則非他經從可知也

一諸經之文異人殊世其理歸一至於諸史所載雖更古今事變要其法戒可考而知故鄭孔諸儒釋一經而以他經之解反復詰難互相發明又鄭康成注每云若今之某事矣蓋以當時之事證之此則以經釋經以史釋經之舊法也德秀採摭經史軌以聖作勒成衍義一書今所編輯先經後史其先儒經解史論下本文一字亦依德秀起例

一藝文日繁論著彌廣今所引用諸書十三經註疏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二十一史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通典通志通考大學衍義衍義補名臣奏議名臣言行錄其諸子稗官槩弗收入正條於案中偶及一二必其人不愧生平其事其言有關孝理者也又大學衍義無錄荀揚及大戴禮等書今亦槩不入正條一經稱先王以發端明是專為君天下之天子陳孝道

御定孝經衍義總目

衍經之序
述經之旨
衍至德之義
衍要道之義
衍教所由生之義
天子之孝
諸侯之孝
卿大夫之孝
士之孝
庶人之孝
大順之徵

臣等謹案孝經衍義一百卷我
世祖章皇帝特詔儒臣纂修未竟
聖祖仁皇帝繼成孝治復

命侍郎臣葉方藹學士臣張英充總裁官而蒐考編
輯則侍講臣韓菼專任其事並呈
睿覽而後裁定康熙二十一年春告成其體例悉仿
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所引事先經後史
下逮諸家文集名臣奏議嘉言懿行有關孝
理者徧為採摭若荀揚而下諸子稗官間有
旁及皆不以入正條義例秩然洵可以
闡萬化之原廣太和之治矣伏考孝經疏解之學自
漢以來累數百家而以衍義名書者八宋有
劉元剛元有程黙道楊少愚葉瓚諸書皆佚
惟明呂維祺張有譽蔡景默所著尚存而徵
引未廣若吳從周止衍父母生之一章尤未
堪羽翼全經方之是編不但螢光爝火之於
日星已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定孝經衍義目録
卷首上
衍經之序
卷首下
述經之旨
卷一
衍至德之義
仁
卷二
衍至德之義
仁
卷三
衍至德之義
義
卷四
衍至德之義
禮
卷五
衍至德之義
智
卷六
衍至德之義
信
卷七
衍要道之義
父子
卷八
衍要道之義
父子
卷九
衍要道之義
君臣

卷十
衍要道之義
兄弟
卷十一
衍要道之義
夫婦
卷十二
衍要道之義
朋友師弟子附
卷十三
衍教所由生之義
禮
卷十四
衍教所由生之義
禮
卷十五
衍教所由生之義
樂
卷十六
衍教所由生之義
樂
卷十七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卷十八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卷十九
衍教所由生之義
刑
卷二十
衍教所由生之義

刑
卷二十一
天子之孝
愛親
卷二十二
天子之孝
早諭教 衍愛親之義
卷二十三
天子之孝
均慈愛 衍愛親之義
卷二十四
天子之孝
敦友恭 衍愛親之義
卷二十五
天子之孝
親九族 衍愛親之義
勲舊附
卷二十六
天子之孝
體臣工 衍愛親之義
卷二十七
天子之孝
重守令 衍愛親之義
卷二十八
天子之孝
愛百姓 衍愛親之義
愛物附
卷二十九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一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衍愛親之義 藉田附
卷三十二
天子之孝
薄稅斂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三
天子之孝
薄稅斂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四
天子之孝
薄稅斂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五
天子之孝
薄稅斂 衍愛親之義 戶口附 職役附

備凶荒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七
天子之孝
備凶荒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八
天子之孝
省刑罰 衍愛親之義
卷三十九
天子之孝
省刑罰 衍愛親之義 弭盜附
卷四十
天子之孝
恤征戍 衍愛親之義
卷四十一
天子之孝
恤征戍 衍愛親之義

卷四十二
天子之孝
敬親
卷四十三
天子之孝
事天地 衍敬親之義
卷四十四
天子之孝
隆郊配 衍敬親之義
卷四十五
天子之孝
法祖宗 衍敬親之義
卷四十六
天子之孝
嚴宗廟 衍敬親之義
卷四十七
天子之孝
法祖宗 衍敬親之義

卷四十八
天子之孝
隆郊配 衍敬親之義
卷四十九
天子之孝
隆郊配 衍敬親之義
卷五十
天子之孝
隆郊配 衍敬親之義
卷五十一
天子之孝
嚴宗廟 衍敬親之義
卷五十二
天子之孝

嚴宗廟 衍敬親之義
卷五十三
天子之孝
嚴宗廟 衍敬親之義 上陵附
卷五十四
天子之孝
重學校 衍敬親之義
卷五十五
天子之孝
重學校 衍敬親之義 養老附
卷五十六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衍敬親之義
卷五十七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衍敬親之義 講筵附
卷五十八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衍敬親之義 經籍附
卷五十九
天子之孝
教宮闈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
天子之孝
教宮闈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一
天子之孝
教宮闈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二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三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衍敬親之義 銓選附
卷六十四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衍敬親之義 考課附
卷六十五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衍敬親之義 舉逸附

卷六十六
天子之孝
優大臣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七
天子之孝
設諫官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八
天子之孝
設諫官 衍敬親之義
卷六十九
天子之孝
正紀綱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
天子之孝
別賢否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一
天子之孝
制國用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二
天子之孝
制國用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三
天子之孝
厚風俗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四
天子之孝
厚風俗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五
天子之孝
厚風俗 衍敬親之義
卷七十六
諸侯之孝
愛親
卷七十七
諸侯之孝
敬親
卷七十八
諸侯之孝
不驕
卷七十九
諸侯之孝
不溢
卷八十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卷八十一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卷八十二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卷八十三
卿大夫之孝
敬親
卷八十四
卿大夫之孝

法服
卷八十五
卿大夫之孝
法言
卷八十六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卷八十七
德行
卷八十八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卷八十九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卷九十
士之孝
愛親
卷九十一
士之孝
敬親
卷九十二
士之孝
卷九十三
士之孝
事君忠
卷九十四
士之孝
事君忠
卷九十五
士之孝
事長順

士之孝
事長順
卷九十六
庶人之孝
愛親
卷九十七
庶人之孝
敬親
卷九十八
庶人之孝
用天道分地利謹身節用
卷九十九
大順之徵
卷一百

大順之徵
卷一百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首上

衍經之序

邢昺正義曰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説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録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説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及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叙德

教之所由也紀孝行章叙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刑相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忠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終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按諫諍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開宗明義章

邢昺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一冠諸章之首焉

天子章

邢昺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又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

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

諸侯章

邢昺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改也

危溢是榮其先祖也

卿大夫章

邢昺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胡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又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

庶人章

邢昺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蒸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為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為庶人

又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

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士章

邢昺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按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云士者事

朱子取古文孝經刊其誤者考正其章次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說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蓋經之旨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凡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意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

刊誤章次

經一章　今文開宗明義章第一至庶人章第一章

傳之首章　釋至德以順天下

傳之二章　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　釋要道

傳之三章　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　釋以順天下

傳之四章　今文三才章第七　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傳之五章　今文孝治章第八　釋孝德之本

傳之六章　今文聖治章第九上一節　釋教之所由生

傳之七章　今文聖治章下一節　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

傳之八章　今文紀孝行章第十　因上章

傳之八章　今文五刑章第十一

傳之九章　釋中於事君

今文事君章第十七

傳之十章　釋天子之孝

今文感應章第十六

傳之十一章　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今文廣揚名章第十四

傳之十二章　因上章

古文閨門章

傳之十三章　不解經別發一義

今文諫諍章第十五

傳之十四章　不解經別發一義

今文喪親章第十八

經文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

臣謹按孝經古無章第篇名自皇侃標天子以下五孝之目而五等之序截然以明蓋孝為王道之本萬化之原故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然而無所不包者其體施之有方達之有漸能足乎其量而無以加者其用其體則足乎赤子之心無憾於匹夫之賤蔬粟飲水與尊養四海其致一也其用則各有其地之所得為與其分之所不可過諸侯不敢擬於天子卿大夫不敢擬於諸侯士不敢擬於卿大夫庶人不敢擬於士其勢然也夫惟天子之尊足以立乎其體之至隆而稱乎其量之無加推一念之愛達之於無不愛無不愛斯能愛其親推一念之敬達之於無不敬無不敬斯能敬其親斯須之不愛為刻薄斯須之不敬為傲慢為逸樂為

忽為法令繁密為賦斂無藝將不勝兵刑之禍而天下有重足之憂斯須之不敬為傲慢為逸樂為侈靡無度日泰然於上而天命人心去之矣故天子之孝非特謹小節勤細行已也在天下安社稷固百耳此愛敬之實也古之聖王如大舜之夔夔齊慄禹之勤勞湯之立愛立敬文王之日昃不遑暇食皆本孝道以光大業致盛治至於武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制禮作樂文章大備凡其禮百神和民人而御萬物者乃至纖悉具舉而皆可法然夫子要而贊之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言愛之至敬之至也蓋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四海古之聖王所以過化存神不言而喻不介而孚者率由斯道也故夫子舉先王之至德要道切著之為經而三復其文於天子之孝本之以愛敬二人而推之通神明光四海與禮樂移風俗納諫諍美政教其於事親之儀節

蓋畧焉而至於諸侯以降則第勉以奉宗廟承祭祀為言行無過服勞奉養而已矣蓋其所施固有廣狹小大之殊而丁寧之意亦少殺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天子盡孝於上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莫不盡孝於下而治化成矣此自然之序也雖然由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而庶人此治之有其序也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序之又有其序也而或者騖於汎愛博施之説托於一視同仁之大則與異端之所謂無差等無人我者意豈異哉夫子固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且夫不愛其親者亦必不能敬人親者亦必不敢惡人不敢慢人之一念仁心純熟義理精明不勉而充之不窮於天下也何有譬諸水然溝澮者可立涸也如草木然根撥則枝葉必害也人君誠鑒乎此而專以孝親為心久之油然自生發之不禦而充之不窮於天下也何有

不然千尋之木旦夕而長有是理哉若夫諸儒所定十八章前後次第多異同臣按開元間題章名及正義所云皆以三才章以下為廣叙前六七章之意則朱子刊誤定為經文者為不易臣今一以是為宗衍經不衍傳者傳從經也不衍傳故傳之章第但各存之不復論而傳文之義固已悉具云

御定孝經衍義卷首上

御定孝經衍義卷首下

述經之旨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臣按此孝經緯文也褒貶諸侯之志在於春秋崇孝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人倫之行在於孝經大哉言乎全經之意在於孝治明王聖王稱曰昔者天王天子以正諸侯真相為表裏緯書固不足據而斯言也蓋孔子之遺言而緯書附會竊取者臣是以首表而出之

班固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用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夫孝經者制作禮樂仁義之本聖人道德已備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述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

石臺孝經序曰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傳注孝經注疏序曰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韞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傾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裏矣先儒第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

邢昺正義曰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心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銷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道只是一誠篤

范祖禹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

又曰孝經自微至顯自小至大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至於嚴父配天自親生之膝下至於天地明察通神明光四海充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

尹焞曰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道至通神明光四海非堯舜大聖不能盡也

司馬光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

又曰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子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

程顥因禮部看詳武學制添習孝經或疑迂濶曰其添入者欲令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未足為迂濶

又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

程頤曰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一誠篤

張九成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

朱熹曰此皆格言

又曰其語尤精約也

又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又曰曾子為人敦厚篤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

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

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鄭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自唐明皇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

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為經傳

王禕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雖等差至於為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為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

方孝孺孝經解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曹端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刻而不敢忘孝焉

又曰性有五常而仁為首仁兼萬善而孝為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為仁為仁莫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則推無不準感無不通

又曰孝云者至德要道之總名也經云者垂世立教之大典也然則孝經者其六經之精意奧旨歟

薛瑄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胡居仁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

又曰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之便是真實道理

章懋曰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堯存不桀亡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莫不治且平者其惟孝乎

孝之云者豈徒温清甘甘以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立身自其體髮不毀以至於發言制行居處動作衣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自家人兄弟之戚宜朋友之信以至於事君而忠事長而順涖官而敬臨民而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所謂一德立萬善從者也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究乎此肆習於禮樂者所以節乎此而樂乎此也

呂原曰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故孟子謂守身事親又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箇聖賢底肢骸方是孝

邱濬曰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首言孝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於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弟雖曰為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為德則以敬為本焉

魏校曰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

不住

崔銑曰昔者夫子教曾子以孝於是孝經述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分逾邈天子德教刑於四海庶人謹節養其父母其事逾卑並列為孝夫孰人亡心孰心亡愛孰愛亡本吾惟亡過其生而傷其本則貴賤之德同各享其所得安其所限一簞之歡九鼎之華則豐約之敬同位可介而仁直遂噫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夫孝匪直養而已匪直勅其身而已雖

天子必有尊也而事之必有兄也而友之必有輔也不敢遺必有所矜也不敢侮自大夫以下敬身以立事推家以理官不義則爭非法不行由是推之如堯斯君也如舜斯臣也夫然乃不辱其親不虧其體噫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生而共沒而葬久而思祭而嚴制禮立廟傳之子孫則不匱是子身有終孝無窮已也夫一念感神明不曰至德乎自家達四海不曰要道乎噫真所謂一以貫之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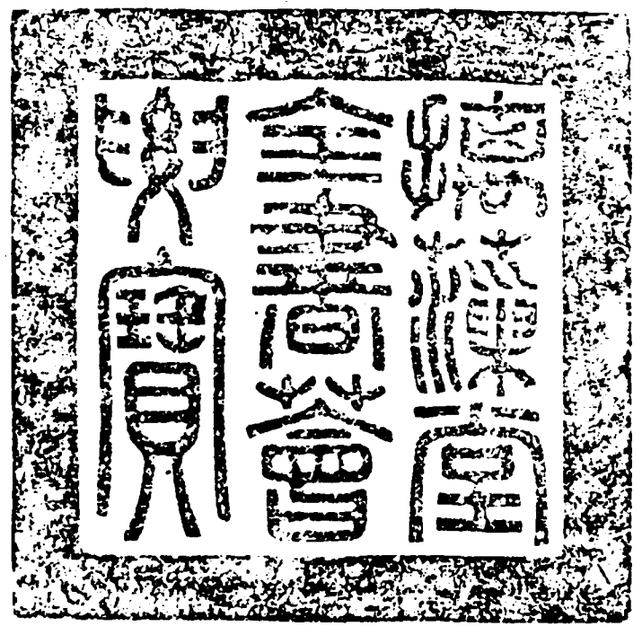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　卷首下　十三

歸有光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乎

臣按是經名義如藝文志所說孝為天經遂以孝經為稱也若他經之稱經見于小戴禮經解前此未之聞也易分上下二經特以別異於傳之十卷永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　其實不連經字為稱詩書禮樂春秋則但題目本書惟此獨連經字為稱者合舉之乃成本書題目也名義既定斯作經之旨有可推而知之者焉邢昺曰鄭康成六藝云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統會之其意頗近之矣臣愚以為此經緣起之自固當以救正當日之道德剖析政教陵遲其說為請益問答之體蓋亦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故即愛敬之廣博以為德道之至要使人知夫百行萬善以是為根源而古昔先民所為丁寧反覆者皆此經之羽翼又使知夫五等之孝皆在於由己及物躬行實踐之事作經之旨無所不包語其大者豈過是哉其書以曾參發端仍以屬參者若曰五性之德五常之道一以貫之者孝也此所以託於能孝之人以發凡起例而遂傳之其為修道立教非徒託諸空言又將百世以俟孝治天下之聖人也夫六藝

所載治天下之大經悉備矣而是經也者為易詩書禮樂之統會而與春秋相表裏者也經言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易言兼三才者是已經言通於神明鬼神著矣易言物變情狀者是已經言死生之義易言原始反終者是已詩以道性情而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父子之道天性也蓋天倫之樂性情之所自生也書以道政事而經言成德教行政令又再言其政不嚴而治蓋所因者本政事之所自出也禮者殊事合敬樂者異文合愛自非孝悌之人孰能盡愛敬而作禮樂乎故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所謂為易詩書禮樂之統會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春秋謹其法是經修其行此謂相表裏也天子而達於是經之旨則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矣諸侯而達於是經之旨則奉天子節度而不危溢矣卿大夫而達於是經之旨則言行滿天下而聲譽播於遐邇矣士而達於是經之旨則明審於資事而忠順其上矣庶人而達於是經之旨則躬耕力農而畜德養親矣五等之人皆孝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孝經之作固以明夫言之近而守之約今推衍其義乃以明夫指之遠而施之博云

御定孝經衍義卷首下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一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一

衍至德之義

臣按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為五性之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其用有五者之別而皆以孝為之本故經謂之至德曾子親受經于聖師者也禮記祭義篇名載曾子之言則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不言智者強而不變即知而弗去之意蓋曾子固以五性發明至德矣有宋大儒朱熹亦云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熹之言正解經文又與曾子相為表裏臣今衍至德之義

以五者分疏一遵先賢先儒之遺旨而仁為衆善之首若元氣之統貫于四時故于仁之德又加詳焉諸凡經傳之言五性有連而及之者則析而置之各條之內或詞意相須不可割裂者則統之於仁以見仁之德之大實孝之德之至也

仁

易周易卦名乾彖傳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彖斷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貫乎天之始終

蘭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始也人知萬物之生于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有始之後

臣按廷瑞之說蓋以父道明天道也人物之生同此生理經所謂繼續莫大焉者也物之生資始于天之元物物有此元之德所以物又生物人之生資始于父之元人人有此元之德所以人又生人不然而人物或幾乎息矣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夫物則有然者也詩言君子有孝子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所以為始終終始者也

乾文言他卦彖傳象傳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朱熹曰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束得義禮智又曰春秋傳左丘明傳作體之長也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游酢曰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

臣按依左氏傳作體之長則乾父坤母與六子為一體自父母而言為長子自六子而言為長兄文言推乾之道施于人事蓋以父母萬物之意責備于天之宗子者也凡厥庶民莫不知其身為父母之遺體故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君子以其身與萬物為一體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九二仁

以行之所以為君德
坤卦名象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無疆
程頤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
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無疆
也
臣按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坤
所生之物乃乾所始之物也經曰資于事父以事

母而愛同惟其德之合也乾坤者萬物之父母故
為上篇之首咸恒者人之父母故為下篇之首聖
人之于天地猶人子之於父母則事天地事父母
皆在于體元而已
繫辭孔子贊易之辭上傳第四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朱熹曰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
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
也

德大業至矣哉
朱熹本義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
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
楊萬里曰聖人之于天地可同者聖人顯藏之德業
也不可同者天地無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
獨任其憂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
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則無憂也
臣按聖人之德業既與天地同矣何以復有憂也

先儒言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是已天地氣化之偏必待聖人財（財與裁同）成輔相如帝堯時洪水懷山襄陵逸居無教乃所當財成輔相之大者舜禹益稷契並起而分堯之憂當是時也堯為天之宗子舜禹益稷契為宗子之家相苟不至于地平天成於變時雍何以為事天明事地察且舜禹二聖人亦何以致克諧何以為幹蠱聖人之所憂者傳重于親亦傳重于天地一物不得其所即為子道之未盡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臣按富有者萬事萬物無非得此理所謂藏用也日新者運用流行生生不已所謂顯仁也生生之謂易謂易邢昺作孝經正義釋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句引以為証昺之言曰按說文續連也言子繼父母相連不絕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于前生也此則傳續之義臣以為生生不已者惟其顯諸仁

吳澄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為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各遂其生也苟或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為聖人之大寶守謂保有之必得眾人歸嚮乃能保有君師之位聚謂養之而使蕃盛眾多也

臣按萬物父母者天地作民父母者聖人聖人之至德天地之大德也生即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

生在天曰元而亦可言仁前言顯諸仁者是也在人曰仁而亦可言元書稱其惟王位在德元者是也大寶曰位乃位乎天德也人以守位財以聚人義以理財所以曲全此好生之心而終天地生物之責要惟推此愛親之心而加百姓刑四海耳先儒以為此聖人以義成其仁也臣以為此見聖人之愛人無已而成其孝治者矣使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理財之大者也使卿大夫非法不言言滿天下無口過正辭之大者也五行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禁非之大者書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按元儒陳櫟以為六經言仁始于此遂開萬世言仁之端是已臣請因其說而推論之蓋史臣贊堯曰以親九族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莫先于父子有親則親之一字乃仁之根柢唐虞以來不言仁而仁之全體大用已發露于親之一字矣成湯乃契之後裔反身修德屏去聲色貨利之私其學問以仁為體以寬為用夫子又其聖孫其道統心法祖契而宗湯者也其所自言仁與答門弟子之問仁屢矣有若之言似夫子者也其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則欲使人知仁之本在于此也曾子授孝經而卒傳一以貫之旨者也而大學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仁即孝弟慈也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言其親睦九族而後百姓昭明萬邦於變也子思夫子之孫也于中庸哀公問政章反覆言仁而一章之要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第三十二章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孟子私淑子思者也其七篇之書首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然則聖賢之學帝王之治莫大于仁而夫子之作經則直指之曰愛親者

不敢惡于人而于心之德愛之理一言蔽之矣求仁者于此當知愛親為人所共知共能亦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無庸虛談性命可也

泰誓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蔡沈集傳曰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于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于天下而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臣按天地之父母萬物者生物之仁元后之父母萬民者養民之仁惟人萬物之靈猶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

名誥 周書名公所作以告成王 曰其惟王位在德元

陳大猷曰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

臣按此因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名公勉之以傳統嗣服當思體仁以長人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君之德莫大于仁武王誓師既稱元后亦稱曾孫名公告成王既稱元子亦稱德元以至于春秋之書改元即位合觀之而仁孝之義備矣

詩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小雅燕饗之樂 車舝 篇名 其五章曰高山仰止景行 大道 行止

朱熹集傳曰表記曰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 音向 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朱善曰于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于行道進德之喻為尤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路而不達乎國都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臣按此夫子即詩人思慕賢女之情以喻求仁者

之心體由其望之甚切好之無厭悅之甚誠以至于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斷如陟高山者之必至其巔行大道者之必達國都苟非力極罷頓不能復行不肯自畫也蓋仁之為德瞻之則峻極由之則康莊故取喻于高山景行

往通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朱熹集傳曰張子載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臣按朱熹言天與仁非有二也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物物各有天理灑掃應對進退皆以天為體事事皆有仁溫清抑搔拜伏擘跪皆以仁為體也得之者尊

禮記漢儒戴聖所輯並儀禮周禮為三禮禮運篇名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以長人故得之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

臣按禮運先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亦猶經之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也五行之秀氣即為五性之德而五性之德以仁為首故又言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天地之心非仁而何五行之端非善之長而何此一節以仁為義之本是乃百孝為德之本之意順即經之言以順天下者是也義則所行合宜盡愛于其親而愛及他人無不在于善者故為百順之體質如是則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故曰得之者尊孟子以仁為天之尊爵亦此意也

祭義篇名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王制（禮記篇名）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樹木非終不伐也豺祭獸（季秋之月）然後設罻羅（罻音尉羅捕鳥獸之網）禽獸非終不殺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但惡其不時耳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本及末之義也釋氏以殺生為戒于衆人萬物則當發大慈悲于父母妻子則當割慈忍愛可謂顛倒迷惑之甚也

哀公問（禮記篇名哀公問而孔子對也）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物者實然之理不過乎物猶大學之言止于仁止于孝也）方慤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

馬希孟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通而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而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之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臣按仁人之事親二句先儒以為非聖人不能言或問朱子西銘（宋儒張載著）仁孝之理朱子曰是將孝形容仁事親之道理即事天之樣子也臣以為西銘一書原于乾坤二卦其作用則在此二語方馬二說又推究得精切深合孝經愛敬交盡之旨

表記（禮記篇名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曰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平聲）教之弟以說（音悅）安之樂（音洛）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陳澔集說曰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臣按此以德教加于百姓者推本君子之仁故贊之以至德

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脩之遂為聖經隱公魯君名息姑謚曰隱元年

董仲舒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胡安國傳曰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即人心也

臣按胡安國傳又以為舜典虞書篇名伊典者常也紀元日伊訓商書篇名伊尹作以訓太甲稱元祀而夫子祖述其義書元年也然而泰誓之言元后名詰之言元子皆以元為君德矣易書即天德以著之人事是以謂元為仁春秋援人事以合于天德是以謂一為元孝經又深探其本但曰愛親而元之德已備原夫未踰年稱子踰年而後改元則承國于先君當永言孝思者矣推是心以及于人則必如董仲舒所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植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後體元之事盡而後為王道之成孝治之順也

論語有子孔子弟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程頤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程頤曰孝弟順德也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

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朱熹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

臣按二程之釋此章其義精矣朱熹復推程顥之言而釋之曰推原孝弟之理本于人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臣以經義揆之經言夫孝德之本也德既為仁義禮智之總名而以孝為德之本則有子之言孝弟為仁之本正應經義熹又稱程頤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已具乎其中臣今更以經義揆之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經謂之悖德亦曰凶德又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立教者將以順示則而先以應乎順者而逆行之民又何所取法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若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是順天下而民亦順之矣犯上作亂之事何自而起乎二程俱有會于是經之深旨者矣

子曰仁者安仁

臣按此指處境遇而言也先儒以為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衿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臣今復申其義曰虞舜不得于親負罪引慝號泣于田濱危井廩若將終身安仁者之可以久處約也及至克諧底豫祿位名壽尊富饗保若固有之安仁者之可以長處樂也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據於德

朱熹曰德是得這物事于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于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于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得于我不可謂之德又曰如孝便是自家原得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

依於仁

朱熹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之骨子

臣按據則一本萬殊從萬處理會仁義禮智信因事而發見然自性中所自有非從外來也依則萬殊一本從一處歸宿義禮智信統于一仁亦所謂本于人之所以生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頤曰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子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真德秀曰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

王雖無已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其用功初無異于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

臣按克己則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如盡愛于其親亦必愛人之親初無彼此間隔故不流為楊氏之為我復禮則知本末輕重之序而為之品節等差親親之殺禮所生也何至如墨氏之兼愛哉孔顏問答固仁之體然曰天下歸仁焉乃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之氣象亦仁之用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脩道以仁

黃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為仁之本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朱熹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臣按仁是生理本其所以生故曰親親為大經曰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親親所以續也若王者父天母地便當推此親親之仁以及天下國家然後與乾元坤元之氣相連續也三十二章之言肫肫其仁亦謂經綸人道須如此之懇切詳細耳至于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熹集注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也

臣按血氣之身父母生之亦天地生之也續莫大焉此天地生物之心耳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亦各得夫父母之心以為心所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者也

之心也

胡居仁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為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熹曰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又曰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淨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

臣按仁包四德之義莫著于此毋容辭費矣不忍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能擴充之則為善事天地父母正蒙張載著曰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知本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于日用者惟此為根本

蔡模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為其意亦猶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事親屬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者以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臣按經之所明者孝而廣至德章則教以孝教以弟並提廣揚名章則以事親孝事兄弟並提而感應章則曰孝悌之至蓋兄者為吾親所均愛之人而吾與之共事吾親者故曰從若曰吾之兄則既致孝于吾親矣而吾乃從其後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

衍至德之義

仁

太極圖 周惇頤所作 以授二程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熹曰周子說出太極大段分明指出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盡見得天下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道理元無虧欠也

臣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句即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也就四德言之則仁禮為體義智為用就仁之一德言之仁是愛之體愛是仁之用如邢昺孝經疏所云愛生于真則真是體愛是用也所云孰至性是為愛心溫清搔摩是為愛迹則心是體迹是用也聖人主靜如天地斂收藏故能流行發育衆人雖失之于動然太極動處本自有善無惡如以孰至性之真心而發為溫清搔摩之迹節節推去以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也

西銘 張載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其後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于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亦如己之儕輩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

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于等倫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曰賊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濟惡者不才之子其踐形惟肖者也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之子

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子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乎天也惡旨酒崇伯子大禹崇伯之子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養育英才顓封人鄭顓考叔為顓谷封人事見左傳之錫類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晉獻公之子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體其恭申生無所逃而待烹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體其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受而歸全者參曾子名參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矣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伯奇周大夫尹吉甫之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于從而順令也事天者能孚親者而全歸也事天者能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于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乎天也

朱熹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

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于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見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于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臣按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西銘之作惟以孝子之事親明仁人之事天亦言乎無可加也但以事親爲事天之樣子而無餘事矣先儒謂通書

周惇頤著言誠西銘言仁　臣以爲西銘一書乃經文事

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之數言耳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乃明察之工夫也

程顥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胡居仁曰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己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臣按先儒手足不仁之喻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疾痛疴癢無不相關自吾一本之親而分形共氣而千姓百族而飛潛動植有一知之未明處之未當此心負疚如人之支體凡諸皮膚爪髮竅竅

剪割針刺所傷甚細蜂蠆蚊蚤所苦甚輕而有當
前變色申旦不寐者乃其精神之貫通故也而況
手持足行不可須臾偏廢者而可聽其漠不相關
已乎然而起手足之痿痺者不治手足也治其運
動手足之元氣而已矣致民物之阜安者不事民
物也事其流通于民物之仁愛而已矣子曰博施
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予辜之痛其病處乃其仁
也已立人已達達人治病之方也親親爲大不

治標而治本也
朱熹論仁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
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
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
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所不統其運行焉則
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
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其發用則爲
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
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
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
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
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
則衆善之原百行之本是則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
汲汲乎求仁也

臣按天之德統于元人之德統于仁夫子贊易已
明言之矣天之四德見于春夏秋冬之序人之四

德見于愛恭宜別之情而愛恭宜別之情必于與
人接物而見方其未與人接物之時則惟有父母
故曰仁主于愛而愛莫先于事親自此而推則其
用不窮故學者求仁莫若盡孝孝盡則性盡而四
德兼舉矣釋氏之欲割慈忍愛惟不知用其情故
也夫子于易卦有時言天地之心有時言天地萬
物之情天地萬物皆有情而人顧獨無情乎于父
母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故儒者之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公也順也佛氏之出家棄父母而慈悲衆生僞也悖也孝經之作垂教于天下後世豈不大哉

又曰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初不必求之于恍惚有無之間也

臣按人子之于親亦非徒愛矣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至于得萬國之歡心成配天之絶業誠非愛之一字所得而盡而實仁之一字所得而兼也所貴于主敬者愛敬交盡也所貴于致知者經事知宜變事知權也必兼之察于人倫而後求之未嘗不在側殺之不可得也若申生伋子（衛宣公之子）則猶未免于愚之蔽者也

又曰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通流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于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于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

臣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所以説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坎仁民是二坎愛物是三坎也如使第一坎不盈即無由達于第二坎經云愛敬盡于事親盡者盈之謂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則達于第二坎矣

真德秀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之朱子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于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自漢以來儒者只將愛字説仁自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説得盡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故爲人心之全德

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之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

臣按愛之理乃天地生物之心可謂究極根柢之論然此心之所以附麗于形氣之中者資始于父資生于母愛親之心乃所謂本其所以生者也故仁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孝子以父母之心爲心陳淳曰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温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實禮也所以懇惻于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實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臣按此條第一節專以親親言仁義禮智信皆歸到親親之仁蓋論其體段則義禮智信自然皆具于仁之中然須有存養體驗之功故先儒又言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推之義禮智信凡一德之中各具五德此致一之道也

薛瑄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又曰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謑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曰纖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又曰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又曰有一毫

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臣按天地生物之心不爲尭存不爲桀亡者也然而私則隔刻則傷忮害則自伐也天下未有已愛其親而不欲人之愛其親者故無私也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故無刻也不敢惡于人故無忮害也仁豈遠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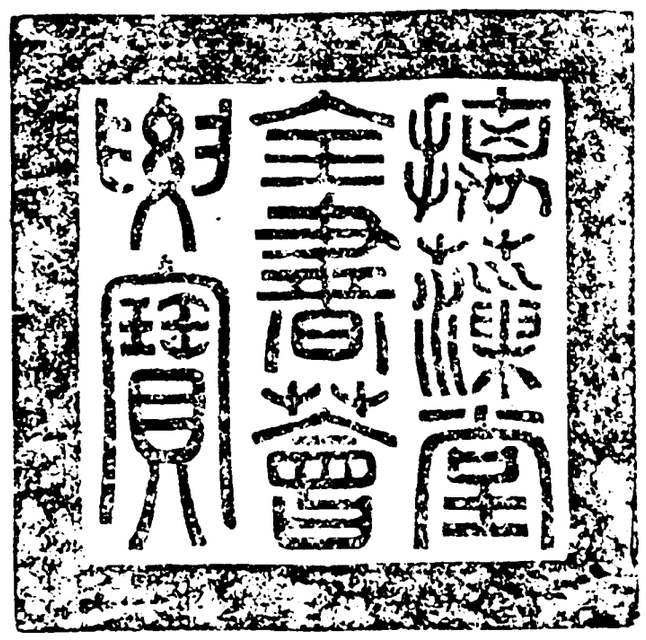
胡居仁曰韓子唐韓愈以博愛爲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

臣按覺之不可以訓仁所謂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蓋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而言亦可見是仁之包乎智若專指此有知覺者爲仁之全體大用則是求之于恍惚有無之間也邢昺疏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以不敢惡于人爲博愛蓋孝是眞性爲愛之理之本而推已及物施德敎于天下爲民興利除害所以大其愛也故經又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特未探其本爾

羅欽順曰程子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凡賦形于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連屬無絲毫空濶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渾然也

臣按渾然同體者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然而自父母二人而推之有九族自九族而百姓自百姓而萬邦至于澤及草木仁及禽獸則截然不紊者固在渾然同體之中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亦西銘之意也

已上仁之德之至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孝經衍義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

衍至德之義

易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朱熹曰義有個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又曰義則是一個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是至于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

臣按經文地之義也句注以利物為義釋之邢昺正義曰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可

見孝經非夫子不能作
家人卦名象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

程頤傳曰無尊嚴則孝敬衰

臣按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
父母曰嚴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夫
子于家人象傳稱父母為嚴君蓋家人之嗚嗚以
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婦子之嘻嘻以情勝義終吝
也父子之親所謂恩掩義者也且猶如此況萬事
萬物哉此可見義之德之本于孝也

泰卦名象釋一卦之象為大象夫子所作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頤傳曰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
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
利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
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臣按義者宜也必天地明察而後可言輔相彼庶

人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實君師左右之也故曰
天子之孝曰就

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

臣按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自天性之親而推之
親疎厚薄各當其分自膝下之養而至于經權常
變無適不然通之以睦九族遠之以懷萬邦此詰
之所以合于經也其卒乃曰垂裕後昆亦猶既醉
之詩所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

禮記禮運曰義者藝藝事也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講于
仁得之者強

陳澔集說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于外者以
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于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
于藝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于仁者商度其愛心之
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裁
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強

臣按經言德義可尊劉炫河閒景城人仕隋歷官大學博士炫既得王邵

所送古文孝經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攷疑以明之曰德者得于理也義者宜于事也理得在于心宜事見于外故能為人所尊炫之言可與禮運相發明臣又以為經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以德則為悖德蓋不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故也惟其不得于理是以不宜于事民無則焉君子不貴何强之有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義方而嚴人心知所畏憚故得之者强

春秋秋七月　隱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時也者孝子仁人之所致慎也冬温而夏清生事之時也春禴而秋嘗祭享之時也蓋天道於此一變也夫物之向榮也人則有欣悦之情焉物之凋殘也人則有零落之感焉仁人孝子觀天之道體親之心蓋有怵惕不安者矣公羊傳公羊子名高著春秋傳曰雖無事首時過必書閱時之變志而不忘也秋七月者坤土兑金之交天於萬物未忍殺之而且生之故於德為利其在人則為義所以斷制事物月令是月也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脩法制戮有罪嚴斷刑夫子於此有慎用兵刑之意焉秋七月無事書之亦以志喜也推仁人孝子之心以為兵刑者不得已而有事云爾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張栻曰義以方外易坤卦文言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

體也

臣按夫子於坤之六二小象則曰地道光也文言則曰方其義也義以方外蓋方者坤之德地之形也經以孝為地之義又曰因地之利而注以為因地利以行義邢昺正義曰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如父母順而宜兄弟宜家人則是以動而有常者為方也論語言君子義以為質是方者為體質而又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乃所謂義之和也亦可為因地利以行義矣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朱熹集注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臣按義是人心之斷制就一事所處而言如父母宜慈子宜孝君宜仁臣宜敬義也推之凡弟之宜序夫婦之宜別朋友之宜信百姓之衆四海之大宜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樹木禽獸宜以時伐焉以時殺焉則事事皆合於義矣浩然之氣亦不過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耳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乃所謂生也如其欲取孝名而割股割骨肉以療親疾毀傷遺體或致滅生廬墓結廬于墓非先王之制乃所

謂襲也生是從本而生襲是自外而襲萬事萬物各自有當然之理然一事一物處之不得其宜心所不安即為大本之累告子以義為外是先不知萬事萬物之理皆自一本而推也使告子而為割股廬墓之事則能之以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之心性而欲其有和氣愉色婉容則必不然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朱熹曰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然也

臣按天下事物雖至衆多然其大端不過倫紀而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尤其天性之真切者也故先儒每舉以緊其餘聖人孝治天下正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莫大于是耳經云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人心無不悅理義之明証也

正蒙書名張載著 神化篇名曰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義以復常道為本不復常道非義也故經正而後義精 精義入神動一靜也義以處事動也 精義入神由于處事之義而能研精入神造精微而難度是動一靜也精義入神則無方精義入神則是萬物之理吾皆能合其精粗隱顯而一之是無方所也

臣按經即五品之人倫反經為本是義以孝為本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猶經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無方猶經言無所不通若明儒薛瑄所云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則又足以發宋儒未盡之蘊也

或問程顥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理不知集義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何如溫清當何如然後能盡孝道也

臣按先儒立論不特舉一以例其餘亦以孝為萬事萬理之根本如何則為盡愛敬如何則為悖德禮以至于經權常變處之各適其宜于凡天下之

事理亦自節節迎刃而解矣

程頤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

臣按禮記曰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則是仁可該禮義可該智朱子所謂仁義門庭對立者也此言仁體義用則又有以見其一闔一闢之妙人皆膠于太極圖之言中也仁也用之所以行正

也義也體之所以立而不知夫義之為用乃所以斷制夫萬物一體之心而與以各當之分如以愛親之心而博愛必無不得其愛之宜者也故程子又表而出之

薛瑄曰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

臣按此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君子不冀無妄之福不懼無妄之禍安于義也然而禍之去非因避也福之来不可辭也西銘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亶其然乎

高攀龍曰伊川程頤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二語即聖人艮止心法當其寂也心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眹也當其感也心為處物之義理之呈于各當也故君子不從心以為理但循物而為義不從心為理者公也循物為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来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已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

臣按因物付物義也西銘以之言仁矣聖其合德賢其秀也故元凱十六族謂之才子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而否德敗類亦不得而不誅殛也故四凶謂之不才子為天之宗子者何所庸心于其間哉知因物付物之為義則知西銘之不專言仁矣

已上義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

衍至德之義

禮

易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　嘉會足以合禮

朱熹曰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

臣按此言乾以亨之德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而君子嘉美萬物之所會聚以法天之亨也蓋百行萬善皆原于孝則孝乃嘉美之會聚君子盡敬于己之親而不敢慢于人親疎厚薄尊卑大小皆有情文以相接德既充實則動而與禮合也故孝為禮之本

書堯典　虞書篇名　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朱熹曰堯欽明文思是本領能敬故能明能明故文理詳察燦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而皆本于自然不出于勉強信恭而能讓也

臣按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欽則敬之主于中者恭讓則敬之見于外者由其本于天性之嚴故無所勉強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格于上下猶經言天地明察也

臣又按易贊乾德首言元書贊堯德首言欽故仁敬者帝王之心法也全部易書或推天道或論人事要歸于元全部尚書或本帝德或述王功要歸于欽推而論之春秋之首元體仁也曲禮之毋不敬主敬也詩首二南關雎之摯而有別鵲巢之迎送成禮持己之敬也麟趾騶虞之應逮物之仁也或專言仁可以統敬或專言敬可以該仁或先言仁繼之以敬或先言敬繼之以仁乾之九二曰仁以行之坤之六二即曰敬以直內其體本相成也

堯之欽恭内外一于敬矣而其效則九族百姓萬邦遠邇一于仁矣其用亦相及也若夫慈愛恭敬孝敬之大義也愛莫切于愛親仁之本也敬莫切于敬親敬之本也聖賢之言始終反復變化錯綜皆是一理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皆此孝之理之所發皇充周者故旁通曲暢于後所衍愛敬二條云

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

臣按此仲虺勉成湯以建中于民者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之所在而此心之中自然不敢過不敢不及若制之者然也如愛親敬親之心無窮極者也何如而可謂之盡而經曰愛敬盡于事親則亦有自然之節文而弗敢過也弗敢不及也慢惡于人之心所本無也而自愛敬其親而推及于人則施之有等殺所以節之使不過視之如一體所以不曰禮而曰中也

詩大雅大明篇名其三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朱善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而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而足以受方國其德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

臣按此與文王篇之言緝熙敬止皆言文王之德之至也前章曰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朱熹集傳曰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来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然則文王者以敬德為無忝者也昭事上帝是乾吾父坤吾母也以受方國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則敬者禮之質而孝者禮之本也

臣又按思齊之詩四章曰不聞亦式式謂法度也皇矣之詩七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亦法也

帝之則者天理自然之則也文王性與天合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不作聰明而順天理自然之則所謂無體之禮也而思齊則追本于大任之齊莊皇矣則追本于王季之能度物之義然則文王之德之靡悔乃所以合于式則也

商頌商時祭宗廟之樂歌長發首章有長發其祥句因以名篇其二章曰率履不遲聖敬日躋越遂視既發三章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朱熹集傳曰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商之始祖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以應之矣湯之生也應期而降其聖敬又日躋升

臣按唐虞之世契為司徒教人以五品之人倫而二典未有形容其德者長發之詩頌其能循禮而不過越蓋那商頌首篇之篇所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者疑亦指契也湯之聖敬日躋乃其家法而夫子之作經則以禮者敬而已矣一語真切示人此魯大夫閔馬父所謂先王之傳之悖禮

恭不敢專者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傳非創自己事見國語

禮記曲禮古經之篇名為四十九篇之首曰毋不敬毋禁止辭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真德秀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雖雜出于諸儒所記而毋不敬三字乃古今之遺文而記者取以為一書之發端明學者當知要守約也詩三百篇其要在思無邪書五十八篇其要在執中禮記四十九篇其要在毋不敬其致一也如經之言敬而已矣者亦是竭盡而無餘之詞然必以子敬其父弟敬其兄臣敬其君者為之要故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春秋左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見趙簡子晉卿趙鞅簡子問揖讓

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 制禮以奉其性 昭公二十五年 名稱

臣按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那曷正義云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于禮其義同也今按生其六氣至奉之三十五字悉是論制禮之由故并及之以後乃是言先王所制之禮以教民者故析而附之教所由生之義一條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于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朱熹曰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繞出勉強便是不和

臣按有子專言禮之用而兩先儒皆兼言禮之體蓋敬之中本有自然之和也論父子之愛愛先于嚴則和乃是敬之本論君臣之義義斷于恩則敬乃是和之質要之纔說敬便是和敬君父之心自然而然不約而同者也纔說和又是敬發而中節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頤作四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敬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于思志士勵行守之于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饒魯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張載也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是二件言是言視聽動是行又約之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止言非禮不動聖賢之言有詳有約

臣按此是謂約之以禮者也朱熹曰說文書名許慎著謂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蓋心為一身之主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之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要之勿之云者非強制之使不行也君子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非禮之來自然務決去之而無所依違苟且所謂為善必果為不善必不果者也

中庸二十七章敦厚以崇禮

楊時曰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命者也

臣按敦厚然後有以崇禮則不梏于儀章器數之末敦厚而不崇禮則有直情徑行之弊此朱子一定不易之說也然楊時天所秩也一語已見得禮之大原出于孝也以禮為忠信之薄者不能盡其天性者也以禮為偽者悖禮者也

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朱熹曰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温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有親疎迤邐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繞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

臣按經文言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由近及遠即其節也于已曰盡于百姓曰加于四海曰刑既內自盡又必加被于人為所法則即其文也此功用之所以廣也

張載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之以非禮勿言非自外于名教者此禮之所由設也

禮勿動勉勉者勉之以成性也

臣按性即天地之性也禮之本出于敬親之性而人之未成性者更須以禮之齊莊祗肅者持之所謂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者也孝為天經地義禮亦為天經地義故曰禮即天地之德也顏子至薛瑄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察況精微之理乎又曰惟敬足以神明其德又曰敬則卓然敬則光明又曰敬則立怠則虛

臣按敬者因于嚴者也嚴者生于愛者也夫子作經則于敬之一字加詳焉此先儒所以有主敬之學也以敬親言之拜伏擎跪是為敬迹恭在外者也肅肅悚悚是為敬心敬在內者也敬者禮之本也居則致其敬無往而弗敬者也心肅容莊者卓然之象視明聽聰者光明之符神明孝弟非二事

也所謂立于禮也由放肆致昏迷由昏迷愈放肆
怠者日偷之謂也悖德悖禮不在于善故曰虛
胡居仁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戒
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
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
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
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是敬之正意程子主

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
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
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精切朱子敬
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于禪定故朱子有三綱
淪九法斁之戒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
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
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臣按古今之言敬者備于是矣然諸儒之言大抵

言其工夫效驗處惟曾子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氷者乃是夫子因嚴教敬之本旨整齊嚴
肅固是入頭處更須以曾子之臨深履薄者為德
之基則必無流于禪定之弊矣

已上禮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

衍至德之義

智

易乾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朱熹曰貞正也知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明至靈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臣按乾元之貫乎天德之始終固也先儒又推其義以為元不始于元而始于貞者何也天下之理一而已理之所是則是理之所非則非而天下之人以一己之是非為是非者何其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不自知其非仁也為老氏者以清淨無為為是而不自知其謬也為佛氏者以虛無寂滅為是而不自知其誕也子莫鄉愿之流各以其依違兩可者為是而不自知其執一也亂德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窮理格物而已矣乾九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致知之事知斯二者弗去者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有生則惡可已之樂而非助長者也如是則人倫日用之間燦然其有節文截然其有斷制本之人事而行乎理義之中者仁智循環不窮合之氣化而統乎亨利之間者貞元相際不絕矣經曰天明地察神明彰矣此謂知之至也此謂孝之至也

書舜典　虞書篇名　濬哲文明　濬深哲智言舜之德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四岳薦舜之詞首曰克諧以

孝而史臣贊舜之德協合于帝堯者首曰濬哲文明蓋舜不幸處父子之變非深沉而有智亦無以成其大孝所謂殺之不可得即求常在側以至暴風雷雨衆懼失常而舜行不迷乃其智之通于神明者也若中庸所稱用中于民孟子所稱善與人同豈非文理而光明之極處要自其幽潛之孝德所發見也故曰虞舜其弗可及也已矣

詩大雅皇矣篇名其四章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明克察是能也克類能別善惡也克長克君

臣按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八年成鱄晉大夫對魏獻子晉卿魏舒引此詩而釋之曰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蓋能察是非乃所以照臨四方也能分善惡此心之所以勤施無私也經之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一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夫王者于天則能知其經常之大于地則能析其物土之宜則于智之德至矣盡矣何有于察是非分善惡也然則訓之曰克明克類之謂明克長克君之謂王可也

論語子曰知者利仁

臣按知即全德中之能分別是非者也父之當慈子之當孝兄之當友弟之當恭乃不得不然之理知者之人為父盡慈為子盡孝為兄盡友為弟盡恭有所操存而不亡有所經理而不亂者也人苟無此分別是非之識則于術之邪正事之公私必不能辯于幾微而其流極則以為我為義兼愛為仁而悖天地之正性矣故曰論工夫且須利仁自明而誠也

中庸三十一章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朱熹曰仁義禮智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一箇睿知是深通處文理是

密察是聖人于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文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臣按聰明睿知生知之智也理細于文密精于理察又加于密故曰小德川流以經義言之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孝子之心無所不明察者也五性之德俱為川流其中又支分節解孝乃大德敦化也

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輔廣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蓋其智為物皆而知之不明非智矣

臣按智字當兼本心之虛靈知覺與體認操存處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知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哉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為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辯則亦何以講學為哉

丁寧于必有尊必有先之故蓋修身慎行隨事精察又無時而可忽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知孩笑可提抱者也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羅欽順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

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于父母也孟子之言本于曾子子思故與經合注不言敬兄者知敬父母自然知敬兄矣此其所以為良知也彼後世之所謂致良知者若曰推極其愛親敬長之良知以窮盡天下之事理則何不可之有乃誤認人心之有知覺為良知則是離乎愛親敬長以為之說無異于佛氏之云覺而孩提之童四句孟子亦可以不必言矣此欽順所以辯之甚力

也

通書周惇頤著理性命篇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熹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若陰陽性命鬼神往来則不亦微乎

臣按易言知微知彰此述其意言知彰而不知微未可謂之智也然而陰陽性命鬼神往来非有二理即天地知幽明之故即始終知生死之說即聚散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也天經地義幽明之故也死生之義備矣死生之說也鬼神著矣鬼神之情狀也知周乎物所以正也知過乎物所以鑒也是故明庶物察人倫者生知之智也知彰知微知靈而瑩其惟孝子乎其惟孝子乎

已上智之德之至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

衍至德之義

信

易乾文言曰九三忠信所以進德也

朱熹本義曰忠信本于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

又曰忠信只是實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

臣按乾卦備元亨利貞之德而二之成德在于仁三之進德在于誠終日乾乾夕猶惕若形容誠與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形容畏都極危切

无妄卦名元亨利貞

程頤傳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天地合其德也

臣按无妄之義程傳釋之以至誠而本義釋之以實理天地之生生不窮以是故也无妄之元亨利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乾之君子行此四德者自強不息无妄之君子行此四德者至誠無息也物物而與之以无妄者天之四德事事而與之以无妄者人之四德然非逐事逐物而為之安排布置也雷以動之生生之運用也則陰陽和而萬物育矣人之動而以天焉生生之連續也則父母順而萬事得矣无妄之君子體各正性命之義為底豫之舜為歸全之參為申生之恭為伯奇之順惟所命之無不順受其正者也

中孚卦名豚魚吉

程頤傳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無不至矣所以吉也

臣按孚字之義朱子嘗舉字說云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

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解得極有精理
今按卦序自中孚以前凡六十卦其言孚者亦屢矣或彖辭或爻辭或孚在人或孚在已吉凶悔吝各以其物惟中孚專以名卦其彖辭獨取象于豚魚而夫子釋之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程傳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蓋嘗稽諸史冊所記天地間感應之事則未有神奇于孝德所孚者如魚之為王氏名祥而躍笋之為孟氏名宗而生泉之為姜氏名詩而湧以至于董生郤南宮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以上事詳孝行而韓愈之馴鱷魚之暴亦事之相類者聖人取象于信及豚魚誠有以也

書太甲上太甲湯孫也商史錄伊尹告戒太甲之辭為上中下三篇因以名之也曰克終允德

蔡沈集傳曰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于身也

太甲中曰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蔡沈集傳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于下者由其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蔡沈集傳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于下者由其誠意之實德誠于上而不動者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

臣按伊尹之訓太甲也營宮于桐使親近烈祖成湯之陵墓湯墓在桐則是以奉先之孝興發其仁義禮智之本心使之知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之義也允德乃性之所自有向者狎習不順理義之人是以至于敗度敗禮今大甲因思念其祖而克終信德故史紀之于上篇之終而中篇申之以允德協于下又舉成湯之子惠困窮民心悅服而言是允德之見于愛者乃仁之信也仁而信則禮義智無不信矣下篇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之一字自此始誠也允也信也皆所以實其仁義禮智之德

者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大甲德不純一作此篇以諫戒商史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蔡沈傳曰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

臣按一者誠也一德即允德一其德則篤于愛敬順而吉也二三其德則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逆而凶也伊尹此篇始曰眷求一德遂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而又兩言惟一一言克一而卒之以一哉王心蓋反覆致意于上天下民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以見有此一德則百行萬善皆實無此一德則百行萬善皆偽而已矣嗣王之惟新厥德以視乃烈祖者為之本則善原于一而動罔不臧豈顧問哉

周官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曰無載事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蔡沈傳曰當有實得于已不可從事于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馬作僞則雜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臣按此雖訓戒臣下之詞亦可見成王聖心之純念爾祖而修厥德以不敢惡慢之誠而為諄諄之誨也

詩大雅下武篇名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之緒而有天下也其二章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朱熹集傳曰配對也京鎬京也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謂之孚矣

朱善曰世德皆實心之形著天命即實理之流行三章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式則也

朱熹集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為可法耳

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臣按宋儒陳鵬飛曰王者之德著于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于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于聖人之孝也旨哉言乎孝為信德之至而至德者先王之所以順天下也不煩辭說而自明者矣

論語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朱熹曰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生生之理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于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于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

臣按直即是誠君子固無所往而不用其誠若至于事父事凡本原之地有不信實則為刑戮之人矣人未有不誠于孝弟而誠于他者善乎宋儒楊時有言曰古人于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此則于孩提稍長之際而充實其愛敬之心而培植其生生之本作聖之功不外于是矣

中庸第十六章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胡炳文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于此章見之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

臣按不欺不息合真實二字誠之解無餘蘊矣中庸不于子臣弟友夫婦言誠而以鬼神言誠明乎誠者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人之所以為仁義禮智天人合一之理也在天則其所以元亨利貞者真實而無一息之妄在聖人之心則其所以仁義禮智者亦真實而無一息之妄在天則但可言不息在人則可兼言不欺不欺則究亦不息矣天之德莫大于生而非誠則無以成化育人之行莫大于孝而非誠則無以盡愛敬此信之德所以並仁

義禮智而為五也故二十五章曰誠者物之終始

又曰性之德也

臣又按宋儒饒魯曰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未明有指鬼神于佛老而競為淫祀以邀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使天下後世皆知率性之道則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臣請即其說而申之曰祖宗之精氣存乎子孫之身者也子孫之所以續于祖宗者誠為之續也生則親安其誠也祭則鬼享之享其誠也夫以嚙指而心痛者生人之誠可相通也其不歆乎非類者死者之誠不相接也佛老之徒既生不能致愛敬于父母而淫祀以求福者反以考妣之道媚其匪類不亦倫乎鬼神德之盛也孝德之至也一誠而已矣

二十章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朱熹曰反諸身是反求于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此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臣按朱熹此言假設以警人使知反求于心也其實孝之事未有不出于中心之所誠然者但是父母有不順雖愛敬已盡猶當負罪引慝耳必至于動天地感鬼神而後為誠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庸之理得孟子而益明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熹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道理本備于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眞箇忠事親眞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

作人自然快活

陳櫟曰實有此理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曰仁

臣按孟子此章即中庸之義疏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舉萬物皆備中衆理之總名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自順乎親而信乎友獲乎上無一之非誠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當明善以誠身也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誠即大極也通者方出而賦于物性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已性之成也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可見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果而確無難焉果者陽之決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臣按通書挈一誠字為主誠為太極繼善為陽動誠之通成性為陰靜誠之復以在人者而推合于天也故曰乎圖已為五行之性矣其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猶中庸言以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之意至易而行難者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何以信乎友獲乎上故難也果而確無難焉一誠而五常百行之源猶中庸言以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之意至易而行難者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何以信乎友獲乎上故難也果而確無難焉一誠而五常百行皆實有于我矣

朱熹曰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真實无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真實无妄故信不必言或謂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亦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于四時各寄旺十八日或謂旺于戊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旺又曰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實字與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之實同

臣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此四行之本位也以夏之首承春之末以秋之首承夏之末以冬之首承秋之末此四行之有本位即有界限節次而土之旺于四季者其故可推也故四時之信天下之大

信也旺于四季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于是而極其盛在人則仁義禮智亦各自充積極其盛也然而春生者天道之始親親者人道之始則土之實此四行者亦必自春生為始信之實此四德者亦必自親親為始也又眞德秀曰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性亦兼乎健順蓋後天之卦坤土在離火兌金之交而居其間有傳續之義惟其冲和而兼健順故也尤旺于季夏者為離火之子兌金之母也自人而言則仁禮陽也健也主乎親者也義智陰也順也主乎嚴者也信則冲和而兼健順誠乎愛者必生敬誠乎敬者又生愛也

薛瑄曰秉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為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又曰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已矣又曰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又曰誠不動人當責諸已

臣按秉操也塞實也淵深也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也此衛風定之方中之篇之辭也無疆者思之遠也無斁者無厭斁也無邪者無邪意也此魯頌駉篇之辭也詩人美衛之文公魯之僖公皆言其誠實无妄之心致牧馬之盛亦誠能動物之一証也人而無此誠實无妄之心則凡有所為而必不成即使萬念皆實而一念或妄則亦隨所為之事而罔功者也而況家庭父子之間溫清定省之際豈其載爾僞而為之者乎明善誠身以順乎親則四德皆實而百行皆成矣

胡居仁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名以養心莫善于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

臣按此以誠訓成也四時備而為天道之成而四季之月又四時之各一成也四德備而為人道之

成而仁之至義之盡禮之會智之固又四德之各為一成也愛則誠愛敬則誠敬愛敬各為一成也終于立身孝子成身始中終為一成也此皆其理之無不實心之無不正者為之也如其有待于養則未成而不得謂之誠矣此苟況之說所以見譏于周程也

已上信之德之至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 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七百九十三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

行要道之義

臣按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行之性即五品之倫猶之河圖之以五生數統五成數也箕子之陳洪範也曰彝倫攸叙而初一曰五行然則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即所以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也故謂之曰五典是天地所秩也帝之所慎美也司徒之所以敬布也曰人紀曰顯道是湯文之所以王也五三之隆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而立人極者以此而已夫子之作春秋也胡安國以為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敦而汪克寬又為之説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

書弟佚夫弟叔肹弟年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事見各條蓋為當世之王公卿士滅理窮欲淪綱斁紀畔道而去之者言之也子思子之作中庸也述夫子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夫子於魯哀公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又為夫異端曲學索隱行怪不知康莊之通會砥矢之平直者言之也故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此孝經之所以謂之要道也然而道者渾然太極而已即是五倫之所主為道之名也者之倫為道之位即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自其沖漠無朕者言之則朱熹之説精矣謂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一物也然則道之有五實位而非虚位也定名而非强名也而易之言立人道曰仁與義則是以五為二也何也朱熹又言之矣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也臣又因其意而釋之曰五行各一其性而木仁中有火禮金義中有水智土信以冲和而為健順五性一仁義也言父子之仁可以該夫婦之別乎事父母婦事舅姑也言君臣之義可以該

長幼之序敬在君則忠敬在長則順也而朋友則夾輔乎獲上事親之間五倫一忠孝也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倫又一孝也蓋父子即為要道而非有為父子之道之要者也臣故依五性之德以五品之倫行為五條於父子尤詳其於經傳之文有不可析者亦多載於父子一條之內云

父子

易說卦傳夫子所作十翼之一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朱震曰將說天地生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柴中行曰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以人言之耳或曰乾坤生萬物孰見其長中少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豈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臣按西銘發端乾稱父坤稱母六字本此然由乾父坤母而生六子則夫婦兄弟之倫具矣乾坤之策當萬物之數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至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仁民愛物之序見矣此所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也然非廣心浩大而求諸天地之間萬物之紛賾也亦盡吾心於事親而已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事親如事天又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故事天如事親

書太誥篇名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管叔蔡叔霍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

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若考作室既底法（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厥子乃弗肯堂（堂基）矧肯構（造屋）厥父菑（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厥子乃弗肯播（播種）矧肯穫（刈穫）厥考翼（敬事）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為其子者如此則其考敬事者孰肯曰吾有後弗棄我之基業乎）

臣按蔡沈集傳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臣以為大誥雖成王之詰天下而實出周公之辭所以繼志述事而為成王明昭前人之烈成有天下者之孝也然而堂構播穫之喻則為人考者所以望後嗣者同為人子者所宜念厥考之法與菑而卒成其所圖之功者亦同也故孝經注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

詩邶風（邶廓衛皆衛詩）凱風（篇名南風謂之凱風）其一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孔穎達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長盛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實亦劬勞病苦也

二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言棘已長成可析為薪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孔穎達正義曰言風從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廣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

三章曰爰有寒泉在浚（衛邑）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孔穎達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

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也

卒章曰睆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孔穎達正義曰言黃鳥有睆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論語曰色難註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陳傅良曰瞽瞍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兄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臣按小序凱風美孝子也觀詞氣之隱痛則非他人所能代者定為七子之自責者是矣以南風長養萬物喻慈母之鞠育其子以棘之難長自心而薪喻非聖善之恩勤無以至今日也凱風盛於夏日寒泉夏所宜飲浸潤於人已則無以為奉養黃鳥鳴於夏木能善其音容已則不能下氣怡聲以悅母氏斯二物之不如有子雖多無一能報母德者其言微婉深至可當于田之泣辛能回母之志亦幾於睆睆之允若也

魏風陟岵篇名岵音戶無草木曰岵　其一章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猶也尚慎旃哉猶來無止為人所獲　二章曰陟彼屺山有草木曰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謂死而棄其屍也　三章曰陟彼岡山脊曰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輔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祝己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

臣按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念父母而敬君之事（汝墳之卒章曰父母孔邇列女傳云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陟屺之孝子念父母而還代其父母之言勉己以敬其君之事皆可為為人臣子者明君親一體之誼也

小雅小弁（篇名周幽王信讒放其太子宜臼太子之傅為作詩）其三章曰維桑與梓（二木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連也）于毛不離（麗也）于裏（心腹）天之生我我辰（時也）安在

朱熹集傳曰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離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麗于父母之裏乎（太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臣按孟子稱小弁之怨為親親之仁而卒之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他日萬章（孟子弟子）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公明高弟子）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平聲）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蓋小弁宜臼之傅所作序但云刺幽王而實亦詆宜臼也維桑與梓田家之事固已教之雖（非怨父母也）終失位為農夫猶當致敬於其所遺桑梓矣瞻依毛裏之云使人父聞之而不忍疾棄其子人子聞之而不敢傷厥考心者也父母之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得而疑於初生之辰所值之吉凶則真有于旻天于父母之怨慕矣孟子有取於小弁之詩人而非以寬平王（宜臼）莫大之罪也

蓼莪（篇名）其一章曰蓼蓼者莪（莪菜匪莪伊蒿貌）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朱熹集傳曰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二章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壯蒿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病也

三章曰餅之罄盡也矣惟罍餅小罍大皆酒器之恥鮮息淺反寡也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憂也入則靡至

朱熹集傳曰言餅資於罍而罍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罔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四章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謝枋得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奥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教育英材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五章曰南山烈烈高大貌飄風發發疾貌民莫不穀善也我獨何害六章曰南山律律猶烈烈也飄風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卒終也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朱善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屺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

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陟屺思念父母於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父母於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是則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有生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亦非人之子也

臣按詩三百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作然而詩人之窮至於蓼莪而已極孝子之言至於蓼莪而深痛也鴻羽之詩人以親之養為心矣未若陟岵之詩人也陟岵之詩人以親之心為心矣未若蓼莪之詩人也一章二章言父母之失所望也三章言父母與子之相依為命也四章叙罔極之德呼號宛轉於報之無從也五章六章而後乃言其所遭之異也孝哉為此詩者不怨天不尤人責己則不如其死思親則如見其生以此推之事君則未有不忠以此推之事長則未有不順以此居官萬無有辱其身以辱其親者也為人臣下者讀此詩而家有白髮之親則當以此義陳於君上不待報可而遄歸為人君上者讀此詩則當以將父將母之情恤臣下而遂其終養之志也噫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雖萬鍾之禄何所用之哉

北山篇名其一章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強貌壯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不堅固也憂我父母勤於王事父母思己而憂三章曰四牡彭彭不得息也王事傍傍不得已也嘉善也我未老鮮少也我方將旅膂同力方剛經營四方

臣按此行役之大夫自以陟北山而采杞者偕偕然強壯之士子從於王事匪朝伊夕矣不敢怠息而歸此所以父母思己而憂也言己之強壯以見父母之已老矣王之使我以我為少而難得今我

之旅力則誠强壯而可以經營四方也言此者猶李密言盡忠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耳含蓄不盡所以為忠孝之言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平等也不爭

臣按宋儒呂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為少而在醜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蓋温清定省養體之疏節在醜不爭亦養志之疏節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梏反必面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澔集説曰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

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臣按業者有生之事也貴賤雖殊未有無所業者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穆伯之妻敬姜訓其子曰天子大采朝日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與三公九卿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攷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徧也序次也民事少采夕月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與太史司載司天文者糾共也虔敬也天刑日入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必有所業也不皆習所業在上則忝厥位在下則為惰遊之士矣皆足以貽父母之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容四人長者居席一人異席

邵淵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愛敬其親而於人如忽焉則愛敬之道虧矣故年長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臣按經於天子之孝言愛親敬親而諸侯以下別標事目邢昺疏言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今觀曲禮所紀自凡為人子言之則五等之人亦通有不敢惡慢於人之義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室西南隅坐不中席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迹尊者之所行食音嗣饗不為概不為概量限節順親之心也祭祀不為尸人子所不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先承志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為近于譖不苟笑為近于諂不服闇不行險以徼倖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為友報讐不有私財

臣按此皆孝子自卑以尊其親自重以愛其身也然至於無形無聲而於心想像常若父母將教使已然斯通於神明之道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不為飾也行不翔不容也言不惰徒禾反惰訛不正之言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多品厭飲則口味變飲酒不至變貌人有常貌過量則變笑不至矧齒本曰矧見矧是大笑也怒不至詈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疾止復故復其故常

臣按此經所謂病則致其憂也居喪之禮毀瘠羸瘦不形不露骨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音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下不足以傳後故比于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于不孝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馬雖聞樂不樂音洛然不可以過哀而瞶其聰馬視聽衰則不足以當

大事也雜記（禮記篇名）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

臣按經言喪則致其哀此又以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以見禮不足而哀有餘亦非中道也居喪之禮不可勝載此為過於禮者訓蓋至愛出於天性不及者少也凶禮又五禮之一故或雜見於禮之教一條

文王世子（篇名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事繼之）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臣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為人子而愛其親固不待學習之良知也而記云然者如乾知大始之知知之至者也上父下子與為一體故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上祖父下子孫）以五為九（上高曾下曾玄）而不得言以一為三如使為人子之道纖毫有未盡即貽謀之不令亦難以孝望之於其子矣周家自文王之於王季

武王之於文王世德作求其孝源源不竭讀世子之篇又有以知其家法之相承者然也

內則（篇名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扶又反下同）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真德秀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

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臣按此即經諫諍章之旨此言與其得罪鄉黨州閭乃庶人之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故專責其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經言自天子諸侯大夫士故
　　蕪責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真德秀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
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
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
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嫂之是嫂吾父母也推類
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褻之是褻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
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感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
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
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臣按曾子之言蓋包舉篇中所記于事父母之禮
而釋之也真德秀又推而大之以著於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嫚於人之義然則內則一
書雖為降德於衆庶兆民而五等之孝通之者也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聽常若承顧聲不絶乎耳常若
聽命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
弗辱也
　　輔廣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
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
母之聲音自不絶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
心此固非勉强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
敬而已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著存不
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絶乎理
絶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
終身弗辱也
　　臣按經言祭則致其嚴此蕪以愛敬明祭之義者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敬生於愛也愛則存而敬則著如見其所祭者故曰著而其究也不聞故曰著存不忘乎心故三牲之養太牢而享不敬不嚴猶以為不孝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康成注曰成人既冠者然則孝者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陸佃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臣按此孝子事父母嚴起於親親生之膝下若但嚴威儼恪而已是成人之道非孺子慕者矣

曾子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此五者皆足以辱親）

亨（音烹）孰羶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稱揚美慕也）然（猶而也）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衆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陳澔集說曰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

備物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臣按以上曾子之言三孝皆包括經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孝之義其言弗辱又包括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之義居處不莊五句又居則致其敬一句之義為下四句之主大學所謂慎獨是也記禮者以入祭義之篇蓋祭之致其嚴即居之致其敬居則曰敬父母之身終而吾敬無改也祭則曰嚴吾之身無不敬而莫嚴於祭也故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嚴之膝下而以之終身嚴之平日而致之於祭之日也非緣祭而後嚴明矣曾子之於孝經可不謂傳而習之矣乎

祭統篇名統猶本也曰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以養志為上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音聲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

葉夢得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

臣按順字經文屢見如五等之孝循分無違日用三牲之養與啜菽飲水盡其歡均為順也順故樂因嚴教敬鬼享時思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敬而時故嚴喪則言其質也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致之云者人子之所自盡而觀人之法莫外於是矣祭統義皆與經文相表裏而方葉二家之說亦備矣但經言孝子之事親有五者而此但事養可能也敬為難敬與養在一時也疾病則憂

復常則樂憂與樂無異故也書言重民五教五典之教惟食喪祭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先王之所為孝治天下者本此三道矣父子天性俯就跋及必至於是故不得嚴以待君子而寬以待中人此夫子作經之旨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

行要道之義

父子

儀禮古經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喪服子夏傳本經紀喪服之制而子夏作傳釋之曰父者子之天也

臣按此本謂天至尊也父至尊也事父當如事天而此句直曰父者子之天也則仁人事天孝子事親其理一也西銘所為作也善乎明儒薛瑄之言曰天地者吾之父母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此又得西銘之微旨者矣

春秋春王正月不書即位隱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必內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必上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焉是爭亂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定矣

臣按魯隱公於先君惠公（名不皇）之存未立為世子歿又無遺命又不告於京師不朝於天子削其爵位以正父子君臣之倫此胡傳之說而諸儒皆以為然者也而文成襄昭哀五公書即位者雖不受命於天子而以先君之命繼世者也其莊閔僖三公之不書即位者與隱同例也而桓宣定三公之特書即位者桓弑隱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也或書或不書皆所以正父子君臣之倫也

臣又按春秋自隱以迄哀所書者皆為人道之大倫著訓述之不勝述也今節其尤關於孝治者錄於各條之左以申經文要道之義

冬曹伯（曹君名生）使其世子射姑（曹世子名）來朝（桓公九年公名軌）

臣按曹伯有疾而使世子代朝於魯射姑重違父命而來故當享而歎胡安國傳曰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名佼晉人）曰夫已多乎道（語見穀梁傳）

臣按已者止之使毋來朝也已之則曹伯不陷於不義世子或免於苟從魯亦自處於正矣然則一舉而終生父子之道兩失而魯又失與國之道也故夫子書之而先儒之論又代為之謀所以曲全其父子之親朋友之信者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地莊公四年公名同）

臣按莊公釋不共戴天之仇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公羊記柯之盟（柯齊邑盟在十三年）而從於驕騁田獵之事非人子矣而公羊記柯之盟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乃自傷不能復仇之言臣嘗疑之或者力不能討而未之忘也至於九年而反為既魯地之盟而圖其後嗣（齊無知弑襄公齊人殺無知）

知公伐齊納公子糾春秋譏其釋父怨親仇警也

于齊拒子糾戰於乾時（魯師敗績）

則又何以自解於禚之狩也齊

侯（襄公諸兒）書人卑公子之敵以卑之也此亦所以正父子之倫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而莊公忘父之仇而報之以德祇取辱焉大亂之道也春晉侯（獻公名佹諸）殺其世子申生（僖公五年公名申）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法而春秋戒也

臣按申生以驪姬之讒自殺晉人謂之恭世子西銘亦以無所逃而待烹為恭而先儒有譏其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陷父于不義為大仁之賊者而春秋之書法目晉侯斥言殺則專罪獻公也急壽之事衛人悲之二子乘舟之詩（邶風）所為作也使急子能知從父之令不可以為孝則進之當以誠自明退之當以權違難壽子既知其情則當諫三諫不聽號泣隨之矣之以必與急子俱死安知宣姜不以愛其所生之故感悔也徒兄弟俱死欲不以傷父之志此申生之所以尤（過也）而效之者也二公辟妾信讒不夫宣姜驪姬搆惡成亂不婦司馬遷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嗚呼此夫子目晉侯而斥言殺也所以正父子之倫亦以正兄弟夫婦之倫也

公及齊侯（桓公名小白）宋公（桓公名傑說）陳侯（宣公名杵臼）衛侯（文公名燬）鄭伯（文公名捷）許男（僖公名業）曹伯（昭公名班）會王世子（惠王太子名鄭）于首止（衛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五年）

臣按王將廢長立幼是為亂階以為父者啟其子以兄弟相爭也惠后陳媯不聞有匡正之言是婦

胡安國傳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又曰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

臣按王將廢長立幼是為亂階以為父者啟其子以兄弟相爭也惠后陳媯不聞有匡正之言是婦

人愛少子而夫婦同溺也齊桓興諸侯共尊世子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而鄭伯逃歸是背天下之公義而失與人交之信也是役也春秋書之所以正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甯毋魯地　七年

左傳曰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齊侯辭焉冬鄭伯請盟于齊

臣按子華背其父而以國情輸于齊齊若許之不但失鄭且失諸侯辭焉而鄭伯服義明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蓋父子之義明而與國之信著矣故

甯毋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

臣按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何休曰僖公娶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如左氏說則致為亡者升祔於始祖之詞如何休則致為婦見於廟之詞如劉向則致為母見於廟之詞胡氏獨從劉氏是已詩楚茨君婦莫

莫禮云君牽牲夫人贊采夫人固有助祭於廟之事然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僖元年書夫人姜氏薨哀姜固已為莊公夫人矣成風者莊公妾也安得復稱夫人乎故孫氏曰妾母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為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也劉氏曰凡立小君嫡子必請天子命之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是無君也汪氏曰自僖公為此禮而宣公致敬

贏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故春秋不書姓氏以貶之以正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也

冬晉里克（晉大夫）殺其君之子奚齊（驪姬子晉獻公殺申生而立之九年）

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臣按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蓋言繼體之重若以愛而殺嫡立庶是亦非所愛非所敬之類也國人皆有父子而君逆民無則焉者也春秋書曰其君之子明乎國人不勝公也久矣故曰志在春秋行之以成其過據實直書其失自見而父子君臣夫婦之倫正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時秦君為康公瑩秦僻陋不稱君使贈終者衣服曰襚）

九年

臣按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之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蓋僖公既致其母為夫人嗣世羣臣亦莫不以為夫人矣當時列國來襚者不獨一秦必盡以為夫人而秦獨不然弗以為夫人也此見王章

侯度不容泯滅舉世波靡而僻陋之秦確然有正名定分之辭書之所以正父子夫婦之倫也

冬十月子卒（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夫人姜氏歸于齊（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之家非被出也）十有八年

臣按魯公子遂弒子赤而立宣公（名接）故出姜歸齊而季孫行父恐齊之聽夫人之訴也遽如齊納賂而請平焉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于弒矣深探其本則子赤之生不見于經

蓋文公不知重嫡嗣又嬖敬嬴秦女宣公之母而啟其奪嫡之心故也文公失父道君道夫道敬嬴失婦道宣公失子道臣道弟道季孫及魯之諸臣失臣道齊受賂而不討亦非婚姻甥舅之道也春秋書此以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成公十五年公名黑肱

胡安國傳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嗣以後襄仲即公子遂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臣按孫以王父字為氏嬰齊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之後其兄歸父是知歸父之不可以無後而不知子不可以為父孫弟不可以為兄子也弟降為子亂昭穆之序矣子降為孫失父子之親矣若夫歸父之子仲遂之孫故當書仲孫嬰齊

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于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乘間言于太子以為嫡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襄公六年公名午

胡安國傳曰或曰鄫取莒公子為罪在鄫子不在莒人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與黃歇春申君也進李園之妹于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于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

張栻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支宗之屬釐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强離其所系而合于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祀如鄫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臣按為人父而以異姓之子為後是先絶其祖父之血食矣異乎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經也為人子而為後于異姓之人是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莒鄫之事後世多有夫舍己之親而後他人之親者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晉士匄（范宣子）帥師侵齊至穀（齊地）聞齊侯卒乃還（十九年）

臣按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夫父子之道天下之人所同然也愛吾之親而因以愛人之親敬吾之親而因以敬人之親故喪不可伐亦先王所以教孝也齊人感服而有澶淵（衛地）之盟（在明年夏齊成故也）則愛敬之足以服人心明矣此所以秋宋公（平公名成）殺其世子痤（二十有六年）

臣按宋平公嬖芮司徒之女棄（初生赤而毛棄諸隄下故名棄）信寺人伊戾之讒而囚太子痤痤曰惟佐也能免我（佐者太子之弟即芮棄所生也左師官名向戌宋臣）素畏惡於太子惟恐佐之救之也睹而與之語（睹謀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此與晉申生何異嗚呼以父子天性之親而讒嬖間之不能相保此董仲舒所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者也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即是而思之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得則皆得失則皆失者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

臣按胡安國傳蔡世子般為楚商臣之事弑父乃天下之大變神人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諸大夫會葬蔡景公而歸賻弔生是恩義情禮之篤於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于是又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此盟而謀歸宋財夫子書曰宋災故夫子若曰事固無大於此者乎是以遍刺諸大夫也所以正父子君臣之倫也

冬葬許悼公　名買　昭公十九年

臣按許世子止　世子名也以不嘗藥而受楚商臣蔡世子之惡名而又因不授子以師傅致使不知嘗藥罪累及于許悼公春秋之筆嚴矣夫悼公之卒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末踰年而死則止非不知有父之親也揆之于樂正子春之視疾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者則為子道之未盡耳許悼公亦非真失義方之訓也特以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則父子之道夫豈易言盡哉故曰葬許悼公見春秋之赦止也讀者可以惕然懼矣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衛世子　靈公太子公名元　蒯聵出奔宋　定公十四年　公名宋

晉趙鞅　簡子晉卿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邑　哀公二年公名蔣

臣按宋儒皆以南子　衛靈公夫人之譖殺申生也靈公惑于南子故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二君之信讒同也公子郢　世子之弟之言曰亡人之子輒　蒯聵之子出公在不曰先君有命立輒也則公穀二傳王父命之說亦謬矣春秋一則曰世子再則曰

世子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正其為世子之名矣則世子之子其不可拒世子也不待問矣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春齊國夏齊卿衛石曼姑衛臣帥師圍戚　三年

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

家鉉翁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

臣按春秋以世子曰蒯聵是未絕之于父也輒以兵拒父是自絕于父矣均之失也以助聵之晉與助輒之齊較則書圍者逆書伐者順矣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齊陽生悼公入于齊　六年

胡安國傳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見家語注身父母之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故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

臣按陽生之不子由于景公之不父不書公子責陽生繫之齊責景公也此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大學傳之第三章曰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黃洵饒曰為人子止于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臣按洵饒此言乃責備人子之辭其實子孝父慈生生相續非論報施也始于事親故先言子終于立身則下以慈其子之日猶是上以孝其父之日也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

臣按仁之于父子也句可為經文父子之道天性也句注釋而經文言簡意長即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義亦包括而無餘蘊矣蓋仁為性之德言天性則不必更言仁自然不得委之于命也反復玩味則愛親敬親之心油然而生勃焉其不可已苟自反而于愛敬之道少有未盡亦惕然慊然不自知其心之疚而顏之汗也非聖人其孰能為此言乎

朱熹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雖有強暴之人見于則憐至于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于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于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

胡宏曰人皆生于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臣按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表記曰惟天子受命于天故曰天子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春秋或稱天王或稱天子書法不同因事而見也白虎通（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觀因名白虎通）曰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西銘曰大君者天之宗子蓋以天子之慶賞刑威即

上天之風霆雨露父母之喜怒愛惡即造化之陰
陽慘舒經所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者實然之理非意之也實見之事非推而大之
也人人有此理有此事耳天子之孝只愛親敬親兩事
而天子之名獨歸于一人也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
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
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

所自親者也此說盡事親之道又言為人子者視于無
形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
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臣按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篇中
詳言于婦事父母舅姑之事其為必躬必親者固
守身可不謹乎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
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
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于天所賦之理無
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臣按薛瑄因曾子所謂守身之難而以事親事天發明西銘之理蓋事親之心有未盡則事天之道亦未至也亦未盡事天之道有未至則事親之道亦未至也孰盡之而孰至之則責備于其身者也故以體其全而歸之為難

曹端曰父母者子之天地也子若欺父母即欺天地慢父母即慢天地人而欺慢天地莫大之罪也為人子者可不深省而切責之乎

臣按此曹氏家規輯畧之一諸儒或言事父母如事天地或言事天地如事父母皆西銘之通解而孝經之敷言也

以上父子之道之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九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九十五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

衍要道之義

君臣

易乾象傳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傳曰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祖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下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頤傳曰三居下之上（下卦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諱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無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者臣之道也

象釋六爻之象謂之小象夫子所作　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頤傳曰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而無成有終是其知之光大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豈能含章也

臣按君道莫著於乾臣道莫著於坤乾知大始故君曰首出坤作成物故臣曰代終然而君道無為慤勲固結而不可解所謂分則君臣情猶父子也云爾為之者臣也所以不敢居其成功者地讓善於天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父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此之謂也含章者非僅匿名迹遠權勢同於全軀保妻子之臣而已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義之所在及時勇為夙夜匪懈如子來趨父之事事之所以有終不然而避遠辭難旁觀袖手以言乎其人之心術則淺狹暗昧而不光大而於

國家之事曷濟之有

泰彖傳曰泰小往大來陽大陰小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指君臣言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臣按天尊地卑為定位君尊臣卑為定分非氣與志之相交則懸隔而不通乘違而不同矣泰交之世主聖臣賢衆正和衷羣小革面上下之間仁慈慤勲固結而不可解所謂分則君臣情猶父子也

書大禹謨虞史記大禹之謨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蔡沈傳曰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

臣按克艱者知其難而務盡其職君臣交儆興事立功布利除患不但以為艱而已也此禹之所以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由禹之祗承于帝則君臣而傳父子之重由啟禹之敬承于

則父子而有君臣之嚴

詩鄭風羔裘篇名其一章曰彼其音記之子舍命不渝舍處渝變也當死生之際能以其身居所受之理而不可奪二章曰彼其之子邦之司主也

直

朱善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

臣按經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臣之事君之道亦盡矣為人臣子所以醜正惡

君子之事父皆以守身為本守身之道得事君之直者由於患得患失苟諂諛以求容而望其致命遂志必不然矣豈知夫命也者所受於天之正理順受之者未必不獲福曲避之者未必不獲禍周公遭流言居東而赤烏兕服之烏几几安貌重德音不瑕疵病也豈以死生禍福變其心者乎舍命不渝乃所以為直也周公之直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卒悟

其主然則為臣之道固在于正直不阿而為君之道又當以容直臣為要也

禮記緇衣篇名中言好賢如緇衣故以名篇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

尹吉作告今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太甲者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引之以証君臣相得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証壹德之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馬睎孟曰為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為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于其臣

臣不惑于其君而其德一也

臣按中庸言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經言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則忠孝皆誠之所形也父母之愛其子未有不出於誠而人君之操威福之柄以馭其臣下則其廢置予奪容或有出於智數者故有示我周行之好而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上下交相與以誠而後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之道矣

春秋秋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臣按魯于宗周合致賻而不賻是不臣君于臣下不當求而求是不君所以正君臣之倫也曰武氏子者有父在焉故也諸侯不供王喪武氏為王卿士而使其子徵求于四國春秋若曰其父則耄及之其子則有童之心者也不然何以來也此與桓五年天王使仍叔（天子大夫之子）來聘同例穀梁傳所謂徵其君臣而著其父子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公子晉也没謚宣公　四年）

胡安國傳曰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君之罪于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也未有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春正月桓公三年

何休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之終也明始終有王桓公無之爾

臣按此條胡傳引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說蓋欲立桓者先君惠公（桓公父）之邪志啟亂者在君父也桓與乎弑則不臣亦不子故唐趙匡曰王

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春二月天王桓王使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來求車十五年

臣按求賻猶可曰賻不至而責之也車非諸侯之所當貢也烏乎求此可見天王之屢有求於桓而何以問桓罪也不繫王於時之下而斥王於使家父之上蓋問罪則無王而求車則有王求之者自以有王而與之者已無王也且夫臣子一例聞父有賜於子矣未聞子無私財矣未聞其父求之而與不與則尚未可知也然則求也者其德色穬耡詐語箕帚之肇端矣借父穬耡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語秦俗之薄見賈誼治安策此夫子書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吳澄曰曹伯有疾射姑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朝禮是年杞惠公史記作德公卒成公未同盟卒不書名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于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受其朝皆非禮也

臣按一事而交失焉直書其事而參譏之義見矣此所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公名重耳齊侯昭公名潘宋公成公名王臣蔡侯莊公名甲午鄭伯文公名捷衛子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莒子號茲丕公莒無謚以號為謚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而不同歃故不書天王襄王狩于河陽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本畿內地去王朝百餘里

有二十八年

胡安國傳曰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臣按此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也

天王襄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魯東門襄仲　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

胡安國傳曰冢宰上無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又以二事出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

臣按經書天王來聘者七而此以冢宰無周公下聘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此以二事出報施之道施之於與國尚不可而況天王乎且天王之尊則父也伯主之威令則父老而子攝也晉於魯則兄弟也敬兄而不敬父可乎如京師即不敢不如晉等周于晉何其畏兄而慢父也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之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臣按天子在喪而下求於諸侯以共葬事可謂不君不子魯不脩其職貢毛伯為天子之大夫而來求金皆可謂不臣而當喪未君不書王命之義則又闕於孝治之大者先儒有言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此所以正君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鄭地

臣父子之倫也

十有五年

左傳曰謀伐齊也齊人賂晉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汪克寬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盟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為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

臣按謀伐齊者將以討齊公子商人之弒其君事在十四年得賂而失信猶且不可得賂而逸賊君臣父子之倫於是乎斁矣春秋以是罪晉靈公名夷皐之伯而黨逆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諸侯會于扈十有七年

胡安國傳曰宋昭公名杵臼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人臣無將則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宣公二年

臣按此夫子仍董狐之書法也狐之責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嚴矣哉夫子之辭乎越境乃免者汪克寬所謂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乃絕也若但出在境外以伺變視勝之所在而從焉則與於亂之尤者也反不討賊者終身不反則絕於本國矣若反國則無論久近皆必討賊以申臣子之義非謂越境乃免則反亦可以不討賊也故宣子為法受惡而不得辭此夫子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臣又按趙盾許止皆非實弒其君而春秋書之曰弒盾則欲辟之而不得辟止則以其自責者責之也故穀梁傳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子止見孝子之至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魯大夫孟獻子如京師九年

胡安國傳曰以淺言之屬辭屬合其辭比事比次其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于如齊每行必至深罪之也

臣按魯侯親朝於隣國而令大夫聘於京師京師惟一聘而齊則再三朝焉逆施倒置謂其父之尊不如其兄也甚於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者矣此春秋比次其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天王定王使王季子王之母弟來聘十年

臣按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鄭重書之交譏乎爾何以交譏也汪克寬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九年左傳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很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然則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也此春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公名州蒲齊侯靈公名環宋公共公名固衛侯定公名臧鄭伯成公名睔曹伯宣公名廬邾人定公名穨且滕人文公未同盟卒不書名伐秦成公十有三年

胡安國傳曰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仲尼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

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劉本曰如京師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恪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于伐人輕于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惡也

臣按春秋魯十二公惟成是年一如京師而已乃為伐秦道由王都因而朝焉非本意也夫子書之若使本自朝王後乃遂事者與狩于河陽同意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邾大夫以漆一邑閭丘一邑來奔以邑出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夏公至自晉襄公二十有一年

臣按春秋之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故書齊豹為盜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齊豹殺之也而三叛人名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皆魯侯不在國而季孫納之也牟夷季平子名意如納黑肱天下之惡一也今有人於此獲罪於其父而歸於其父之友他適而其子受之且不一人而已也則其子之心不可問矣人子以父母之愛惡為愛惡者也其父之友何獨愛於人之子得罪於其父者歟則是其子之受之也愛其父之所惡者矣春秋此條書法比次如此季孫黨惡無君之罪彰矣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齊地

臣按晉平公名彪方合諸侯以伐齊而齊有崔杼齊臣弒莊公光之亂正宜申大義以討賊而反受其賂而列之會盟是成亂奬篡以義合諸侯而以姦終之也春秋書曰同盟若曰彼夫弒君之齊合諸侯為討也而儼然同盟也同盟之人同心而為亂臣賊子也矣此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晉地昭公二十有五年

胡安國傳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魯邑）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孫之專國也

臣按有國者受之於其父傳之於其子者也昭公不保其社稷而越在乾侯則周公之世不幾於絕乎然而意如攝祭而不敢簒亦先君之靈有以啟其衷矣經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者三蓋曰我公故在也于其葬也則大書曰葬我君昭公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穀梁傳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臣按定公之入主社稷受之於季氏非受之於先君者也昭公于去年十有二月已未薨于乾侯而定以是年六月戊辰即位半歲之中宣非逡巡觀望欲自取之而諸大夫國人之心不然故不敢也當昭公之喪未入定公入而未即位魯蓋無君也豈可使季氏承其正朔耶去其正月則定公之元自六月戊辰始所以正君臣之倫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熹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

言之則勿貳勿欺者忠也以其變言之則仗節死義不有其身忠也故曰聖人之言本末無盡大學傳之三章曰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

臣按君道法天故體仁長人仁者君道之所止也臣道法地故敬以直內敬者臣道之所止也論其相為用則父無慈嚴君亦無慈嚴仁之中有敬子無愛敬臣亦無愛敬則敬之中有仁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陳櫟曰君臣之倫于人倫為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

臣按經文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皆可以為孝也然則孝治天下即盡君道資于事父即盡臣道也堯之不私其子所以為君人者之大德舜之允若其父所以為臣人者之小心

孟子曰義之於君臣也

臣按經言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也但言父子有君臣之義則君臣自有父子之道其不可不盡又不待言也孟子言義之于君臣也析君臣與義言之而以之於二字為之聯合則夫氣稟之不齊時數之不偶須是君子纔謂性不謂命也經言簡而孟子煩聖賢之言之辨也

朱熹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殁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實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臣按君父至尊事之如一嚴君以事父資敬以事君皆可以為孝也然君經所訓也故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世之臨財苟得臨難苟免而以親為解者其罪尚可逭哉

以上君臣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

衍要道之義

兄弟

詩小雅常棣篇名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今奠李也華鄂相承甚力又衆花俱發實韡韡然而光明故以興兄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二章曰死喪之威畏也兄弟孔懷思也原隰裒聚也矣兄弟求矣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惟兄弟為相恤耳至于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能相求也

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發語詞也永歎脊令水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四章曰兄弟閱許歷反鬬很也于墻外禦禁也其務春秋傳作侮圄甫反每有良朋烝發語聲也無戎叶而主反助也言兄弟設有不良朋豈能有所肋乎之矣當此之時雖有幸鬬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禦

五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章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六章曰儐陳也爾邊豆飲酒之飫於慮反饗也兄弟既具俱也和樂且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邊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兄弟既具和也和樂且湛叶持林反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合也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八章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也是究究窮也是圖謀也亶信也其然乎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誠以是究而圖之宜不信然乎

朱熹集傳曰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于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是則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章乃復極言兄

弟之異形同氣生死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臣按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蓋周公所作以明兄弟之道也故先儒以為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臣竊以為首章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呼天下之人而告之以真情實理之所在也卒章言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是又叮嚀告誡于讀此詩者當窮究而圖謀之知此言之不謬也中庸引此詩第七章復節取第八章前二句而繼之以夫子之言曰父母其順矣乎人知兄弟之翕即父母之所以順不但宜其室家樂其妻子而已則兄愛弟敬無非愛親敬親之心室家妻子之私不以易其孺子之慕有

不待究圖而信其誠然者彼謂兄弟不如友生者豈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乎非惟不弟亦不孝矣

小雅斯干篇名其一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此也干水涯也此以篇首秩秩斯干句名篇乃築室既成而為頌禱之詞一章言其兄弟相保于此室也

朱熹集傳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棄恩也　或問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卻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

臣按歐陽修云猶訓為謀因天子諸侯繼立多疑忌其兄弟故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然如張載之說則是卿大夫士庶人之所同取類甚廣為友恭之通義故朱子亦有取焉

小雅小宛篇名其四章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臣按此又以脊令之飛則鳴行則搖興兄弟之宜各務努力罔或逸豫以致禍敗之來不及相救恤此詩人遭世之亂故兄弟相誡然也日邁月征者孝子愛日之義首章言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而卒言如臨于谷如履薄氷蓋守身之難于亂世尤不易其兄友弟恭蚤作夜思者惟俱期無貽父母羞辱而已常棣之作在既安且寧之後此詩之作正死喪急難之時故此詩憂危而常棣激切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普半反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音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賈公彥釋曰昆弟四體也者四體謂二手二足在身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者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分別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然而有分則避子之私也者昆弟理不合分然而分者則避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須分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者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總朝事父母若兄弟同在一宮則尊崇諸父之長者第二已下不得私其父不成為子之法也故有東宮有西宮云云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

臣按兄弟為同父雖同父而各有私愛焉所私也者仁也可見兄弟之道在於開誠洞達表裏無疑而後世之人慮其子或各私于父母微啟猜嫌之端遂不克盡其天顯友恭之誼此詩人之所以歌式好無猶也異居而同財篤友愛者尤當念兄弟

同財之義而漢世王侯貧者或乘牛車明代亦有以宗室廣大至祿廩寖微不能給者不足則資之宗講明其制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著於首足四體之義矣

昆弟儀禮期服章

臣按賈公彥以為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為稱弟第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為名臣以為明也者即經所謂天之明書之所謂天顯義亦同之也第也者亦有以誅鄭伯之心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穀梁傳所謂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乃有以曲全之耳故左氏之言譏失教者近之而

春秋夏五月鄭伯克段鄭伯弟莊公名寤生克段鄭伯弟共叔段于鄢鄭邑隱公元年者即長幼有序之義爾雅昆作晜註曰後也書云垂裕後昆然則晜亦取為父後之後之義

齊侯僖公名祿父使其弟年來聘七年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

臣按年者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也僖公私其同母寵任之過至於年之子尚禮秩如嫡釀成篡弒之禍莊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即年之子此因偏繫之私而反失友恭之誼不稱公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年來聘致夫人春秋書之無

舜之于象也

臣按鄭伯之罪在養成段之惡耳若乃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矣尚可不伐之耶伐之矣有不期于必克者耶孝子之於母仁人之於弟必有至誠以動之使不格姦必有大義以禁之使不敢肆然後乃有以曲全之耳故左氏之言譏失教者近之而穀梁傳所謂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者亦有以誅鄭伯之心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

臣按年者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也僖公私其同母寵任之過至於年之子尚禮秩如嫡釀成篡弒之禍莊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即年之子此因偏繫之私而反失友恭之誼不稱公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年來聘致夫人春秋書之無

異詞

鄭伯 厲公名突 使其弟語來盟 桓公十有四年

胡安國傳曰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也

臣按此亦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秋八月蔡季 蔡侯之弟自陳歸於蔡 十有七年

何休曰蔡侯封人桓侯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哀公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

而字之

臣按胡安國傳曰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偪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蓋封人雖不友而季不可以不恭褒之以正兄弟之倫也

齊人取子糾 齊襄公之庶子小白庶兄 殺之 莊公九年

臣按魯納子糾不克桓公小白既立請於魯而殺之是兄弟爭國也邾人立長則順盾服義還師故深先儒以為前書納糾而不書子所以責子糾天倫之義此復書子所以責桓公天倫之恩也齊桓首霸方將倡天下以尊君親親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若出自國人之意者然病桓之志而為賢諱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有四年

胡安國傳曰邾文公名蘧篨 元妃齊姜生定公名貜且 二

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

臣按友恭之道篤於讓而衰於爭乃推梨讓棗則讓而土地人民則爭者義不勝其利也聖人垂訓是兄弟爭國也邾人立長則順盾服義還師故深

與其不成乎爭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宣公十有七年

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公子遂弑子赤而立宣公事在文公十有八年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祿

臣按不食其祿則足以全節矣兄弟之親不可絕也叔肸守死善道內全親親為得弟道以取貴乎之倫也

春秋書曰公弟叔肸 許乙反

衛侯定公名臧弟黑背帥師侵鄭 成公十年

臣按稱弟之例或美之或惡之或責其兄無則友之道或寵愛之私皆所以正兄弟之倫也此與齊侯之弟年一例黑背生公孫剽 衛殤公名魯

襄公十四年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 衛獻公名而立剽

齊侯寵年釀成無知之禍衛侯寵黑背釀成剽之禍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六年

臣按公子偃者先公之子成公之庶弟也偃無罪常為穆姜 公母所指曰是皆君也云爾未嘗有今將之心也成公不能制其母而遷怒其弟竟殺之忍矣此夫子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衛侯獻公名衎之弟鱄 音專出奔晉 襄公二十有七年

左傳曰子鮮 鱄字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于木門 晉邑不郷去聲衛國而坐

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臣按鱄懼禍將及已見幾而作不成其兄有殺弟之名蓋亦賢矣而獻公之稅服實亦痛愍子鮮之奔故書曰衛侯之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天王 景王殺其弟佞夫 三十年

穀梁傳曰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臣按此亦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著者也所以正兄弟之倫也于是天王之子瑕奔晉瑕不能明為子之孝有罪而奔自絕於父則景王于父子兄弟之道其昏失之矣所以卒召子朝昭公二十有六年景王崩王室亂子朝子猛爭立之亂

夏秦伯景公未同盟卒不書之弟鍼出奔晉昭公元年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攉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出奔

臣按胡安國傳曰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稱秦伯之弟云夫宜兄弟所以事父母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陳侯哀公名溺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八年

左傳曰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殺悼太子

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臣按此見陳侯之所以親信其弟者出于嬖惑之私而非友愛之正招之所以寵任於陳侯者出于逢迎之術而非恭順之常故殞冢嗣而立庶孽者陳侯之本懷也而春秋特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蓋陳侯無此不令之弟則其父子之間或不致乎此也故穀梁傳曰向曰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盡其親所以惡招也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亦所以正父子之倫也

秋盜殺衛侯靈公名元之兄絷二十年

臣按孟絷以惡疾故不得立衛侯之母兄也狎齊豹而奪之邑豹憤而殺之春秋書之曰盜故左傳明以為欲求不畏彊禦之名而不得也又按晉范甯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

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春秋之義以為繫貴為公母兄而盜得竊發而殺之則靈公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所以正兄弟之倫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臣按疾徐先後在跬步之間而順逆分焉一則子之以至美一則稱之以甚惡蓋其心之存乎長長與其心之不存乎長長不待以他事觀之而立辨矣孝父母必善兄弟不弟之人亦必大傷厥考之心故復舉孝弟並言之以見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之至而灑掃應對子弟之職即所以通於神明者也

正蒙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得于天之序上天生物皆有不可易之序　知序然後經以正知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

臣按爾雅不著撰人或云周公所作而後儒增定　釋親篇名云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父之兄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謂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史記兄弟之妻相謂為先後宛若封禪書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註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先後宛若此序之先後所以起兄弟之名義也推而廣之天地之間無非先後之序惟君父至尊不得以先後言耳官之有長屬齒之有老少閒道之有早暮皆兄弟也詩言兄弟無遠于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則朋友一兄弟也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詩云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曾子問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夫婦一兄弟也經言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事兄事長亦言之屢矣惟士有爭友一見于書而夫婦不之及也豈非以朋友夫婦之倫即兄弟而推者哉是故張

子曰知序然後經正也

程顥曰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臣按舜能曲全其弟而周公不能曲全其兄其事跡相懸殊而顥以為一類者其心之當理而無私則同也且象之不恭乃家人事耳雖微舜亦不得為天子而脩怨也管蔡謀叛本國獲罪君父常赦所不原亦不在八議之條此周公所無可如何者也周公之愛管蔡曷嘗秋毫有異于舜之愛象哉若以常情言之則事兄接弟各盡其道敬兄而或不得兄之愛愛弟而或不得弟之敬惟有反而自責而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君子之于天下無不自反也況兄弟乎

許衡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也

臣按此衡所以為世俗之人立訓也然而起於細而極於大始於微而卒於彰爭千萬乘之富與計分毫之利固無別也有所必爭無論分毫也有所必讓無論千萬乘也為世俗之人立訓而責備賢者之意益嚴矣哉

曹端曰人不愛兄弟是不以父母之心為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于兄弟自不容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于宗族自不容于不恤矣噫傳祖宗父母之體背祖宗父母之心誠天地之罪人耳禍可逃乎

臣按體父母愛子之心以親兄弟人所易知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以睦宗族則都邑之士有不得而知者矣然此理亦易明也以祖宗言之則有高

祖王父之兄弟曾祖王父之兄弟王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以本身言之則有親兄弟有從兄弟有從祖兄弟有族兄弟所謂宗族者皆有兄弟之道在焉如此則明乎孝慈之道即所以宜兄宜弟明乎友恭之道即所以敬宗睦族也

以上兄弟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千七百九十七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一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一

夫婦

衍要道之義

程頤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説之道自有正也咸之利貞正之道固有

宋儒邱富國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以男女尊卑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

恒卦名　象傳曰恒久也

程頤傳曰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

言本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按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上下貴賤之分如君臣也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上經之乾坤天地之道而夫子于坤之文言則曰地道也妻道也此二老之夫婦化育之功已成者也下經首咸二少之夫婦絪縕之感方始者也繼之以恒為二長之夫婦主家事者也然自咸恒言之今日之夫婦在他日有父母之道自乾坤言之今日之為父母在他日則夫婦之道而已其少也說以正故能感其長也正而說故能久此咸恒之夫婦所以相與者即所以順其父母者也以父母之道為夫婦之道此咸恒之所以作對于夫婦之道為事父母之道此咸恒之所以作對于乾坤者也于序則嫁汭觀刑而克諧之孝斯升于詩則洽陽嗣徽而作求之孝永世昏禮莫大于親迎于夫子答哀公之問而垂戒于春秋不一書而已也夫婦之道其要在于孝審矣

漸卦名象傳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吳澄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止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

歸妹卦名象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程頤傳曰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其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也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而說皆以說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于是矣

歸妹人之終始也

程頤傳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臣按咸恒漸歸妹四卦皆言男女夫婦之道而咸之二少夫婦而燕爾者也恒之二長夫婦而偕老者也漸止而異男先女則禮不備而不行逆知其後之好合者矣歸妹説以動柔乘剛則有老説其少徇情肆欲而卒反為艷妻所制者故夫子以人之終始言之謂此日之夫婦乃他日之父母為續莫大焉之故非為情欲之感也而又以象戒之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者蓋于其始合之不正預知其有不終之敝奔誘苟合之人既已失身敗德華落色衰復相背棄則象所謂無攸利者夫婦同之也然則大過卦名之九二何以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蓋歸妹以妹稱是不正其為夫婦之

辭大過之九二以老夫匹女妻而言是正其為夫婦之辭也正其為夫婦則生生相續而正其為父母矣若九五之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則雖生而旋枯必不能久正其為夫婦乃可醜之甚也若蒙卦名之六三以陰而自求陽其行不順始卦以一陰而遇五陽女德不貞故皆戒以勿用取女

詩周南周國名南方諸侯之國文王使周公為政于國中後采民俗之詩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篇名關雎其首章曰關關雎鳩水鳥摯而有別之和聲雎應在河之洲窈窕幽閑之意淑女君子好逑匹也匹也

注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臣按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禮始于謹夫婦所以終

孝道也孔子論詩始于南南始于關雎非獨以著風化之自所以明文王之致孝于其親者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故未得窈窕之憂而不至于傷既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而不至于淫一哀一樂而不失其節即孔子之所謂非愛弗親非敬弗正者此固愛親敬親之心所推也故可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其詩歌之房中而可以被之鄉黨邦國則加百姓刑四海之效也

葛覃篇名其三章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去其汙也我私燕服薄澣濯也我衣禮服也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朱善曰師氏導我者也每事詢訪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及時問安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因師致告不敢褻也

臣按此章詩朱子以為敬不弛于師傅孝不衰于父母臣以為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于言婉于

容聽從有聽受無違逆學女事共衣服以至觀于祭祀禮相助奠禮相長者而助其奠之事故曾點之言曰先王之政其閨門之治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行璜琚瑞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也然則歸寧者人子之心而其必告于師氏者即以父母之心為心也與小序以為后妃之本者此也此所以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織紝不廢絺綌無斁而成其德之厚也

召南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召公為方伯宣化于諸侯故以南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何彼穠矣篇名其一章曰何彼穠盛也矣唐棣一曰栘也似白楊一云即莫李之華曷不肅雝肅肅然而敬雝雝然而和王姬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之車

胡安國曰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禮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隨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臣按夫婦之道自天子達于庶人者也故二南為房中之樂而鄉黨邦國皆得用之此王姬所以有

肅雝之德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其能相與盡子
婦事父母舅姑之孝又可知故詩人美之也
二章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指文王之孫武王女文王孫也）平王之孫（平正也）齊侯之子（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平王（平正之王）
程鵬飛曰吾于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
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
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太任則曰文王之
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
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
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臣按婦人之德亦推本于所自則夫夫婦婦以成
其家道者婦之父母子之父母均有顯名焉已經
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邇在夫婦居
室之間不可以他求者也故文王太姒之為夫婦
之道在于二南百世之下猶歌誦之而幽王褒姒

之失夫婦之道小雅刺之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可弗慎哉
邶風柏舟篇名正風以關雎為首得夫婦人倫之變（正變風以柏舟為首處夫婦人倫之變）其五
章曰日當常明喻（日正嫡當尊）居月（月有時虧喻衆妾當卑）諸（居語辭）胡迭而
微（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心之憂矣如匪澣衣（煩冤瞶眡如衣垢汙不濯）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之衣）
朱熹曰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見綠衣詩）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
氣忠厚惻怛怨而不怒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
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
此臣之不得于君子之不得于父弟之不得于兄朋
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
臣按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衛莊公夫人姜
氏所作朱熹定其先後以終風次綠衣日月次終
風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之詩也柏舟之于莊
公之不見答詞氣之間未嘗及也但以日月之迭

微隱言嫡妾之分而已綠衣黃裏之喻稍激切于日月迭微矣至比類終風則莊公之狂蕩暴疾甚矣而猶不忍斥言之也至于日居月諸之卒章而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見絶於其夫而呼訴于父母此亦可謂婦人之賢處變而不失其正者矣然則莊公之敝惑賢非所宜賢而貴非所宜貴禍起衽席延于後嗣觀孔子之所以對魯哀公者事見禮記載後則衛莊不孝之罪矣其可逭哉

鄭風女曰雞鳴篇名其一章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將旦昧爽之交子興視夜明星啓明之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臣按此詩章首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乃夫婦相警之詞此所以琴瑟之樂同于閨睢也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鳴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陳澔集説曰愛敬之道其始本于閨門之内及擴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于人其敬至于不敢慢于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孔子遂言曰昔者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愾猶至也）暨也

臣按人道莫大于父子而父子以夫婦為始夫婦之道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故愛親敬親之心即夫婦而在也吾之有子又父母之續子之于父父之于子子子何間之有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于親已愛人人亦愛已敬人人亦敬已故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者不敢傷其親也經曰終于立身則愛敬之心自父母妻子暨于百姓之衆四海之廣一以貫之故夫子之言施之于政要歸于身集說引經文以釋之善解經者也

春秋秋七月天王（周平王）使宰（冢宰官名）咺（也）来歸惠公（魯君名不皇）仲子（宋武公女惠公之妾之賵（撫鳳反歸死曰賵歸生曰賻賵車馬曰賵　隱公元年）

呂祖謙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賵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

臣按此夫子所以正夫婦之倫也以妾為夫人者惠公之過故書惠公仲子又以譏隱公成先君之惡以從令為孝

公子翬（魯大夫字羽父）如齊逆女（公不親迎使大夫往）九月齊侯（襄公諸兒）送姜氏于讙（音呼端反魯地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為齊侯来乃往）

臣按吴澄曰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之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至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蓋無所不失故無所不譏

所以正夫婦之倫也臣又按古者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不敢忘其親也今魯齊之君行禮如此其苟也忘親莫大焉卒之敝夏公如齊逆女

筍猗嗟之刺興詩齊風敝筍小序刺文姜也猗嗟刺魯莊公也惡魯莊公微弱不能防閑其母使至淫亂失人子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而禍延于嗣辱及先君已兆于此矣

穀梁傳曰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酉夫人姜氏入莊公二十有四年

孫復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

高閌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棄也不可奉祭祀不可以當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有二年

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

臣按禮記坊記曰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臣按此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道而又妻齊襄之女忘其父而好合于仇人不孝之大故詳書之

秋郯伯姬来歸出也宣公十有八年

汪克寬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来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書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

臣按女行制于其父婦道刑于其夫其父無教戒可從其夫無德義可則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未可以專責其身也故參譏之與杞叔姬来歸同例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其稱孟子何諱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蓋娶同姓乃亂倫瀆理之甚者史諱內惡故為隱辭而夫子仍史之舊文而坊記復發明之此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則又自絕其續莫大焉之道不孝之罪莫大焉矣

程頤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

臣按夫婦之間情易勝理恩易掩義流而不節則瀆而無別矣寧威克厥愛毋愛克厥威此反身之君子所尚于剛德者非以加于人也自克焉爾

朱熹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社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動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而終于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亦以此與

臣按情慾宴私之際人情之所易溺者惟孝子之心戰戰兢兢臨深履薄飲食男女之事于以精理不以極情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臣按敬身之義本禮記哀公問夫子之言釋禮記者因以經文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為證據德秀之言又舉父母醮子送女之辭以實其義蓋使人念及于父母之訓苟或不敬斯獲罪于父母則夫婦相敬無有懈時也

以上夫婦之道之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二

衍要道之義

朋友

易兌卦名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頤傳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

臣按朋友之交以相說而成者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無物不有朋友即兩澤之相麗亦朋友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有血氣知覺之倫皆有相資之益其所說者亦各不相喻天地之性人為貴而君子其最秀最靈者故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所貴于講也相觀而善而孝慈彌至友恭愈篤所貴于習也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詩小雅伐木篇名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丁丁伐木聲）鳥鳴嚶嚶（嚶嚶鳥聲之和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以和平之福）

朱熹曰楊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于天矣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臣按詩序燕朋友故舊也孔頴達正義（毛詩正義）曰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

蓋天子雖至尊至貴而于賢者則接以平生布衣之情鹿鳴之言我有嘉賓既醉（大雅篇名）之言朋攸攝攝假樂（大雅篇名）之言燕及朋友皆此志也此篇首章既呼之曰友生矣而二章呼之曰諸父諸舅三章呼之曰兄弟則所以推其愛親敬親之心而不敢惡慢于人者感人甚誠而責已益周矣

何人斯（篇名暴公為卿士譖穌公穌公作是詩以絶之）其卒章曰為鬼為蜮（蜮音域水中含沙射人影其人輒病不見其形）則不可得（女為鬼蜮則不可得見）有靦（土典反）

面目視人罔極 靦然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臣按君臣義同父子則僚友義同兄弟蘇慕俱為王卿士平日出謀發慮如壎篪之應和官聯職事如繩之貫物蘇公一旦譴讓而暴公過門不入託有巫行不唁失位則其被譖之由無可致詰矣今乃詰責于何人斯而不敢遽以為由暴公者彼素非同志則無怪乎其然也人非鬼蜮難掩其形偪側遭逢有何面目教之以翻然悔悟輸其情實刻責引咎羣疑皆亡願改事君也故絶交之作反謂好歌蓋孝以忠君悌以順長僚友之際其忠恕如此孝恭之令德所推也

谷風 篇名 其一章曰習習 和貌 谷風 東風維風及雨 風雨相感 朋友相須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音汝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臣按先儒以為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此皆小人之交序所謂天下俗薄朋友道絶者也伐木之詩但知處已以厚谷風之詩未免責人之薄然其詞意懇惻聞之者足戒或者捐前忿而改事式相好以如初則亦有爭 去聲 友而身不離于令名也夫

小明 篇名 征西之大夫作以寄其僚友之處者 其四章曰嗟爾君子 指其僚友 無恒安處 無以安為常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猶助也 神之聽之式穀 祿也 以 猶與也 女 音汝 五章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陳櫟曰此詩因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者且于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于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與

臣按櫟之言是也記言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已無父母尚可許友以死而況獨賢勞乎以役者之自詒憂戚畏罪譴怨不敢懷歸而念處者不得

以是為恒蓋政事愈急則處者亦將有事於行役矣然不可以回邪之術曲為規免惟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相勞有式穀介福之道其篤于僚友而勉之以忠孝蓋與北山之大夫其父母有存沒之殊而其情詞之和平激切亦異焉矣

禮記曲禮篇名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見父之執于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于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執過于是

臣按父之執友父之同志之友也人子于髫齔之時未及乎同儕之朋友而父之執友最先見者也伐木之詩稱朋友之同姓而尊者曰諸父異姓而尊者曰諸舅則朋友之屬乎父道其惟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者義亦如此皆所以廣錫類之孝也至于從師學問之後乃有同儕之同友所謂同門同志而詩謂之兄弟者也蓋古人不妄交遊大都執友之子相為朋友則又有兄弟之誼矣觀于少儀始見于君子之辭則知物之不可以苟合觀于玉藻所記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則知人子之無私交然則朋友之道誠以孝為其要也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胡安國傳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有背違令渝加殃如此牲歃血告誓于神若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隱公之私也

臣按此所以正朋友之倫也春秋書盟一百有九此其始也公信之不足為私盟焉渝者實多矣胡

傳所謂不獲已者若諸侯相仇怨而為盟以釋之已非止信之善經況隱公方在惠公之喪而為此盟其亦未思夫愛親者之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之不敢慢于人也苟無惡慢于人則人何惡慢于我而詛盟之是亟乎七年公乃渝盟而伐邾則魯邾之相惡慢自盟蔑始

九月及宋人（大夫）盟于宿（宿小國其君亦與盟此參盟之始三人盟為參盟　元年）

臣按朱熹有言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蓋周官師盟之設所以使人重其事致其誠不可要亦不可渝不可尋亦不可寒盟以結信而屢則非猶之武以靖亂而黷則失故孟子以為春秋無義戰臣亦以為春秋無信盟彼善于此者蓋無幾也今魯一年之中三月盟邾九月盟宋七年而公伐邾十年而取郜防可謂屢矣又皆渝焉與國之誼薄朋友之道衰自隱公始據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

夏齊侯（僖公）衛侯（宣公名晉）胥命于蒲（衛地　桓公三年）

倫也

臣按春秋朋友道衰兄弟婚姻之國盟詛非久而胡安國傳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于此有取焉

臣按春秋朋友道衰兄弟婚姻之國盟詛非久而兵已壓境者比比也此齊衛二國相要以言而不

盟自後亦不聞有相侵伐之事夫如是則能克其惡人慢人之心而不為悖德悖理之事無難矣聖人之所深嘉也此亦所以正朋友之倫也

冬公會齊侯桓公名小白盟于柯莊公十有三年

臣按公羊傳柯之會曹劌手劍劫齊侯請汶陽之田而要盟焉劫可以弗信者也而齊侯不欺魯有講信脩睦之義春秋褒之所以正朋友之倫也

載考魯桓之薨于齊也莊公之于齊襄為不共天之讐而興之通好故春秋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已易世而桓方創伯合諸侯以尊王室若復脩怨怒隣以危社稷不可謂孝則雖釋讐而及齊平魯亦無失也故公與齊侯皆書其爵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羊傳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穀梁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臣按秦雖無道勞師遠襲然文之伯也實受秦施而其子乃墨衰絰以伐其師其不為死君乎夫君喪之不恤而何有乎交隣之道聖人人之以微之不正其為子也謂其棄好也其忘親也

論語子曰無無與毋通友不如已者

范祖禹曰與賢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及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有餘則日益自以為不足則日損

朱熹曰今人取友見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臣按夫子他日嘗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此言必擇勝已者而與之處不慮勝已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耶易同人卦名象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咸象傳曰君子以虛受人聖人之心蓋如是也以無友不如已者之心求友則雖片言之

善一事可法亦自以為吾弗如遠甚而直諒多聞之三益友者至矣以悅不若已之心求友則必以吾之所知窮人以所不知以吾之所能傲人以所不能而便辟善柔便佞三損友者至矣惟不恃所長則所見多勝已者不護所短何至悅不若已者哉人自出就外傅之年即有朋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始終為朋友所成就故為人之父母者常觀其友之賢否以卜其子學業之消長事功之成敗也擇交之道至嚴至重宜聖人之垂戒者至矣

子曰朋友信之

臣按聖人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朋友有信夫子則興之以信而已子路之願與朋友共敝車馬輕裘亦信之之一事子夏之言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信之因言而見者若曾子之省身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夫子同其志矣此明善誠身順親信友所以開思孟之傳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臣按忠告者立心之誠善道者脩辭之當內外兼到猶不見省數必取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然後乃可止耳不然則是心之未能無私而辭之不無少激也

君子亦自反而已矣益之贊舜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豈以人而冥頑甚于有苗幽渺過于神明者願無遽言止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按以文會友所謂朋友講習者也仁者我之天性如愛親敬長良知良能然其體驗擴充為善必果則藉朋友左右挾持之力此明朋友一倫所以合之以人而秩之以天也

朱熹曰朋友之于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如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連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于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于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易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又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臣按五行之有土五性之有信五倫之有朋友四者之所藉以維持調護者也朋友之合也以義不以利以公不以私其為職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無相賙患難相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父有爭子不陷不義是父子有朋友之道也及朋友是君臣有朋友之道也因心則友是兄弟有朋友之道也琴瑟友之是夫婦有朋友之道也而又必有同門同志者于其間惟以責善輔仁為事相與講貫服習惑者解之怠者勉之恐懼安樂皆與共之以正君臣以萬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皆職之所宜盡者交道衰而谷風刺其言猶不失為忠厚也蘇公以刺暴公甚且託喻于鬼蜮焉

豈直相規切相賙恤之誼闕如也哉其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四倫者亦不可問也已朱子之言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則天典不立朋友道絶則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臣按黄榦之言本于朱熹而又以發明其説之所

未盡蓋人倫天典良知良能自其天性而率意任情不保無失所貴于朋友講習也如申生伯奇之父子衛汲壽之兄弟其意非不孝友使生平有明師益友之助致知力行之功則守經知宜處變知權可以底豫可以全歸何有束手延頸自殺其身而陷父于不義者哉曾子曰以友輔仁此之謂也

則中庸已言之切矣

黄榦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則天典不立朋友道絶則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臣按黄榦之言本于朱熹而又以發明其説之所

禮記檀弓　篇名檀弓魯人之知禮者以篇首檀弓免為名事師無犯無隱左右

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張載曰古者不制師服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行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方慤曰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則師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況于師乎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服出則否

陳澔集說曰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經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亦弔服也故出則免之

臣按朱熹有言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也臣竊以為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子以仁君臣以義師之成就己德兼育我之仁覆我之義固不得等之于朋友者矣朋友以義合不合則相絕師兼父之親子不得而叛父也故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出則免之心喪雖出猶經明異于朋友之服矣此七十子之徒傳道受業師恩最深故其痛悼慘切比于父子若張載所論則又推原乎情之所安理之極致謂生平效法其一言一行者於其沒也亦當致哀視所資之大小所從之久近以心為之權衡而哀有隆殺不若後世之恝然者爾師道不立俗以益偷惟兩漢專門經師其弟子尚知不忘所自至于臨禍患之際不顧斧鉞之誅自名其為某人弟子匍匐于死喪之威蓋不�larger古人所謂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者也其事雜錄

于事長順一條云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臣按教育英才乃西銘所謂穎封人之錫類立身行道者所汲汲乎此也

李侗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子之徒論議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支派分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技能無幾而其分義之薄反出其下則今師百工之人其術技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

臣按經言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蓋父生之君成之則事親事君之如一經言之所已及也而終于立身則非師教之而能無過哉古之為師者皆朝廷所設之官也閭師比長即為一比一閭之師其有德行道藝老而致仕者以為黨之塾之師樂正司徒即為天下之師而又有師氏一官其天子之三公亦謂之師蓋自幼至老自貴至賤莫不有師故其學問易成也師之為道無往非教而以明人倫為本故鄉之三物則先孝行國子以三德則重孝德惟其所以造就之者至重故其所以報答者出于至誠雖不為之制服而心喪三年平居則經雖非為之繼嗣而傳道受業各有本原非若後世句讀文義之師去夫巫醫樂師百工之方術技能無幾而其分義之薄反出其下則今之學者雖有師何當于立身行道哉古之為師者視其弟子之過若人父之視孩抱之子不免于水火人君之視疲癃殘疾煢獨鰥寡之不得其所也夫豈使之通于句讀文義而遂以為盡其道者哉

此七十子之徒所以得夫子為依歸及其既沒而尊之親之固結而不解者也是故知終于立身為為師者之責也則知事之如一為事師之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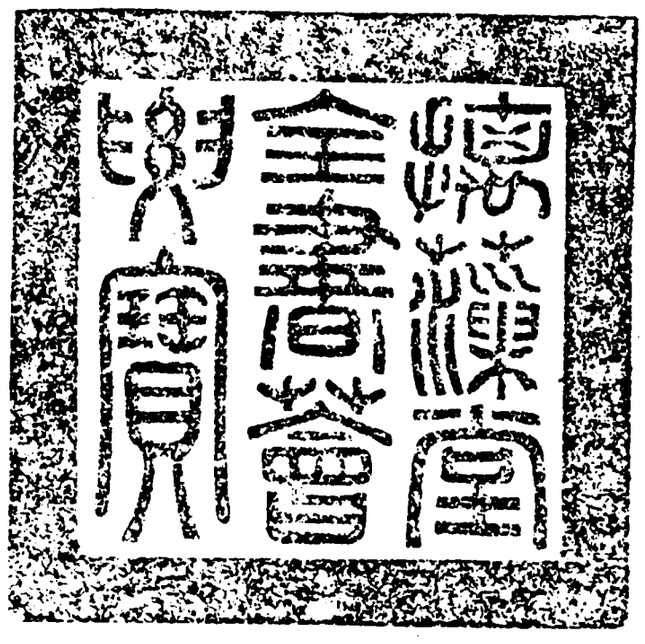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由来者深矣

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利祿為急至于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所以用之道又況其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臣按此言由師道之尊嚴以致學問之強固後世學者惟無師傳故信道不篤若漢之經師尚門名家猶能以經義處事達于政理皆確然有見之言也臣竊以為東漢之節義蓋亦篤于師友淵源而感激過甚至于趨死生如歸魏晉以後以迄于唐而師道闕如豈其懲黨錮之禍而無復聚徒講學者歟韓愈當元和之代抗然欲以師道倡率于人而人或未之許也及至宋之周張二程朱五子者出而遺經絶學有所講說授受則祖謙之時師道盖方盛也而程子乃有涪陵歸後門人皆以支離之言宜祖謙之有此說也至于今日則章句文義之外無所謂師也師道真廢闕矣惟佛老之徒其宗祖支派確然不移寢昌寢熾不可撲滅盖由此之哀彼之所以盛彼其于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四倫皆已棄絶而惟有師友之一倫又不正其為師友之稱而以為假合之父子兄弟則其所以為貴于有師友之助者所以明夫父子君臣兄弟夫

婦之倫而各盡其道也故曰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以上朋友之道之要 師弟子附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三

衍教所由生之義

臣按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邢昺正義曰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在寬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然則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亦在於教之而已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亦教以孝而已然其教之之具則何也曰朱熹中庸章句所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已樂記禮記篇名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教之之具如此而四者皆由孝而生所以不肅而成也唐虞之世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皐陶作士其時以刑官治兵故不別建司馬以掌邦政蓋

用甲兵而陳原野者大刑也然而呂刑尚書篇名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傳曰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舉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則伯夷舉陶皆必有所以告喻戒督百姓使無出於禮而入於刑者所謂政也又夏書仲康之征羲和稱政典曰知唐虞已有政典矣周官禮樂皆掌于宗伯故無樂典有禮典政典刑典而鄭注邦政以為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則是法引孝經緯文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則是法制禁令疑為政官之所專掌而他官皆以之者也要之設官分職其間或世異時殊而禮樂刑政未有廢其一者也然是四者之施于民則又有緩急輕重之異故曰禮樂者刑政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言禮則必及樂言政則必兼刑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經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則是禮樂重于刑政也然而禮之為教則又先王所以制為品節綱紀夫人道之大倫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者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明能敬而後能和是禮又重于樂也然則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于是乎有禮有禮而後有樂有禮樂而後有政有政而後有刑又相因之義也臣故析為四條以行教所由生之義而于禮之一條為詳亦如五性之仁五常之父子也

禮

易履卦象傳解一卦之象孔子十翼之一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頤傳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辯然後民志有定民

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豫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志之心志

臣按禮樂刑政皆先王教人之具而禮者尊之親之等殺也故張子曰恭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非禮則不仁不仁則不孝故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履而行之者也上天下澤以卑承尊至安至當人非是不治亦猶行之必藉履然而程子所言禮教廢弛之弊則末流之失既然矣欲復古之禮則有議其扞格而不可施于今者則民志果何由而定哉亦正其本而已矣履德之基也仁善之長也夫人子之于父母于其所不能致者莫不有無窮之思而經分之為五等之孝則是上下之分莫辯于此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則民志之定莫定于此也天子之不敢惡慢於人諸侯之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卿大夫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士之忠順不失庶人之謹身節用皆辨上下定民志之成功明效也如此于古之禮制雖不可盡復而禮意則周流不息于人倫日用之間矣夫五性之德統于仁五常之道統于親親禮樂刑政統于禮克已復禮仁也仁即孝也先王之本教也

序卦傳孔子十翼之一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董真卿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正此意也

臣按物之畜聚則參錯不齊之數形矣故當齊之

以禮然乃天叙天秩非人力也不曰物不可以無禮而云物畜然後有禮者物自有之如家庭之内則父子兄弟夫婦之所聚也而禮行于家庭矣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則君臣朋友之所聚也而禮行于朝廷鄉黨矣故曰先王之制禮所因者本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者如雞鳴盥漱子事父母之禮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雖欲偃息在牀而中心有所不安也夫不以偃息為安而以夙興為安所謂履而泰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臣子之心安而君父之心亦安矣

書舜典曰修五禮吉凶賓軍嘉見周禮

孔穎達正義曰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曰汝徂征軍也堯典曰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于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臣按五禮曰修則不但周因殷殷因夏也唐虞亦因于上古而已蓋經緯天道品節人倫而不得與民變革者禮記祭義所謂禮有五經是也

帝曰咨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故以名其官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虞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孔穎達正義曰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不枉曲不暗昧也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故舜咨命伯夷為秩宗之官以典天地人之三禮而告之如此明禮本于敬施禮教之官必先自敬也前言五禮此言三禮經三緯五兼治幽明因嚴教敬敬為禮本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皋陶謨虞書篇名史臣記皋陶之謨謀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朱熹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叙而與之以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故君則敬之居君之位臣則敬之居臣之位父則敬之居父之位子則敬之居子之位天叙乃天秩中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此叙便是自然之秩

曲禮在天叙天秩之中因而用之

臣按五典孔疏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宋儒以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其義皆通此五禮與修五禮異當依王肅鄭玄訓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蓋有此五等之孝即有此五等之禮如朱熹所論亦以五等之人言之也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呂大臨曰禮者敬而已矣故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用也

臣按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生之前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者也然則天因人故有天地自然之禮聖人因天故有聖人所為之禮人自有之天地定之聖人因而成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夫天地自然之禮無成壞者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凡不待教而然者皆是也聖人所為之禮有盈減者也道德仁義以下並非禮不成故君子身行恭敬抑情趨法應進而迂以退應受而推以讓然後聖人之教可得而明也是故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如春秋左

氏傳君子曰禮也非禮也之類是已春秋禮義之大宗故與禮家同取正于君子夫子作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君子之明禮主乎恭敬其立教之旨同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陳澔集說曰之死謂以禮往送于死者也往于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故不可行也往于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亦不可行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

臣按夫子所論作明器之意如此所以惡作俑為木偶人以送葬而善芻靈束草為之畧似人形也以此防民宋襄公安矣若殉之以生平之服御玩好而殫耗生人有用之貲財未可謂禮之善經也

陳澔集說曰孝子之哀發于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過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臣按此亦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義蓋孝子之哀

情無物可以變之者惟曰念始之者乃有輕減之期耳此經所謂教民無以死傷生者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吳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練祥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來享而然亦是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概喪主于哀祭主于敬故哀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臣按致哀致嚴乃喪祭自然之別若四時吉祭則主于致其敬不待言矣以虞易奠異于純凶卒祔練祥漸趨于吉皆在喪制之中故須分別言之也

曾子問篇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于君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喪不勝事致還于君凡事皆然而況兵革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音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老聃古壽考者之稱非著道德五千言者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利為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吾弗知也

臣按禮家記變禮必曰自某人始也蓋此一人者變而得其正必無餘美變而不得其正必有效尤數十百世之久猶曰昔者某人為之也同時同地之人即曰某人已先行之也子夏曰初有司與夫子曰從其例者蓋有司者以奉成例為稱職者也例之所無雖是而不從例之所有雖非而不革朝廷以為舊章惟曰成例則然鄉黨不敢私議而曰有例則可春秋冒喪而興外事者十國皆自以為從伯禽之例也夫子曰是有為為之也古之君子為人上而其臣有遭父母之喪者許其致事是不

奪人之親也為人臣者遭父母之喪雖君有命而
終不忍違離喪次亦不可奪親也噫弗思而已矣
如以例則既殯而致事夏后氏不奪親之例也既
葬而致事殷人不奪親之例也卒哭而致事周人
不奪親之例也例有正有變不從其正而從其變
不從夏商周而從魯伯禽何異巧吏鬻獄奸法以
濟其貪乎不意三代之季而例之為說遂便於為
非如此也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詩鄘風相鼠之篇小序刺無禮也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
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
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馬睎孟曰天降衷于民而先王之為禮所以繼天之
衷也故曰承天之道夫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
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

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為禮以
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

臣按先儒以為法于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
之道也達于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
臣以為天理者人之所以生之理人事者有生所
當為之事經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而無禮則
有生所當為之事廢而所以生之理絶故未至于
死而欲其速死也先言天道人情而不言地者舉
天則地在其中再言本天殽地而不言人者古注
引經文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為訓則人在其中
也此先王之所以順天下者也

臣按經言所因者本所敬者寡所悦者衆此執其
大柄故也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
言有兄也所以別嫌明微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儐鬼神也制節謹
度非法不服所以考制度也因親教愛因嚴教敬
所以別仁義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故曰所以治
政安君也禮運此條正合經旨

禮器禮記篇名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曰先王之制
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
立無文不行

臣按忠信者所因之嚴義理者所教之敬義者遷
善合宜故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于義理者條
理分辯故孔子從拜下以違衆則歸于理且如父
子異宮不同席是適于義者也父前子名父坐子
伏是歸于理者也然而所教者敬所因者嚴故記
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
戶者禮以敬為本一者敬而已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
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誠實也若語辭

臣按一即誠也誠則敬之因乎嚴者
經解禮記篇名首節解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故以名篇曰是故隆禮其崇重之心由
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

臣按經言則天之明那昜正義曰天有常明日月
星辰照臨于下紀于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此所謂合于天時也經言因地之利
那昜正義曰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
因之以晨脩夕膳色養無違此所謂設于地財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鬼神依于人者也萬物人
之所曲成也天不能強以所不生地不能強以所
不養人不能強于心之所不然故孝者禮之教所
由生也

禮其踐行之迹謂之有方方猶法也之士持守理法之人稱之為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踰越禮法之人僻于編氓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敬先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敬貴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讓父兄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讓長老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是故以下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

臣按此言人皆由敬讓之道則安且治也然而孰使之然哉惟君子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也邢昺孝經正義論之詳矣昺之言曰樂記曰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為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感德之訓傳于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感德之化措之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于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備于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今按失

君言客以臣言也

臣按張載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其義本此仁則愛之因乎親者也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可以知禮之教所由生矣

周禮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大司徒之職掌教典之長官一曰以鄉社飲酒為陽禮也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禮則無爭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謂鄉飲酒之禮散隨支體陽主分散故號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教親則民不怨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同姓女本是異姓親迎使之親已昏姻及時

則男女無有怨曠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也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

臣按此十有二教之四也首言教敬之道在于祀禮乃以宗廟致敬教民居則致其敬也陰陽二禮教以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樂禮則教之以異文而同愛也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賈公彥釋曰禮者辯尊卑別貴賤皆有上下之宜不得奢侈僭偽故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上不逼下下不僭上也

臣按此亦大司徒之職也前云以鄉六鄉三物德行藝三事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興猶舉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獨申禮樂二事賈公彥亦引證經文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以見二者為化民之急此句乃覆申禮教之著誠去偽也

大宗伯掌禮典之長官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古祇字之禮以佐王建立也保安也邦國

臣按此與虞書之言典朕三禮同三者吉禮為五禮之首以其主天地人之事最為尊嚴舉之以包凶賓軍嘉之四禮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五禮皆重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天地各有三祀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貍同埋疈孚逼反磔牲以祭也凶禮之別有五

喪哀死亡荒哀凶札弔哀禍裁禬哀圍敗恤哀寇亂禬戶外反會合貨財以濟之也賓禮

出征大均地政大田閱車徒大役築宮邑大封正封界

賓射饗燕脤燔賀慶凡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大宗伯一官總

掌之其屬六十轉相副貳毋曠庶務

至萬民以尊鬼神以重人事而禮達于上下矣而大司徒十二教鄉三物之教又稠疊施之不厭其煩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周禮所以為致

太平之書歟臣又按禮典獨無懸象魏一條者王朝大禮或非民間所行無用都鄙聚觀若三千三百載有常經學校之所肄業師儒之所傳誦無事別為班示也又他典並是一年更始若禮乃一代之定制無事調和而後布之也又五禮之行遇事則舉非可月要歲會也天神人鬼地示難以畫象懸于雉門又典禮天之叙秩固結于心非可以象求者若子婦事父母舅姑之事衆兆所同后王命降當是家有內則一篇無煩更布新令反滋其惑也經曰君子之教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此之謂也

衍教所由生之義

禮

儀禮

賈公彥注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

臣按先王之治天下以至易簡者立其體以至周詳者達其用夫天秩天序人綱人紀其間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而三千三百教大備矣秦火之後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與夫聘覲燕射之儀文固不甚害于當時之諸侯其籍未盡去而春秋以來猶有行之者學士大夫習其傳者至漢初而猶在其書又蚤出則諸儒之附益益寡于諸侯所去之籍及秦煨燼之餘或千百之什一

也昔者朱熹有劉子翬修三禮斷以儀禮為本經而以禮記為其義說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說附本經之下而惜乎其未卒業也論者曰昔趙簡子見儀而謂之禮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歎曰周禮在魯是禮之舊經已亡今之周官非古書也其儀文之曲折有隨世損益者聖人復起將必就今禮而去其太甚而十七篇者雖在益無所用諸嗚呼斯誠不足與言禮者矣唐之開元開元禮宋之開寶開寶禮非不盛行于一時者其治亂得失視古為何如臣嘗讀宋臣曾鞏禮閣新儀序而愛其言曰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善乎得先王制禮之精意者矣又嘗愛張載之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可謂深于學禮者矣夫此儀禮之十七篇者以五禮言之嘉禮七賓禮三凶禮四吉禮三而無軍禮以目錄次第考之士冠禮士二十而冠之禮

也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也士相見禮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賓賢之禮也鄉射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燕禮諸侯燕飲羣臣之禮也大射諸侯將祭與羣臣大射之禮也聘禮卿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主國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喪服子夏傳自天子以下喪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也士喪禮自始死至既殯之禮也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也少牢饋食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也有司徹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也統而論之人道始于昏冠父子著代莫先于此矣始以職相見有君臣朋友之義矣鄉射鄉飲正齒位賓賢能貴貴長長賢賢羣臣之義矣燕射聘覲諸侯上尊天子旁屬與國下逮喪服以五禮言之嘉禮士喪禮人道之終大夫

士之祭禮三所以報本反始者加詳矣嗚呼先王所以教民親愛恭敬辭讓而無淫佚惰慢之心焉此物此志也誠使行之今日不過其服物器用如玄酒醴酒鸞刀割刀貴本親用之不同耳豈無所用之哉夫先王之世人之周旋進反于其間亦必有不苟然者臣且即子太叔告簡子之言思之其所謂天經地義乃夫子孝經之文則必以則天因地者為制禮之本明矣三百以為綱三千以為目綱舉目張皆在一書之中也而顧以是為儀也非禮也臣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夫禮之行也天下之人但知順先王之教而已小大由之而或未知夫形而上者之在其中也故其後知禮意者少而習其儀者亦不敢侈然自外于規矩繩墨之外所得為已多也故謂禮之舊經已盡亡者臣亦未敢以為未必然也臣以為周禮者周之治典如今之六部條例前朝之會典是也雖其後或有所更定非

幼夫婦朋友之際學者于是乎周旋進反于其間無失墜焉庶乎可矣更欲舍是而求其本亦無有也臣故于是書中節取數條或行禮者之辭或記禮者之意在于述先王之教所以正秩叙明典禮之著者其他或各以類摭入而總論之如此

士冠禮　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

鄭康成注曰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易也冠必筮日

于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賈公彥釋曰案冠義云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是筮日為重禮之事也冠義又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是成人之禮成子孫也此經惟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于尊若祖在則為冠主故兼孫也

始加緇布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首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棄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壽考惟祺祥也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再加皮弁曰吉月令辰乃申重也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也遠也三加爵弁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黃髮也耆老壽也無疆受天之慶醴辭醴賓以壹獻之禮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長有令名醮若不醴則醮用酒曰旨酒既清嘉薦亶誠也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是也格至也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清也嘉

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陳列之貌咸加爾服兄弟具在而登之于祖也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甚也嘉髦俊也士伋宜宜之于假于猶假大也宜之是為大矣永受保之

記冠義經所不備記又言之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句儀禮文

賈公彥釋曰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禮故于此兼記之也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也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冠時行士禮後繼世為天子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著皆由下升也

臣按父兄所以愛子弟之心如是其至也古者二十曰弱冠蓋其入大學已五年矣其于孝友之行

必有可觀在三年大比之後既以三物升之司徒而以童子任職居士位矣于是乎筮日筮賓而冠之而字之尊其事而不敢擅而以先祖臨之其加醮字之辭無非欲其去童稚之心而有成人之德益本先祖之心所欲成其子孫者然也乃其所謂承休受福者則曰孝友時格而已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不言善事父母兄弟者明諸行周備而父兄善之也此初醮之辭所為最也既冠之後徧見于族姻僚友鄉之先生者亦必有善言以相勗也則古人之所以敦行不怠以成其身者雖其德性之善亦父兄之教使之然也後世冠禮之廢久矣童子有芃蘭之刺（衛風芃蘭之支童子佩觿言此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而成人者復不思勉勉于孝恭之德以貽父母令名積習成風遂至于寡廉鮮恥不免虧體辱親益非子弟之過抑亦司教者之責云

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　男姑入于室婦盥饋

臣按注云婦道既成以孝養益昏之明日既見于舅姑即以孝養為職也

記士昏禮　某有先人之禮

臣按此一句納采納吉納徵皆稱之者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今將成生續之道所以順先典也主人醴從者亦重（平聲）稱之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故重之也壻之父婦之父咸以先人為辭亦猶冠禮之筮于廟門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者矣此

亦孝子之以生存事其親也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助也）承我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帥勉也妣之嗣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若猶女也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男姑之教命）　母施衿結帨（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謂姑命婦之事）　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囊也女鞶絲盛帨巾之屬以供事男姑）　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尊也）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母施衿結帨庶母示

之衿韠皆記物使識之也

臣按婿之父女之父母皆有戒命之辭此正始之道為夫若婦各思其父母之言可以永終矣故曰衆之本教曰孝

士相見之禮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音無下同改衆皆若是

鄭康成注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之儀無異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

賈公彥釋曰案曲禮大夫之臣視大夫得視面不得遊目士之臣視士得旁遊目今子視父應與視君同不上于袷與士大夫同者以子于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者因視安否何如也

臣按此因記士相見之禮而及臣子與君父言語之儀君臣主敬故尋常則視不上于袷于君言乃得視面也父子則嚴生于親者也故不同于視君之不上于袷而同于士之臣視士得以遊目也遊目則所視者廣故可以觀父之安否何如此見愛親之心無適不然而先王制禮所因者本也

鄉飲酒之禮　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于五禮屬嘉禮

鄭康成注曰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賈公彥釋曰案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此先生老人教學者故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于是可以來也

臣按此賓賢之禮三年正月一行非黨正每歲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也故篇中無正齒位之事若正齒位則此先生君子與于行禮者矣此經始則就而謀之行禮之明日則告之者非先生遂不能以筋力為禮也所興之賢能為先生之弟子先生若來則不得儼然為賓介也禮成之後告于先生蓋惟所有徵惟所欲以順適老人之意先生之教于高年有德者非惟敬之而且為之委曲以奉承之如此故曰貴老為其近于父也

聘禮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所獻之物謙不當君意其以賜臣下乎

鄭康成注曰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賈公彥釋曰案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此以入已之物獻于君者忠孝也事君言忠事父言孝獻君忠也而兼言孝者忠臣出孝子之門故連言孝也

禰不祭可也

賈公彥釋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饔餼筵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言若也上介饔餼三牢則飪腥餼三者皆有士介不祭也

介四人皆餼大牢無飪可祭故知士介不祭也

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賈公彥釋曰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其不定故兩言若昭若穆亦兩言之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臣按此聘使也其受命也則釋幣于禰而後行何也出必告則禮然也于主國之饗餼也薦之而後食孝子思親之心無日無之也先王制禮教之以勞于王事之時而得致其享祀之誠焉饗餼三牢則飪腥餼皆有唯飪為大禮之盛故以登其先無飪則不祭此士介之初行所以亦不釋幣于禰廟也其祝則以家臣攝官而祭器則假于主國之大夫其祭訖歸胙則及于掌視車馬之人益其行禮不敢苟且而先祖之惠必逮于下也

覲禮　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三時禮亡惟此存爾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鄭康成注曰將覲質明時也裨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　取裨陪之義　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　祀之大小服之而諸侯亦服焉　諸侯惟不得有大裘天子事上帝服之者也　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　以其在外惟有遷廟之主載于齊車無他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　釋幣者告將覲也　諸侯以朝為天子廟受之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

臣按諸侯朝于天子而告行于廟所載遷主乃其遠祖而稱之曰禰者推禰之心以上祀遠祖則親之如禰也諸侯之朝而天子廟受之經所謂雖天子必有尊也亦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喪服子夏傳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賈公彥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先陳父者此章息義並設忠臣出于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　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家之尊尊中

至極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賈公彥釋曰天子至尊同于父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賈公彥釋曰臣為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鄭注曲禮曰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于父

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

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康成注曰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將代己為宗廟之主也

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鄭康成注曰若子者為所後者之親如親子

賈公彥釋曰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

臣按喪服子夏傳首論服之至重者君父至尊忠孝一體經所謂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也為父後者為所後之父母義在于傳為長子三年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母義在于傳重繼祖所以為孝若乃野人曰父母何算都邑之士但知尊禰皆不達禮意而于孝有虧者也

少牢饋食之禮禮將祭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羊肥則毛柔也普淖泰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泰稷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冠禮伯某甫若仲叔季亦然以某妃某妻也配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饗

嘏辭曰皇尸命工官也祝承傳也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讀曰釐賜也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臣按祝者主人告神之辭嘏者尸致福于主人之辭故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益其辭不虛設也古之君子如見其祖禰然是以有受福之道也又禮記雜記篇名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蓋吉祭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曰孝喪祭則痛慕未申故稱哀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稱孝稱哀無所與讓

之道世俗之士居喪自稱不孝不肖以此鳴謙可謂野于禮矣

春秋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彄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明貴賤昭著也君大夫士卿服旌旗各有文章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辯等列辯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陳也棠實他境故曰遠地隱公五年

臣按大田之禮軍禮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乃人君所當親者而非所論于觀魚也雖月令有季冬薦鮪漁師始漁之文而亦以薦廟為重觀魚近于射獵之事故僖伯援以為說不登于俎不登于器則君不射見蒐田雖為軍禮所重亦在于登祭宗廟之俎與飾宗廟之器非以殺獲為娛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桓公二年

林堯叟曰言受弒逆者之賂器而納于大廟以汙祖宗之盛德非禮之甚也

臣按程頤曰四國魯齊陳鄭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違亂之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臣以為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而以違亂之器昭示其臣民是以弗禮訓于下民也此臧哀伯僖伯之子所云百官象之其又何誅者也違亂之器周公所必不受而強納之是謂

先祖可誣也不孝孰大于是

成子（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五月成肅公果卒于瑕（成公十三年）

臣按脤膰之禮嘉禮也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此因將伐秦而宜社之脤也宜者出兵祭社之名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究其本教即為生續之理故不敬則棄其命也

子大叔對趙簡子曰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麇獐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承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為居臣上下以則地義（居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以治內外經常之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姬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婚重婚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姬）為政事庸力行務（在居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春生夏長天之恩也聖人施恩惠以效法之）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有五年）

臣按子大叔之言始終發明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之義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莫不好生而惡死而悖禮以求生非所以生也故大叔言禮合于孝經

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以上皆晏子對齊景公之言）

臣按晏子舉君臣父子慈孝愛敬以為禮本與夫子之答問政同意而景公不能悟也

春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玉朝者之贊）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心之精爽已先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邾子益歸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時人論禮皆以為人之所以生故劉康公子大叔子貢三說先後相符他如趾高心蕩語汙視下決其禍敗不爽毫髮其必學校之教先正之言相傳者然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邢昺曰性生也又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惠而愛之則而象之則禮之定命彌性以成其孝者其義備矣

國語（書名左丘明著亦曰春秋外傳）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召公名武）及內史過（內史過名）賜晉惠公（虎吾）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郤芮（皆晉大夫）相晉侯不敬晉公執玉卑拜不稽首（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讎讎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放情欲）而遠其隣（背秦略陵其民（虐處者）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廢其執摯之禮）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重也無以

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　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伐晉戰于韓原而獲晉侯以歸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于圊無曾秦人殺子金呂甥字子公郤芮字

臣按春秋人每觀人之合度與悖禮以決其有後無後蓋亦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義嗣位之初天王賜命則又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者也而替孥誣王難以延于世矣故內史過言而驗也

魯語莊公如齊觀社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徃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斂而烝納要也土發春分也社者助時求福斂拾也冬祭曰烝因社烝以納五穀之要今齊社而徃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臣按莊公以二十有二年冬如齊納幣而秋七月齊高傒之來議昏公與之盟則母喪未再期也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而夏又如齊觀社何其行之亟歟春秋比次直書習其讀者知其于喪禮昏禮兩失之矣于曹劌之諫辭又有以知人主非為王事民事不可以輕出諸侯不相會祀莊公此行又下同于受命受事自卑以辱其親也

論語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無忌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子告之曰孟孫即仲孫初以仲孫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叔季為氏其後皆以不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叔季為氏其後皆以不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集註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僭禮者均于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臣按生事葬祭之必以禮遵上下而言遠者猶經之言悖德悖禮苟簡儉陋與僭竊犯分者皆謂之不愛其親不敬其親若夫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則生事之以禮之內心也祭則致其嚴則祭之以禮之內心也喪則致其哀則葬之以禮之內心也禮者所以品節此敬樂憂哀嚴者也大哉言矣豈直警戒孌子哉

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此以王者易姓受命一世之世不同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朱熹曰繼周者秦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未曾泯滅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强之弊自是有若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太甚耳

臣按秦始皇之欲安上治民者未嘗不與禹湯文武同也其于周禮之末失未嘗不知救正也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卒以不相保者有刻覈嶮急之意而無愛敬忠篤之心則立教之本先失故也

魯人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惟喪禮不可言寧儉若治喪禮至于習熟則是樂于喪而非哀戚之情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不若禮有餘而敬哀不足也

臣按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禮樂政為禮之本

刑四者皆教吉凶賓軍嘉五禮皆生于孝者也如
季氏之舞八佾歌雍詩乃由奢僭以為觀美不知
僭越非據陷其祖父于不臣之誅孔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即孝也知德之本
則知禮之本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臣按周禮注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
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所以尊事先

君不敢自專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猶朝
于廟不告月者不告朔也胡安國以猶朝于廟為
幸其不已之詞而證之愛禮存羊之意蓋文公以
後遂有不朝于廟者則文公之猶朝于廟為將已
不遂已也蓋愛敬君父之心不容終于泯滅幸此
猶朝于廟所以禮廢羊存幸此禮廢羊存或者一
旦復舉聖人垂教之意深矣
中庸第十八章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祖紺以上至后稷祖紺大王之父 以天子之禮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
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之爵祭用生者之祿 期之喪達乎大夫 天子諸侯絶服大夫降為大功 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呂大臨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
之期為祖父母者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
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

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
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
絶服也如旁期之親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
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
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
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

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大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
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
祥二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
臣按呂大臨論喪服詳矣然其所謂正統之期雖
天子諸侯莫降者則分疏未甚的也何則天子之
適子繼世為天子諸侯之適子繼世為諸侯適子
死乃立適孫適孫繼世為天子諸侯當服三年矣
不得云期也若新君之子則亦天子諸侯之子為
其祖父母耳服期故宜天子諸侯之子不得竟謂
之天子諸侯也然則天子諸侯亦但有適孫為祖
父母之三年而無正統之期審矣若天子之庶弟
始封為諸侯尚不降諸父昆弟之服而何況正統
之期乎嗣為大夫之適孫亦是適孫為祖三年之
服嗣為大夫者之庶弟則非大夫故大夫亦無正
統之期者也三年之喪尚有諸侯為天子臣為君
妻為夫妾為女君故中庸申之以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以見亦有三年而賤者所有貴者所無者
適孫為祖為長子皆以傳重著代夫必三年而後
娶所以體其子之心制禮之意通乎上下委曲詳
盡一本于孝子之心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周公其
人也豈直嚴父配天之大者而已哉
周惇頤通書曰陰陽理而後和君臣父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
後
臣按陰主于理陽主于和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
之陰也弟者兄之陰也婦者夫之陰也禮陰而樂
陽禮先而樂後非陰之先乎陽也忠孝之道先以
責天下之臣子而後乃以義慈責君父也推之兄
弟夫婦皆然矣君父之樂有臣忠子孝推之為人
兄為人夫者亦皆然矣理而後和如父子之間拜
伏擎跪崇恪表迹豫順可知故五禮之制皆因嚴
教敬敬寡悅衆此謂理然後和

程頤曰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爾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爾聖人復起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為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臣按周惇頤以為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不可以為治張載則謂不可駭俗以致疾怨但當親行于户庭之内使人自化而程子以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朱熹則直謂古禮如此瑣細繁冗今豈可行聖人有作須別有措置臣竊以為有必復古禮之志而後斟酌損益不戾于古若但以為宜于今而已則一切趨于便安而非先王制禮立教之深意矣原上古之禮以為貴本稍從民俗之便以為親用二者相須也凡五禮之行皆宜參用前古法服禮器使臨事肅然起敬不敢有惰慢之氣以啟倚之容以不失乎先王立教之本意亦不患于扞格而不可行者不當但據近代之典章而拘牽文義無所取裁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臣故竊有愚心焉

薛瑄曰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叙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使伯夷后夔生于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為房杜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霸于人倫之序與和者蔑如也使有大儒其間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三代之隆耶不然則亦無如禮樂何也

臣按此皆探本之論也武王之為君周公之為相

乃可言制作中庸謂之達孝漢唐之君與父子兄弟何如者而可言制作哉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盡愛敬去惡慢上以事神下以治人則尊先王之禮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矣

以上禮之教所由生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鄭肇楹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五

行教所由生之義

樂

易豫卦名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潘柄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臣按先王作樂以崇德所崇者所有之至德樂記所謂奮至德之光也樂雖主于和而亦本于敬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天下之所以和平也雷也者所以發揚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也樂也者所以發揚功德而名神人之和也朝覲聘享祭祀莫不用樂

而其大者在于薦上帝配祖考蓋朝覲聘享之類皆可以合萬國之歡心故惟大合樂以致天神而以祖考配之為用樂之極盛莫大之孝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長也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理也神人以和

益稷篇名夔曰戛擊鳴球戛擊名注疏謂戛擊也鳴球玉磬名注疏謂戛敔以止樂擊柷敔

以作樂則混入堂下之樂矣蔡註謂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小鼓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笙鏞大鐘以間

迭也鳥獸蹌蹌簫韶舜舜名言簫見樂器之備九成鳳凰來儀樂備九成鳳凰始來儀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於音烏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擊聲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則其餘皆從矣庶尹正也衆官之長允諧信皆和諧

臣按舜典所記乃舜即政之初命夔典樂之辭益稷所記乃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而作樂也虞

賓丹朱也而與羣后德讓當亦簡而無傲教胄之功耶王肅漢儒曰祖考來格者見其光輝也孔頴達曰亦不明舜父之喪在何時蓋底豫已久矣夔言祖考來格惟瞽瞍之廟乃稱考也丹朱之讓瞽瞍之格皆舜至德之所感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彼冥頑之鳥獸靈異之鳳凰則聲容之盛所以致之者典樂之功也

詩大雅靈臺文王臺名取以名篇其三章曰虡業業廣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維縣七凶反縣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狀縣縣然賁扶云反大鼓鼓維鏞大鐘於音烏論得其倫理鼓鐘於樂音洛辟音壁廱辟廱天子之學

臣按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孔頴達以為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知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審已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與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蓋

文王伐崇即其地以為豐邑築城徙都焉遂作靈臺有聲之詩所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者也其鐘鼓之音則皆應于中和之德其在辟廱之中者亦咸感于中和之音此其所以樂之深也若乃幽王淮水之會鼓鐘伐鼛雅南不僭所奏皆先王之正樂也而聞之者不勝其憂至于悲傷悼慟則豈非政散民流之故歟簫韶九成非不傳之子孫也陳風之宛丘擊鼓擊缶鷺羽鷺翿亦非淫樂也而為男女巫覡會市井婆娑舞也之具則豈非先祖帝舜之罪人歟故曰慎所以感之者

周頌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于神明者也清廟篇名清清靜也小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

朱熹集傳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歲舉之祭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賚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清廟荀在廟中嘗見文王焉

我將篇名將奉也小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穎達疏曰我將詩者祀文王于明堂之樂歌也此言祀文王于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思文篇名思語詞文有文德也小序曰后稷配天也

孔穎達疏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

武取大武之樂篇名小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熹集傳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臣按三百篇皆樂章也周頌三十一篇皆薦告宗廟者也今獨有取于此四章者取思文以釋經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義取我將以釋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義又二篇皆為周公所作又以釋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之義也取清廟與武之

二篇者禮記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又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武舞曲名特舉其重者言之也要之頌之為樂童盛于國風二雅者以其詠往事顯先業昭文德述武功無遺善無溢美使在位祭禮之位者聞之皆如見其祖考之貌如聞其祖考之音者也清廟之中並祭文武樂歌止頌文王子統于父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武象武王之武功名之曰大武周之盛也而不列于頌之首者孔穎達曰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也我將但言文王之享其祭祀不言文王可以配天天與文王為一也其詩于時保之西銘所謂子之翼也思文言后稷之克配彼天而其卒也曰陳常于時夏常者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天性也然則無其德而享其祀者可謂祝史矯誣以祭其樂童又祝嘏之辭之不若也據文王世子則清廟象武養老之禮用之以敬祖宗之道敬老三老五更所以廣孝者又如此臣又按詩之為樂歌也有六代之樂舞則亦必有六代之樂歌矣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于祖考既已致鳳凰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于庶尹之允諧帝于是為之作歌而皐陶為之賡歌此其詩近于正大雅者也夏時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于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于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于書而已其歌以為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沒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為哉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子之道君臣之義天性也然則無其德而享其祀

以為頌而其體製聲調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閟宮誇誕而無實者也稱姜嫄媚成風也稱三壽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兼媚聲姜也其曰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弗忌所以躋僖于閔之上以子而先父食者也周頌之所稱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厲也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為後世矯誣之濫觴矣其後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別矣孔子告顏淵以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于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而司馬遷以為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雅頌韶武之音非也朱子于邶鄘衛鄭之詩皆不依序說定為淫奔蓋樂章既淫而聲自隨之以桑間濮上之篇而謂絃歌以合于韶武雅頌之音必不然之理也自古樂失傳而亡

國靡靡之音不絕于世則雖後之作者未嘗不寫倣雅頌之語以為郊廟之樂章而譜以世俗之樂此又其事之相反者也沛宮原廟三侯之章漢祖自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延年等協以新律斯為近古者矣迨武帝立樂府而蒲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本無功德而誇大其詞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蓋深譏之自餘歌詞出于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協鐘律以先漢之失如此何論後之作者耶或則有改樂舞之名無變詩歌之實或但竊易其曲之字句實以當代之事而已雖其為之者如王粲傅休奕成公綏張華褚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之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者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飾說為也則夫樂章之欲擬于古難矣若乃習其

數者不能明其義為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摘前違裁成十二雅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之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臣言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為正樂如襄陽踏銅蹄梁武所製曲名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倪寬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蓋亦以當代所沿樵故不得而議之也唐以後其辭既平而近俚復誇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髣髴于穆然太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之既成而後被之于樂異于後世之擬樂府多少長短必出于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況長言之咏歎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于先王之靈者乎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奮伐荊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于祖考形容敬愛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綴文之士審音之官皆宜留意焉

禮記文王世子篇名凡學教也世子及學士司徒所升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夏學干戈干盾戈戟武舞故于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秋冬學羽籥羽翟雉之羽籥笛之屬文舞故于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學字皆音效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劉奭曰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于誠明而志氣趨于聖智矣故孝友行于中而舞蹈應于外此三代遜于五品無所入而不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于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

司敎戈簫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

臣按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事親從兄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劉奭所云孝友行于中舞蹈應于外敎國子以樂舞行于人倫也手舞足蹈正舞時之容猶未足以為樂也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四者皆手所執故手言舞舞有行綴自第幾位至第幾位故足言蹈此申言敎干戈而不言敎羽簫者周禮簫師掌敎國子舞羽歛簫不言干戈義亦相須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陳澔集說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林鐘未仲呂巳夾鐘卯也六律六呂皆倫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論之皆可稱律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鐘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鐘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鐘長六寸上生大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鐘九以林鐘六為妻大簇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大簇夷則生夾鐘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臣按律娶妻呂生子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

分損一斯不易之例但其管之長短則諸家之說不同舉成數而言則黃鍾之管九寸以九分爲一寸而言則爲九九八十一分上下損益皆如是爾故陳澔于此經則直言九寸于樂記則引劉氏之說云每寸九分也每一律各爲一宮歷徵商羽角五聲皆備合之得六十聲則此經之正文也而諸家又有自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下生得徵前一位爲變徵每一律有此二變成八十四聲之說按國語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則變宮變徵始于武王克商陳師布令乃以七律合天象之七同七列意此經爲上古所傳故無其文而于君臣民事物五者之外亦無二變所屬也司馬遷曰數始于宮窮于角此古今之所以不言二變者矣又曰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此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理生生連續之機人子體之以上父下子一體而三上親祖禰下親子孫以三爲五上親曾高下親曾玄以五爲九者也又曰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此孝子以聲音之道交于神明而細者使巨微者使著慢乎有見潨乎有聞者也

郊特牲　郊天用一牛故曰特牲此篇首言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因以名之也鄉祠春祭宗廟也有樂而食音嗣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馬睎孟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所以順陰氣之入也

臣按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故周官酒正有饗耆老孤子皆供其酒之文但春饗則主于孤子以助其長在秋食則主于耆老以順其成此亦孝子之錫類也春氣發揚秋氣斂肅孝子以已之所視履謂鬼神亦然春禘秋嘗致其愛敬春饗秋食博愛廣敬也有樂無樂豈忍以生死存亡爲異乎

樂記篇名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敢也之患矣

陳澔集說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于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用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于黃鍾爲宮然旋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

臣按君爲宮則宮亦父象臣爲商則商亦子象民爲角則角亦象家象也事物之象亦可自家衆而以次降殺矣父不可下于子子不可上于父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其說亦可通于五音矣此以九分爲一寸與司馬遷律書之說同

是故君子反情（復其情之正也）以和其志（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善惡之類）以成其行（不入于惡類則行無不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象地（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象四時（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配乎五音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自一度行之而至于百則百度各得數猶八卦至于六十四而其數無窮也）小大相成（此釋清明二句）終始相生（此釋終始二句）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五色成文二句）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輔廣曰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臣按反情和志乃盡愛盡敬而不敢惡慢比類成行乃可尊可法而無悖德悖禮由是而著其教故使倫理清明而無曖昧昏亂極其效于天下皆寧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陳澔集說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疏至衆者蓋樂發于吾心而感于人心無二理也

臣按先王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所以教者多術而約之則有四樂其一也樂主于和和敬則事君

必忠和親則事父必孝和順則事兄必弟矣又言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兼親與嚴也親附萬民者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人倫之理皆形見于樂此樂之教所由生也

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

陳澔集說曰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方慤曰舞位則綴兆也君于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

臣按天子諸侯于宗廟之祭粢盛其親耕牲則親殺凡可以令人為之者皆以為不如所自盡也其于樂則亦親舞何哉自後世視之以為舞者俳優賤工之事以侈觀美而娛心意悅耳目而已而不知夫古之天子諸侯及其羣臣則自為世子國子之時而皆已學之于東序也其為進退疾徐周旋俯仰皆以形容其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與夫成功致治之次第先後故孔子之答賓牟賈名蓋當時之知樂者曰總干盾也而山立如山之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故冕而總干率其羣臣者孝子孝孫也以武王之子孫而為武王之事也其顯相多士則亦太公周公名公之子孫而為太公之志周公名公之治也其餘舞列之人則肄業于成均之子弟也此其莊敬肅恭可以通于神明而非俳優賤工之所能知者矣後世文武二舞畧存其名而舞位之人則皆俳優賤工而已習其事而不知其義侈觀美而娛心意悅耳目而已唐開元中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其

容貌嚴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已難矣誠欲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脩正者為之時竟不能用也自唐以來樂舞生不用士流而其後竟以道士充之太常清卿得為道士加銜矣昔鄭樵之說常以為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臣竊以為惟其不勝于義理遂至並失其聲歌耳夫聲歌者本于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也其所歌之詩則風雅頌也其所習之干戚羽籥則古先聖王之遺象也又干戈之事則皆武備武不可覩故寓之于樂也此豈得謂之非義理之精微要妙者哉而學士大夫講求之者千百而不得一二也則樵之說豈通論哉誠使學士大夫深明其義理而躬行實踐于事親從兄之間以為司教之官學宮之士講習討論因其節奏容止以求其義理之旨歸內而京師外而郡邑春秋享祀皆以博士弟子充于舞列與夫執籩豆駿奔走之人罔非士流用以著敬宗廟而不使俳優賤工復參其間則必有以致天地祖宗先聖先賢之歆格而移風易俗之道亦庶乎其有所裨益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六

行教所由生之義

樂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賈公彥釋曰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大司徒云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按樂記云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故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臣按此王教萬民而言故賈公彥單引閨門一條若宗廟之中則萬民有不得而同聽者族長鄉里亦萬民所同舉父子兄弟則孩笑提抱未出閨門者亦得而聽之也然則父子兄弟之和親乃天地之大樂樂教行於閨門之內萬民之所以親附也

大司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與大宗伯別職同官）以樂德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孝友

賈公彥釋曰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之上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許應反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今若詩陳古以刺幽厲刻畫文曰諷倍音佩）諷誦（以聲節之曰誦）言（發端也）語（答述之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同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康成註曰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有族類（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大咸咸皆也池施也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禹治水敷土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有大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

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賈公彥釋曰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時教之舞象勺象皆樂章與舞人為節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惟有風雅頌就三者之中有比賦興故總謂之六詩

鄭康成註曰教瞽矇也瞽矇主誦詩以刺君過故教之也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以六德為之本此六德疑是中和祗庸孝友注疏以彼教國子此瞽矇是萬民故取大司徒教萬民之六德以釋之

賈公彥釋曰凡受教者必以行為本故使先有六德為本乃可習六詩也

簫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簫此官與樂師通職當教小舞時互相足此文舞若武舞則教干戚也

鄭康成註曰文舞有持羽吹簫者所謂簫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簫詩云左手執簫右手秉翟雉羽也

臣按古之教萬民教國子自幼少以至成人自至貴以逮至賤莫不以樂司徒之教既先之以六德六行矣而其教之六藝則尤重于禮樂此其人乃氓庶凡庸之人而且教之六代之樂則後世之士所老死而莫之知者而古者委巷之中閨門之內且童而習之雖欲不風移而俗易烏可得也師氏之教國子既已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順行矣而大司樂又教之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而後及于樂語樂舞其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之六者二十以上之大舞也而樂師又教之以舞

勺舞象籥師互教之以舞羽吹籥以至瞽矇廢人也以其職在于誦詩以刺君過則教之以六詩而以六德為之本蓋其漸摩之久涵泳之深其孝友之德行和平之聲容相與融浹滋養及其用之于郊廟燕饗聘覿賓賢習射則有以極誠盡敬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非徒鏗鏘舞蹈之為觀聽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先王孝治之大端而後世教人之方無由復出于此治之所以卒不逮于古也

儀禮鄉飲酒之禮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鄭康成註曰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合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事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賈公彥釋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為卿大夫或為君所譖食以鹿鳴詩也或為君出聘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為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豫歌此三篇使習之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賈公彥釋曰按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序有其義而亡其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笙由儀

鄭康成註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堂上歌魚麗終庚續之間代而作以下皆然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能以禮下賢者賢者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樂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

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

賈公彥釋曰按詩序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與南陔白華華黍同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鄭康成註曰合樂為歌樂與衆聲俱作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詩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

也婦人房中徒絃歌之燕饗乃有鍾磬之節也

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

臣按鄉飲酒禮作樂之節升歌一笙二間三合樂四而鄉射不歌不笙不間但合樂志在射畧于樂也燕禮若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小雅逸篇辭義皆亡笙入三成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遂合鄉樂不間也若舞則勺秉干舞而奏勺詩所以勸有功為異于常燕餘並同于鄉飲之有歌笙間合也大射之儀升歌惟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三終而不用南陔白華華黍不間不合不

告樂備亦是禮主于射畧于樂也蓋鄉飲鄉射同是大夫士之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二禮相為首尾者也燕禮諸侯之禮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二禮亦相為首尾者也而飲燕之樂則皆從其備射則皆從其畧者射又以樂為節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天子騶虞諸侯貍首卿大夫采蘋士采蘩有所用樂

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然則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明而後比節于樂而德行可觀矣此其行禮之先且後用樂之備與略皆立教之深意也鄉射之止有合樂也但用其正用之國風也大射之不閒不合也但用其正用之小雅也鄉飲則上取諸侯正用之小雅燕禮則下就大夫正用之國風若諸侯兩君相見則又上取而歌文王合鹿鳴天子燕聘問之臣則又皆下就而歌鹿鳴合鄉樂總之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所以勉人忠君敬事成身立名者也然以天子之尊乃下就于鄉人所用之樂者明乎施教自上而下二南風化之始天子以之教諸侯諸侯以之教大夫大夫以之教其鄉人父子兄弟夫婦同聽之者君臣上下長幼亦同聽之者也此先王之樂其所樂而博愛廣敬同欲于衆庶兆民其教之所以不肅而成者矣

春秋左傳九月考仲子惠公妾之宮為仲子立別廟落成而祭也將萬舞

萬舞也馬公問羽數執羽人數于衆仲魯臣對曰天子用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有功賜用樂始用六佾也隱公五年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

臣按林堯叟曰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使人手舞足蹈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故曰舞者樂之主也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序次人情息財解慍使不蘊結也臣以為中和祇庸孝友之德樂之本也然而德之蘊結于人心者無以節而行之則欝而不宣其于人倫之際亦有所膠固執一而不能有生性肅肅悚悚之心達其温清摩拯拜伏擎跪之迹則惡可已之樂故為之手舞足蹈以將其烝烝之

惟天子所見者大故得備其物數其為降殺亦如五孝之等差但禮不下于庶人耳若乃僭越非據則本心先亡無如樂何也春秋書初獻六羽之義則杜預之言簡而盡矣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之舊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　襄公二十有九年

臣按經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自周南以下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故季子依聲參時政知其興亡理亂也

國語周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鐘之覆也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六尺為步）武（半步為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尋常（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行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臣按周景王既立子猛又欲立子朝將欲廢子猛遏心疾而崩致王室之亂累歲不息此其父子之間孝慈之道既已拂亂其常其耳目觀聽反易謬亂不待于聞淫樂而震眩而又鑄害金以速其禍單穆公伶州鳩之言不特論夫樂理亦參諸人事也

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臣按虞舜大孝武王達孝舜則克諧底豫武則世德作求此其功德之象于樂者未有優劣也孝為德本大與達要之一致又不原其性反之異以為優劣也魯之有韶簡舊矣夫子嘗聞之矣何以在齊聞韶而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蓋魯樂不能無

差舛而陳敬仲奔齊獨得其傳也賓牟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夫子優劣韶武失傳與不失傳之異非闕舜武有優劣也

周惇頤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臣按經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其發端之辭所謂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乃樂之教所由立矣故曰樂自順此生後世反此六順雖欲不哀而哀已極其為樂也有所以寫其呻吟咨嗟之情思而後自以為快者矣此司樂之教所為必先樂德也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則作樂之本而自古聖王之樂未有不出于此者也世俗之樂相沿已久妖淫愁怨淪浹于人心而不能驟反故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齊宣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導之以與民同樂亦一時之權辭耳豈真謂今之樂與古之樂無異哉通書所以窮其禍敗必至于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止也

張載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臣按大樂與天地同和所謂和者親愛而不流于昵嚴敬而不近于乖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乃樂之教所由立矣故曰樂自順此生後世反此六順雖欲不哀而哀已極其為樂也有所以寫其呻吟咨嗟之情思而後自以為快者矣此司樂之教所為必先樂德也

朱熹曰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

音并考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

臣按朱熹所論通上下言之今民間所傳鄙俚詞曲宜一切焚毀禁止勿敢復作士大夫家燕會亦以新撰製樂章從事校本塞源風俗自移易矣

已上樂之教所由生

臣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臣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　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易賁卦名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之反

臣按賁卦内離明外艮止君子法離以明庶政法艮以无敢折獄蓋政先而刑後猶禮先而樂後也

五禮之屬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出於禮則入於刑矣而君子又有所不敢焉於是乎班布科條申嚴誡約使民有所嚮方如夜行以燭使民不敢狎玩如火烈難犯故取象於明庶政既明而民猶有干吾禁者則是為下而亂在醜而爭然後可以折獄致刑也吾方且明之則是吾所以導之使知所避防之使知所畏者猶未至也未可以加之刀鋸斧鉞也故无敢之云取象于止要惟山下有火則

然若火在天上則為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象傳天在山中則為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大畜四五爻辭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矣其在於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貴之時義也

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臣按洪範以五行生數為次序而于土則曰土爰稼穡此所謂天地之經也此以五行剋數為次序而于土則曰土爰稼穡此所謂天地之緯也王者所以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也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此天地所生之材而王者之政因而疏鑿鑽灼鍛鑄剡削耕墾播種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皆由相剋而有無窮之用此以天地為之府

周書篇名箕子所陳洪大範法也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氏穎達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食為先

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衣食足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故司空為四也雖有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

臣按八政自一至四皆民之所用以養生送死之事為政之所先務也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司寇詰姦慝刑暴亂而亦謂之政者戒之使入於禮禁之使不入於刑者是政也賓者人之所以相交接如比長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即是賓也師者人之所以相保聚如守望相助即是師也凡此八者皆著在邦法以與天經地義民行相為終始循此則治違此則亂得此則彝倫叙不得此則彝倫斁者也

畢命 周書篇名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此其命辭 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臣按表宅里以明其為善病其為惡殊井疆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此為不忍遽加之以刑故有是政也郊圻舊所規畫而重分明之封疆守備亦舊所設立而謹慎堅固之惟恐不備不虞以致於用兵故有是政也故曰政先而刑後重虧人之身體髮膚也

禮記王制 篇名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齊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穀制也 以防淫

臣按宜者山林川澤物產之宜取便於俗不能盡同同禁其淫僻而已此不齊之宜若非時之物難得之貨即為淫矣故飲食僭儗無等成於衣服各安其土俗之所肇於飲食僭儗無等成於衣服各安其土俗之所有謂之宜若非時之物難得之貨即為淫矣故飲

食有常衣服有節政之首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異別者五方之器械如考工記（周禮篇名以補冬官）所論粤鎛（田器）燕函（匣也）夫人而能為鄭刀宋斤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其土俗之宜也然而奇技淫巧則必有禁故事為有度異別有法政之次也度量數制則不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有宜有不宜者習俗相沿其長短大小多寡廣狹參錯不能畫一亦謂之淫故度量有權制數有等政之終也如後文所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及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之類乃齊之實也此亦聖王教民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之事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將徙（欲去者）于諸侯三月不徙從政自諸侯來徙（已來者）家期不從政

方慤曰夫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于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臣按此亦聖王孝治天下博愛廣敬之一端也

禮運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藏猶安也）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音效下同）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于山川）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制度之興始于宮室故本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臣按經言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故聖王孝治天下發號出令特寓之於天地鬼神使萬物莫不聽命焉蓋政者以己正人之名聖王明察天地致敬鬼神先立於無過之地而後教人以順天時因地利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賴其器用安其居處使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養非直神道設教而已此所以其政不嚴而治者也

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則政象秋官則刑象冬官令亡亦必兩也）

鄭康成注曰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之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率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小宰（天官之副）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注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

臣按鄭注於正月言周之正月也謂於建寅之月始調和歲之為夏正建寅之月也謂於建子之月始調和六典八法以下之事和訖即當須此治職文書於諸侯邦國卿大夫都鄙至建寅之月懸此於雉門象魏使萬民共觀始對終而言懸之是為終也乃者緩詞其頒布文書所至有遠近先期布之剋期懸之欲所在同日也必十日而後斂藏之欲遠近之徧知也國法常定每歲容或有小損益其間復須畫一更新表示以警動萬民之耳目俾皆服從惟恐其干國禁而即罪戾貽厥父母羞辱也

地官司徒鄉大夫之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管五州）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年終將考其得失令州長之官皆計會政教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于鄉大夫也）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表懸之也）之于其所治之國

臣按禮樂政刑皆教此道藝之中有禮樂而云教法者政也違此教法即八刑糾之矣故鄉大夫從司徒分得一歲之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此長

節次相承又於建寅之月使羣吏攷量其法表懸
所治惟恐民不及觀於象魏所以重申屢戒使之
不犯也

州長二十五百家為州州長管五黨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瀆正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祭水旱之神亦如之歲終則會其黨政眇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之吉各屬合也聚也其州之民而讀法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書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春秋二時祭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臣按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為州長有教則有治政令所以輔教治也法則其條目也會合一州之民而讀此教法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春秋祭社讀瀘亦如正月之吉者衆之所聚易以生奸所以陰示督責戒約也至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宜審又屬民而讀之使其觀于象魏者益易晓也

黨正五百家為黨黨正管五族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敬反祭水旱之神亦如之歲終則會其黨政眇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之吉各屬合也聚也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以致其德行道藝

賈公彥釋曰一鄉有二十五黨故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州長惟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與民彌親故七讀法族師十四讀法彌親民於教亦彌數也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族師百家為族族師管四閭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每月朔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音步或音蒲為人物戕害之神亦如之

閭胥二十五家為閭閭胥管五比各掌其閭之徵令即下歲時以下之事也比之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戶口多少辯其施舍老弱者施舍不役凡春

秋之祭祀（禁酺）役（田役）政（飲射）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觚撻罰之事

賈公彥釋曰既比則讀法者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為近讀無有時節但是聚衆之時既比則讀法也又閭胥親民更近故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人聚則有教比之灋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觚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觚撻罰之事

比長（五家為比）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舉（亦作罪）奇（居依反）衰（似嗟反）則相及

賈公彥釋曰比長管五家家數雖少亦有治法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相和親者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相連及然使不犯也

臣按法者先世之典則當日之事例正月之所布鄉大夫以至比長所治之家多寡雖殊各治掌其所謂必先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者也後世乃有議其煩苛而難行者斯亦不達於政體者矣善乎明臣高攀龍之言曰古者令民五家為比其教始於比長閭胥聚衆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而掌其比觚撻之事蓋已昭然道之向方矣

至於州長以歲時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行成而後鄉大夫以登於王蓋勸戒森嚴故民聽不惑其必為善也如氷之寒而火之熱必不為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胎之不穀豈獨其性然哉所由來者豫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昭民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於道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

夏官司馬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正天下之道津梁相湊不得隔絕通其財利徙有無之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邦國相侵虐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同其好善好為風所高善為俗所尚

賈公彥釋曰施教設治之方先須均其度量權衡是以天子巡狩及王者新升皆為此事故尧曰及舜典皆陳數器之等

臣按舜典所陳乃是巡狩之事尧曰論語第二十篇所陳

謹權量乃王者新升之事此合方氏之職皆無與司馬之濂而為其屬者政典以正天下固不止於用兵矣

訓方氏掌道言也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四方諸侯之政事及其君臣上下皆有善惡為王道之也誦四方之傳道誦說往古所傳之善事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出之物

賈公彥釋曰布告前所道所誦之事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也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則當以政教化正之

臣按此以政教化其民宜為教官之屬而屬之政官者司馬辯論官材司徒訓練甲卒有分職有聯事互相敬飭由近及遠自內達外教之所以不肅而成政之所以不嚴而治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八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

臣按朱熹集注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以正之理言道之以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言禮則無樂而政刑亦不可以偏廢故朱熹以為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臣以經義處之則孝又德之本矣故夫子對季康子言孝慈對或人言孝友皆本之本也

子路曰孔子弟子仲由衛君出公輒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齊夢龍曰祖非禰也而禰之譬之輒拒其父蒯聵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衛人君輒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臣按政者所以教人德行道藝者也衛輒以子拒父是孝德先虧以言乎序則紊亂昭穆以言乎和則稱兵犯順不序不和則所以施之法制禁令者皆妄矣其何以糾其不率孰必至於淫刑以逞故為政之道以正名為先於凡事皆然而在衛為尤亟矣春秋書衛世子亦正之一節也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張栻曰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臣按仁即孝也欲仁得仁是因親教愛因嚴教敬政之不肅而成者也張栻以欲仁為本可謂知政之教所由生矣然所謂惠不費勞不怨是養民之政力役師旅之政博愛者之不敢惡於人也泰不驕威不猛是正直其心以為政祇祓其身以出政教之詳矣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今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視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馬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若夫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而列在四惡者涩縮靳惜致誤事機有功不賞與無罪而誅均非國政也揆厥所由則是敢於惡人敢於慢人耳此四惡之所以必屏也

孟子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泰山明堂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詳見嚴宗廟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小雅正月之篇哿工可反可也矣富人哀此煢獨

臣按九一世祿關市澤梁之政行之平日則四民皆有所養矣惟煢獨之人則無四民之業故當治世則待澤於王者當亂世而不勝困悴甚可哀愍如正月卒章所云也明堂為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如耕者九一數大事非是巡狩時始布於諸侯者蓋以視察諸侯之政如何應行慶賞如何應有威讓如漢法部刺史奉詔條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也六條一條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奉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怨則在刑喜則淫賞煩擾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疆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則所云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亦是抑豪右郵貧弱之意耳若乃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亦在平日不待坐明堂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矣富人哀此煢獨

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有文王之心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熹集注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朱熹又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臣按詩之二雅西周盛王之政教號令也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凡朝聘燕饗治兵振旅之事以其成規定制言之則為禮樂征伐大刑也故唐虞兵刑一官以其戒誓禁令言之則曰政王者之用禮樂有政以教其

必為之王者之用兵刑亦先有政令以教其必不為之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蓋二雅之世春秋以前也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曰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曰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之為禮樂征伐也審矣春秋思采薇天保之盛而不可復見因魯史而舉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陪臣所以僭禮樂專征伐者還之天子不得已也蓋君天下而大權不可以下移也隱二年書曰鄭人伐衛說者以為諸侯專征伐之始謹始慎微之意於是乎在矣自是以後日尋干戈用相報復五伯代起

冓據人而不仁無如之何迄於晉之悼公三駕復楚幾興首止河陽爭烈而其事乃在盛衰之際春秋於溴梁之盟特書曰大夫盟夫子之意以為冓由來者漸矣若夫寶玉大弓之竊是盜而已春秋於事之失未遠者猶思正之弓矢斧鉞諸侯之所得受賜於天子者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於諸侯之近乎正者齊桓晉文因而正之若夫大夫陪臣則不足正乎爾其人愈微則其失愈遠雖或假仁竊義以為名而已之不正必不能以正人故夫子答季康子問政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亦不屑之教誨也已夫子嘗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至於魯定公之十年夾谷之會明正禮黜淫樂刑優施兵萊人歸田墮都鄆章著績其初制於中都也七寸之棺五寸之槨民是以知有親也為司空也溝洫君之兆而合之墓民是以知有尊也為司寇

也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民是以知造言亂名之刑也飲羊之風既息讓畔之風已行反鄙讙虞苟之質成墮郤費崇侯之囚壘此夫宁之政也夫宁之實事也其在於詩其大雅之正雅乎故自序之而不嫵於伐也然則行在孝經者亦在春秋矣

程顥論十事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

臣按周官六鄉六遂其政教不同者蓋互言之耳六鄉所主德行道藝之事非不教以稼穡之事也六遂所主稼穡之事非不教以德行道藝也四民之業農居八九先王立教以稼穡為先次第及於財用貨賄以孝友為本次第及於睦婣任卹經所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也

一比一鄰之政即為一鄉一遂之政六鄉六遂之政即為君天下子萬民者之政此所以天下為一家也

十曰分數古者冠婚喪祭器用車服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制度不足以檢勑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

臣按三禮雖殘缺未嘗不傳也有宋一代未嘗無新禮也而顥云然者政教弛而不張其等差分別雖在如峻壘之將圮如重險之漸湮夫人皆將踰越之而無所顧忌滅天理而窮人欲要君無上非聖無濛非孝無親至於平阜盈壑而莫之怪經所謂此大亂之道也故政也者制百姓使不陷於刑者也後王為治禮樂不興所恃政刑而已而政又不立及陷於罪從而刑之豈不哀哉故夫分數之宜明也於孝之分五等見之矣

朱熹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褻頹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臣按經言聖人因嚴教敬因親教愛即繼之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而朱熹云為政尚嚴又云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蓋古人以誠莊對越威嚴非武健嚴酷之謂也因嚴教敬者由日嚴之心擴充之至於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是則本愛親之心敬人而又以敬親之心敬人也故凡綱紀文章關防禁約皆云吾敬而已矣未嘗有意於作威也其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則所感應者然矣豈以武健嚴酷而後勝其任哉

詳瑄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啓下人之玩而已又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臣按法者政之規矩其定之也宜審其播之也宜詳其守之也宜固其施之也宜平其期之也宜豫吾之所防範禁制者如事父兄則不可不孝友處族黨則不可不睦婣接朋友則不可不任卹皆天理之所固然而非人情之所不欲者故法立而人自不敢玩非有督責也故曰不嚴而治

高拳龍曰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

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

臣按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父母生之皆望其為聖賢於其卒也賢不肖如天壤之懸殊則司政教者之過也漢荀悅有言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必使人人守法則閭比之立孝友之書乃政之先務矣

以上政之教所由生

衍教所由生之義

刑

易蒙卦名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音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胡炳文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視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

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臣按書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以五典敷布於民而折絶其入刑之路也然而固陋昏愚之人告之弗喻引之屢違非示之以刑不知警畏所以有學校之刑官府之刑以威罰其不警不敏欲使天下之民皆惇厚此五典而已而其終不可變者不得不致於辟是以始於觲音假觶爵夏楚而極于誅殛放流也蒙之在初其蔽未深發之為易伊訓曰具

訓於蒙士庶幾其改之也若其終則至於擊伐矣不得而復舍之也刑之而脫去其械亦如今言姑念愚民無知從寬責放耳在周官為嘉石之罷民脫其桎梏而役於司空者也象言以正法也猶張釋之（漢文帝時為廷尉）言法如是足也既已痛懲而不暫舍令其改過自新是法如此而更重之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所以為吝也先王之制刑罰以赤子視斯民雖其不率吾教不忍遽絶之也以為此非故犯乃童稚畏小蒙閙無知故爾桎梏之為已甚則所以愛其髮膚身體而欲保全之者豈不至哉

豐（卦名）象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孔穎達疏曰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

臣按上經之噬嗑下經之豐旅中孚皆有刑獄之象惟豐直言折獄致刑則是斯民父母之遺體死而不可以復生斷而不可以復續在此時矣而君子法離之照法震之威情得當去聲是肆諸市朝無容寬假若天道之變怒電激雷迅非復平日之光霽雖憃愚頑冥大奸元惡皆將變容易慮以俟復常而必不敢於袒裼裸裎詬詈淫褻者故曰無非教也臣故獨取豐之象傳繼於發蒙之後以釋刑之教所由生以見不改之於觶爵夏楚之日則必至於流誅極而無可追悔也若噬嗑之言明言勅旅之言明慎言不留中孚之言議言緩則未有如豐之果於戮人者也故厲之省刑罰一條云

書辨典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以典（常也）刑流宥五刑（流放宥寬之法）鞭作官刑（本末重罪官府之刑）扑作教刑（不勤道業撻以夏楚）金作贖刑（坐不戒慎者使出金贖罪）眚（過誤）災（不幸）肆赦（不待宥贖而直赦之）怙（有恃）終（再犯）賊刑（不聽宥贖而必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曰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弗用問贖刑非古法曰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遠方彼此兩全之道也此指誤殺傷人者言之也五刑有服服從其罪無怨恨也五服三就行刑當就三處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朝市五流有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宅三居所居之差有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次千里之內惟明克允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

臣按五刑之說不同呂刑以墨劓剕宮辟為五刑魯語以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為五刑舜典五刑傳以為與呂刑同也三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為原野朝市甸師氏傳依魯語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肆諸市朝謂甸師之戮施於王族所謂隱者也不當列於三就之中故分朝市為二并原野而謂之三焉流有三居之差量其輕重以為遠近大罪四裔所謂四海之表也其次九州之外即王制所云東方曰寄西方曰棘南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也其次千里之外則因罪人所居之國為斷焉古有鞭刑如春秋傳所云魯鞭圍人榮齊鞭徒人費衛侯鞭師曹三百是也扑亦官刑之輕者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傳以為即學記之夏楚益稷所謂撻以記之是也出金贖罪傳以為黃金孔疏云黃金今之銅也古贖罪用銅其來久矣唐虞刑法可考者如此或曰五帝用象刑重辟之外不應有劓刖宮辟是則不可知弟讀舜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即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是也三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為南裔其地絕遠為三居之最重者蓋其罪大矣者也幽州為北裔三危為西裔羽山為東裔崇山或曰竄之故臣故貴之或曰協於八議故從輕論是又不可知第以衆恭黨惡逆命圮族之罪而止

於此則其他可知矣成周之時尚云刑措漢文之世尚云斷獄四百凡於二帝哉今制以斬絞流徒杖為五刑蓋出於漢文帝罷除肉刑之後歷代明君賢相再三詳覈而後定二死以當古之重辟三流以當古之三居罰徒以當漢世城旦舂鬼薪白粲輸作司寇笞杖以當古之鞭扑無肉刑則刑者得以自新而哀慘之狀不經於耳目有放流則莠民有所屏棄不得為暴於鄉里而又通之折贖以惠老弱婦女綦盡善矣第當嚴飭吏治謹守成法於以肅姦慝而衛柔良興太平而成善俗雖萬世不易可也若夫寓欽恤於威斷之中求明允於課吏之日則在乎賢君相矣

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朱熹曰但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為寃而奸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主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臣按此雖皋陶歸美帝德亦自言其執法之意在有司則枉殺無辜妄免有罪俱為失職矣故皋陶自言帝德仁愛而理官執言有司之法不可犯也民知帝德

法宥非私恩刑非私怒輕非姑息重非過予至正而不頗大中而不倚無辜者必不枉殺而有罪者亦難幸免好生惡殺之至孚於民心自然不為犯法之事故曰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此五刑章之所以著於經也歟

甘誓夏書篇名夏王啓之時同姓諸侯有扈氏逆王命史叙其事率衆親征之有扈發兵拒啓戰于甘也將戰誓師因以名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變卿言事者并戒軍吏下及士卒也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威虐侮慢五行怠棄三正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子小反斬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臣按此諸侯逆命征討之刑用甲兵而陳原野者也禹征有苗班師振旅侯其自服故在流宥之條矣孔穎達曰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在人亦謂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易説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廢棄此道言亂常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專也據此則刑有大小皆以教民敦典在司徒八刑糾之者在司馬九伐以正之也其在于經無君無法無親俱莫大之罪廢君臣之義即為失父子之道失相親之恩又已缺友恭之誼所以五行三才之理無不反易謬亂也此六師之所必加而五刑之所不宥者矣皐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誓衆之辭稱天以臨之也

康誥周書篇名武王封弟為衛侯入為王司寇此其誥命之辭是也

文王克明德慎罰

陳大猷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

凡民自得罪寇攘寇盜攘竊姦宄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殺越人傷人未至于死于貨賄音敏強也不畏死罔弗憝徒對反惡也

蔡沈集傳曰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貨財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

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猶孝經言天明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父母鞠養之勞大不

友于弟惟弔音的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

泯亂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于我執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也矣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孔穎達正義曰言將有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

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

莫大於不孝是也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

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乘阻於他人言其極者于親言其小者

臣按此見慎刑罰之權衡輕重皆由天理之自然非後儒飾喜飾怒之謂也子傷厥考心弟不念天顯乃比於強盜殺人得財之律並不在赦原此顓達所以證據經文以為緣心立法者也於人言其小者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於司徒之八刑為不任不恤之類也於親大者乃逆命毆罵殺害先王制刑以為此口不可道耳不忍聞之惡在三千條之外所以深塞逆源則彼八刑之糾不孝不友但以傷厥考心不念天顯正其罪可知也然此不孝不友之事其惡尚微為之父兄者因而容隱其

究也父則疾惡其子兄不鞫哀其弟則天之所與五常之道乃大泯亂矣于法骨肉之親得相容隱而隣保以比伍相及則有以告於執政而絶之於未甚之時所謂刑茲無赦刃小懲而大戒以全其骨肉之恩非遂加等於強盜殺人之律也後世法經乃著明不孝之罪與寇盜叛逆共編十惡之條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乃制其橫流而不能絶其涓涓之始者矣

君陳　周書篇名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親自監之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君陳代之此其策命之辭史錄為篇　事因以名篇　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弗辟予曰宥爾惟弗宥惟厥中　斷之以理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刑之而懲止犯刑者　乃辟狃　貫習之義　于姦宄敗常　毀敗五常　亂俗　亂風俗之教　三細不宥　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源

臣按君陳以孝恭之令德繼周公事任經所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者君陳其人也當不至於徇君之喜怒而曰辟則辟宥則宥者矣而訓辭若此之嚴厲者君操生殺之大柄而不可有生殺之私心也習姦宄壞五常亂風俗雖或細故三犯不宥此亦以司徒所糾比重於司寇之詰姦禁暴惟孝友之人能斷獄矣

呂刑　周書篇名呂侯為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　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五見其義以相備

臣按經言五刑之屬三千與此文同邢昺正義曰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屬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非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為司寇訓暢夏禹贖刑增輕減重條有三千之條自穆王始也今按大辟減五之三宮辟減五之二非辟如故呂刑亦有取其好生之心也

禮記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音倫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臣按制獄正謂斷刑也論作倫謂人倫之理也郵與尤同謂誅責之也即者即此以審其曲直事謂本人所犯之事麗謂各附麗于所犯之條止科其當得之罪不緣已愛憎有出入不承人風旨有偏頗也如渭橋犯蹕止當罰金盜高廟玉環止當棄市皆張釋之為廷尉時事詳漢書中間別無他情則法如是足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賈公彥釋曰此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形體之例言形體是人之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父子將獄然則為士師者不可以不知孝經也

呼謂悖禮也故襄王折之曰君臣無獄君臣皆獄文公以為直者經之

父子有證父攘羊而楚葉公沈諸梁以為直者經之所謂悖德也故夫子折之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不立君臣之義則有

衛臣元咺想其君成公而晉侯文公以為直者經之

且如此刑之加慎可知天倫有五而君父為大斷刑而不原父子之親則有

豈過計哉周官司寇佐王刑邦國鄭注孝經援神契五刑章行

刑者例也賈公彥以為出孝經援神契五刑章行之刑訓為形體之

例不獨王制有是說也父母之遺五官百骸完好成就一陷於罪則虧體辱身是成者變而之幽斷之死也形氣之所成者不可以變而復續復生此聽獄制刑之君子所以聰明忠愛之交盡也蓋聰明之人每失於不渾厚則有峭刻之法忠厚之人又失于不精明則有掩蔽之患君子之明之至誠之盡推其頃音跬步不忘之心以待天下之人子此錫類之孝于此足徵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

薄報及

衍教所由生之義

刑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臣按以刑教中者司徒十二教之一也刑禁暴亂所以約天下之桀驁難制者而協于中也六行以孝友睦婣任恤為序此退友行于睦婣之下而變文言弟者睦親于九族婣親于外親並是善父母之類友專施于兄弟兼施于師長以至親任于朋友而憂恤其災危並是善兄弟之類也于不率六行之外又設造言亂民之二刑者先王用意之

周至也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辨並是造言充其類則後世之淫詞小説壞心術敗風俗及訛言惑衆倡立教門聚徒講説皆是也王制所謂亂民變易官與物之名改作更造法度執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以亂政並是亂民充其類則後世釋氏之稱空王道士之僞立名號私創庵觀寺院符籙治鬼療病術士妄談禍福之類皆是也此二種之民在鄉黨之中鼓惑衆人觀聽其在于經則不率六行之教俱可謂之非孝無親而造言亂民直可謂之非法無君此先王立法之意也大司徒布此教典自鄉遂而比鄰以糾察其所治之民其附于此八刑者則歸之士然則教官所掌者以糾察為教至于用刀鋸則在司寇矣

夏官司馬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鄭康成注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

賈公彥釋曰案下文惟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其餘八者皆不言伐此經總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責之壇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之

馮弱以強凌弱犯寡以大侵小則眚之四面削其地猶人瘦眚也賊賢賊虐諫輔害民重賦多徭則伐之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暴內陵外之惡兼害民陵外馮弱犯寡則壇之伐之眚之不奪其位此則內外之善有故出其君置之空墟之地立其次賢野荒田不治民散民不附則削之明其君不能有負固倚恃險固不服則侵之侵輕伐重

讀

以弱勢賊殺其親則正之正殺之也是殺但賊殺其親其罪尤重故鄭注以正為殺放逐也弒其君則殘之殘殺也犯令違命陵政輕正法不循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外內亂外亂如齊襄公內亂如衛宣公鳥獸行悖人倫無以異于禽獸則滅之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

賈公彥釋曰按春秋公羊左氏説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音粗觕倉胡反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圍之謂帀其則伐之謂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

四郊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郊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

臣按司馬有九伐之法而賈公彥據左氏公羊之說則自侵至滅其由輕而重由淺而深由粗而精者凡有六等臣思此九法者設之以教邦國其罪也其威福予奪抑揚進退皆所以為教其大柄在王而司寇佐之此則明刑弼教之大旨此三典雖職在司寇其用之或輕或重皆適于中則孝治天下者以教愛教敬之義權之者也

以五刑糾萬民用五刑以糾奸善惡其目在下與墨劓等之五刑有別一曰野刑施於軍旅上命不守以用命為上奉其不守律者而刑之三曰軍刑施於軍旅上功糾力以農功為上奉其不致力者而刑之二曰鄉刑施於六遂上德糾孝以成德為上奉其不孝者而刑之四曰官刑施於官府上能糾職以賢能為上奉其不稱職者而刑之一曰國刑施於王國上愿糾慕慕當作恭恭以謹愿為上奉其不致恭者而刑之

臣按此五刑皆糾其善不糾其惡此制刑之意教萬民以為善不為惡也在司寇者乃糾惡不糾善糾不率之鄉刑則有

用中典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于為惡

臣按此與洪範又用三德同意新國和順故以輕典治之以柔克柔也亂國強梗故以重典治之以剛克剛也平安之國則用常行之典以正直治之也其威福予奪抑揚進退皆所以為教其大柄在王而司寇佐之此則明刑弼教之大旨此三典雖職在司寇其用之或輕或重皆適于中則孝治天下者以教愛教敬之義權之者也

秋官司寇秋義肅殺斂藏天子象之立官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常行之法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典為其元未習于教二曰刑平國承平守成之國

八而以不孝為首惡而糾善之鄉刑則直曰上德糾孝而已此其微權妙用曲成萬物以輔孝治孰謂周禮非致太平之書哉

以圜土（獄城）聚教罷民（聚罷民其中困苦而教之為善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所能役使之）以明刑恥之（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墨幪赭衣雜屨弗使冠飾）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齒（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三年其不能改（不能伏思已過）而出（逃亡）圜土者殺

賈公彥釋曰害人謂邪惡已有過失麗于法者案司救（教官之屬）職云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即此下文者是也（下文以嘉石罷民）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過淺直坐之以嘉石不入圜土也司救職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此謂抽拔兵器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役諸司空夜入圜土晝日亦役諸司空即脫其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者為重已罷于法也

以嘉石（文石樹之外朝門左）平（平成也成之使善）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仍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凡圜（司寇之屬）土之刑人也（但加以明刑）不使冠帶其罰人也（但罰以勞役）不虧財（不用五罰以傷其財）不虧體（不用五刑以傷其體）

臣按獄圜者東方主規規主仁恩凡斷獄以仁恩求出之也圜土所聚之罷民是害人者故疏以為抽刀拔劍誤以傷人所罷之法即恥以明刑施之職事是也石有文乃稱嘉欲使罷民思其文理知已之所為若語言無忌侮慢長老有悖于文理為州里之害因而改悔自脩其役于司空即脫其桎梏其舍之而入鄉即得齒于鄉里先王之止畜人之邪惡于其未甚之時所以困苦挫辱之令其

省愆思咎能改即止故訓平為成以為如是適所以成就之爾圍土之罰民于五刑為近以其本無故心而又不得正于五罰故保其身體髮膚使得盡其全歸之孝故既著此恥明刑施職事之文于大司寇之下而又申其解于司圜之職蓋此抽刀拔劍詬傷害人之民賦性狠戾其流至于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不保其首領無幾也至于嘉石之罷民非惟未麗于五刑抑且未麗于圜土之法何以不從鞭扑金贖而必坐之役之者語言無忌侮慢長老罪雖輕亦不孝不弟之充類也必坐役之使改悔所以絕惡逆之源也

春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水名 隱公四年

臣按州吁之弑衛桓公而自立應于大司馬九伐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者也天王既已失刑而國人莫思討賊其見執于陳則石碏以計致之也 事詳左傳 左傳書其實以表石碏之純

忠又因以權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兩難所處則有大義滅親所謂變事知權也而春秋則深沒其文稱國稱人稱地以見亂臣賊子在宮在官殺之無赦不必士師天地之間無所逃死不必本國故逆惡之人稱人以殺皆為討賊之詞此入經以來莫大之凡例也故曰春秋聖人之刑書

桓公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弑立而穀鄧二君速來朝之故賤而書名

胡安國傳曰四時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令此獨于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

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于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咺書名夏四月天王使宰渠伯糾来聘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能復用刑也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邮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能復脩其職也然則見諸行事不已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臣按恭行天罰者天子之刑為天子之宰宜統六師者也肅將王誅者方伯連帥之刑穀鄧二君宜以其師從者也天子不能奉若天道以正邦國而望之方伯連帥方伯連帥又不舉其職而以討賊之義望之人人斯不得已也不然而來聘奚

爭之事刑辟所必及其義相因而起夫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肆大眚為譏失刑無疑也

胡寧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

臣按經文五刑一章與孝行一章相次蓋驕亂奢

晉侯厲公州蒲執曹伯成公負芻歸于京師成公名黑臀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

故獨書其爵

臣按曹伯之罪亦應于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者也執有罪而歸于京師能脩方伯連帥之職矣

曹伯歸自京師 十有六年

胡安國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臣按曹人請而晉侯釋之也而書歸自京師則是專責王室以失刑也故夫子又著其義于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蓋刑賞之柄失于上而逆節之行肆于下必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孝治天下其可忽諸

左傳鄭伯 寤生 使卒 百人為卒 出豭行 二十五人為行 出犬雞以詛射 射音亦 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 臣下不能治而假詛祝將何益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邪不能治而假詛祝將何益于國家之事 隱公十一年

臣按鄭伯將伐許公孫閼 子都 與潁考叔爭車 爭所賦之車 潁考叔挾輈 車轅 以走 按車之時未有馬故挾車轅而走 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 九達謂之逵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 魯隱公 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傅附也三國附于許城之下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登許國之城 子都自下射之顛 顛墜而死 射潁考叔者子都也經曰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子都之謂矣明正其罪而加之以刑易耳不施之以刀鋸而施之以詛祝疑若別有隱情焉此左氏所以正之于君子曰鄭

失刑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 牛焉北牡相誘曰風 亡大旆之左旃 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旃 祁瞞 晉臣姦于命 掌此二事而不脩為軍令 司馬殺之以

徇于諸侯使茅茷(扶廢反晉臣)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名棄其職而先歸)士會(隋武子)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整行列也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愷(軍樂曰愷師出有功則愷歌入國以獻于社)以入于晉獻俘(獻楚俘于廟)授馘(數所截耳馘)飲至大賞徵會(徵召後會)討貳(討諸侯二心者)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先是顛頡薎僖負羈氏文公殺之以狥于師并此祁瞞舟之僑為三罪也)

僖公二十八年

臣按戰陳無勇莅官不敬謂之不孝以其不免于

戮體辱身也不殺三罪則恃功跋扈離局失守士皆不用命矣晉文用刑之當所以取威定伯至于魏絳戮揚干之僕(雞澤之會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而悼公(名周)以為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蓋霸者之家法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法則合此法則為吉德違此法則為凶德也)德以處事(德之吉凶所以處制事之是非)事以度功(事之是非所以度量功之成否)功以食(音嗣)民(功之成否所以食養民之厚薄)作誓命(誓要信也)曰毀則為賊(壞法)掩賊為藏(匿也)竊賄(財也)為盜盜器(國用也)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法則故為大凶德)有常(有常刑)無赦在九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不忘行父還(音旋周旋)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

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域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文公十八年)

臣按經文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在于凶德與此文惟異昏字度字而意義相同蓋夫子亦有取于史克之對也

晉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楚人)爭鄐田久而無成(久訟未決)

士景伯晉理官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名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雍子之罪殺之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行罪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叔魚受賄曲斷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夏書逸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昭公十有四年

臣按比昏墨于殺人者死之罪此聖人立教之深意亦峻嚴其法以折絶其入刑之路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安用掠美乎經曰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安用貪欲乎若乃在朝而爭則兵刃加于人還加于身也安可專殺乎

胡居仁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梗未化只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臣按不得已而用則在所必用故有矜恤戒慎之心而無姑息緩縱之事也尚書惟刑之恤哉司馬遷五帝本紀作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蓋兵刑者聖人法天之陰陽主靜謐又極剛方人知必無可以幸免故犯之少故經曰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則者言程頤曰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豈可偏廢哉

三罪惟均知愛其身體髮膚者不敢不慎矣

法所不宥曰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言爭亂之事可以亡身使親常憂奉養雖優不可為孝如嚴延年（漢酷吏）之母知其子之必被刑不肯入其官舍而歸不待既麗于法而云貽父母羞辱也故刑罰不濫則小人懼而思義矣

以上刑之教所由生

天子之孝

愛親

臣謹按天有四時而統于一元人有四德而具于一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獨得其全焉者也既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人心自有惻怛慈愛之意而父母其身之所以生者也于其生生之本故愛悉呈焉西銘狀仁之體極備其言君臣民物以至于惸獨鰥寡殘疾無告莫非吾性吾體之分內事而皆自父母推之若者為同胞若者為吾與若者為宗子家相若者為長幼兄弟極仁之全體大用不過成其為孝子之身而止而人欲求盡乎孝子之分量苟不至于足以仁天下則亦不得為仁人即不得為孝子可知也自夫人或挾可致之具無得為之時則詘于力之所無如何然欲立欲達之心

固在而特施之濟之未果也若夫聖人既有其德矣而又乘其位而遇其時其身固為萬物之父母而吾親尤萬物之大父母也其身則誠宗子也其臣則誠家相也其民物誠庇與也其賢聖誠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其老幼誠即吾老幼也藉使有一事之未當一夫之不獲即非所稱踐形惟肖而有愧于繼志述事者也故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夫不驗其愛于親而驗其愛于人愛人者愛親之實也且夫惡于人則不獨惡人而已岌岌乎人惡之將及焉以累吾親也故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可畏之甚也夫不敢惡于人斯為能愛人愛人斯為能愛親天子之孝固與其下者不同也臣竊觀古之聖王惟以孝為先務或以不得乎親為憂或自傷先人之功不成為憾或以世德積累隆越之為懼凡所以視無形而聽無聲者皆吾親耳矣而出而觀其治其遇兄弟宗族子姓有恩其待臣下有禮其惠百姓者至厚其休養萬物者至纖悉其為教則優柔而不迫其法律則簡約而可守其取民有節而徵發有度不幸而有水旱之不時亦有蓄積備禦而可發久之民服于其化而安于其俗和氣洋溢休問旁流作為詩歌薦之宗廟歸功德之成于先王而享有丕基永永無極可不謂榮焉蓋聖王之以其所愛達之無不愛而無不愛以成其所愛者固如此也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以保四海如此而始為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于帝王愛親之量無所虧闕也漢唐末季之君親睦之誼衰而恩禮之道薄其于百姓也無惠鮮懷保之德意重賦繁刑使萬物咸不得其所加之天災流行而不知恤則皆不能以其所愛達之于其所不愛而以其所不愛累其所愛以至此也臣故釋愛親之條廣為之衍不敢惡

於人之義凡由此一念所推而及者皆必詳焉以為是乃天子之愛親云爾蓋經意也衍愛親之條十有二曰早諭教曰均慈愛曰敦友恭曰親九族曰體臣工曰重守令曰愛百姓曰課農桑曰薄稅斂曰備凶荒曰省刑罰曰恤征戍其有與是為類而于國家為切務者則亦間各附于其條之下云

書堯典克諧和也以孝烝烝進也乂不格姦

孔安國傳曰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臣按禮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故孝至于克諧而愛斯極矣更能使烝烝然以孝自治而諧斯極矣孟子推舜之心以為惟順乎父母然後可以解憂而必底豫乃可以言順蓋底豫則和之極也夫推一家之和而達之天下無不和舜之格有苗格以此也儀鳳鳥儀以此也祿位名壽可致之祥無不畢至以此也夫聖王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必自父母之順始矣

禮記文王世子篇名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臣按夫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合之此篇而益知文之無憂也人倫之變莫如舜父子之盛莫如文舜有憂而文無憂今觀世子之篇所載旦夕起居而已視膳而已疾痛疴癢抑搔而已一室間太和極盛之象蓋二南之化基此矣千古孝行至文而甚庸至文而甚順無憂者父子之道固如是所謂性也父子間豈有憂患乎舜之憂至于底豫則憂亦

解矣將訢訢然樂而忘天下也而後世人倫廢壞
父子天性往往啓讒搆之端為猜嫌之府如肅宗
受制于輔國光宗見迫于李后兩宮潤絶起居不
聞雖羣臣痛哭引裾而不一省也唐肅宗宋光宗事載後甚
哉乎天性之愛至斯極乎尚忍言哉
武王卽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臣按武王為有周一代受命之主夫子稱其達孝
而其事親之細行復誠萬無間如此愛結于心不
自已也今按周書所載如泰誓武成諸篇一則曰
文考再則曰文考真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
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與此篇所載意相類也且云
卽而行之不敢有加亦正得武王之意若曰非余
有加也朕文考行之矣善則歸親之義也
漢孝文帝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不解衣湯
藥非口所嘗弗進

臣按此具史記袁盎傳盎稱帝有高世之行此其
首也臣以為文帝三代以後不世出之賢主即位
二十三年海內富庶興于禮義真有德教加百姓
刑四海之實效以故史稱其仁而此則其施仁之
本也盎嘗從霸陵帝欲西馳下峻阪盎諫曰陛下
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乃止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費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則誠踐步而弗敢忘孝者矣
臣按武王為有周一代受命之主夫子稱其達孝
而其事親之細行復誠萬無間如此愛結于心不
自已也今按周書所載如泰誓武成諸篇一則曰
文考再則曰文考真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
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與此篇所載意相類也且云
卽而行之不敢有加亦正得武王之意若曰非余
有加也朕文考行之矣善則歸親之義也
臣按帝初即位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
畏不敢荒寧又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
淵氷而無舟楫率是心也可以負荷聖業式隆堂
構矣十八年之間祀明堂臨辟雍養三老耕耤田
何莫非其愛親之心所積乎史臣稱其危心恭德
增光文考信矣光烈之喪追慕無已後謁陵甘露

降于陵樹蓋誠孝所感云

章帝母賈貴人明帝為太子以選入宮生帝而明德馬后無子明帝令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二王陰太后子 曰歲月驟過山陵寖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親舊時衣物聞于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紿帛巾 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紿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服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故不復送

臣按史稱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其賜東平王等詔恫乎梧楸之餘悲斯所謂親親故尊祖也後漢之盛明章並稱皆于孝德無愧焉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將謁崇陽陵詔曰漢文不使盡哀亦帝王自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

哀絰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

臣按以日易月之制始于漢文後世人君踵而行之二千有餘年相沿而不能改雖有仁孝之主創鉅痛深激發于中心慨然欲變其制如晉武帝者而在廷諸臣咸謂古者天子未有行三年喪之說揆厥所由畧有數端一謂三年不言委政冢宰設主少國疑付託非人為可憂一謂若衰麻聽政則

吉凶事雜禮難並舉一謂喪三年不祭則春秋烝嘗禮難廢闕一謂君不除服於上臣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且於臣民嫁娶嘉禮若久為禁塞亦多所未便此後世之所以扞格而難行雖羊祜杜預持復行古禮之說而卒未能易歷代以來相沿之制也

明帝性至孝太寧元年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康帝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成帝山陵已逾時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詔曰禮之隆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簡文帝為琅琊王年七歲鄭夫人薨帝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

魏太武皇帝元明皇帝長子帝生不逮事窓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元明聞而喜及元明不豫衣不解帶

魏孝文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帝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獻文甚嘆異之

臣按魏孝文在位二十九年親政以後美不勝書禮樂文章爛然可述廢革舊俗恢弘遺緒真孝治之大者禪位時止五歲代親之感根于至性故其居天位若弗勝終成大業享令名為前人光也居祖母文明太后喪能致其哀不廢喪紀然律以春秋書文姜哀姜之義君子不能無致憾焉故畧而不書

梁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為齊王諮議隨府在荊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坐宅奉諱氣絶

久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臣按有天下者以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為孝之大武帝在孩幼之年微賤之日已能思慕所生盡哀致毀因心之愛未嘗不篤即位以後又自製孝經義及孝經講疏亦不可謂不知本者矣然觀其所為崇信佛氏至捨身同泰以麵為宗廟犧牲而祖宗不血食且築淮堰以殘生靈納叛臣以召內寇卒乃身被幽囚國家傾覆所謂饗之保之者安在歟

隋高祖初仕周為大將軍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世稱純孝

臣按高祖雅性沉猜史畿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實而其至性篤于所生如此然卒不能推而擴之者以不悅學故也後以生日令海內為武元帝百姓者獨何與此之謂也

唐高祖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得時物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臣按高祖所行未能事事盡美而史紀其居喪哀戚如是猶知加厚于根本之地所以能戡亂除殘創有唐三百年之基業也

貞觀三年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尹起莘曰上皇授位太宗既得傳子之善太宗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以自徙為文不然將書曰帝奉上皇徙居大安宮矣豈不深可惜哉

七年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尹起莘曰人主一日萬幾若質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未易然者至于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至于

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中間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于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杞其行後雖欲營大明宮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故因置酒未央事而知太宗之簡于事親正所謂至美之中有不美者此也

臣按史稱太宗丁穆皇后憂高祖竇氏毀瘠哀慟杖而能起即位後過慶善宮覽觀哽欷顧侍臣曰朕生于此今母后永遠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他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寤潛然不自止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以為后冥福焉又貞觀四年六月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如家人之禮尋有瘳百寮稱慶詔曰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朕虔奉大安愛敬崇極日

嚴之養祇慄斯在近日聖躬遠豫寢膳有虧憂懼有懷不遑寧處博求醫術備盡蠲療祈告明靈具極懇禱上天降福遂蒙昭佑應手康愈萬福咸宜慶幸之隆實兼家國思頒愷樂洽于卿士然而尚齒興教德教所先饗餼是加義超常等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老人八十以上並孝旌表門閭者並宜節級賜物以申饗宴庶使萬國之內同此歡心施于四海皆知朕意八年三月高祖諡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與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常禮高祖亦喜形于色史所稱乃爾帝亦非薄于事親者矣而綱目書法如此之嚴蓋盡歡于菽水與以四海之富為養不過所過之不同而愛親之心則一故經言五孝而于庶人章結之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若以天子之富而奉養之禮有一之未盡則是貴為天子而患不及也太宗賢主貞觀之治幾致刑措獨于此未能無憾朱子大書之固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例也

上將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温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

上深納之

臣按禮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凡以上慰親心而自慎其出入起居之節也況人君一出為四海所瞻又不獨于朝夕視膳有曠且山川之修遠寒暑之非時皆親之所甚念而頃刻不能釋者故養志在于謹身謹身之大在慎其出入起居之節夫君子豈可跬步而忘孝哉周之言可謂剴切而不傷于激矣宜乎帝深嘉之也

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日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臣按三代之時下之歸美其上者無不以致壽于其君為祝卷阿天保七月諸詩可見矣而生民之篇復追其載震載夙無菑無害者溢為歌詠以相稱歎則于生日張樂宴賀誌長發之祥為宗社生靈慶亦臣子不能已之至情然而仁人孝子之心則愈益悲而無如何矣夫思罔極之恩于三年思三年之愛于一日斯何日也而賀乎必也父母春秋天下樂之之義其可也不然則雖以萬乘之尊四

海之富與負米之恨何以異哉觀太宗之言可為沉痛而開元間輒以生日宴百官花萼樓下以每歲是日為千秋節又移社以就之何其相去之遠哉

肅宗在東宮數為李林甫所構勢危甚既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李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不念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

臣按李泌感悟其君以愛親者至矣可謂有賴封

人之錫類也林甫固可罪而親心不可傷肅宗如能勞而不怨固當不待泌言而感泣矣上皇避位而不欲東尤可見天下無不慈之父而他日西內之遷益不能不為肅宗致憾也

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唐制九嬪中有昭媛充媛如仙必媛之名及梨園子弟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

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手）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至德中擇）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好在存問之辭）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旬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上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然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尹起莘曰上皇之遷肅宗始雖不從輔國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于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強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于輔國乎何誅

二年上朝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

朝

臣按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上皇近在西內不能朝夕起居感山人李唐之言僅一往省父子之恩抑何薄也先儒嘗議其不孝以為不待此日而後見當靈武之役急于為君不俟父命遽即大位比于衛蒯聵輒之爭立蓋此時已不復知有親矣

臣則謂祿山入關明皇奔蜀中原幾于無主自非勉從衆請顯正位號無以繫天下之心作將士之氣于是驅策英能光復舊物奠九廟于磐石迓上皇于舊都不循退讓之小節而就安天下之大功揆諸達節未為不可使迎復之後一日三朝恪恭匪懈萬世豈有非之者哉惟其受制于悍妻家奴遂致不得自行其意省覲疎濶子道有虧使人因此而疑其心并苛責其靈武之事凡皆自有以取之也

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

臣按開創之主英武豁達大約皆質任自然至于家庭之間孝友之道尤以率其真摯不事矯飾為貴此史臣所為以此美太祖也

真宗咸平二年九月甲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新院帝拜而慟左右皆掩泣

臣按人子思念其親至無窮極禮言父没則不忍飲母之杯圈為其口澤存焉爾母没則不忍飲母之杯圈為其口澤存焉爾於父母所常用之物且然況肖其容貌乎真宗居至尊之位篤孺慕之誠覩御容而深慟一時左右皆飲泣信乎天性之良感人者速所謂加百姓型四海洵無逾於孝德也仁宗天性仁孝寬裕喜愠不形于色而仁宗所以奉太后章獻明肅劉皇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為宸妃李氏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為大赦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詣京師諸嘗為太后謫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以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無輒言

臣按仁宗宋之賢主其奉事嫡母蓋始終不失其愛者他日左右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而待劉氏卒加厚

英宗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臣按英宗之于追崇濮安懿王典禮似亦稍貳于正統然其執心固讓若將終身亦可謂孝于本生也

英宗初即位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韓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矣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臣按父子之道天性也孝慈有各足之分而無相待之理即父母有不慈而孝子之心終無不慈之父母也故太舜五十而慕臣又按英宗育宮中方四歲后拘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英宗又素以孝德著聞者一旦即位而兩宮遂成隙以內侍任守忠等讒間之故也小人之難養如是哉

神宗天性孝友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神宗初即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臣按后之慈興神宗之孝是難能也后之所以教誡神宗者皆君天下之大道尤為不可及也語詳敬親條

高宗事昭聖慈獻太后孟皇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連夕

金人遣蕭毅邢具瞻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帝母韋賢妃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惮用兵毅等還帝又語之曰太

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為虛文
命何鑄曾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
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動鑄等至金國再
三懇請金主始允帝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帝侍太后先
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
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
事有所闕慎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

臣按高宗愛其母矣雖然北孝之小者當日北望
庭闈無淚可揮者豈止一章太后已哉

孝宗本紀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後而立之
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
謂難矣哉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
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
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臣按孝宗之孝史臣言之備矣若其銳意圖治欲
恢張祖緒尤其孝之大者固不獨宮庭色養之足
稱已也

光宗紹熙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
宮

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
尚書羅點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
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
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
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臣按光宗紹熙元年正月朝壽皇於重華宮明年
為近習所間至是始朝父子之間留連歡洽都人
始以為憂此遂大悅亦可以徵天性之愛人心所
同矣謝深甫之言曰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愛陛下猶陛下之愛嘉王光宗聞之未嘗不感悟
也其如說而不繹何哉

寧宗慶元五年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

臣按綱目書曰始則在位已六年矣惟此一朝至明年八月太上皇崩一年之中不復繼此更朝也一月四朝之家法未遠如之何弗率乃祖攸行也遼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病問復還軍中遼太宗會同五年六月在南京聞太后不豫上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

臣按開國之初經營外事日不暇給而一聞母后不豫必馳還入侍固知創業垂統未有不篤于所生者也

元世祖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 莊聖太后 怯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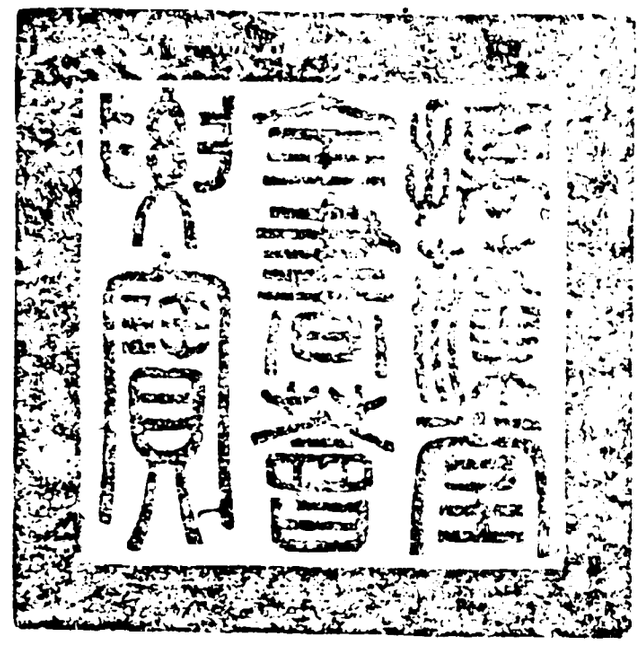
至元八年奉御九住舊以梳櫛奉太祖奉所落鬚髮束上詔櫝之藏于太廟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常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罹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

英宗初即位恭謝太廟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動

臣按仁宗元之賢主其通達儒術乃其致治之本夫能知三綱五常之重其于二親也豈有恝焉即位以來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蓋皆推愛親之心以及之者英宗之致憂致哀亦可稱不匱之孝也

以上天子之愛親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二

天子之孝

早諭教

臣按既醉之詩云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斯為源源不竭也文王有聲之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君也哉言能燕安輔翼其子是乃宜為君者也故記曰此數世之仁也未有篤於天性而可疎於訓儲者苟副德之不光即於君子之孝有闕而愧於烝哉者矣易蒙之彖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言教諭之宜早也述早諭教

易震卦名文王所繫之卦辭亨

臣按說卦傳言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又曰震為雷為龍為玄黃帝者天之主宰即乾父坤母是也萬物之出入帝為之主宰東方物

之始生於時為春所謂元而亨此元良之義所由起也故太子謂之東宮天用莫如龍龍者乾象震之一陽乃乾體為雷為龍有乘六御天雲行雨施之義乾坤之交兼有天地之色孔疏以為雜而成蒼也故東宮曰青宮又大象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修省者所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雖聖性得之猶加聖心焉此教諭之宜早也序卦以震繼艮太子主器傳重所以正位凝命者也故隆山李氏曰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為質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為祭祀之主作易者以乾為人君之象以震為太子之象庶幾可見云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舉也世子法於伯禽周公子魯公也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臣按武王崩成王幼則當武王時固有不及於教世子者及成王即位則已正乎為君矣正乎為君則已不及乎為人子為人子為人臣然世固未有不能乎為子為臣而能為君父者也而又不可正教之以為人子為人臣則寄臣子之法於伯禽公之用意苦而慮深遠矣厥後成王果能敬修厥德令問日隆令觀之詩一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再則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之為君也成王之為世子而已矣太甲惟不能乎為子故君道多闕尹之不為公之抗法也同異姓之別也然其言曰密通先王其訓毋俾世迷仍教之為世子而已夫為人君者猶不可不抗之以世子之法而顧曠之於為世子之日抑獨何哉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孔穎達正義曰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修內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云所以修外也

臣按教之以禮則嚴威莊敬而無惰慢邪僻之容教之以樂則柔順從容而無勉強迫促之累然禮非他即父子君臣長幼之秩然而序者是也樂非他即父子君臣長幼之謐然而和者是也孟子言禮之實曰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曰樂斯二者而此篇下文亦云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又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則信乎禮樂皆所以明倫而人倫尤莫先於孝為世子者為孝子而已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臣按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公孤皆冠冢宰六卿之上又官不常設或用六卿兼領蓋其任至重而教世子之官有師保傅太少者實誼云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又班彪云成王為孺子時

出則周公召公入則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然則世子師保傅之官即周之公孤特其官既不必備而世子前後出入不應闕人蓋當立制之初人才甚盛自不患無人而特慮乎後之或濫居其位者故必嚴其選毋取乎為具臣而已也秦時有太子師傅漢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自是東宮官自有師保傅而其後則位次亦與天子之公孤相埒或層累陞加或兼官遥領蓋第以為優

禮大臣之官而甚則以寵外吏及武臣於先王教養世子與不必備官之意無復有毫髮之相及者矣陳櫟解此經以為此師保之職即周禮師氏教國子以德行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者鄭氏於師保氏亦即引世子篇為證特其官為中下大夫屬於地官為不可解然考書敘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聖賢下兼此官則二公即兼二氏之職而後或者沿為制常以公而兼領之歟大抵先王之輔翼太子與其自治同以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與詔王嫩諫王惡者即為教太子之官益甚慎乎世子之有君道也四輔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此與師保並云設大較師保亦得兼此四官記不言教世子者明與君同也王者自謹其前後左右必慮乎世子之前後左右而後世勤於為治之君或未以此備官之意無復有毫髮之相及者矣

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

春秋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六年

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胡安國傳曰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真德秀曰按賈誼之書有曰教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以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臣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以桓公能舉行古者國君生世子之禮故嘉而書之也蓋

雖未正其為世子之名而已舉之以世子之禮又不獨定國本而繫人心且可教之以豫攻之禮異為世子室擇諸母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即此意也夫位不素定與既定而不早建此楚共王之埋璧太室之庭而五子卒無適立卜之于神無當辭拜者以貽數世禍者也

國語楚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之林切問於申叔時楚大夫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耆奨也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先王系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先王之官時令使訪物官教之語治國之善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記前世成敗之書使知興廢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文詞風諸事物以行動也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明也之臨臨事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諷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

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臣按叔時大指謂輔翼太子以成其德而進德之資莫切於講學而為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詩禮樂教之令教之語教之故志訓典皆是也蓋熟之復之於聖賢之書參之于善敗之跡其為忠信禮義仁孝之助者不少矣然修德進業固在於太子而朝夕納誨尤必慎簡其人必自範於先王之教而後明先王之教以教之庶乎肅而不玩異

而易入也世子之篇云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者是也審則審之於倫物喻則喻之於道義豈僅詩書六藝之文而已哉抑臣又按孝為德之本叔時云明恭儉以道之孝又云孝順以納之胥臣語晉文公亦言文王在毋不憂事王不怒則文王之能為世子文王之止于孝也教世子者必先之以孝而成之以學故曰若川然有原以卬音仰浦而後大

也

臣按輔翊儲皇之法莫著於文王世子之篇春秋

列國猶有循行之者特其所與居處之人如所謂朝嬰夕側未必聖賢之徒耳三代以後首發此論者賈誼一人而已文帝既善其言而不聞有選建宮僚之舉豈以一峭直深刻之家令鼂錯遂足以無師保諫救之職也

武帝為太子名據詘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

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臣按司馬光之言備矣史稱太子仁恕溫謹武帝雖嫌其材能不類已然以其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蓋有可教之資而不豫教之以陷於大過（巫蠱之禍）人不可以無學況主器之重哉終漢之世輔翼太子之具皆闕焉以元帝之好儒而宣帝顧以俗儒不達時宜不為之選賢師傅以正道道之卒以優柔不斷坐啟禍萌惜哉

吳主（孫權）黃龍元年九月上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南陽劉廙常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臣按教世子不可不慎也開博望之苑而異端之

陳崇潘陸之華而狎客之進若刑名家言似足枝柱補綻而其酷烈之禍豈減異端狎客哉漢文帝好黃老嘉鼂錯術數之說使為太子家令太史遷謂慘刻少恩皆原於道德者固然故文帝不用賈生傅太子而用錯然景帝之猜忍刻急誅滅功臣廢殺愛子蓋可覩矣漢末綱紀廢壞崔寔為政論以刑罰為治亂之藥石斯亦激而云爾揆之於道亦未可為大醇也夫欲世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則舍先王之教與孔孟之書奚由哉

唐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侈縱日甚右庶子孔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

臣按晉江統上書太子陳五事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臣謂世子誠盡事親之道則不獨視膳就養之節而已必將熟復于不敢

惡人不敢慢人之義而無有侈縱敗禮之失矣頲
達撰孝經義疏因文規諫可謂知教之本而有天
下者欲輔養世子誠不可不於是經加之意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
德道人者也若師禮畢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太
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
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
恐再拜

臣按古者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
皆如朋友不為純臣若三師道高德劭以師事之
則更不可以友比也夫三王四代惟其師師嚴然
後道尊天子猶有當其為師則弗臣之禮而況世
子乎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散騎
常侍劉洎上書畧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
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貢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
之手未曾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神機不測天縱生知
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
振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
適宴安將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不敢曲陳故事
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
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尚且雖休勿
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敷思於當年乙夜觀書
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
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
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王華於仙札
則流霞成彩固已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
堂鍾張何階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
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
晦天聽俯詢凡職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温言訪以
令古故得朝廷閭里是非好惡凡有臣細必關聞聽陛
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

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慮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蒼生之福也

臣按劉洎知教諭之當早而其所稱說者蓋文章藝能之事非古帝王世子入學齒胄之法也其言觀成敗訪得失似亦知所以致用矣而未知夫以德行為之本也若夫德行則文王之為世子武王帥而行之以孝教孝有非師保之詔告所得而盡者則在乎以身為之則矣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奏畧曰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于倒置乎自我太宗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宴遊飲食日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焉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即此其驗也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王遊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

臣按宮僚之設與太子遊習益宴遊飲食必俱而有得有失無不可言者故其人必極一時之選焉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可見貞觀之盛其隆重宮寮者如此

宋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封皇子頊為潁王（後立為太子即位為神宗）以王陶等為翊善記室先是以王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不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

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佯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日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

臣按賈誼曰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甚哉乎左右之可畏也古者世子有胎教甫生而即異為之室擇諸母之温良恭敬慎者與居及孩提有識則前後左右即三公三少與天下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而不得有一邪人參其間也益古之於世子自其接以太牢以至既冠成人其在深宮保姆之手無幾而其接賢士大夫之時無數所為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固不得不如此也後世官屬雖設而寢為文具進見動踰旬日講讀不過寸晷求齊言於衆楚暴容光於積寒雖碩儒端士如此侍御僕從者何哉夫侍御僕從既不能如古者之一一盡擇其皆良則邪佞讒巧必不能

裁之也察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宮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授受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豈不危哉

以上早諭教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三

天子之孝

均慈愛

臣按儀禮言凡弟四體也蓋二手二足在身之傍衆子在父之傍上下左右合為一體故人之愛手足必無上下左右之異者人之愛其子亦無支嫡長幼之異者也大學之傳齊家也首曰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則愛有不均矣然而支嫡之必辨長幼之有別是猶四體之貴上而賤下先左而後右也曹風之詩人美君子之立心均平專一則比物連類於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子雖多而其飼之也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愛之心則如一也其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棒飛集之性雖無常而居以待之則有常故每章皆言在桑也於鳴鳩見君子之均慈愛矣記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已

寔有子而使人謂之于菟于枯晉語優施以菟喻奚齊以枯喻申生無以為人父亦無以為人子天古之聖王以世嫡正位居體以別子開國承家此叔聊之所以繁衍而本根之所以獲庇者也均慈愛所以能博愛也詩周南麟之趾篇名其一章曰麟之趾足也振振公姓厚貌公子于音吁下同嗟麟兮二章曰麟之定額也振振公姓于嗟麟兮三章曰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小序曰麟之趾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臣按朱熹集傳曰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蓋文王化行於家后妃仁厚而子孫衆多胥化於善故思齊之詩美之曰則百斯男螽斯曰宜爾子孫振振兮皆可證此詩也夫關雎之化至於能使其公子皆振振如麟則文王於父子之愛天性之恩可謂極至焉爾矣故伯邑考之不立亦所以愛也管蔡之不咸非其不慈也而鄘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後皆分藩胙土無一驕奢淫佚取敗者是真所謂于嗟麟兮者也二章云振振公姓三章云公族則武之穆周公之徇凡大封之同姓無一非文王之所愛故中庸曰愛其所親

小雅斯干篇名其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尊之也載衣之裳服之盛載弄之璋尚德其泣喤喤大聲也朱芾芾天子諸侯黃朱斯皇猶煌煌室家君王

臣按斯干宣王考室之詩祝室家之內將生男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男子未生而辭預祝之已有為君與王之定分故始生即有舉世子禮與舉衆子絕異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聖人防微別嫌之至義固如此也

大雅文王篇名其三章曰陳錫哉始也周侯君也文王孫子本宗支子百世

孔穎達疏曰文王能布陳太和以賜子孫受天命而造始周國故為天下之人君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

諸侯皆得百世

臣按此詩與螽斯麟趾諸詩相發明見文王之能愛及子孫百世也而本宗支子之分已截然不可踰蓋周家大小宗之法定於此矣以此定尊卑之分明長幼之倫次昭穆之序別親疎之殺兄弟以友九族以和有國者得保其國有家者得保其家而無相爭凌之患矣雖百世可也

禮記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鄭康成注曰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孔穎達正義曰祖禰廟在嫡子之家庶子賤不得輒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

臣按此五宗之法所以起也君有絶宗之道此雖不為君言然可見先王之所以別支子者嚴矣故曰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若以國君之子而論惟不得祭故國君之庶子即自為別子自為宗而不得干君之祖禰也先王之嚴於支子至絶之於祖禰絶之於祖禰夫固有所甚愛之也不啻繫之於其祖禰也

隋高祖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名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者攻之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臣按封建之行與廢誠哉其勢也漢承孤秦之敝大封同姓而亂者四起卒用主父偃策裂地分封子弟而後羞安隋高祖處諸子大鎮得專制方面剖王麟之符受總管之虓則其權比漢諸侯王更重此與晉武懲曹氏孤立而建樹諸子使專兵柄

者同然而其覆轍可覩矣帝又多猜忌始慮天下之不我與而以大權私其子既又慮其子而防之如大敎太子勇秦蜀二王先後幽死漢王反誅而煬帝遂覆其祀矣人君開誠布公則萬物歸之若積猜嫌任智數則一身一家亦無以自處豈特不能全其慈愛而已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魏王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世子用物不曾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以訓譖倹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遣泰歸第

上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

臣按魏王泰寵於太宗欲傾太子承乾後卒敗太子而泰亦廢帝之寵泰不其兩傷與史稱泰好學大開館舍廣延時俊蓋所致者皆浮華傾險之士如勝詭羊勝公孫詭二丁丁儀丁虞之徒耳惜乎泰有好學名帝不為之選輔導之官開陳善敗正以禮誼至聽其別置文學館自引名學士此其所以敗也

高宗上元元年九月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音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臣按處俊之諫善矣然春秋尚少志趣未定之時不獨遞相誇競為失敦睦之道已也音樂之娛同於桑濮俳優之戲殆於佞人凡可以娛耳目蕩心

志者血氣未定漸染尤易當戒禁之不暇而又可導之以其具乎此謂不知其所以愛也先是龍朔元年賢為沛王聞王勃善屬文名為修撰時諸王鬬雞王勃戲為檄周王雞文高宗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一高宗也何其明於前而闇于後耶

明皇開元十五年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受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寖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衆兴所以幸之別院

臣按鴟鳩之均愛言其子七分以數計之則其無偏頗之義見矣宅以十院以百是其無偏頗也似乎能均愛矣而豈真能愛之哉夫以子孫衆多而不使之出閤就學則雖宮室衣服飲食僕御之類一無異同而陵競之心有不自知其生於嗜欲玩好之中者矣斯亦愛而勿勞者與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

臣按自漢而後諸皇子或胙土受封而不任之以職或任將軍都督刺史而不寔封之以地又或其地其官皆不與而列王爵居中朝有事則參大議定大謀其胶肱夾輔王室者至重親師傅講禮義則他日可以任親賢之寄壯維城之勢而魯衛之盛不是過矣聲色僕馬之好是敗度敗禮之階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益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名傣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

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坦言急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葦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臣按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皇子託體天家雖資性不同而聲色是習僕妾是處不知閭里之艱難不練政治之得失而欲其夾輔王室決疑定計鮮有敗事其得失難易孰與夫學而知之者哉夫古者諸侯王相及內史中尉之官益可考矣後世諸王不皆之國就封則固不必其皆置第倣師傅之遺意量設伴讀官使之以周孔之書日夕次第陳於王前而以暇商確諸史并閒及民間之疾苦如所稱督稅鞭笞血流滿身者使常若在目自然安不忘危知所戒慎而凡聲色狗馬技巧之好自不以置於胸中德性必益高明識見必益練達而要必得忠正強直如姚坦其人者始不負其任也不然或厠之以容悅之流轉導之以非僻之路是適為左右僕妾之助耳固無異積薪而厝之火也

以上均慈愛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四

天子之孝

敦友恭

臣按書君陳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疏云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于極尊乃云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于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也又按康誥弗克恭厥兄不友于弟疏云善兄弟曰友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之文為二而言恭也君陳稱其臣康誥責其民乃加百姓刑四海之義而立教之本則在君天下者不敢惡於人之初心始故博愛之道先敦友恭

書康誥王若曰嗚呼孟侯（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朕其弟小子封（康叔名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用也能者祇祇敬也賢者所當用祇祇所當敬）威威（刑也有罪顯民明此道以示民所當討）用肇（始也）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聞于上帝帝休（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滅也）戎（大也）殷誕（大也）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勖（自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受命克殷以故汝得以封於此）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繼其呼聞）乃文考紹聞（服行其德言）衣德言（往汝往之國）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安也）保民弘于天（廓大其所得于天之理）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臣按武王之友其弟者至矣封之以舊京餘民以為東方諸侯之長以重其倚任原文考之造周與所以繼志述事者以見致此之不易勉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為裕德於身而保乂其民之本謂必如是焉乃能不廢王命而守其富貴也蓋聖人之慮之周也當之國之際宜其體統之自此尊嚴隔絕

乃行家人之禮自謙爲寡兄呼之爲小子又何其
藹然親親之誠溢於訓詞也若後世裁抑之過而
恩禮薄寵愛之過而侈僭生均於友恭之道有虧
矣

詩唐風杕杜篇名其一章曰有杕之杜特立也赤棠也其葉湑湑盛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輔也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助也焉

小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臣按晉昭公分國封叔父桓叔於曲沃後曲沃強而公弱楊之水椒聊之實二詩所爲作也似昭公篤於宗族生貽厥大不掉之患詳味此詩乃知公棄兄弟而崇支別親其所疎疎其所親如杕杜之雖有葉而湑湑然不相比矣後果爲沃并獨行踽踽焉

踽患禍蓋至此哉

鴟鴞篇名其一章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惡聲之鳥攫子而食無毀我室恩情愛斯勤斯鞠斯養也子之閔憂也斯

臣按朱熹以爲公周公也託鳥言呼鴟鴞惡鳥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喻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王室我子指二叔恩勤鞠閔深痛惜于二叔也蓋公雖誅叔然念與我同父惟恐傷厥考心正康誥所爲念鞠子哀者於此見公友愛之心無已也且叔實敗武庚而詩以取子尤武庚不忍暴揚叔之過也此又恩勤之至也

破斧篇名其一章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臣按斧斨皆征伐之用集傳以爲此從軍之士因周公作東山以勞已故言此以答其意蓋征管蔡商奄時事也惟周公之心本於至公而不傷其至愛天下諒其心之無他而相與歌其勤而叙其事善乎熹之言曰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後之士豈能不

怨也哉此真能推公之心者故于此詩見公雖處變不失乎天理人心之正而後世之以一已之私利至於兄弟相賊如唐太宗之於齊王宋太宗之於秦王寧宗之於濟王元文宗之於周王如此者不可殫述皆爲得罪於天下後世而不得以公之辟叔藉口者矣

小雅蓼蕭篇名其三章曰蓼音六彼蕭萬也斯零露泥泥乃禮反露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壽而且樂也

臣按此爲諸侯朝天子之詩鄭箋謂見君子見天子也則爲美天子之宜兄宜弟朱熹集傳以爲君子指諸侯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要俱見爲君者當友愛之意

大雅皇矣篇名其三章曰維此王季因心言非勉强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也則錫之光

孔頴達正義曰太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爲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

臣按朱熹集註亦云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解亦畧同因王季之能爲君而後世有天下形泰伯之能爲讓而讓以天下是王季之友其兄者更大也故詩連舉王季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然則必能爲君長如王季者方爲孝其親方爲念天顯克恭厥兄甚矣孝友之道難言也

左傳富辰曰周大夫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同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後也召穆公周卿士名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

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僖公二十有四年）

臣按國語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此又與左傳不同詩本周公所

作召穆公糾合宗族重述其事而歌此詩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蓋感傷二叔致兄弟恩疏而親愛愈篤常棣之詩非徒作也若厲王時召公雖述此而不能正王之虐也歌詩必類厲王殆不類矣

盟于皐鼬（由又反）將長蔡於衛（晉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正也）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金路）大旂夏后氏之璜（美玉）封父（古諸侯）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是使之職事於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增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百官）彝器（常用之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周公世子）而封于少皡之墟（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襍白）綪（七見反）茷（步貝反）旃旌（綪茷大赤取染草名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塗所徑也）土畧（界也）自武父（衛北界）以南及圃田（鄭藪名）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衛取受朝宿邑）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泰山湯沐邑）以會王之東蒐聃季（周司空）授土陶叔授民（周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朝歌）皆啓以商政（因其風俗開用其政）彊（彊理土也）以周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文王伐密須之國獲其大鼓）闕鞏（甲名）姑洗（鍾名）懷姓九宗（唐之餘民）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子孫世爲貴族）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大夏今大原晉陽）啓以夏政彊以戎索（大原地寒不與魯衛同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管蔡成霍毛豈尚年哉定公四年

臣按尚德不尚年正先王封建蕃屏之意三叔皆列大藩而五叔無官豈惟不以私情勝公義亦所以善全親親之恩故周之封建非以私子弟而子弟亦不以封國賈禍自時厥後裂地太封同姓皆昧於先王選建明德之義第以年齒次第受封使之一朝享有土田恣其驕佚生成亂階在漢則有吳楚六國之禍在晉則有齊楚成都河間之禍而宋齊梁諸王皆年少涖事委政冀帥王府官或至兄弟相攻伐以胥於亡封建之禍蓋至此哉誠可為深戒也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

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臣按凡弟之愛出於天性非甚不仁之君未必遽相為瘉也漢景之待孝王宋文之遇義康其始豈嘗疎忌之哉無如弟實不令何有欲保全親親之

恩而不得者然千古之傲弟莫若象而舜之待之者始終豈不以仁哉富貴與共以明骨肉之恩使吏治其國以杜其驕溢之漸象至不仁然不仁於貧賤之時未聞不仁於富貴之後蓋舜之待之者得其當而愛之者為已至矣或者又謂食租稅不與吏事則在國中一搖手不得誠若類於放者然使絕朝見禁往来則謂放可也源源相接一無毫髮怨怒其至誠惻怛光於日月而曷嘗峻為之防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使下吏苛察繩其後哉固非如魏文刻薄者之所可藉口也

漢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等四人為列侯

臣按史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及反謀覺漢廷雜治文帝不忍置王於法而處之蜀似非為大失然袁盎謂上素驕淮南王今暴摧折之恐逢霧露死有殺弟名後果亡淮南王而民歌之如此人君處兄弟間劇難彼令兄弟綽綽有裕固善也不然明微別嫌納之善道斯為能處骨肉間者若素驕之以陷於死亡則是以禍之者愛之也其去不友者無幾矣

景帝時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宮官無異

臣按史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及反謀覺漢廷雜治文帝不忍置王於法而處之蜀似非為大失然袁盎謂上素驕淮南王今暴摧折之恐逢霧露死手来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孝王臣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鑕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

臣按梁孝王怙寵僭侈擬於天子後以不得立為嗣刺殺袁盎議臣等事發被按徵田叔且深遺太后憂然則平日不閑之以禮義使之覬覦非分以入於法而帝亦幾惟不孝不友之大過是可懼也

武帝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来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

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腑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郤骨肉氷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臣按人君之不克全兄弟之愛者有二焉愛之甚使之怙寵而驕以至於敗者一也忌之甚日夕猜防置吏苛察者一也二者交失而忌者為尤甚矣中山之語恫乎有餘悲足令猜暴者愴然而思也

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来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腰同腹矣

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章帝建初七年秋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

元和二年三月至東平祠憲王陵帝至東平追念　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憲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臣按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然東平周旋兩朝皆蒙異數固二君能篤家人之愛亦蒼之樂於為善有以致之也夫備蕃屏列肺腑知為善之最樂而不陷於不善克享福祿以永終譽君臣交忻不亦休乎

和帝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

先就留力就反

臣按小宛之詩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時相依倚取與兄弟同出呼生本屬一氣不得暫分離人君但能以所生為念常有蓼莪凱風之哀則永永相保無在原之禍痛矣曹植云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喻亦類此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是時諸侯王皆寄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僻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袁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袁美袁聞之

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

臣按前代諸王往往以驕佚之過習為不善自取敗亡人主欲保全之而不可得若謹慎好學正可共享多福何嫌何疑而增其負累乎魏文猜忌之至遂致骨肉有善亦不敢以上聞良可哀已

晉武帝太康三年冬十二月以齊王攸備物殊禮三月大司馬齊王攸卒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帝以為然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徒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任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病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攸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

悅正如魏文之忌陳思矣稱帝之初懲魏氏孤立之弊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史獨齊王皆上請攸固未嘗以驕溢致釁也特以衆望所屬而除之耳此其為身後之慮周矣哉按杖傷心維城斯壞司晨煽處后謂賈女禍及宗

又非意計之所預料也悲夫

宋文帝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彭城王義康小字歲暮必

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武帝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司馬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劉湛見疎于文帝欲推奉義康殷景仁勸帝裁抑義康容謀誅湛湛誅義康出為江州刺史卒見殺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臣按友愛之不終往往以讒人交構其間故古人有言兄弟讒閱蓋閱墻之禍半起於讒也於此謹察之君不惑於左右之言臣不溺於諂附之葦亦敦睦之一道也義康之禍啓於殷景仁劉湛足以鑒矣違蔣山之誓不其有負初寧歟

明帝與休仁建王安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欵狎景和于業號泰始明帝即位改元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文帝廟號經國之義雖宏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言義康罪小當呵而訓之不當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遂殺之也已行之典剪落洪大也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氷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明帝廟號保宇螟蛉明帝素無子容取諸王姬有孕者納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於具反煦許具反旁孽旁枝之庶子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揄落晉武

并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啓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臣按自古戕其同氣者莫甚於宋明其末年誅鋤無一存者休仁有佐命大功亟除之而微蕭道成入輔何其舛也夫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道成已閱之久矣易姓之後劉氏殲焉此骨肉相殘之流禍也要之晉武之不能容齊王攸攸無自取之道宋明之於休仁不能保終則其殺機休仁自啓之也松滋侯兄弟十人同時賜死宋祖繼體無遺誰為此禍非休仁耶休仁之為明帝畫策為社稷計者誤其為身計亦誤矣

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臣按太宗此言亦天性之發而有痛於六月四日之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與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明皇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薛王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回飄吹火發熱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讌閒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戊子流虛已於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廷琦太祝張謂數與範飲酒賦詩

貶廷琦雅州司戶謂山在丞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凡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凡弟也

臣按天子之尊雖臣諸父昆弟至於燕閒相接皆用家人禮謔浪怡怡天倫之樂事無貴賤一也魏晉以來防制諸王網蓋少密而角弓之怨作焉明皇友愛五王出自至性樓名花萼帳共寢興故史稱明皇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也迨至儉壬私挾讒緯共相結納亦止罪及於裴虛已諸人而友愛之意未嘗因之少衰曰吾兄弟自無間蓋其不任以職事則不致以義傷恩不使結納羣臣則不致以儉壬間同氣之好皆所以全友愛之誼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三月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七年四月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

臣按史時柴禹錫等上變告廷美有陰謀而趙普和之故連有是命後竟徙房州憂死廷美之死死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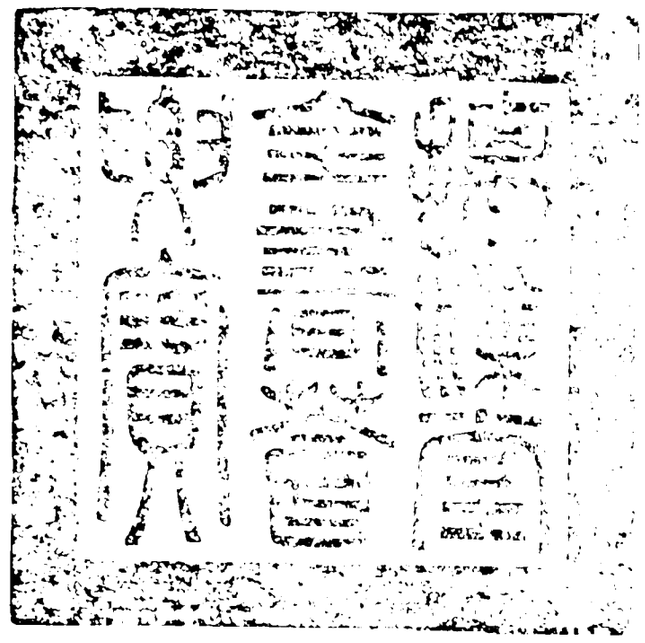
於杜太后金匱之書也太后遺命兄終弟及誓書藏於金匱母后愛憐少子適以速其禍時藝祖皇子德昭已先死蓋

太宗於孝慈弟友無一焉

理宗初即位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湖州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元年追封秦邸廷美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能皆合禮難以為法

臣按史濟王玹既廢湖州人潘壬起兵欲立王不克死并縊王德秀直其冤且云人主當法二帝三王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禮至哉言乎得牖約（坎六四納約自牖）之要矣人倫之際豈必皆處其常正須斟酌處置盡善如舜之處象周公之處管蔡豈有一毫不合理者此在講學以明之蓋幾微毫髮之差乃天理人欲之辯不可不謹也

以上敦友恭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五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千八百十一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五

天子之孝

親九族

臣按人之一身上有父下有子三而一者也親之至也因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又因之由祖以親高曾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此喪服小記所謂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也制服之義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是旁殺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故高祖外無服是服親畢也乃若大宗者族人百世宗之雖絕屬猶為之服則始為諸侯大夫者且然至於天子則其收族之道益以廣矣緣尊尊貴貴之義則有天下者絕宗緣親親之情則族人百世宗之者其恩數不得同於異姓也此同姓之九族

也通異姓之親而言之則有以父族四（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已女昆弟適人有子適人有子為四族）母族三（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妻族二（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為九族者是同姓之九為一族而異姓之族居其八也其序則由父族而母族由母族而妻族若司徒六行先孝而友而睦而婣也有天下者推愛親之心而周遍於同姓之九族而後及於四父族中異姓之三族而後及於三母族二妻族而後及於朋友故舊亦由任恤之行在孝友睦婣之後故博愛之道次親九族而以勲舊附焉

書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臣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九族皆自親而推而即以親吾親者及之蓋親親之殺孝之至德之至也朱子論仁以孝弟為第一坎仁民二坎愛物三坎若本孝而推九族固孝之第一坎仁民二坎與故首親睦次平章也

詩王風葛藟篇名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小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孔穎達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叙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

臣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若平王能糾合宗盟以勸來者則人心固而國勢強周轍猶可以西也而蔑棄宗族以坐成孤危之勢諸侯自是離心而各欲自樹王室之衰始此矣然則葛藟一詩王之所以降而為風也

小雅湛露篇名其二章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鄭康成注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陳敬仲飲桓公酒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臣按此言天子燕同姓諸侯至於厭厭安閒之夜以其宗室故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也其三章云在彼杞棘以喻庶姓諸侯四章云其桐其椅以喻二王後皆以令德令儀為言異於厭厭夜飲者矣此亦周之宗盟先同姓之意宜其有既醉之作也

頍弁篇名其一章曰有頍音傾弁皮變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羅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音憂心無所薄也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小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熹集傳曰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臣按集傳但以為燕兄弟親戚而序謂刺幽王然意均主於親睦九族自足兩存也蔦與女蘿非自有根依于松柏之根故松柏在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亦有纏綿依附之意曹植表云今臣與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亦是詩之解也此詩卒章云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而角弓云兄弟昏姻孔盖二詩皆無父族之異姓三母族三妻族二而言也

角弓篇名其一章曰騂騂調和貌角弓翩其反矣弓張則內向弛則外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二章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三章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病也

小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臣按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不獨骨肉離散而民俗皆然而傚之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也綽綽有裕兄弟本天性坦懷相待一無猜嫌自可處之

裕如若不令兄弟則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機心機事縢固不解而所處之途皆險巇矣此所謂交相瘉者也

大雅行葦篇名其一章曰敦聚貌匊萌也時也彼行道也葦牛羊勿踐履方苞甲而未折方體成形維葉泥泥柔弱貌戚戚兄弟莫遠具俱也爾邇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小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孔頴達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親睦九族之親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

臣按周家忠厚能篤親親之恩故仁及草木詩意若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者是極形其仁愛之所至塞天地橫兩間真有不忍斷一樹殺一獸之意以明其戚戚具爾者至誠而無偽也成周太和之景象於此可見之矣

篤公劉篇名其四章曰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士蹌蹌濟濟大夫濟濟俾筵俾几既登登筵几既踞乃造其曹羣牧之處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羣臣從君之宗之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以為主

朱熹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祖謙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皆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

臣按公劉初遷即為宗法以聯屬宗族明仁愛焉周室之忠厚篤於此矣宜數世而後有行葦既醉之作也

板篇名其七章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臣按朱熹集傳云宗子同姓也上文言藩垣屏翰皆所以為固言城則四者之功皆包之矣宗子為

王之城者同姓義均休戚可以寄心膂而樂外侮左傳士蔿引此語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蓋城壞則藩垣屏翰靡不傾圮寡助之至傷之者至矣獨之可畏無難知也要在務德以為本哉

禮記月令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康成注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

臣按經意鄭注釋之詳矣云罷者孔疏復云於此歲終與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為之此與箋為異竊意疏說為長歲終合族不應儉於兩年一舉也

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慈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孔頴達正義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按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

臣按國子之倅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謂之庶者以其適于衆多故謂之庶非適庶之謂也倅是副貳于父之稱故知為適子也燕義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教治謂脩德學道戒令即謂國有大事率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者也王制亦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學先王之心至公教國子之倅至于與教太子同故世子之篇即次庶子一官以示重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俊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于公禰

稱當作祧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音向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臣按此二十一條先王之為正於公族者詳矣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其教一領于庶子故曰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然則後世如宗正一官宜講明其遺意而重其選矣

臣又按降等謂親者稠疏者稀親兄弟歲四從父昆弟歲三從祖昆弟歲二族昆弟歲一非謂其食之豐儉也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孔穎達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叙昭穆之事

又曰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

臣按合族二句統上治下治旁治而為言族人中上有祖禰之行下有子孫之行旁有從兄從弟上

治以教尊下治以教親旁治以教睦不言為省文也故正義云此一節論合族之禮序昭穆之事而武王伐紂之後柴于上帝祈于社奠于牧室追王其親即序其族焉蓋體先王之心為心愛其所親之義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孔穎達正義曰不敢計己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

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令遠卑退是殊別嫌疑

也又曰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

臣按合族謂會合族人燕飲也君與族燕之禮見於經者有時燕有祭燕國語曰時燕不淫月令曰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此時燕也楚茨之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祭畢而燕也竊意周雖大封同姓然皆尚德五叔即無官而宗廟中亦序事辨賢否故有祖廟未毀親未絕而列為庶人者可見任官者亦少而情不可已歲時及祭輒會合燕飲極歡樂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爵賞不濫加常飲食之親親之厚也領于大宗伯以示重禮也故為之服皮弁服即于路寢設主賓焉其物肴烝其食世降一等其序以昭穆其時以夜爵樂無算其儀脫屨升坐立監相禮王與族人燕于房雖其詳不可盡考大抵禮從其隆而不殺也若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為祖也繼別為宗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嫡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

凡五

孔頴達正義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其適子之義別于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

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于在本國不來者之宗者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是也

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

臣按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之謂然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為大夫別于正適者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者三是異姓崛起于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故舊註皆云此條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也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雖至于絶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云百世不遷也既云繼別為宗又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孔穎達以為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若是則以公子而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推其所自出即國君矣又可宗乎故朱子定為衍文也

陳澔集説曰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澔集説曰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臣按此國君之子方一世為公子時統領之宗法即所謂別子是也若傳之後世即無是三者矣

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臣按此即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也若無適可立則但立庶子為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公子惟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故知此節是申言之義也先王合族之道已有燕飲以綴之而族人不得戚其君是不得宗君也君有絕宗之道是君不與族人為宗也故立宗法以統領庶子使其子孫知敬宗知尊祖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序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一宗如出乎一家如出乎一人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所以刑禮俗而明人倫者莫善于此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列于太宰九兩繫民之制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九兩五曰宗以族得民而自屬王以後多親戚離散之詩則宗法之不講久矣及秦用商君法富民有子則出分貧民有子則出贅風俗大壞而王公貴人益莫知有敬宗之法後世所為合族之道惟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數傳而不散或置產以相贍者亦不足以化民而成俗轉移之權固在上也

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臣按先王于祭畢而燕意深遠矣蓋七日戒三日齋親之居處笑語無一不宛然于心則對此羣昭羣穆咸在固有儼然如見親之愛之者因以酒肉燕樂之亦冀親之庶或饗之之意也不然祭之明日尚為繹祭以求神而豈正祭甫徹即弛其莊敬為厭厭之飲哉

周禮春官宗伯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鄭康成注曰三族謂父子孫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

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臣按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禮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皆舉三族為言辯親疎則三族親而餘族疎也正室為門子以示敬宗之義政令即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者也

儀禮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舍去聲

鄭康成注曰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將受之

賈公彥釋曰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

臣按此上儐傳天子命告諸侯入之辭非他鄭注云親之詞漢書亦云不自他于太后言伯父不言伯舅即所謂先同姓也

春秋宋人殺其大夫大公七年

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庇藉其

縱尋量之斧伐之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六卿使穆襄之族與昭公為和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臣按宋成公卒時六卿皆公族穆襄之族不與昭公欲去羣公子者去穆襄之族也公不聽樂豫之諫卒使其大夫橫受屠戮大抵春秋時公族皆強而偪然其始皆不能懷之以德坐使其勢滋蔓而後圖之不勝則其勢益盛而誰何矣人莫不患公族之難制而不知遇之不以道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苔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襄公二十有九年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仲孫羯會之鄭子太叔游吉不親事不書與伯石公孫段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衛世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餘也指杞是屏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也晉不鄰不恤鄰近之親矣其誰云之

胡安國傳曰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臣按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傳言九族之序最為明切而後世如兩漢之君徒篤于母妻之族而于同姓少恩者為昧于葛藟之詩之義矣葛藟一章云謂他人父二章云謂他人母

三章云謂他人昆所謂次也
國語周語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樂則有飧烝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故歲飫不倦時宴不淫

臣按此周定王語晉士會之辭其平居無事固燕以申好及有大疑謀則飫以圖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

固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先王有大疑必與族謀蓋以與國家同休戚共安危故委心謀焉窈意此亦必宗室之賢者非必會合族人也又其意不主飲故不脫屨不坐而立其牲體半解而房烝禮簡于燕也歲飫亦非必歲舉對時祭而為言明其疏數故約以歲

晉語司空季子曰晉臣白季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西陵氏之姓之甥也夷鼓彤魚國名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二姬酉祁己二己滕箴任荀

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臣按同姓為同德故黃帝諸子各自為宗其得姓者一十四人是以德居官而得賜姓者矣以德不與黃帝同各自受姓古之難乎其同姓也如是非必賢不肖之相去苟德少有不類即不得附于所生之姓故八元八愷亦別為十六族而不才之子亦不得以出于帝鴻少皞顓頊縉雲而蔽其誅也成周之公族有祖廟未毀列于庶人者其出仕為卿大夫而有功德則亦別賜姓先王之意非欲別異本支以示于孫使各起其家不得依附屬籍為重以隳其德也能同姓固善即別姓無嫌而惟其德泯然無聞者于斯兩無所處焉其愧之也有甚

于除屬籍者矣後世士大夫之家其子弟往往有自倚門戶坐長驕奢而又況乎席天家之重挾誰何之勢者乎宜乎姓猶是也而德已非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 卷二十五

二十四

樂伯（樂武子書）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禧文敏儻也（治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而不隱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諗告得失）使鎮靖者脩之

靖者脩之則壹

臣按晉悼公初即位慎選公族大夫使為政于公族可謂知本矣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遂廢公族之官及成公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至是悼公脩其制而重其選誠以膏粱之性習于驕奢而弗嫺于教訓或陷于大戮以傷親親之恩故妙選其官而教之以豫斯為善遇而曲全之者也昔周原父（周大夫原伯魯）不說（音悅）學閔子馬（魯大夫）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國亂俗壞言者適多）而後及其大人（在位者）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然則公族之政亦在道之以學而已先王立庶子之官掌國子之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使明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而春合之于學秋合之于射以考其藝而定其等夫是以公族多才彬彬輩出足以屏衛王家而自周以後宗室之令者寥寥無幾嘗不足以備國家之任使夫豈其有不逮不學故也漢之河間東平為宗藩之賢王皆以好學聞故享有福祿以禮始終而宋之彭城卒以不學致敗後讀漢書淮南厲王事歎曰前代乃有此吾得罪宜也時沙門慧琳亦云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吁可悲也已故敦睦宗親者當時加訓誨使之束身禮教明于大義俾可以為宗子維城之寄如常山王袞江夏王鋒之語其臣者是不欲以好學之名自居尤可見當時之不以興賢

為切務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朱熹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于管蔡監商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臣按宗藩中有足無親賢之寄者自當隆以事權夾輔王室如其不然富貴之足矣恩誼兩至之道也夫周公猶失之于管蔡雖于公無憾然不若待五叔者之釋然無過也故經但言親親不輕言任之以事

漢高帝八年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臣按班固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中更名宗伯高帝立國之初而即以序九族為急可謂知所當務矣然而宗室之令者鮮焉母亦徒備其官而未講于周官諸子之職所以教導之方與

鄧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親近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

臣按宗室貴戚但以教學為亟進可以佐國退可以保福祿溫衣美飯乘堅驅良古人比之酖毒何可長也

唐太宗命魏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自軒分二十五子肇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

七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于生前流遺愛于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語蹈奸宄之迷途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悼之驕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念華萼之棠棣寄維城于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于積善其亡也皆在于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以免乎大過興亡是係可不勉與

臣按徵此序開陳二端垂訓千古臣是以少節其文而著之篇

宋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年秋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張方平論奏略曰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羣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近建睦親之宮制度周大前模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繞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

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
美者也其設司分局綱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
其諸院講說教授之官宜擇學問志行定其員數中
開廣堂為之學館凡公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序
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
一人總攝焉其勤業特優者遷秩祿加賜賚則不率
教者不待罰而知勸矣

臣按馬端臨帝系考東都故事宗子皆築大舍聚
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後曰睦親秦王後曰廣親英
宗二王曰親賢神宗五王曰棣華徽宗諸王曰蕃
衍渡江後宗子始散居郡邑然仙源類譜所載以
淳熙八年計之太祖太宗魏王以下子孫已二萬
一千六百餘人即非渡江亦豈能聚居大舍故其
制雖善竊意止可行于近屬而不及于疎遠然則
國家當歷年未遠宗支未蕃聚之學舍而擇其人
教育之可也如其纂萬年之歷衍瓜瓞之盛至于
絕絕千億則必講明大宗小宗之制以始封之別
子長者為大宗如姬姓之宗魯者而餘以世次遞
為四小宗各統領其支屬倣司訓導糾遺失之制
以教誨督察之嘗以大宗知宗正事統攝之多其
學舍豐其祿給妙簡賢才為講說教授之官以德
行文藝分科教之不率者以聞于宗正而加罰焉
如是則如漢之宗室隨郡國歲計上籍可也舉茂
材可也唐之歲送進士可也宋之以經義論試亦
可也以特恩任子進身亦可也朱虛劉章之忠間平
河間東平之賢向歆劉向歆父子之學皋勉以下六人皆李唐宗室之
事業白賀之文章道宗孝恭之方略將必彬彬輩
出為國家之用而可以比隆于成周之賜姓命氏
出入為王腹心股肱爪牙而無有世官世族之譏
嫵者矣或曰族領于宗固善矣如為宗者未必皆
賢何臣應之曰先王之制為宗法也豈獨序之而
已蓋自庶子之官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

而復有師氏保氏以教養之大樂正復以詩書禮樂而教之于學先王之為教固莫重乎其為嫡也大宗之適一小宗之適四先王以為為宗者必使之為可宗故設官以屬累相司使無不成之材他日將任以有國有家之重則固未聞公子有宗道而不可以糾帥族人者也使後世實講于先王大小宗之制則必能參以先王教適子之法自可以責其為公族之表率而為公族者亦不患于無所觀法矣史稱允讓知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教養子孫崇尚藝學莫不勸服此其明驗也夫一允讓如此況賢于允讓者哉惜乎後世宗法不講先王教諸子之法亦不復舉行僅有宗正一官不以德不以齒惟所付授掌玉牒屬籍而已甚非所以重本根而固宗子也

神宗熙寧五年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

擢用

臣按古者支子為羣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皆得仕其國為卿大夫士而或氏其王父之字或即以先人之謚與官名封邑以為族明子孫之賢者得自為族而不必專緣肺腑丐恩澤也漢世宗室隨歲計上籍劉向以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李程李肱皆為舉首蓋近世取士之法既束于應舉一途則自袒免外使之應舉得官于朝而不限其所至其不中者仍量才擢用雖于先王所為教育之法未之或講而亦不失為厚也

詩小雅棠棠者華篇名其三章曰我覯之子乘其四駱六轡沃若鄭康成注曰守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然其四章曰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

弍之事

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嗣也之

鄭康成注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于朝有功于國惟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絶也

臣按小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序言世祿而鄭無言祿位者古者有世祿亦有世位也子孫不能象賢但使之食先人之祿故有世祿子孫象賢則令復居父之位故有世位也惟先王之心至公且厚故賢而有功者以其德澤覆露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此辟典罰弗及嗣賞延賢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此辟典罰弗及嗣賞延

後人而世保其祿惟古之貴遊子弟主念其先人之勤則養之於學校嚴之以師保皆為教成之材故又世保其位幽王之時去古未遠其故家大宗非若後世之降為皂隸也此作詩之人其被棄公而思古刺今焉三章四章所陳四駱六轡大夫之車左宜右有吉凶之事蓋失位而念昔先人尚不致憂其貧窶則固未嘗失祿也先王之待勳舊其貽謀也長矣

春秋夏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昭公二十年

胡安國傳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

春秋善善也長之義也
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臣按此周公告魯公之辭大故謂惡逆蓋故舊多
藉前勞邀異數一不滿望常觖觖失圖以陷于大
故而遂啓人君猜忌之端謂舊人都不可信任者
則非也聖人之言不傷恩不掩義使夫干于大戮
者不得援昔日之成勞以寬其誅而其謹愿無他
者亦不必以地望之近于偪而逆為之所而凡小
嫌細故則固蕩然悉與含覆不以繁文苛法絕之
如漢文帝賜金以婉張武其忠厚之道也

漢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
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
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
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
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

不悲哉先王惟謹微慎始之為慮遠也故雖分藩
定封之時而參錯之以同異姓之國分之以百里
七十里之地嚴之以三軍二軍之制來之以比年
五年朝貢之期卿必命于其君而官爵不得專除
也賜弓矢然後征而軍旅不得擅調也名山大澤
不以頒而利權不得輒攬也車服不妄加嘗自不
濫及財物賞賚不至于無數凡所以示之節以留
不盡之歡使不至乎怙寵已極以啓其邪心夫是

以胙土田者相望而無有及畔之患然其後猶攻伐四起爭奪不休而漢世功臣大者王小者侯王之者始惟恐不得當其意坐使之速于敗亡至唐之節度以使為名而事權過重遂有藩鎮之禍夫先王處封建之勢猶能斂天下之權銷奪未形之變後世尺土一民皆天子有也而可不制之于始以逆折其萌胎尾大不掉之患哉

宣帝元康四年春正月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凡三百十六人

臣按賜金給復近于古之世祿也更當論其祖宗功之大小及前所坐失侯之故興滅繼絕任賢官材則足以勸能者矣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是大饗將士功臣皆增邑更封已歿者封其子孫或支庶自隴蜀平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

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内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臣按古昔盛時所以疇其勳庸者雖錫山土田而常入為王卿士蓋古之親臣即其世臣而無有不可任以職事之嫌也蕭曹依日月之光而迭居相位皆以功名終豈可謂不可以居三公哉然而人之情固有可與圖危而不可與居安者當天下既定大難削平功高而久握大權既非人臣所以自

安全之術而為之君者雖寛仁大度一不以芥蒂于其中顧其深愛而曲全之者亦必有道矣又人之才分固各有宜長于戰鬭者多不嫺于吏治使之從政其甚者怙寵弄權晉于禍敗而其謹厚無他者亦多以不學致譏一有負累絏之則傷恩舍之則枉法必也恩為私而法者天下之公則雖欲保全夙昔之驩而不可得矣光武之不以吏事責功臣政恐其得過此真善處之道而是時高容膠東固始三侯仍參議國家大事曷嘗盡置之不用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如其人也于從政乎何有而要不可以一概而論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是年秋七月太宗即位定勳臣爵邑房玄齡常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侍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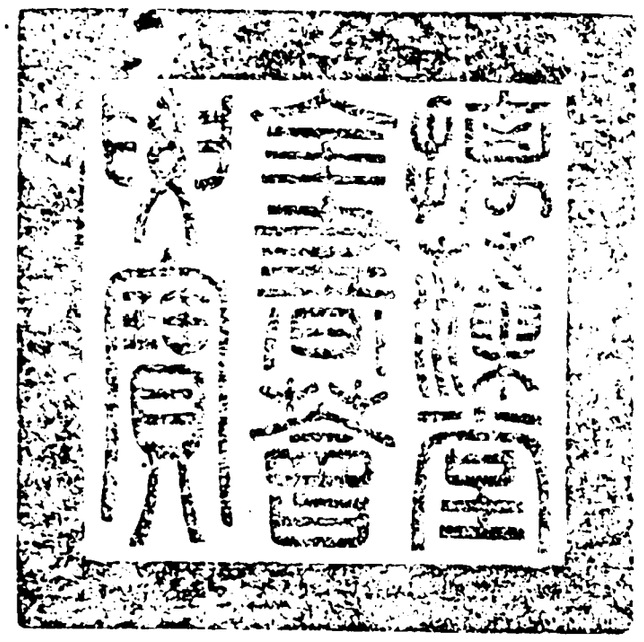
臣按人君之于天下當如衡然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必以舊人不足信任而疎遠之者固非也以其非舊人也而疑之可乎四海皆吾赤子也百職三事皆吾腹心股肱爪牙也又何置新舊于其間乎太宗之朝如王魏如敬德皆其讐讐也而曷嘗有毫髮之負其君者哉先王有大疑謀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使無不竭之情而設官分職親疎並用毋以內圖外而亦不以外而間內也毋以小謀大而亦不以大而遺小也毋以遠言近而亦不以近而忽遠也廓然大公表裏洞達天下如一家一家如一人自然榮衛周通精神凝聚而必無有欝結否塞之患矣

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

典禁兵

臣按宋祖最能御將當時邊將分屯諸州要害皆其親信歷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兵不過三五千人曾鞏稱之以為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此後人所當法也

以上親九族 勲舊附



校 覆

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賈提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御定孝經衍義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六

天子之孝

體臣工

臣按經言父子之道有君臣之義儀禮言父子一體父首子足君臣之分喻于冠履君臣亦手足也父之有衆子如四體之相輔君之有羣臣亦猶四體之相附也書言元首股肱又言股肱耳目斯一體四體之証矣臣以父事其君君以子視其臣欣戚憂樂靡不相關故曰元首股肱為一體述體臣工

易大有卦名六五厥孚交如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程頤傳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

臣按朱熹本義言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蓋

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所以為交孚也中庸所謂士之報禮重盖孟子所謂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者盖如此而經所謂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亦即此交孚感應之理也

晉卦名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臣按康侯與寧侯相似胡炳文以為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盖建侯本以寧民今此康侯述職而來著有撫循百姓之功則車馬之賜享勞之勤尤當寵異于衆中而顯加恩遇者也盖惟坤順之臣文明之主相得益彰乃能有此若晉文公之受車轄弓矢出入三覲猶未足以當之也後世強藩悍帥不奉朝謁而猶待之以姑息恩命濫膺與朝貢之臣禮數缺然者皆未得于康侯錫馬之義也

夬卦名象傳曰澤上于天夬決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止也德則忌

臣按居乃居積之居與夬義相反以祿者臣下之所應有而人君居之以示德若居貨然一則如項籍之印刓弊而不予出納之吝一則如漢高踞洗見英布先使之大失所望而供帳飲食之盛又使之大喜過望以術智御才傑之士皆非先王忠信重祿之意故君子忌之而弗以也

中孚卦名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同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胡炳文曰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與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在九二則曰靡在九五則曰攣孚皆固結而不可解之象

臣按人主惟其有攣如之孚而賢者為好爵所縻苟無此孚信而但以爵祿奔走天下之士賢者所不願也

書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蔡沈傳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詩言豈弟君子干祿不回蓋正人而富則斯民被豈弟之澤故君子干之福即斯民之福也小人雖富而乾沒不止與之以祿是厚其毒也豈以惟皇作極而威福濫用者哉蓋聖人制行不以已中人之性固可使為善可使為不善也厚其祿養謀其身家所謂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養廉有資室謫不至自非貪冒嗜利之人必不至更以賄敗也若既已陷于不義則必至于無好德之心如是而更欲責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其人方自以行檢既踰後効無補其何能報我以善哉惟其在一人之

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皆也埤厚也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三章曰王事敦猶投擲也我政事一埤遺加也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折沮抑之甚于謫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謝枋得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杖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劇使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

身而可慮如此是人之有能有為者必當有以愛惜保全之于始不可以徒用之而不為之所也

詩邶風北門篇名其一章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無財可以為禮且貧無財可以自給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臣按北門之詩箋以為衛之君閽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困苦不得志故刺之也宴陋則無才為禮困苦則無資充用宴且貧祿之薄可知也有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而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于彼而以益于我是又使之事君子之事而食小人之食也夫簡兮之賢者官卑祿薄而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其人豈不宴貧哉無王事之適政事之埤以為之憂也投之以事則當知其艱無以代耕而但欲責其力所遭如此而終無去志雖其室人亦不之知詩人愛君之心綣綣無已怨而不怒歸之于天尚亦使衛之君聞之而惻然有動于中乎

小雅鹿鳴篇名其一章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小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臣按傳鹿得苹則鳴而相呼誠懇發于中以興嘉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示篾作實言置之周之列位也蓋君人者非善不用惟賢是與既得此好德之人而但承之以筐篚弗與共天位則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四牡篇名其三章曰翩翩者鵻鳥名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所安之處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四章曰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五章曰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告也

謝枋得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深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又曰聖人以孝治天下閒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忠孝兩全也

范祖禹曰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君也

輔廣曰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又言其以是情而告于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者詳于私恩而畧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臣按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陟屺之憂鴈羽之嗟北山之怨出于人子之所自言則上下之情睽隔而為變風變雅出于君上所代為之言則能體悉人之情而為勞使臣之正小雅故孔氏以為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又經曰母取其愛再言將母所以曲盡人之情然苟非能自盡其愛親之心則何能推已及人而言之忠厚惻如此耶

蓼蕭篇名其一章曰蓼彼蕭也高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輔廣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何能保有其安樂于長久乎

臣按蓼蕭之燕笑譽處為晉之時有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自罷侯置守而方岳郡縣皆古之諸侯則四海九州之內凡為守土涖民者皆天子之羣臣也皆當以吾不敢惡于人之義而示之以恩愛慈惠者也

大雅假樂篇名其四章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鄭康成注曰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臣按假樂之詩公尸所以答鬼驚者謂諸臣為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成王愛親之心形于祭祀既燕其父兄而及其諸臣君愛其臣臣愛其君始之以稱願終之以勸勉有元首股肱明良相得氣象呂祖謙曰蓋舉陶賡歌之意也

儀禮燕禮第六

賈公彥釋曰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臣按此四等之燕若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及異國之聘賓亦後世所時有惟君臣無事相與講明德義以禮樂燕飲最為難得蓋法酒之置鮮能歡洽狎客之譏惡其沉湎惟明皇之御花萼樓邀雹歸騎太宗于後苑賞花釣魚唐宋二史傳為盛事臣以燕禮考之樂備三終可以出矣而必極之于無算爵賓算樂酒已四旅可以出矣而必極之于無算爵賓

卿大夫既成禮矣士亦受觶矣而必均其惠于小臣之與者或因以習射也而繼之以燭或者不徒歌也而命之以舞而自始至終正之以禮先王之道所由必盡其孚信不止無惡于人而又咸以得其歡心者也唐宋之君臣雖不能因是以講明德義合于古者行禮之義而適當無事成其泰交蓋亦未易得此者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臣按羣臣之稱自卿大夫而下逮於士者也古者四十曰強官人無異途故內則六官之屬有司職事之賤者外則閭胥比長皆以士為之其育于成均者則野處而不匿其秀民之能為士者也古者四十曰強而仕然而有士冠禮則雖弱冠之時未受爵命而其德行道藝舉于鄉老者固已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也以後世言之有司執事之賤者與夫閭胥比長且兇童畜之奴隸使之捶楚辱之而先王之

世則致其忠厚推其誠信不啻股肱心膂視之也夫然後廉耻之道興詭薄之風息雖微且末皆必感激奮厲欲及時而進德修業也此其所謂報禮重者也然而曰周之士貴泰之士賤何也夫出于學校之中既以賢能獻之而任之也僅以為有司職事閭胥比長疑于賤之也而先王期待之意蓋無窮焉士亦知自貴也游說之士立談而取卿相出其珠玉錦繡疑于貴之也而世主蓋以是市之

士愈以賤也夫士知自貴則德日進業日修惟其所使而無不可其為報也孰重焉士愈以賤而詐偽反覆惟利之求亦有感于私憙而以身許人者彼哉其所為報也

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臣按頒祿之制王制孟子所載不同先儒所不欲苟為之解而闕之者也然其意義有可得而合者

視農夫而制祿足以代耕之說也然而古之食于官者蓋多于今五家為比而比長以下士為之則是五家之中常有一家不耕而食者矣而府史胥徒不在此數不知何以能給也且今之縣令即古之諸侯以一縣計之官俸祿食遠不逮于古侯伯之諸侯亦入為子男之國君卿大夫士之祿也古之王卿士而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而皆取足于王畿之內今也四海之富天子奄有之而制祿之法不知其何所視以為差等也以今之九品之吏比于古之上農夫則彼之食九人也當

今田四十畝有奇之入非遇水旱之災則裕而今之制祿也蓋不給矣以九品之吏視古王朝之人亦足比數于中下士以意計之元士視子男則中士下士亦得視于附庸之國者而今之九品之吏祿不足以代其耕則是古今之制厚薄之不同相去不知其幾也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哀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

俸十五

臣按大官祿薄則北門之窶貧而失志無他者蓋有之矣小吏起自細微鮮雖窮不變之節既勤之以事又薄其祿苟非取之于百姓彼固無以為生也漢宣少長民間知其疾苦及其即位勤于吏治揆諸先王忠信重祿之意未嘗不大小一體然百石以下之吏于民彌親仰給于祿尤急固當深念者也又按文獻通考云應邵漢書曰張敞蕭望之

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

章帝時賈逵毋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賴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此子無人事于外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臣按章帝之于賈逵既念其母之疾又以其不交通人事為之加賜其謂馬防數語忠厚隱惻雖將母來諗之詩不是過矣此亦長者之效乎達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帝蓋知之然則當時諸臣固皆祿不足以養廉而藉人事以免首陽之困乎加賜一賈達何如益俸十五之施溥也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養親施惠令在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令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臣按養親施惠養口體之孝也奉公忘私養志之孝也故重祿真可以廣孝

北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以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受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鬬望忠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

臣按先王之世以道相友以禮相接故孟子之于儲子季任皆以幣交而大夫出疆反必有獻而鹿鳴之燕嘉賓則必將之以筐篚故士以職事相親而後有士相見之禮古之人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故既聘而反其圭璋然而用幣有數著之于經君臣朋友之間休戚之相通問遺之交至人情之所不能已聖人因為之節文也羊酒之受

豈得為暮夜之金乎君子以禮義自處雖布帛充庭可以取可以無取亦必有道矣如其小人之好貨財也交以道接以禮則却而暮夜之金則受其巧詐不可勝窮也且糾告之端開而姦貪幾倖告尚書即為尚書則貴臣重足而立而觴酒豆肉或因之以死罪或以之而得官異乎先王之世和衷親遜之風矣況又不給其祿勤而無報乎欲以興孝文帝太和八年秋詔班祿以十月為始每季一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賂殆絶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

六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文明太后
名韋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
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勸慕不給則
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
從閭議

臣按厚頒祿之制而嚴受賕之律于以飭吏治者
誠得矣蓋養廉之義正所以懲貪豈得以一人之
貪而反廢頒祿之典也高閭之議君子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
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
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
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嘗竊恥之卿策
雖善朕不取也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
彥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
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
言于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
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
悔之

臣按人主而欲以陽怒試羣臣先為不信于其臣
人臣事君而存形迹先為不信于其君太宗恥于
試佞人之策而以宜存形跡讓徵宜其悔也夫息
壤在彼甘茂之以術要君謗書盈篋文侯之以術
馭臣君臣之間去智計而存忠信斯為難也若太
宗之于徵也于泰交志同之象庶幾焉

十年魏徵上書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
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
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
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王道休
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

然而道德未篤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

十四年魏徵上疏曰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君以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

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

臣按夫子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又言事君盡禮君臣相與之際禮亦可言忠事君亦可言禮元首肱股與忠相須使臣亦可言忠事君亦可言禮元首肱股肱自然一體并不假推心置腹也記言事君者曰而後入則夫聖賢之為道德豪傑之為功名其所

以然者不同而知無不為惟力是視未嘗不同也

懷情不盡誰則使然開誠待人豁達大度宜為君者也若疑端一啓則前後左右舉無可信之人矣信之至不間于疎逖小臣疑之終必及于貴戚故舊塗炭鬼車之惑用歪納牖之誠不難變易于俄頃也以太宗之賢而徵屢以為戒以貞觀之盛而恐其無克終之美徵之責難于君與太宗之能受盡言其君臣契合要皆為不可及也

臣又按明臣湛若水疏曰聖學之大莫過于求仁仁者以人物為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惟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肢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宰則狂元氣不調則病肢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體

五者有一焉偏鵲之所望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陰陽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肢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今夫人之于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于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于解體也蓋未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羣物慎所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睿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如一身反身而求之知吾身之心思不可以一時不宰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羣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有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于內閣大臣必思所以時咨問論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疎濶也知吾身之肢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于九列左右乃至判隅而不得屈伸而其心之危厲薰灼為何如也夫四肢百骸之聽命于心心之能役使四肢百骸乃不期然而然之理相喻于甚微相感者至捷如今人之言信手信步信之云者不疑是外遠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于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蠲貸不一也臣是以進一體之說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懲偏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宮中府中視為一體疾痛疴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為至仁之君與神堯準若水之論可謂篤矣蓋記言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易之卦體凡二五正應為吉他有以間之則各而艮卦全取象于人身艮以背為止其所背即心之繫屬者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者人身榮衛流通則泰上痞下結則病矣限分上下夤寅危厲薰灼其心之危厲薰灼為何如也夫四肢百骸之聽命于心心之能役使四肢百骸乃不期然而然之理相喻于甚微相感者至捷如今人之言信手信步信之云者不疑

其所為也天下之善疑者必不自疑其股肱耳目故能相為用而不相離然則人主之能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惟其以之為一體故也朱熹之釋文言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胡安國春秋傳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蓋書言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德者元也仁也羣臣百姓皆一元之所亭育所以謂之萬物為一體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元氣之不相灌輸可以知心體之喻最為親切矣人君者不愛其羣臣百姓猶心之不愛其股肱耳目矣體仁之君子殆不其然或坐而論道或起而行之皆吾之股肱之所持行吾之耳目之所視聽也心之所之股肱耳目不期而至股肱耳目之不便心亦勿問而知相愛之至也為臣子者惟知君父有公事而不均其勞文事之與武備未嘗偏廢其一機宜未嘗不密而諮詢未嘗不周如此乎其休戚與共而甘苦與同也安有股肱耳目而不然惟其所使者哉然則夫子曰取人以身正謂能仁其身即所以體羣臣也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名致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中丞裴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臣按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大哉王言真可以愧天下之為臣子者矣然帝終念禹錫母老徙之近地他日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崔羣言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赦出無及矣于是免死久敬

宗時鄠令崔發以歐五坊人繫臺獄諫官交章論救不聽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發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于家且慰勞其母此皆可謂能推親親之恩者也以此教孝作忠交得之矣

宋仁宗天聖七年詔罷天下職田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

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于多士俾無廬于生民無厭之徒或冒憲典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于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天聖九年詔復郡縣職田

臣按職田之設最為近古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王制夫圭田無征蓋于制祿之外所以厚賢而不征其稅也周禮載師任土之法士田任近郊之地官田任遠郊之地鄭注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王制制農田百畝庶人在官者之祿以農之上下為差與孟子同李氏曰庶人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職田者其即古士田官田之遺歟先王之于人也既勤其身則必厚其祿于俸祿之外有職分之田法之至善者也晉百官志諸公以下至尚書令太子二傅並給菜田魏制諸宰

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隋唐京外官皆有職分田開元間停給旋復舊制宋天聖間有詔罷職田悉以歲入租課送官其數上三司計直均而給之今未下而復給仲淹上疏論其不可罷即此時也乾道紹興之後此制相仍暫罷且復元成宗時鄭介夫上言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于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為收貯將中外人員差等而普及之介夫所請行之法即天聖間欲罷職田而計直均給之法也在職田未廢之時則雖計直均給而仲淹以為不如古制之善在職田既廢之後則介夫所論官為收貯差等普及猶足以示優恩厲清節也明初勳戚之臣皆賜官田以代常祿既令賜田還官給之本色其後與文武百官米折兼支惟西寧侯宋晟祿米遞年坐戶支給則王府之有莊田功臣之家有祿糧田蓋出于恩賜而非常法而京外官職分田永廢并其名而亡之矣又隋唐于職分田之外又有公廨田以給其人之身其頃畝亦視衙門為等差公廨田以給衙門公用其頃畝亦多寡論品級論者或以所在官司田租參錯不均或交競于差遣之時多取于收斂之日或以公廨錢出舉收利煩擾百姓則欲一切罷之而仁厚之君忠計之士卒以為不可廢者君子厲固窮之節固不以貧窶或渝也中人之性仰事父母俯畜妻子有所取資其以是而益勉于職事者眾而必不反籍以營私也若夫豁窒可盈小人之慾不可厭以所養廉之具啟其不廉之心者容或有之古之時選舉公而黜陟當則必不以小人者充于列位審矣又何患于有是哉

金世宗時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常

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

臣按不遑將母人子之私痛也況有疾病乎世宗可謂能體其臣矣親疾不可不侍也則居喪豈可以奪情哉誠出其心耶其視直長有餘媿矣不然則徒傷其心而職事亦不治也又何取此憒亂之臣乎哉

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一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議行

臣按古之仕者各于邦域之中固未嘗因官守而廢定省之節也聘覲之事行役之勞而曠年累歲者希矣楊柳雨雪不過自春徂冬也我行永久不過千里之鎬也而勞還之詩探其父母之情而發其忠孝之志先王之待臣下所以憫其勤若而慰其憂思者至也豈若後世四方之士官于中朝其親在數千里之外而十年不得省覲者乎宜依古律所載而寬其給省之期計其道里之遠近而為之限制或歲一給省或間歲一給省或三歲一給省者若干日則間歲者倍之而三歲者再倍之其詐冒假期既與詐奔喪者同罪則匿不省覲亦當與匿喪不報同科稍變通于今律之外其于孝治豈無少補哉

以上體臣工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七

天子之孝

重守令

臣按古之比閭族黨之治一人一家之治也元后作民父母武王以之首泰誓天子作民父母箕子以之終皇極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燕饗諸侯之樂也其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古之天子之法治之自下而上轉相尊也自上而下彌相親也六鄉六遂外而五等諸侯之國皆以比閭族黨之鄉之六行則首孝行鄉之五刑則重糾孝此所以服天下也今之郡守縣令其地大于古之牧伯矣而比閭族黨之規模雖不如古而其實猶存其名特小有異同也重比閭族黨之教化責其成于守令則猶之行古之道矣古之五等之君重于廢置故專制于國以病其民封建所以卒不復也而今之郡守縣令特以簿書期會之不時紛然變易雖有賢者亦不暇以施其教化也則比閭族黨之名實雖不甚遠于古其能使里正鄰保之屬書人之孝友睦婣任卹敬敏耶使郡守縣令得行其志以盡其為民父母之職而後比閭族黨之教化行焉則孝治之成可跂而待也述重守令

國語晉語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賦稅乎抑為保障蔽扞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臣按古之宰一邑者其人民土地之衆寡大小遠不逮于後世之縣令也然而古之邑宰皆得自行其意以為其邑之政如子賤之于單父子游之于武城其于敦教化美風俗固已行于一邑之中而非有官司之督促文法之拘牽則其視後世之吏誠易以為矣尹鐸之請曰以為保障乎以為繭絲

乎若曰為保障則吏或敗課為繭絲則民將轉徙
固無兩全之術也既已得請于簡子則亦可以自
行其意而損其戶數以寬民力此固後世之吏所
不能為亦不敢為者
秦孝公時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
十一縣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綰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
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王所封
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
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臣按封建郡縣之得失朱熹所謂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在得人者盡之矣記曰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如以賢則繼世之侯先德猶在君
民之勢相親利害之情易達固不同守令之有代
更雖有賢者亦不得而卒其功究其用也如其不
賢則去之惟恐不速而繼世之侯固無如之何古
者蓋有貶地削爵之制又命官監于其國以夾輔
之使不至于病民而已王室衰諸侯僭狡焉啓疆
者則固無以禁之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
成周之初一千八百國則其併吞之勢豈待春秋
戰國哉商鞅之行于秦也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
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至于始皇初并天下分為
三十六郡蓋罷侯置守在并天下之後而縣令之
官則商鞅時而已然也然而縣之名蓋不始于此
周官小司徒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又司馬法四百
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
算里如縣正也其後楚滅陳蔡皆以為縣主之者
皆僭稱公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而以司馬彌牟等為縣大夫蓋晉楚所為縣者其諸異于小司徒司馬法之所為縣者也然則封建之易而郡縣者因勢利導不得不然固不可以秦人之法而復議之者也然而秦人之分郡縣則是而秦人之所以置守令則非也非守令之不當置而守令之職徒以簿書期會而不在于風俗教化則非也頭會箕斂深文巧法非古之所謂廉善廉能者也欲以愚其民而

民日愈以詐僞欲以靖盜賊而盜賊滋多秦俗之弊至于德色耨鋤誶語箕帚人倫之道斁天德之恩絶當此之時為守令者蓋非刻深殘苛慮無以勝其任也先王之制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使司牧之豈若是哉司馬遷作史記列傳創為循吏酷吏之目並列于書蓋亦有感而云然也夫吏之溷職稱職惟上所命之而已所務在于簿書期會與所尚在于教化風俗固不可以同日語也督責之以

簿書期會而期望之以教化風俗不亦難乎此治天下者所以貴於審所尚也所尚既定又在得人得人之道在于教養人才人才之盛衰郡縣之治亂之所由也先王之世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牛羊倉廩官司之賤皆其良也又豈若後世有百里者相環有千里者相接而不得一賢守令哉然而教養人才之本固不可以他求者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養之以學校董之以師儒勸之以孝弟廉節有恥之誼而體之以忠信使夫人才之盛惟所用之而無今不古若之歎則守令固不患于不得其人而天子大臣固無侯鯖鯖然以郡縣之不治為憂矣如是而慮其新故送迎之擾簿書緣絶之奸則久任之法可行也慮繁劇之難辦人地之相宜則調繁調簡之法可行也慮上下之睽狐也則延見訪問宴之朝堂其法可行也慮名實之不相稱也則採訪之使觀察之使其法可行

也慮資例之不可執也則令大臣薦舉及廉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守令之官之日中書吏部詢事考言進退其才不肖其法可行也慮勸厲之無其術也則圖書褒美襜帷寵異擢為公卿其法可行也慮註誤者不能盡其材也則明其本末先後之序持大體寬小過增祿秩其法可行也慮其布衣新進之官之日有所假貸也而予之以道里之費其法可行也凡為前世已行之法所謂昔人已試之方補偏救敝猶之因病用藥非罷侯置守之後三代之治遂不可復也

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圖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則刺史守相之與公卿未達一間耳使刺史守相入人思勉于職事以自致于公卿之選拜官之日輒親見問雖欲不為循吏其可乎後世往往重內輕外其人亦多分甘棄置憂文網之見及而無賜金增秩之榮此兩漢吏治所以獨隆也

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毫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瞽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覇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臣按賴川之政近于靡密煩碎然皆民間之事而官為之經紀所以成就安全之者正在于此異于賈生所云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也去泰去甚不易許巫可謂長者非如尹翁歸之在東海披籍取人警動耳目以得名譽也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于睚眥皆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撿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各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

臣按左雄之疏因言漢世二千石久任所以致治而極論轉徙無常上無久志下不安業及一切寡廉鮮耻冒功避罪損政傷民之故可謂明白剴切

迹其弊固千古一轍者乎夫欲吏之久任而不寛其負算不增其秩祿則催科撫字奚遂之從終宴
且貧鮮克自振未有收循吏之效者也

太史令張衡對策曰邦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

臣按古之良吏有甘棠之愛于民則去官之日如失父母蓋有伏闕庭而守轅轍者黜陟之際固當以久道化成為期因民之情問其治行之何如而不但以課稅為殿最也至于小過尤所當赦一事之詿誤亦何損于大體而奪百姓之所便使其人無自新之路非愛惜人材之道又況煩文密網為吏之所不及避者乎

獻帝時杜畿治河東務崇寛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臣按杜畿之治河東觀其設施次第富而能教安不忘危古之循吏也然非十六年之久則必有所不及為者矣且夫守令之于民有所興革固當以漸移風易俗固未可取必于歲月之間毋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為吏者固當以久道化成為期如其不然則寧有所不及為而不敢以求治太急為善近名貽笑後人也

魏延興三年春正月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臣按此亦必不能行之法也將務為教化以息盜源耶則必有外戶不閉路不拾遺之風而後可以言靜也雖使之宰天下可也豈直兼郡縣哉如其

以斬捕追討為功也于什百人中而漏一人于一二年中而間一發固未可以咎長吏而以彼為功必以此為罪也賊殺不辜者衆而匿不以聞者往往然矣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臣按古之鄉舉里選之法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即以鄉里之所舉為之師長故人情莫不便且安之而所舉之人中和孝友藝能兼備舉之者出于至公而無有濫也今若但于選人之中達官舉奏堪任繁劇者不次銓補亦可以使長才不歎于廢滯而保任得人與否又以觀其知人之明也

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置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一年曰采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臣按縣令疏遠之臣然而于民則彌親為寄則至重宴之于朝堂之上既以寵異而又有以戒勉之此開元之盛所由致也若明祖起事之初州縣官之任給道里費亦曠典也

肅宗乾元元年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置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一年曰采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臣按諸使之名不一其罷置不時要即古者封建諸侯之有方伯連帥也天下之利弊固不能以徧知天下之守令固不能以徧擇杜甫和元結春陵

行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得結
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方伯萬物吐氣天
下小安可待蓋此十數公者誠天下治亂所關也
貞觀中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簡刺史縣
令停按察使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
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數倍安
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旨哉乎程子之言
曰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
于守令之賢否然而大吏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
大吏之本也為大吏者果能潔已奉公正身率屬
則大法小廉守令則而倣之自不敢殘民以逞而
知人善任慎簡大吏無以非才濫畀本原之地亦
在乎朝廷而已

代宗大歷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
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
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
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
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
言損廼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
滉

臣按凡奏報災荒者言之雖或過其實然意在急
于救民不損猶應言損溥哉仁人之言也為縣令
者顧安可以阿度支之旨憚按視之勞而失字人
之術以自取戾乎推此言也亦足以使為令者無

德宗時陸贄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畧曰
有不行其志者矣
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
小惠競誘姦盱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掊萃逋逃為理
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牧而有復條往忽來者又以復
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
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
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

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啟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攄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此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亦如之

臣按陸贄所論增戶加稅闢田其弊至于傾奪鄰境令土著之人代惰游賦役蓋戶口實未增田地實未闢徒令土著之戶包賠荒地之稅多者增秩少者紀功里民迫于官長之威不得不應追呼急切反致轉徙大抵鄰境所招集之新戶即此等之逃戶其所以輕棄故鄉者非謂適彼樂郊民之攸暨也以墾荒之初例不起科鹵莽而耕歲入雖薄皆其所有及至全科其稅之日則又轉而之他雖還舊土却為新戶流移初復便當見優此皆包賠之累驅之使然長民者雖以是得最課其能無愧于心乎

宋真宗時魯宗道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臣按舉陶謨言在知人在安民能哲而惠蓋必知人而後民安也而其所以知人者則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取人者不可以徒徇其虛名而不究其實用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也宣三德者有家敬六德者有邦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而民無不安古者用人之道其詳且慎也如此非如後世之考任應格一概銓除也郡守縣宰即古之有家

有邦者也宰相銓部果知其人之有某德某事乎守宰之至宰相之門則謁者如鬼主人如帝安望其延至中書詢事考言以進退其才不肖也吏部之于選人但有記籍更無註擬雖有清通簡要之才識蓋無所用之也于未任之前雖劣下之品無所擯斥于既任之後雖肆應之才亦不免于處分矣如此乎其輕守宰也守宰顧安得而不自輕乎欲以治安百姓難矣宗道之言誠為切于世務者也

仁宗時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二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

范仲淹又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一以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宰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臣按富范歐陽皆欲以黜陟守令責成方岳蓋亦以徧知守令之賢否則難而妙簡方岳之廉能則易也但守令親民之官待其不任事而後方岳得而按舉流毒已深其民何罪若復一切例除不知選擇則按舉紛然而吏治終不得其人也

仁宗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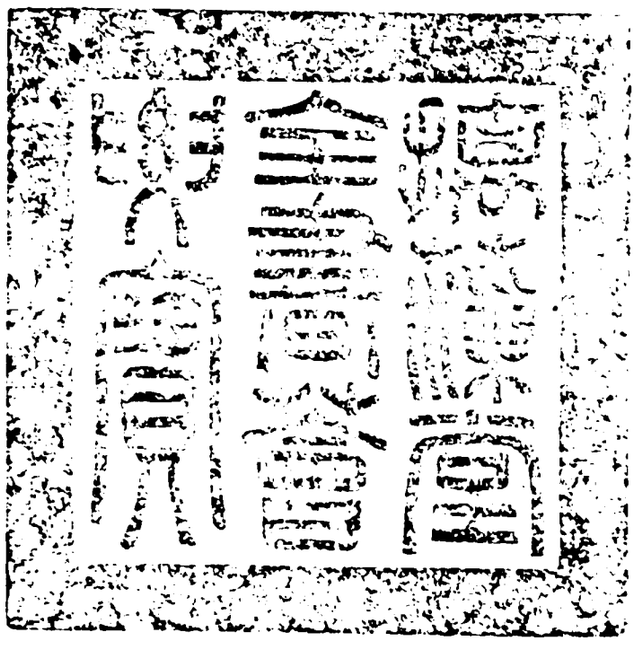
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治不得久于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遽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令知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臣按宋文帝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元嘉之政江左莫尚焉厥後變易舊制以三周為少滿而遷換去來又率不及三周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大抵重改革者必于治朝亟易置者必于亂政守令之當久任也前代詔令奏疏累言之矣然其所以不得久任之故則或因遷轉或以貶黜遷轉之速皆由本人自欲規避事端實緣奸利如明臣李夢陽所論小轉更調法愈巧而官愈廢者也貶黜之多則以功令太嚴條教太密勤撫字則見謂迂儒拙催科則當書下考求盜密于沉命漢武帝作沉命法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捕亡甚于僕匿僕隱匿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見左傳固已有席不暇煖之勢而上官又從而瑕疵取求焉雖有智者亦無能自全矣使貶黜之吏及于寬政則人人得展其才固不必無循卓者出于其間也況于增秩賜金儲之為公卿之選人情所榮又豈必以遷轉之速為得計哉

臣按宋光宗此詔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有漢文帝時予汝嘉

之風但欲吏之不以掊克督趣為能惟有寬其負課之罰不然則朱熹所謂雖戒飭州縣不過虛文而已

以上重守令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萬　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八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天子之孝

愛百姓

臣按經言德教加于百姓蓋天子之孝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孝或限于分或詘于力所謂小孝用力中孝用勞也天子之孝廣博充周務使天下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所謂大孝不匱也但其事非一端可竟而其理亦非一言可畢臣故以愛百姓爲目中之綱凡推已及物興利除害之事皆爲愛百姓而設也有天下者以愛天下之人爲愛親之盡西銘之所謂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述愛百姓而又以愛物附焉

易比卦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再筮以永貞正固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楊時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程頤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衆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大道也

臣按彖言後夫凶而爻言失前禽邑人不誡者聖人天地父母之心凡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無不在其所愛之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衆之所歸羣之所往普天率土君之宗之矣于斯之時而有去順就逆者陷身大戮自取滅亡然聖人之心大公無私好生之仁不忍盡物雖討不庭但矜哉

程頤傳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于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同功

臣按晉師曠之言曰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惟以生物爲

事天地生之而聖人養之易曰天地養萬物雖宗子不尸父母之功也讓德于天也西銘曰聖人合德賢其秀也夫以民吾同胞而吾于中養其秀者天下必無有顛連而無告者矣故推吾愛親之心以盡愛人之道非必家至而戶給之也憂在得人而仁在百姓故曰及

益卦名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臣按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故夫子于道千乘

之國言愛人先言信也惟其不本于心卒以不信故有口惠而實不至焉者矣噢咻（癇念脊）之術不可以云惠壺漿之德不可以云益當損上益下之時非小小補助也田里樹畜輕徭薄賦此其惠在經制者散財發粟非常之恩聖人守其大寶又有收拾人心之義也

書皐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臣按惠者仁之愛也民物則各得其分爲安故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則悖而愛其親者必不敢惡于人也惟其等級隆殺順天理之自然而相親相遜和協于衷黎民之懷懷于有德非以其姑息小惠也

太甲先王子惠窮困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蔡沈傳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未有不得其歡心

臣按商王愛人之誠孚于隣國之民而有后來其蘇之望孝經所謂得萬國之歡心者也尹稱之以告嗣王欲其視烈祖之所爲無得罪于百姓以爲奉先之孝也

洪範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朱熹曰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

陳櫟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

臣按孝經開宗第一義即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上下無怨而又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申言孝治蓋孝子仁人愛親愛人可以自信有通于神明之理而皇極庶徵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此所謂

則天之經也

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蔡沈傳曰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

臣按蔡以平易近民釋徽柔懿恭者柔不至于暗弱恭必由于中出合觀之乃其不敢惡于人者然也一夫不得其所未可謂之錫類日昃不遑正以夙夜匪懈無忝所生者也咸和萬民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博愛之道又以主敬爲要也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司徒職兼教養穆王之命君牙欲其體小民之情而思惟圖度于其衣食之艱易則其愛人無已之心以爲如是然後可以敷五典而和民則也

詩小雅鴻雁篇名其一章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小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再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

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之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臣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民皆離散故以安集其居爲始事而鰥寡孤獨又先被其澤故朱善以爲惠鮮懷保文王之家法然則仁民正所以親親

孝哉其爲念爾祖也

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方慤曰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

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王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

臣按先王愛養百姓其政莫大於井田而鰥寡孤獨廢疾伎藝皆不能治田之人也其論官材養耆老則又出於學校而此鰥寡孤獨廢疾伎藝之人不足以與于國老庶老之列與夫公卿大夫士之選者也先王于天下之人無所不愛故于天下之人無不養養之于井田學校之中者蓋足以盡乎天下之人矣而鰥寡孤獨廢疾伎藝者既不在于井田又不在于學校其人有可憫其才猶有所用先王于四者之民而皆有常餼于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而各以器食此政所以輔井田學校之不逮也觀王制次序亦可見矣如其不能以九一使耕以世祿待士而煦煦孑孑然惟是之爲務則其爲愛也微矣豈天地父母之心哉

月令 篇名秦相呂不韋命諸儒雜記三代及秦事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臣按四序之春即四德之元于人爲仁胡氏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故德令慶惠出於君而布和行施以及下者相也仁主于愛固無時而不然而獻歲發春氣之更始人情欣悦則其愛人之意油然而生而其恩澤必實有以及于人者大君天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兆民之休戚懸焉愛之則遂行之非徒畜其意而已要之四序之中皆有春四德之中皆有元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此則行仁于立春之日所謂元之元也

養幼少存諸孤 助生氣也

臣按此西銘所謂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者也乾元統天是以大生焉坤元順承是以廣生焉聖人合德是以助其生氣焉天地明察視幼少諸孤皆同胞也養育存安愛之實也

祭統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鄭康成注曰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 祭餘 之惠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于竟內也

臣按人君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使下有凍餒之民則無以得人之歡心以承祖考守祖廟也子孫之祭鬼神且不敢專饗之必以徧于廟中而豈可專其蓄積不以施散于民乎故言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觀于每變而衆 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 則惠之及于夫人者體先王先公之心而愛其所親也

經解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也人主之憂勤惻隱所以激勸天下者存乎發號

施令故易言重巽申命書盤庚三篇反覆喻意然後行事蓋號令當于民心則說說則和和則上下相親而仁矣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奉天制書能使武人悍卒感慟流涕成興元戡難之功然則王言之出即王心之仁四方萬里向背之由故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而況于人乎然非難也上以號令及下而無不至之惠則下之聞上之號令者莫不有尊君親上之心矣

夫親親者仁之始相親者仁之終而和與仁又相爲終始也

哀公問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臣按奄有四海故曰安土皇天眷命故曰樂天身有顯名故曰成身此皆愛人之驗故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

敢惡于人

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康成注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

臣按爲政者在于通民之情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其便與不便甚明也行善而備敗君于是乎斟酌焉雖取草取薪之賤者未嘗棄其言也衛巫監謗而厲王流彘誹謗偶語有誅而秦族以七

由不恤民也

表記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臣按此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異于齊宣之愛及于觳觫之牛而功不至于百姓也

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

臣按呂祖謙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于子也發于誠心而已此言虞舜之君天下其愛人

之仁非後世所可及也虞舜之愛親極其至故虞舜愛民之心亦極其至也子愛于民如父母之愛子則好惡與民同之而凱以強教弟以悅安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舜之得此于民正如詩言孝子既孝而其嗣子又孝也

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陳澔集說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于行已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臣按仁孝一理尊仁乃所以盡孝子愛百姓事天乃所以事親自其賢秀以至顛連德教所加罔不畏愛孝治成矣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臣按六者皆愛民之事其前五事人所易知其第六條似與前五條不並行而俗吏不通經術有專意抑豪強破富人以爲能者善乎宋臣葉適之言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于其所治耳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廼其豪纍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

置疾惡于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畢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適此論深合周官安富之意臣竊以父母之愛惟均要其貧富必不能强之使齊也父母之分金使治生者無偏頗則愛惟均耳及其力田服賈或逢年倍利或無穢不治折閱不售各自其時命智力使然而欲奪富者之所有分之貧者可乎但使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興于風俗則家有富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兄弟國有富

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比閭族黨而何至于豪暴過甚兼取無已重煩長吏之教戒哉

大學傳之九章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胡炳文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舉其慈之出于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誠而已

許謙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臣按傳引康誥之言以見慈幼之誠而愛親敬長良知良能自然如此則孝弟慈皆在于誠知慈母之保赤子則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亦豈假强爲哉然而事君事長責已亦以責人而慈幼使衆

則皆君子之事君子父天母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緣天地好生之德以愛百姓也國人以君子爲父母君子愛之如子緣已有愛子之慈以愛百姓也昔陶潛遺其子以一力誡之曰彼亦人子也善遇之慈矣哉君子也在上者誠推此心自不至于虐使其衆矣

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

臣按父母之于子未嘗盡其力而恐其勞也未嘗用其財而憂其貧也苟可以使之逸使之富者將無所不至也然而子趨父事未有不亟者孝慈相感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夫人情之莫不欲然所以阜其財求寬其力役者亦如父母之于子無所不至也藏之于民而國未嘗告匱以生其共而民且爲之効死君子民交相愛也有不勸哉

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臣按汝墳之詩言魴魚赬尾王室如燬毛傳言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蓋赬尾以喻役者之顏色瘦病如燬以喻商辛之猛熾酷烈書言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但岐豐耳王室猶存則其暴尚及于六州之民也如傷者蓋文王之隱痛禹稷之由己溺之由己饑之伊尹之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皆是心也大學傳言文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仁慈如文王可謂止矣其封內之民則斷斷乎無傷者矣而文王愛人之誠保天下之量所不忍其顛連而無告者商之民即文王之民也由其中心憯怛是以如傷也

漢文帝元年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以

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後元年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益加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按漢孝文始年未踰時而除收帑相坐之律其愛百姓之意固已形于詔令矣至是又未踰時而下詔定振窮養老之令一則曰爲民父母將何如再則曰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夫豈非仁人孝子之言歟此所謂君行博愛施德教于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也後元之詔乃武帝征和四年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臣按漢孝武承文景休息之後人給家足之餘窮兵黷武神仙土木無所不事藏錢經耗賦稅既竭鬻爵筭緡均輸平準利析秋毫以奉戰士不戢自焚竟有巫蠱之禍是時諸方士神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埋木人祭祀度厄江充因武帝有疾指言巫蠱爲祟乃使充治之于太子宮掘得木人尤多充又僞爲帛書所言

不道太子無以自明以節矯發兵捕充敗走自殺所殺人之子多矣是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哉至其末年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悔雖已晚然其順天道因民心扶衰起壞挽回大命延及子孫其效可謂捷矣故充其不愛其親而敢惡于人之心登年載毒至于反中其身一念之善在于恤民猶能以危爲安甚哉君人者之不可以不愛人也

宣帝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鰥寡孤獨年高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遇視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臣按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人西銘所謂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愛親之施孰大于是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惛怛之愛有忠信之敎甸富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臣按此所以幼其幼也先王之世幼孤得遂長皆推一念之愛以及之也

順帝陽嘉二年扶風功曹馬融對策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

臣按科條禁令爲治者之所不廢周官三百六十

未嘗不備悉也然而謂之致太平之書則未盡然致太平者文武之身耳周道親親親是以愛人讀大小二雅及頌周家忠厚之意最可想見固不獨關雎麟趾云爾也故爲治但求之科條禁令之間則法度美如周官亦未有以使斯民見惠和之實也如使誠心實意愛恤百姓品制潤畧而平易近人使勞者得而墜息窮者得而赴愬寬然有樂生之心即此乃爲太平有象彼紛紛于科條禁令者抑末也

唐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既甚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臣按仁民本于愛親主敬所以存仁故愛之中即有兢業顧畏之義非惟不忍虐用其民而亦不敢自暇逸也何則聲色滋味之欲匹夫縱之止及其身而人主縱之所損極大蓋匹夫僅能敝已之精神財力而勢不足以及人故精神耗財力竭則足以喪其父母之軀而已天下之主享天下之奉言傳號渙萬里奔走所以快耳目悅口體者君取一而天下之費且千百焉所耗者百姓之精神也所竭者百姓之財力也所以奉一人者有限而敝天下者無窮太宗之言誠有見于此也夫百姓之肥瘠乃君身之肥瘠人君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如一體必不忍此肥而彼瘠此贏而彼詘故于嗜欲之原謹之又謹塞之又塞昔人之言曰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道固如是也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夫愛者不忍之發也而曰不敢仁民者其可以惡于人乎哉

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之

臣按五代史贊曰予聞長老言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初即位罷減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嘈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

馮道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于治矣五代兵戈擾攘生民塗炭明宗在位十年兵革粗息生民少安獨能以祈穀重農爲務聞馮道所陳聶夷中詩記録諷誦道又嘗陳言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因令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史稱寬仁愛人信乎其不虛美也

宋哲宗初立韓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朝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稅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臣按欲富欲樂人有同心然而勞困而弗息則致貧之道鬱塞而弗通則端憂所自也愛民者必利民必憂民利民憂民之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微勿至而橫斂淫刑所宜先去者也夫以人力之所弗堪而貪人必欲取盈人情之所勿便而酷吏必求勝任民用殫矣民命殘矣何以爲有基勿壞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讐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于此而已矣且吏何惡于民而讐之也非讐民也不讐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于後功啗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爲讐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于民者耳曷爲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民者則有功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

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于臣怨歸于君利于國者小害于國者大此可悼爾

臣按賦役之煩苛皆原于貪吏貪吏之原又在好惡不明觀萬里之言則知當日之所以課吏非誠能獎廉而懲貪也功罪所在人誰不知勸懲者苟工聚斂之計行督責之術者得以奏最績催科日拙繭絲不登者反以書下考此爲吏者其亦何所勸何所懲乎況法外之征非時之役則又甚便于不肖有司之乾没者也杼柚機杼之哀怨必不以之上聞而靈臺幽篇之和聲方矯誣以頌已好惡之所以貿亂其不以此歟愛民者爲民除貪吏當如驅餓豺狼焉好惡不明則黜陟不當安能禁其不肆惡于民上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好惡之大原在于能絜矩經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誠能推愛親之心以愛百姓斯可謂能絜矩者矣

愛物附

易无妄卦名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臣按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地同一无妄所謂動以天也若夫曾子所云斷樹殺獸不以其時不得爲孝正以有妄而

與天違耳

禮記月令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臣按先王愛物之心自愛百姓而推者也周禮山虞掌山林澤虞掌國澤合之王制月令之言總不外于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而已里革諫宣公魯君言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正孟春獺祭之時古者魚亦言禽則

澤虞所謂植虞旗以屬禽其川禽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而季夏以前草木鳥獸有禁正與王制相合而山虞又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者與王制月令不同殷周異制也大抵山林川澤之利聖人與民共之草木鳥獸魚鼈之屬所以不可勝食不可勝用者以有官守使不至于取之不時用之無節而已愛物正所以愛民也長養生息不違于物之性正所以使之不可勝食不可勝用也澤梁無禁文王之所以治岐何至于設爲厲禁山虞則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澤虞則守其財物而入之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哉然則王制月令先王之遺制可考而周禮二虞之職必後王更定之條也

春秋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桓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滔殲之過矣書

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臣按程頤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二月非火田之時咸丘非狩地焚林而田是謂盡物非一叢一聚則所焚者廣昆蟲未蟄則所殺者衆仁人孝子之用心必不其然也其後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左氏外傳紀其所述之訓亦春秋之意也

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張栻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絶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于禁殺如蔬殞

身飼獸而于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臣按詩序于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則云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于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而所以致此者于騶虞則以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于行葦則以內睦九族外尊事耆老故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必然之序也聖人之心純乎天德王道好生者天也而春生秋殺各以其時奉若天道者王也而慶賞刑威各以其政未嘗有生而無殺也則佛氏之不殺可謂得愛物之正乎梁武人主也崇信其說宗廟犧牲以麵爲之先自絕其祖宗之血食而其政理乖違貽禍生民流毒百姓豈非以不愛及其所愛哉武王罪狀商紂曰暴殄天物蓋于時宗廟犧牲爲小民所攘竊而不問則山澤之虞亦失其官守而君臣上下窮極其慾以殘物命可知也故張栻以爲事雖不同而其拂天理而致亂亡一也供祭祀奉賓客則山川之禽不可不具而弋釣之事亦所時有不絕流不射宿其諸騶虞行葦之仁也使孔子得行其道則民胞物與推恩有序山林川澤之利盡弛與民而但禁其不時與盡取民給其求物亦若其性仁至義盡無以復加矣

以上愛百姓愛物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臣按經文言五等之孝既畢即發天經地義民行之旨所謂天經者邢昺疏以爲日月星辰以時轉運于天所謂地義者邢昺疏以爲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産人事因之以爲晨養夕膳也經以此繼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之後若似乎言之重詞之複者何哉夫耕而食織而衣者黔庶之事戒休董威授時別土使不懈于耕織者司牧者之事也作課農桑而耕籍田尤敎孝之大者故亦以類附焉

易井彖傳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臣按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謂勞來相猶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勤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此則養而不窮也以井愈汲愈生給養于人爲義而建安丘氏以爲君勞乎民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制取諸此然則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相友相助乃所謂改邑不改井也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臣按周本紀后稷始生母欲棄之因名曰棄兒時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其後公劉古公修其業至文武受命此生民之詩所爲作也論者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祚最長得之矣舜即位之後咨牧之始即以食哉惟時發端惟是伯禹以司空宅百揆而次即以舊官申命棄然則宰相之下無過農官爲急也當此時民豈復憂阻饑棄久于田正豈其怠于播穀而呼其名稱其官重相

警戒蓋唐虞重農之意如此

洪範次三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

臣按虞九官周六卿之事備于八者之中八政惟食屬農而統言農用八政論其初則農務重穀以開其先而餘事可得而舉要其終則農于彼七政有交資也可弗勸哉

詩豳風公劉居豳周公作詩陳其風俗以成成王七月篇名其一章曰七月夏正流火大火心星九月授衣一之日夏正十一月觱發風寒也二之日夏正十二月栗烈氣寒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夏正正月于耜之官也至喜

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始温和也有鳴倉庚黄鸝也女執懿筐深美也遵彼微行小徑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白蒿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章曰九月築場圃物生耕地爲圃物成築地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先種後熟曰重音直容反後種先熟曰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聚也上入執宮邑居之宅功營治之事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升也屋其始播百穀

朱善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于酉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丑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爲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臣按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歌咏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奢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之無告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歟此栻在經筵進講之詞也豳風所云雖幽之民自營其衣食之計紀其耕織之候然其沐膏澤而詠勤苦由君上之勸教使然故知豳先公重稼穡而君夫人亦躬織紝也由是而推之豳雅豳頌則有潔其粢盛祭服以致其報本之誠奉先之孝威儀品物中禮合度誠非驕矜放肆所自生也成王于是乎知稼穡之艱難小人之依矣抑臣又以爲農桑之事意莫厚于豳詩而法莫備于周禮此皆祖宗以來所垂之典故所成之風俗因而播之爲詩歌勒之于官守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戰于千畝而王師敗績婦休

蠶織而宗周以傾此周道之所以盛衰而後人于成王則稱其念祖德于宣幽則謂之貪天禍也

禮記月令是月也（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田畯）舍（居也）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步道曰徑）術（與遂同）善相丘（土之高者）陵（平而可陵）阪（阪而不平）險（水之使行者）原（廣平）隰（下濕）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古者設田官以教民其人必特精于樹藝之人所謂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非泛然農人之所習見聞者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非農夫所治其間更能精別土性何處宜黍何處宜稌早熟晚熟不失其利此所以必躬親教道使之無所疑惑也以豳國晚寒之地而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所不種禾又兼稻黍秬粱之屬而言蓋后稷之成法公劉所修明而田畯遵奉之者也種樹之書秦所未焚後竟

失其傳而又無性之所好而特精于其理者其爲不能盡地理可勝道哉

是月也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若自天降重之也）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不爲容飾）省婦使（減其針線之事）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分于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方慤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以順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植籧則席之粗者筐則受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不煩以他役欲一意于蠶以勤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臣按親耕以勸農親蠶以勸桑而御廩所入即供粢盛副褘所受即成祭服所謂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孝子之祭必夫婦親之也三代以下千畝之籍時或舉行而親蠶之典則絕無而僅有卿大夫之妻視古之諸侯夫人而勤于蠶織亦鮮矣非惟怠于民事其于致孝鬼神之道亦莫之思也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陳澔集說曰蜡祭八神先嗇（智足創物立于其先）一司嗇（凶人成法）二農（古之田畯）三郵表畷（郵亭之舍造于桴表畷畔相連畷田處田畯居之）四貓（食田鼠）五坊（隄以蓄水障水）六水庸（溝以受水洩水）七昆蟲（蟄蝗之屬）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人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馬睎孟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其功于幽民有以致其力于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臣按此即周官所謂國祭蜡則歇鼓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也伊耆氏始爲蜡故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萬物無所不索享而八者于人爲尤有功故以此八神爲主物老則息之而田夫亦于是休息也息老物者報之息田夫者勞之于報之中而又有祈焉于勞之時而又將勤焉先王之用情忠厚而寓意深遠也以天子之尊而所祭者下逮于禽獸昆蟲之屬與黃冠野服之徒擊土鼓歇葦籥相共爲一日之樂若亦自勞其耘耔之時親行田畝與嘗麛麑麑麑至此亦得少休也作之于始息之日少而作之之于終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息之日多非息之也則道苦而何以鼓舞之以盡神非作之也則即安而何以振起之以更始此固聖人順天道物情之妙用故夫子以爲子貢猶不足以知此也

周禮地官遂人王國之外二百里爲六遂司徒不能遍教特設遂人分理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臣按大小司徒主六鄉皆言民而遂人獨變民言甿者鄭注以爲異內外也此慣實無知之人雖受一廛及會致之以下劑爲率家任二人其外則爲餘夫也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已下皆爲羨卒而六遂之中但一正一羨以其遠而寬之故曰下劑也田者百晦之田里者五畝之宅耕桑有地是以安也男女人之大欲故昏姻以時以順擾之黍稷穀麥土地高下異宜稼穡之事當是民自知之猶必教之者月令所謂農乃不惑也興耡之耡一讀爲藉一讀爲助皆謂興起其民令相佐助與民爲利也時器農具未耜錢鎛之屬以未可枚舉也家有餘夫復予之田是彊任之也政訓爲征土均司徒之屬掌平均其稅也凡六遂之人但勸課其耕桑而不聞教之以德行道藝者豈先王降德于

衆庶兆民而獨外之乎先王之教法固升秀者于
近而移愚者于遠也然而其力可任其情宜恤豈
非以其慒寘無知也而黍稷稻麥之宜耒耜錢鎛
之器猶當勸教之耶然其田里之安男女之樂猶
夫人也生齒衆而力作敏猶夫人也苦會致之煩
而畏賦稅之重猶夫人也先王豈以其慒寘無知
也而不爲之經理督率哉

遂師 分治六遂下夫人四人二人共三遂之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鄭康成注曰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賈公彥疏曰地之宜晚早不同者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晚種晚收故云早晚不同云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爲言此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臣按此即所謂興鋤利甿也但遂師止自巡其所
治耳以此知通力合作雖在一井之中而轉移救
助則遂師別有調度也地澤或是水暴至毀隄防
立須修築必藉衆力先王之勸農田救其急事慮
之至詳故于遂人既當總理而于遂師又申明職
守也

旅師 主斂聚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注曰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間粟間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賈公彥疏曰鄭讀而爲若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貯待凶年則若爲不定之辭以質劑致民者所聚之粟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按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興是積聚之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

服爲之息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彼注云以其國服事之稅斂而出息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賈公彥疏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乏官民俱益也

臣按此二條之法見盛世上下相親惟恐小民當農作之時有所空乏以致不能盡力于田畝出粟貸之或收其國服之息或但以陳易新其間雖曰平頒不得多少偏頗原非抑配鄭注而讀爲若最有意見若者不定之辭必凶年民有艱厄乃用之如無凶年則貯以待雖凶年民之能自食者所弗強予所以按人稅者之名而貸之者亦就願貸之家而會計其人之多少非家至而戶給之也其所貯待之陳粟則但春頒秋斂無所取息故民間得與官府流通春耕夏耘得以善其田事此蓋先王之世官得其人爲旅師者亦公忠勤敏克勝其任

法既善而行之存乎其人者也王安石爲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知政事則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之法天下騷然故知法制非不善而非其人亦不可行也抑臣反覆玩味于若之一字則通變宜民之道在行法者加之意焉安石之執拘蓋未之思此一字也

草人除草糞種之職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鄭康成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以種禾之屬

賈公彥疏曰化之使美者謂若騂剛赤色土剛用牛糞種煮取牛骨汁漬其種化騂剛之地使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汜勝黃白以種禾也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臣按騂剛之屬凡有九等皆是化不美使之美如騂剛用牛赤緹色緜色用羊之類此其術蓋漢時猶有

存者故鄭氏得引汜勝爲証後之治民者不能留心農事爲之講求術不傳矣

稻人掌稼下地

鄭康成注曰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泄揚其芟作田

鄭康成注曰偃瀦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瀦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畔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泄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病也絶也草而芟夷之

鄭康成注曰將以澤地爲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時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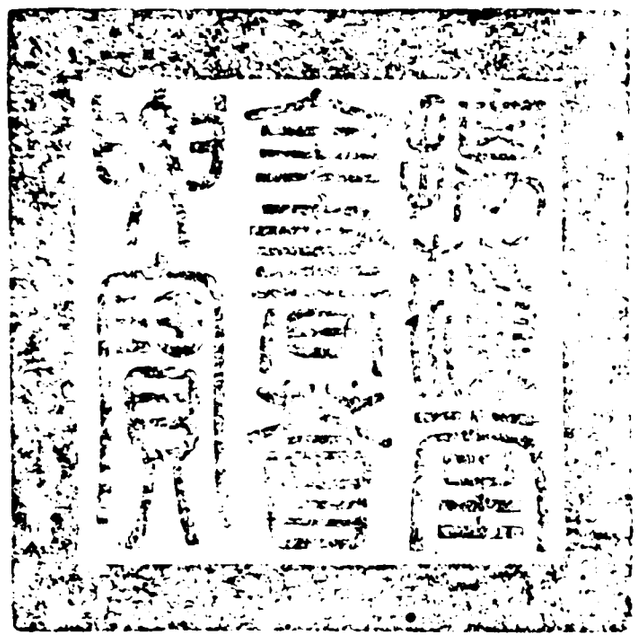
秋官司寇雍音替氏掌雍五地之草以待耕種者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鄭康成注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臣按此條專言水澤之地宜于種稻而先鄭引春秋傳楚薳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與此防偃同而又須殄絶水草芟之至明年乃稼則知本是水澤未嘗爲稼今以防豬畜洩之爲新田也稻田之利于農最溥規防偃豬宜令有司經紀時脩其廢壞毋令已治之田風雨暴至遂成巨浸則亦勸農之要務也

臣按此雍人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此亦是開墾荒地爲新田或即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漢趙過倣其法爲代田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二千八百十六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 經部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天子之孝

課農桑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令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按漢孝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帝屢下詔言農者天下之本感賈誼之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業百姓充實景元年制郡國或地磽陋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議民從寬大地聽之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詔務在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行代田之法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少還田野開闢孝宣地節三年詔流

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孝元初元年以郡國公田苑捉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方春農桑興百姓勞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孝成陽朔四年詔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因循至哀平之世及莽篡位紛紛置勸農之丞嚴受田之制人民反以失業海内日以凋弊略舉西京諸帝勸農之詔其時之盛衰得失亦可考而自是而後蓋可知矣惟其發于至誠惻怛之意其臣奉行無敢不盡力者則亦旋至立效如其不然則雖勸農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亦無益也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

臣按錯言聖王所以衣食天下之民在于勸課有道蓋逐末者多則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至于末業之民亦有居奇而累鉅萬者亦有折閱而成游惰者此其人身不能耕妻不能織饑寒切身不顧廉恥而其富人亦必驕淫踰制聖主抑末崇本于農則時有蠲除而商賈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以是

武帝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搉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故也

司馬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裔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臣按代田者班志一畝三甽三畺歲代處師古曰代易也即周禮一易再易之事詒以方今之務在于力農而其封丞相侯曰富民則所以深陳既往之失者既非空言矣過以能教民耕耘而為捘粟都尉則非前此桑弘羊為捘粟都尉之比也而千秋一言寤主乃在人父子之間帝緣此自悔所為狂悖曰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緣此遂棄輪臺下令止擅賦力本農此其哀痛惻怛之誠由其歸来望思之心而念及于天下之老弱孤獨無所文飾强假宜天下之士應之者之速也

吳徐知誥為淮安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絺絹匹值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强

洪邁容齋隨筆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檯時價而折絺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

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籌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故備録之

臣按經言庶人之孝惟用天道分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疏云庶人孝行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養其親也然而始終成就之者在于天子故天子孝曰就假使戰鬬不休棄穡弗務展轉溝壑之中雖有養父母之心無可奈何矣今觀齊丘之為知誥畫策者尚知以農事為兢兢不然則朝不及夕之道也馬端臨曰五季雜亂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强而已其間唐明宗周世宗俱為有志于愛民重農者有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斂皆官吏奸貪之情為閭里隱徵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敕丁寧禁切之于使之有餘力餘財則民自趨其事自勸其功雖均田之圖可弗賜度田之使可弗遣也民生于勤勤則不匱節以制度則不傷財民富由于勤且節則民貧由于惰且侈易知也大司徒之保息六

貧窮者固所當賑恤而富者亦所當安如必欲抑富以益貧則是所謂磨其厚而等其薄薄者未已而厚者先穿也周世宗之欲定均田租而度田之使俱未稱宋祖繼之欲究其弊精擇常參官分詣諸州究亦無補君子勞民勸相之道當亦不在于泥古者也

宋太宗務興農事直史館陳靖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克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逋則鄉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減計其值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煢無所詣以茲浮蕩絶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于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開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種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碻瘠復患于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五丁者百畝五丁者七

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唐鄧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薛應旂曰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為無見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子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為地寒不生五穀則蕞爾米脂縣名逼于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耶奈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為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臣按墾荒之法陳靖條析最詳然必有強力精敏之人久于其職巡行郡縣經度其宜其間均配督課仍責令有司一稟科條從事尤當不惜官錢給其耕具牛種亦不必拘新集之戶復業之民就令地著富民願僱募開墾者亦計口授田以是為率其富民即為團保者長三五年後量田輸稅亦一如新集之戶復業之民以此行之于陳許蔡潁襄鄧唐汝之間自是曠土游民相得兩利行之積歲坐致富強若使謀之計臣而但以散失官錢為憂問之守令而反以詐增戶口塞責在朝廷未見後效可期而閭里先有包賠之累非但托之空言而且反以厲民也

真宗大中祥符間知袁州何蒙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臣按吳唐拾遺錄所載租稅率以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猶未必勒令以金銀為稅也而宋齊丘以為是乃教民棄本逐末今何蒙無

故忽欲以金折納若從其請不特農桑自此而廢
即錢法亦自此而廢長民者固不可以邀一事之
小忠而貽將來無窮之實禍也

程顥疏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
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
可貲度觀其窮感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而
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
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

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

臣按宋人都汴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環之如陳靖
募民開荒一法實能行之自可驅數十萬浮民使
之業作也然而所都之地不一而所聚之勢恒然
所謂變詐巧僞以自求而常不足以生者苟非司
徒以教養歸之于比閭族黨州鄉之中則亦非泛
然有所為均多恤寡之術若得蕉能京兆撫馭有
法使變詐巧僞之風少息而浮寄無所得食窮而
反本于以云救亦什得伍也

神宗熙寧二年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
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
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不與焉

臣按王安石新法臣于周官族師一條已論其概
如謂必無可行之理則經術世務遂為兩事且因
循苟且勸課無聞國勢必至貧弱但令官必得人

人皆盡職行之一處而效推之天下可知如其但
以治法則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豈非美
事而暴吏乘時千騎五馬賓客廚傳重擾屬邑前
代亦曾以為不便民而罷之者是知民之難與慮始事
之所以鮮終豈不以是哉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
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
民竊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

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為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斛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為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董仲舒限田之議竟不能用師丹又建言于孝哀之世詔書須後（俟後命也）不行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不得賣買民以大困天下後世言井田者以是為鑒戒也苟悅漢紀以為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大亂之後田廣人寡方乃可為朱子極取其說故曰唐之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而杜氏通典乃云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于漢成哀之間

則勢固有無如何者也宋林勳所上政本書考驗周密諸儒稱之誠得其人為農田之吏俾其益覃其精思酌古今之變推而行之以盡利則于務農重穀足食足兵之計豈無當哉惜乎未竟其用也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如稅絹出于蠶苗米出于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于罰從之

臣按本色折色並徵此近世徵收定制也如使折色一項必欲仍徵其帛其尺幅之廣狹脩短精麤美惡驗視不勝其煩而姦弊叢生矣獨是本色決不可變為折色以致賤糶貴折重困農人也其折色只合盡數輸錢不但錢法流通而公私齎送亦可略用見錢交會但不應竟用空楮為幣耳近世之弊正坐穀賤傷農而泉流壅滯臣故兩及之

朱熹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初為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為民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于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怨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却此則不能無慮

臣按朱熹奏行經界區處事宜共六條一推擇官

吏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一打量紐折算計之法人所難曉乞給與中户部行下格式印本點照行事一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一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一諸色之田散漫參錯難于檢計欲將見在土田隨九等高下别定等則諸色租税錢米一概均數收納一荒廢寺院田産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一時田業有歸免向後官司賦税因循失陷此六條中前四條乃是丁寧揆度求其至當不得其人不可行也其法式不使人人共曉不可行也書人紙札之費不出于官而以不貲之費重煩百姓不可行也隨畝均産不許過鄉害多利少不可行也至于後二條于行經界中指言均平賦税攘斥異議之意其慮事蓋詳矣

以上課農桑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一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藉田附

禮記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耒耜今謂之犁耜其銳而耒其柄也）措之于參（參乘也）保（衣甲也）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燕勞羣臣）

臣按此論帝藉之禮與國語略同鄭注以郊與祈穀為一祭據春秋左氏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蓋元日者上辛元辰者郊後吉日也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藉田之耒耜置之于車右與御者

之閒明以勸農也以其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

其借民之力而終之故曰藉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

收于神倉祇敬必飭

臣按帝藉之收登之倉而神之蓋以為神之賜也

云爾以供粢盛奈何弗敬要之莫非敬親之心所

推也

祭義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

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

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

臣按耕藉之義一以報親一以勸民身致其誠信

所以報親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所以勸民王耕一

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貴賤耕發班次有差而庶人終畝

于此一舉之中而見皆有事于天下之義也然而

隨季良之言民神之主也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

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則

勸民乃以報親愛親是以愛人也

周禮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臣按此即所謂藏之神倉者也蓋掌于甸師而領

之冢宰矣

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之後諫伸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

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

者太史順時覛音脉視也土陽癉病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

晨正立春之日房星晨中于午日月底音止至也於天廟營室土乃脉理也發

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升也土

膏其動弗震動也弗渝變也脉其滿眚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

俱動王其祇祓（齊戒祓除）監農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沃洗也）濯（洗也）饗醴（飲醴酒）及期鬱人（掌供酒醴者）薦鬯（和鬱鬯以實彝）犧人（掌供牲醴者）薦醴王祼鬯（醴皆所以自香潔）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發一耜之發）班（次也）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饗也）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同也）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蟄蟲）土不備墾辟（皋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曰徇（徇行）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謂田器也）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音博鋤屬）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亂也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悅也）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臣按藉田之禮莫詳于此

漢文帝二年春正月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適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後漢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立藉田倉置令丞）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来耕藉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與

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

宋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間阡陌立先農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穜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大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二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衮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藉田侍中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魏道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藉田於平城南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藉於千畝之甸

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于南郊諸侯于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于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之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耒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籍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親祀神農于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郊行藉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毋致煩勞務遵典故

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于乾元殿翌日鑾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

玉輅赴東郊行宮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衮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于壇上以后稷氏配禮畢次詣耕藉位行三推禮有司板奏禮畢帝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于三推為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訖侍中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官有差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藉田禮儀准端拱之制徵有增損

詔藉田青城及壇壝所占或先有民家塋塚府縣不得因茲夷剗宜權用箔曲遮蔽以便行禮

大禮使言藉田禮希曠已久比聞脩舉內外翹屬況親屈萬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遍諭密近村聚候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勿令呵止從之

臣按藉田之禮自漢以後相因而以時舉之其大略如此要之不惟其文惟其實蓋一禮也而敬天勤民事親之道備必實有祇敬之心以帥先而將事斯神降之福親受其饗而民亦莫不用勸不然則晉武所云空有慕古之名與百官車徒之費者也至其儀文小有損益則有司存亦可考而知焉

以上課農桑 藉田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

天子之孝

薄稅斂

臣按古之君天下者非以一人肆于民上也凡以子萬民而已是故其幼者上所長也其老者上所養也其壯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上所授也取民不過什一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上所制也凡以盡乎父母斯民之道而已矣以父母之愛愛其子而莫不欲其富而場圃之隙教以種瓜壺屋廬之隙教之樹桑梓至纖至悉也以子之愛其父母而不敢有私財故其出賦役以供其上者有餘則取不足則與無必取盈無恒竭作不私山海不征關市此薄稅斂之大都也欲民之生聚如欲其子之衆多故有生齒之阜孤終之協而戶口之數重焉欲民之賢能如欲其子之材美故五家之比即有下士府史胥徒與之同祿而職役之義昉焉博愛之實莫大于薄稅斂矣戶口也職役也則又推恩百姓之所最先者連而及之義始備云

易損卦名

程頤傳曰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益卦名

象傳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臣按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損損上為益者捨克聚斂于下則有損于上終無益也蠲租給復于上實無損而所益于民者多矣此是純王之政中正無頗故曰大光蓋雲雷晦昧則屯膏不施風雷鼓動則天道下濟而光明也

書禹貢厥田惟中下厥賦貞貞正也君天下
臣按大禹定田賦俱分九等冀賦上上錯田中中
者以薄賦為正
青田上下賦中上徐田上中賦中中揚田下下賦
下上上錯荆田下中賦上下豫田中上賦錯上中
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雍田上上賦中下獨兗賦
不言下下而言貞知聖王固以薄賦為正也夫六
府孔脩庶土交正當時之定賦豈復有不出于至
正者然必下下而後先王之心始以為萬世無弊
之道也故曰貞也于此見不欲重斂以傷民即其
不敢惡于人之一念之所推故于財賦曰底慎慎
即經言不敢之實心實事也無逸亦言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曰不敢曰惟正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

詩魏風碩鼠篇名其一章曰碩大也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
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
所
小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蟊食于民不脩
其政也
臣按張栻以為上失其道國人疾之欲去未忍而
著之于詩聖人所以取之也為民上者念賦斂之
重實驅土著之民散之四方則民情可畏思其不
忍竟去而作詩告哀則又可憫也施取其厚斂從
其薄有不式歌且舞哉
檜風隰有萇楚篇名其一章曰隰有萇楚草名弱莖引蔓猗儺柔順
貌其枝夭夭少好貌之沃沃光澤貌樂子之無知
輔廣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室有家所
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
之無知無憂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
哉為人牧者宜有所覺矣
臣按檜國之民政煩賦重不自聊生偶見平澤中
柔順沃沃其光澤若正以無知無慮而有自得之

意故呼而謂之以不如子之樂也人情無聊賴至于向非可告語之物而作親朋相對之狀則誠如癡如夢不自知其所云矣詩人蓋亦繪流民之圖也

小雅大東篇名其一章曰有饛滿簋貌簋飧熟食也有捄曲也棘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于俎周道如砥礪石言其平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朱熹集傳曰序以為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

作此以告病

二章曰小東大東杼以持緯柚以受經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鄭康成注曰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杼柚不織作也

三章曰有冽寒意氿音軌泉側出曰氿泉無浸穫艾也薪契契憂苦也寤歎哀我憚病也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蘓轍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四章曰東人之子職主也勞不来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鄭康成注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五章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天河監亦有光跂彼織女三星在漢旁跂然如隅終日七襄終一晝歷七次

輔廣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于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餽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

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于天也

六章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明星貌彼牽牛星名不以服駕箱車內容物之處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皆金星也朝在東先日而出暮在西後日而入有捄天畢星名狀如掩兔之畢載施之行行列也

朱熹集傳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歐陽修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

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七章曰維南有箕星名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星名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引也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

朱熹集傳曰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臣按正義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

於賦役而損傷于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詩告于王言巳國之病困焉甚其詞之怨也夫以蕩然大道砥矢之平直豈今不如古乎昔之君子小人行此視此安車徐步惟意所適今也顧之而出涕者稅斂之重轉輸之煩以困頓抑鬱之情而行于常所經歷之地反謂其崎嶇迴曲也此何以故王室之賦政不均無小無大苛取于東方諸侯之國最爾譚無他財物生焉悉索絲麻以為貢篚至于杼柚廢其織作何其取之盡耶公子國之貴臣而以夏之葛屨履行于曉霜之中往來者屢足寒傷心則不但憒涕而遂至于病矣因言藪薪不可浸勞人不可極庶幾乎載薪而歸勿使腐敗輕其稅斂俾得休息也篇中惟此乃正告之之辭而下章言不能然也我之轉餫來此雖甚勤苦不蒙慰勞而京師之人粲粲然鮮盛其衣服曾不念東諸侯之裘毋怪乎公

于而葛屨履霜也彼舟人之富當由王寵犀小得志其氣驕溢酒之饋而不以為漿佩之鞘鞘而不以為長東人之出之也甚艱既殫其力矣西人之視之也甚賤曾莫之省焉夫百姓之困于供億久矣酒非介壽之凍醪也脢民之膏澤也佩非春蠶之蔟絲也其詰屈之迴腸也王者子愛百姓以天下為一家東人之子西人之子又奚擇焉而賦政之偏若此哉司馬遷曰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生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譚之大夫以為於此之時父子不相顧王者天下之大父母已之所以病王實使然則告之亦無益矣此其所以呼天而訴之也彼河漢之耿耿則不能如日月之照臨而織女之不成章則固無以為衣褐牛不服箱則又無以任輸載有啓導日明之星而無以成舒長之化日天長夜有增長續日之星而無以度幽憂之幽王大壞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正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畢之行列曾無掩兎田罟之所以掩兎載肉祭器之畢助載陽實之功箕斗之虛名又無簸揚挹斟之實明明上天爛然星陳無一可以魁東方之困者旁皇諦審箕斗之形成于舌柄舌大張而翕合吞噬之狀可畏柄之在西而挹取于東之意可危如此而仰愬之不反逢其怒乎告王呼天總無益也詩人之怨至于此為民父母而征求無藝掊克殫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怨咨之聲至于窮變極態而曾不聽聞將何以奉先人之宗廟乎此周轍之所以遂東也

臣於此詩敢酌取漢唐宋儒註釋之精者聯合七章之義以附于後焉

大雅名旻篇名其一章曰旻天謂王也疾猶急威天篤厚也降喪瘨病也我饑饉民卒盡也流亡我居國中圍邊境卒荒

臣按正義名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正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者也惟賦稅之苛急與重等故寬仁之政緩與輕同凡伯之刺幽王首以疾威為歎由其急而愈見其重也夫以饑饉薦臻則必有稽逋積負而并徵于一時則愈急流亡不復則必有絕戶賠丁而責成于土著則愈重居邑邊圍盡皆逃散而國為空國矣蓋大東之所怨者偏故王室猶有富人焉凡伯之所刺者急故昔之富者亦若是之病也偏則未有不至于急者故取民之制貴得其平歛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之職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鄭康成注曰財泉穀也賦口率出錢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歛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曰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臣按口率出泉之法恐非周公舊文也且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而此則關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廛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民入山澤取財亦有稅則征而有禁矣然考之載師林衡澤虞井人牧人罟人所掌皆同或其中不無附會之處當以孟子為正也此以賦對貢而言王國者自稅之侯國內得民之稅大國貢半次三之一小四之一市取當國所出美物以貢也若禹貢之厥篚厥貢是矣九式中有工事匊秣二式當亦以給丘乘之車甲馬

牛先王以農為本故計口出泉而末作者增賦魯哀公以口率出泉而復計田使之出泉則農重困而末作者不在此數胡氏所以有幸免之說也

地官司徒載師載事也主事民而稅之掌任土之法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授地職授農牧虞衡使職之而待其賦也以物地事

政令以鄽里民居之區域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賈田賈人之家所受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牛人之家所受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牧人之家所受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如州長縣正也之田任甸地以家邑大夫采地之田任稍地以小都卿之采地之田任縣地以大都公之采地王子所食邑之田任畺居良反界也凡任地國宅官府治處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臣按此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也輕近而重遠者近城者給公家役使多故于稅上輕遠城者役少故于稅上重惟近郊之內止什一也園是二畝半宅在田者廛是二畝半宅在國中者鄭以為廛無穀園少利也特重于漆林之征者自然所生力作少而取利重故于四分之中而稅其一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所以勸民植桑麻就田業也此或有田宅而荒蕪或閒無職事之人乃三條而孟子廛無夫里之布為一條也胡安國用田賦傳引此及漆林之征以明先王重本抑末者如此以深罪哀公之計田而賦也布即口率出泉里布謂二十五家之泉也三夫為屋鄭謂罰以三家之稅夫空田不耕三倍其罰固宜爾耳不樹桑麻罪應輕等而反令出二十五家口泉者古之口率出泉也蓋輕不至如漢之人出一百二十為算也閒民轉移執事之人既無常職而何以能出一夫百畝之稅出一家士徒車輦給繇役耶若云特峻其罰

以驅之耕桑耳又何以轉移執事亦在九職之中也疏以為其人性不營已業為閭民而好與人傭賃非止一家轉移為人執事以此為業故特困苦之也

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之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鄭康成注曰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輸委積之屬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臣按讀均人之職而知周官之法度甚密而用之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

春秋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

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
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
為已悉矣

三月作丘甲成公元年

左傳作丘甲紀重賦也

春用田賦哀公十二年

國語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制其肥磽以為
差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而砥平也其
遠邇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異賦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國宅
園廛漆林之異任力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是
乎有鰥寡孤疾亦議不役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其歲軍旅之歲收田一井出稯子紅反六百四十斛也禾秉十庾曰秉芻
缶庾也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
焉

臣按稅畝丘甲田賦此春秋所紀用民財力之制
每變加重而諸儒之說各有不同者也稅畝有二
說以為是時民患上力役懈于公田公田之所入
薄是以宣公履畝而稅未嘗加于什一之外但以
其非古者藉民之力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之舊制是變法之始故譏之者左氏
公羊穀梁三傳皆同何休范甯皆以為然而胡安
國本之者也以為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十收其
一正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始于杜預及徐邈
穀梁注而朱熹哀公問有若章集註亦引此宣公
稅畝為說也大抵稅畝以前說為是王制言古者
公田藉而不稅注言藉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乎此不
稅民之所自治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故朱熹亦言或但耕則通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也
今宣公自六年至此三遇螽災頻仍水旱是秋先
書螽而後書稅畝是通行踏勘撿校荒熟擇其善

者非復收公田之租矣依穀梁之説計之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則公田中除去廬舍二十畝實在田祇八十畝今却履畝而稅則是以八十畝而與百畝者通筭已浮于十一之外而又煩瑣傷體故曰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以但收八十畝之入較之公于一井之中多入幾一十八畝也若謂變法之初遂至倍取于事理決不然矣丘甲有三説以為四丘為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本四丘共出三甲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者諸儒之説多同而極主之者胡安國傳是也謂丘出甸賦者杜預是也謂農工各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所能為今魯使丘民為之者公羊穀梁及何休也丘甲固當以胡傳為正而張治以為每甲士統步卒二十四人必甲今使一丘出一甲是于五百十二家之中而更取二十五人為兵但其或三甸而增一甲則不得而定也若謂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比甸之賦則頓加于常制三倍又必不然若公穀所謂則是使農夫造甲義無所承蓋不足辨也

田賦有五説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于商賈之里廛本收區域之征以備牛馬車乘此賦止于里廛而今并賦之田故譏之者胡傳據國語穆禾秉芻生米之文也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者杜預範甯之説也以為丘賦猶未足又以田賦之家出一人以為兵者陳傅良之説也以為井出丘賦者賈逵也謂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若漢家歛民賦以田為率者何休之説也五説惟胡傳以末葉幸免之説為得之以周禮九賦考之益信矣據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丘共出三

廬陵李廉以為古之甸出一乘者但出此一乘七十五人觀春秋傳所載臨事而授甲授車則知馬牛之屬亦非丘甸所出蓋賦之區域官為之備臨事而授之民事已而還之官也豈以丘出一甲之後三甸當增一乘其車輦馬牛甲冑之屬里廛之賦不足以供而又為是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之歟蜀杜謂云別其田及家財各為此賦明是前此田財通為一而此別為二乃是平增一倍非更分別其有無而李廉但駁之以家財之有無難均未也經文明言用田賦正謂不當賦之于田耳如杜說則當云以財賦不當云以田賦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一乘一乘三甲士凡四丘一甲古法本于五百一十二人中而出七十五人自丘甲之後一丘一甲于一百二十八人中而出一人則是五百一十二人盡為兵于古法為七倍于成公時亦二倍也賈逵所謂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則是視丘賦又增十六倍也皆必無之事也惟何氏言斂取民財以田為率者近之特未言此賦之當出于里廛耳胡傳于三事皆得其解獨于哀公所謂二吾不足者終屬游移于初稅畝條則云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是謂二在丘甲田賦之後未嘗謂稅畝即取二也于田賦乃云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其說前後相違矣要之稅畝則取民之財者廢公田助法少溢于什一之外然而變先王之制而作法于貪後世因之有加無已丘甲則用民之力者加三之一既已計丘而增兵矣田賦則又計田而出其財正緣兵既增則取之於里廛者不給故也自此則盡民之財竭民之力一倍古制矣經于稅畝之冬書螽書饑于田賦之後疊書螽以為天道之必然也夫子曰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田賦將又

不足明乎此非致足之術而必至于又不足者也故於稅畝書初丘甲初也田賦亦初也然不書初者誰生厲階其未有必不可以止者也故聖人慎乎其初也

大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盧孝孫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於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於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于禍矣所謂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

臣按君子小人義利理欲之辯即人心道心危微之分也君子精義者也循理者也純乎道心者也小人反是則專利縱欲而心之險陂側媚不可勝言矣大學一書于誠意齊家平天下三章皆言好惡蓋君子小人之好惡不同自意之誠不誠始一起念間近及于家遠及天下故胡炳文以為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閉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昔榮公好專利而周厲王說之以為卿士苟良夫知其必敗幽王之時皇父用事興作不時田萊多荒故蕩之篇言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又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十月之詩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暶暶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二王之用小人致菑害其成效大驗蓋亦可觀矣善乎呂公著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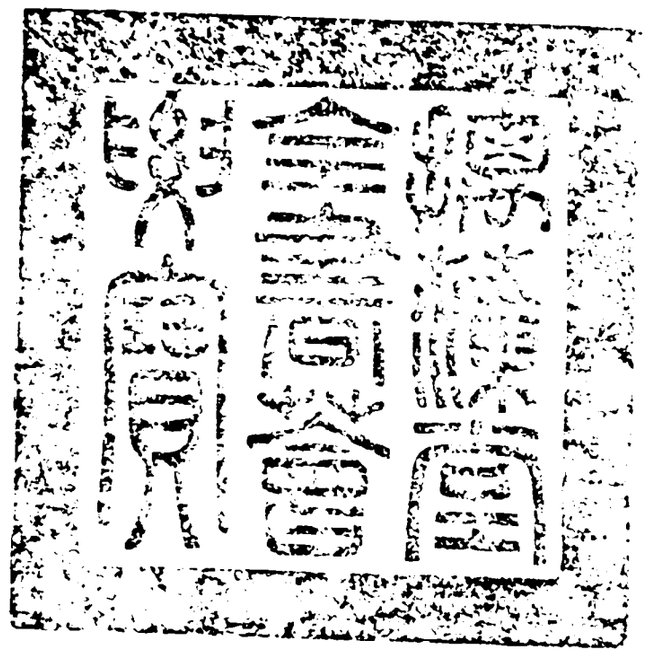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怨歸於上也非誠意
君子孰能早辨之哉朱子曰以此為防後世猶有
用桑弘羊孔僅二人漢武帝用之宇文融楊慎矜二人唐玄宗用
之陳京裴延齡二人唐德宗用之之徒以敗其國者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臣按貢者以下奉上之名助者藉民之力夏則有
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周人脩而兼用之故謂之
徹楊氏所謂兼貢助而通力者是也但其所謂五
十七十百畝者雖朱子亦嘗疑之大意以為先王
疆理天下其溝洫畛域必經營久之而後定乃易
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
使民不得服其先疇煩擾已甚推考諸儒之說則
有以夏氏民多一家僅得五十畝者有以古者民
約田少而用足者又有以古尺大周尺小其實無
異者又有以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者惟元儒熊

禾以為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
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理煩一夫之地通稅
所稅之中皆什一臣以臆計之懷襄之後而民反少必無是
多地平天成歷二代休養生息而民反少必無是
理也古時民約田少用足容或有之然無以解于
溝洫畛域之改更開塞也古尺周尺見于王制筭
之每步剩一尺二寸八分何緣周晦遂差一倍也
惟以熊氏之說合之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之說
始為近之信南山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
原隰曾孫田之周之疆理即禹之疆理也審矣惟
其洪水之後地未盡墾故一夫百畝而一半起科
或是其額已定如漢之令民半出田租也殷則科
其七周則科其全惟其政尚寬簡故易代而後變
也殷革夏命亦有不能一旦倍增之勢且公劉古
公之于邠岐尚有隙地可遷則地亦有未墾者存
也歷周先公之勤民事文武周公之規畫無曠土

無游民而後民始盡有百畝之利而公田因得竟畝而有年于鄉遂亦全科其稅粟也然則取民之制授田之法至周而始備也

臣按饒魯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宅之稅如今納絹據周禮鄭注布是計口出錢或如唐之非蠶鄉則輸銀也孟子之時不特廢古法而多取且有二征並用而致民之饑者有三征並用而致民之逃者目擊心傷不暇與言什一三旬及弛力薄征之事惟有緩之一說或不至於逆耳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庶幾稍有以寬民之財恤民之力故朱熹以為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但前代軍賦惟于師旅之歲力征亦以歲為差後世兵民分而民歲出師旅之賦也而楊炎又取大歷十三年應于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則非止布縷粟米之征故陳植以為失孟子之意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 三至五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 卷三十三 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

天子之孝

薄稅斂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文帝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令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賜農民今年半租

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臣按漢初除秦之苛暴田租十五而稅一所以量度祿用者似乎量出為入不合古意然其要在于省約則其作法于涼貽謀之善中間雖廢而惠帝仁弱高后女主擅國猶能復之也文帝二年春耕籍其秋賜民田租之半至十二年用鼂錯之言賜農民半租明年遂除之自是不稅民田者十有三年至于景二年而始令民再出田租然猶三十而稅一也胡寅以為漢至文帝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食者寡又多邊患歲致金繒天子嘗自將出擊復有河決築塞之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何以足用蓋文帝恭儉惜百金之費自以為景帝惟不改文帝之恭儉是以即位之後亦有吳楚七國之變用師征伐而能比十二年之詔賜民歲半租並稱極盛之時也

昭帝始元二年除今年田租

尹起莘曰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于民者也

臣按自漢興以來惟文十三年及是年除田租蓋僅有之事而是時在武帝多事之後尤為當厄之施異舊之恩此霍光之輔昭帝所以收拾人心而延長國祚者也

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賦口算也當時田租未有出錢如今之折色者惟口算乃出錢是年令得以菽粟當錢物亦賈誼鼂錯重積貯之遺意獨于三輔太常者近也遠則更以運致煩百姓矣夫一口之算止于一百二十文然穀賤之時亦非升斗可辦苟徵賦急則菽

粟之值愈賤矣收其菽粟既可以實近畿之地亦所以貴穀重農此政之善經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宣帝五鳳三年二月減天下口錢

甘露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

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臣按口賦算錢即周之九賦亦即所謂里之布也在平民則據鄉大夫所登夫家衆寡之數既授之田始有賦也其山澤幣餘以抑末作而特增其賦鄭注所謂漢法賈人倍算者也魯哀公以口率出泉未足復計田而賦則是農夫倍算而商賈幸免也後世取民之制因革不常大約楊炎兩稅之後即口賦亦併在其中則商賈末作與閭巷窮民俱穀故租田可除而口算不減至于胎宣之世民知

務本矣減算之意正一張一弛歟在元平之所減者其三乃武帝所增五鳳不言減數而甘露言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則是一算止五十文矣迨成帝建始二年復三十則是一算止九十文矣然則口賦一事律之自重而之輕者也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

如舊制

臣按王莽之末天下旱蝗粟斛至黃金一斤東京再造一二年間野穀旅生野蠶成繭被于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而田畝益廣其明年遂有是詔夫什一而稅先王之制也而漢文帝盡除之至景帝始復三十稅一讀此詔則相沿為定例矣武帝之平暴亂累歲師旅而止于什一天下甫定不數年巧立名色朘剝其民而田租未嘗徵也光武用兵

而復舊制此雖天祚有德豐年降康原其所以然
者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見于詔旨孰謂屯田為迂
濶之計哉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
綿三兩

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
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

隨土地所宜綾絹絁絲綿經皋緯曰絁音始移反布歲役二旬不役
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
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代宗廣德二年稅天下青苗錢

臣按青苗錢者每畝十五文以國用急不及待西
成之候苗方青則徵之也又有所謂地頭錢者每
畝二十五文大歷五年五月詔自今以後宜一切

以青苗為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
時據數徵納此一項實代宗作俑開後世預徵擾
借之弊政為之者其說不美書之者其失自見其
後楊炎之定兩稅量出為入古制大壞然曰夏輸
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則青苗錢在所釐革
矣後世若確守六月十一月之限與兩稅外輒率
一錢以枉法論之條民間自可少為休息竊恐有
司奉行漸失其故屢當事變權宜設法無青苗之

名而不能掩青苗之實爾此又仍宜追咎于作俑
之代宗而定兩稅者不任其咎也

德宗建中元年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
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
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
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
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
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

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
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
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
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
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
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
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于度支上用

其言因赦令行之

臣按阡陌開而井田廢兩稅行而租庸調之法亡
論者或以楊炎甚于商鞅則過矣唐之口分世業
遠祖董仲舒之遺議近踵晉魏齊周隋之陳迹少
為潤色變通然所以行之不久而法遂弊者古者
比閭族黨積一而五則有長矣非三年大比則不
得而徙也自此之彼從而受之皆為地著百里數
十里即謂他鄉異國非旌節不行安得而有所謂
逃亡之民浮客之戶哉說者謂三晉地狹民貧故
商鞅開阡陌令民自占所以誘致三晉之民而傾
奪之固也既已罷侯置守天下一家則安能節節
而封域之使出鄉無導遂內之圜土哉天下之田
或在官或在民又不得而不聽其賣買則亦安能
寸寸而疆理之使地與民必無參錯哉宜乎宇文
融之括隱戶收羨田為斂怨之術也然非隱戶必
不可括羨田必不可收也但以急于用度而迫脇
州縣則有貌閱之煩虛張之數耳融之後繼之以
王鉷天寶之後承之以至德古法大壞口丁田畝
至于不可簡稽于是乎楊炎兩稅之法興焉蓋亦
勇于革弊務為一切簡徑易明所失者于諸額外
之征如青苗錢地頭錢之數不聞有所釐革悉以
併入兩稅之中在當時非不嚴切禁飭于後之人
妄有增加也而行之未幾聚斂之臣又巧立名色
以掊克于民行之既久而君若相忘其為前此有

歸并之事又從而權宜設法取濟一時而民愈以困矣此所以不得而不咎災也

陸贄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建中之初更租庸調法分遣使者掎摭都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人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于塲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箕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

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徵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

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帛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

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昌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

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按法有初變之為甚可惜既變之乃不可復者租庸調是也當陸贄之為相時其行兩稅未甚久也而贄極論其弊稱舊制之善然卒以為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而已亦未敢任為租庸調之制必可復也呂祖謙極詆楊炎而馬端臨又以為得救時之策要非篤論也謂有司奉行之過而炎變法而人安之固端臨之偏見謂兩稅之法立古制然

後掃地必寓兵于農賦役方始定者抑又祖謙泥古之說不足以罪炎也炎之罪在量出為入及不除非法之稅不能任土所宜緊計估箕緡耳何也古者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什一古之中正輕之不可重之不可今炎乃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明言量出以制入已兆不足則更取之端矣按大歷五年詔并地頭錢一以青苗錢為名每畝徵三十五文

八年每畝率十五文此等額外橫征炎未能白去混編兩稅今贄乃言供軍進奉之類皆收拾兩稅之中明是不一而足矣當變法之始自當一概革除縱不能去寧另存款項布告中外以軍興權宜事平一無所取雖未必果去必不致于稅外並存今乃務在簡明不虞後弊致使供軍進奉重復科徵而借商間架陌頭之苛政滋起是亦作法于貪矣古之貢篚各以其方賄九賦之言斂財賄亦以錢穀及他財物惟民所便耳豈有以一歲之物價為率而勒令其必出泉為賦哉凡炎之所以變法者本憂國用之不足而不慮民力之難堪夫亦笑前人之已拙忘己事之未工者也然而在後世則更無以易兩稅之法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有蠲除于常賦之中無增加于正額之外比類時價酌取其中則贄所望于當日者不過如此矣人主誠能體孔氏節用愛人之言思孟子用一緡二之說

何必言復古哉由授田還田之弊則有豪強兼并由租庸調之弊則有隱丁羨田今者尺寸之地皆民間之自為賣買者也雖有貧弱之人操券而守其業必無有橫奪之者也有田則有戶有戶則有丁戶口之數新故相除衆寡正等雖餘夫羨卒或有未登其數然天子既無土地以任之則包涵徧覆令其生息長養于天地之中固不必屑屑焉為料民之舉也故長民者有寬恤其民之心則民之受福孔多矣毋事動言興革也

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蠶蟲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臣按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蓋繭絲既登而後可以徵縑稅禾稼既納而後可以收穀租斷未有先事而求非時而供者也贄所

貞元三年秋七月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尹起莘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校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

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户部至于民不堪命是豈非奸吏並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于格外萬一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何如哉德宗寤而罷之直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傷之也

臣按句勘之初本自李泌發策然不過曰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而已臣猶以為此泌之過也泌若曰兩稅錢帛自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稅外科取一錢並令還給與民必無是弊矣原其所以建策本為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之故是乃利其稅外聚斂之資而巧為免罪樂輸之說爾官為句校兩稅錢帛使其意實在于稅外不在稅内也可徵者徵之仍是徵其稅外之通可釋者釋之非是釋其稅内之通也尹氏但責奸吏並緣之弊而臣之說以誅建策者之心雖賢如李泌不得而少貸也

懿宗咸通元年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户固須剪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尹起莘曰自德宗好聚斂于是進奉羨餘之弊接踵而興後嗣繼之日增月益掊斂椎剝民不聊生其極至于盜賊蜂起國遂以亡綱目至是始書禁稅外科率事有因袭而見貶者此類是也

臣按尹氏之追咎于德宗是也自元友直之句校兩稅錢帛而藩鎮州縣之稅外科率不可問矣若曰科率之罪赦不問矣科率之物悉以輸京師毋有匿也是教之以偷也觀此年之書禁則貞元四年之罷終不罷矣朝廷罷之而藩鎮州縣不罷矣所有進奉羨餘詎是從留使留州額内節省明知故縱方且嘉其獻納驅吾赤子而為盜賊者誰使然哉禁之于咸通之元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豈直因褒而見貶哉

僖宗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磕蓬實為麵蓄椳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當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

捶撻雖撤屋伐木催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臣按取民之制從下言之則曰貢曰獻自上言之則曰賦曰斂曰

不能矣于胥隸祇供醉飽于府藏無益分毫朝廷赦之而司牧不赦詔令緩之而簿責不緩天下事尚可為哉烏在其為民父母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以孔謙為租庸使

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

三年閏月詔罷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

六軍方闕未可輕徵兩稅之餘猶須重斂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天下幸甚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尹起莘曰黃放詔赦白催吏徵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紐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所施行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

四年二月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廩以賑貧民出金帛以勵將士或者尚可挽回而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音宣縮也刻剝也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論之后屬耳于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尹起莘曰莊宗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朘削失軍心又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尚欲捐以予民忍復先期而取強以豫借名之乎況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

臣按莊宗之事蓋不足道也然而理亂興亡較然可睹未有循此而不亂亡者也大凡貪者必富富則逾吝當此財用告匱軍民咨怨之時惟有開倉廩以賑貧民出金帛以勵將士或者尚可挽回而

牝雞司晨將多藏厚殖以自封也不知天命已去四海之富尚屬他人而區區蓄積將焉用之誠哉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也

明宗天成二年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

尹起莘曰蠲免逋負此儉德之效也然逋在三司民何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之于民矣

故免三司所以免民也

臣按此條尹氏發明最為深切世儒所見者近謂欠在民者可赦已徵在官不得赦三覆斯言知貪墨之吏既已犯侵冒之惡名勢必將移其實禍于民重復科徵也免三司所以免民尤確不可易之論故凡蠲逋稅者應在民在官一體赦免庶無黃紙放白催之弊

天子之孝

薄稅斂

周顯德三年立二稅起徵限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麥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臣按此詔比視兩稅令甲舊文夏輸同以六月秋輸彼以十一月一則曰不得過則刻期取必始合令甲一則曰起徵則經始勿亟乃稱詔旨此陸贄之所不能得之于君者而世宗行之可謂善矣然又不若輸之遲速俟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尤為通融款曲也

宋太祖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鼜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

成錢

臣按宋祖此令最得大體天子富有天下而與民較錙銖此在心計之臣以為積少致多之術而不知吏緣為奸正以是故甚者桀黠欺罔有變易畸零足成整數謂之捲尾者後世若依此令從事于核實之勞簿書之費當省十之六七亦以示薄物細故捐以予民遺秉滯穗不盡其利于會計亦簡捷易知毋所容奸自無有緣分毫合勺銖鼜絲忽之誤遂挂負租之籍也

真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咸平四年釋逋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蠲逋負物一百六十餘萬已納而非理者以內府錢還之沒者給其家

咸平六年除天下逋租八萬四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仁宗天聖元年蠲天下逋負

慶歷三年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

慶歷七年三月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五月蠲天下逋負

臣按宋真宗仁宗之世減賦役蠲逋負者不一而足誠以承五代之敝繼之以寬仁累世之德澤涵育生長既庶且富用財有節時捐以予民而無損于經費也此其時蓋在漢文景之間乎及熙寧理財之說興遂多故矣

臣又按蘇軾論舉催積欠之害其略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臣自頷移

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父老皆有
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食
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
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臣度每州催欠吏卒不下
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
民間百姓何由安生軾之言絶痛而故明萬歷中
大學士張居正亦請蠲積通以安民生極言帶征
錢糧之弊其略曰所謂帶征者將累年拖欠搭配
分數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
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
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饑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
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
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
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
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
已村柚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

徵票四出呼役咎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
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
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之皆戴
上之仁哉查萬歷七年以前積年逋負幾何除金
花銀兩係供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
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
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
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
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
利也是時居正當國核名實省議論去浮淫之蠹
刷痿痺之習一切治辦歸于富強此疏力主蠲逋
負破去空文無益之苛征督趣見在之實數名美
而利亦收然臣以為此正管商足國之本謀而于
古帝王之廓然大度心乎愛民者固未之及也夫
寬其已往之課而嚴責見年之供完納盡數而破
分之意亡降處倍加而考成之法密居正自以為

行之有公私積貯頗有贏餘之效而不知民之財力亦竭于此矣蓋其始民以積欠之刻除而得少甦可以其費盡供本年之課不久而力盡則欠自如故也夫積欠之由皆緣課重縱今歲蠲之而明年復欠明年既欠則帶徵如前壓積之多可勝既乎宋初破分良法蓋亦深稔稅之既重而又以極重不可返故不欲明有所虧減而特寄寬恤于不十分登足之中以少留不盡于民猶近古者所謂緩與弛之遺意若必欲取盈固必不得之數也然而有司迫于考成之法其欲最也則鞭撻以逞其懼厥也則捏報稱完重以司農之支撥監司之督促那移破冒百孽叢生展轉數年至于必不可掩覆則仍歸一欠必不可窮詰則仍歸一蠲是于國計毫無裨益而民間之科費與有司之降革不知幾矣有國家者誠欲恤民之財力必也斂從其薄而後可如其不然則寬考成之法寓破分之意民

其庶幾乎

哲宗初即位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績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蟲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塲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

斂之臣于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不可不念者

臣按書言率乃祖攸行詩人頌成王能昭明前人之烈夫子亦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宋哲宗時司馬光居政府刻除新法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

事于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其後紹聖繼
述之論果不出或人所料光此疏正言新法之弊
如或者之意將新君即位于熙豐之臣與政一無
所改謂之率祖父昭明前烈乎夫子之稱莊子正
恐舊德在朝前規未替官家另用一番人便欲更
張庶事耳豈幹蠱家考之謂哉且夫愛親者不敢
惡于人天子之孝也天下共苦新法之臣而怨惡
之久矣猶且因循不變斯則腦父于不義者耳安
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
分登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
之法以誘脇之于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
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
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尚未論也

臣按法有至便于民而卑之無甚高論者破分之
與緩稅限也古者公田百畝而以二十畝為民廬
舍井竈葱韭皆于是乎取焉則是以十分為率田
租止收其八分也正卒之外為羨卒為餘夫未嘗
盡發也必四酺之歲乃三日未嘗竭作也則是軍

高宗紹興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得謂之繼述哉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
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于是蠲廬光二州上貢
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
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
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臣按高宗此舉誠屬寬政但上下之間本同一體

賦力征亦恒十用其七八也今者租庸調率科其
全以為兩稅矣古之地有一易再易不易者今則
概不易矣所以責于地力者古常不盡而今盡也
又況防潴之廢壞乎古者春秋補助不責償于民
為藉其力故非水旱之歲也今也不足不給能盡
行補助乎惟有破分之法猶可以恤民之財力而
寬吏之考成至于稅限之不可不緩者必夏稅六
月起徵秋糧十一月起徵而後可以謂之行兩稅
也臣于陸贄疏周世宗詔已述其概矣更有可議
者各處節候早晚不同且有全不藉桑麻者陸田
之入重于夏麥水田之入重于秋禾其間復須等
差分別至于起徵之後陸續輸納要以新陳相代
為候不過于內帑取辦一歲之經費而萬世之良
法可成或謂如此則與蠲天下一歲之田租何異
殊不其然蠲則非常之惠他時不可以為繼緩則
經久之策後世可遵守也信能行此二者則雖堯
舜禹湯文武復起亦必以兩稅取民矣

元太宗世祖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太宗即稱元者追叙之也八年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不可楚材曰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太宗從楚材之議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臣按楚材之言合于古人所謂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者也今觀其所定田賦上中下之差于水田之額為特重也猶不過畝五升較之後世可謂極輕矣

成宗大德九年定歲課三十取一

臣按元成宗即位多善政此年以前弛江西銀冶課額禁侵擾農桑者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田土呈獻及受其獻者此年以後省民出公田租皆有恤民之心而三十取一乃古來史冊所不數見者臣故獨表而出之

以上薄稅斂

天子之孝

薄稅斂

戶口附

周禮秋官司寇司民官名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辯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鄭康成註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星名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康成註曰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宗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賈公彥疏曰司寇于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獻其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為邦本故也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助王之治也主民之吏即六鄉六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臣按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

以比為名要謂其簿書也然則聖人之意蓋謂天下猶一家也天子之尊亦天之宗子也夫然後王之與衆庶兆民聯合順聚如共鄰比不待數計而周知故郊內則比閭族黨州鄉郊外則鄰里酇縣遂其夫家之衆寡四時稽校而登之其于受田還田軍旅田役追胥貢賦所以致民財用民力者必無有遺漏之弊偏重之累矣而于司寇之屬特設司民一官然後知聖王愛民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由後世之法所謂丁口老小但主于賦之而已役之而已由先王之法則所謂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將以養之教之也天下固有避賦役而為隱丁逃戶者矣未聞有避教養而為隱丁逃戶者也乃先王設司民之官又不止于此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君體元者也生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而歲行之有凶札天地猶憾兵刑之慘貪墨之殘人主所憂自生蓋以上皆書

而又以去其死者由其生者之衆則知其陰陽和而政理平也由其死者之衆則知其不免于饑饉天札與夫斷肢體而傷肌膚也此參天地贊化育之義也且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心孰不欲其子孫之衆多者乎大君宗子民吾同胞上祀軒轅拜登天府亦猶綿綿瓜瓞詵詵螽羽茅茨賦其和平椒聊喻其蕃衍此則室家祚裔之義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無罪而欲去其鄉者當以節導

之行蓋不得而禁也又因以民之多少黜陟主民之吏矣先王之登民數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心也以教養之為已後矣豈直為賦役哉

國語周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協名姓（賜族受姓）司徒協旅（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姦民死刑之數）牧協職（掌牧養犧牲）場協入（掌場委積）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耨穫亦于藉蒐（息淺切）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于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

臣按古今戶口之數雜見傳記蓋成周極盛之時與唐虞略相當也宋蘇軾以為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臣）以為非直貧富也其國之廢興可知矣有邰家室周人之始其後失官竄徙蓋雖一旅之衆不可得矣而公劉遷豳其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必有餘夫及婦女老弱詩人歌之曰止基乃理爰衆爰有鄭箋以為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曰益多矣及古公遷岐而漆沮之衆歸之如市契龜周原百堵同時皆作立冢土而用大衆蓋棄土地得人民所以肇基王迹也至于文王而四方之衆來就有德地隘人多其灌翳之地競刊除之以為居武王卒其功伐故作邑于豐則四方攸同徙都于鎬則無思不服蓋先公先王之所生聚長育之者久矣周公之輔成王恒舉祖宗之事及商家百億之子孫以為法戒成王故能常念孝思保愛其民漸摩之以仁義涵濡之以禮樂其戶口之盛雖十七王之所致而持盈守成之美歸于成焉宣王承厲王之亂能勞來還定安集其人民故斯干之詩于其安寢即祝其夢

熊羆蛇虺為生男女之祥而民間亦以旄旐聚衆徵男女衆多之象宜乎知重民數而固邦本亡何而有我行其野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者民之離散豈待姜氏之役（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哉其賢臣仲山甫尚在料民之舉雖諫之而不從計此時周官之法度廢弛司民之版其死生不可問而鄉遂之吏其衆寡不可稽矣然則自始基而層累之至于極盛其難如此以宣之初政而弗克有終其凋耗如彼戶口之聚散不常豈不可畏哉以（臣觀後世之戶口未有不料其民者也隋文帝之大索貌閱則其丁口之蕃息以其道得之乎宇文融之括籍外逃戶多張虛數果能增數百萬緡錢乎當口算之或輕則吏以偽增邀賞避征徭之太重則民以隱漏偷安即大料之豈能周知其數哉昔孔子式負版者大學傳有德此有人誠重之必思所以聚之則雖不料其少多而天地之間熙熙皞皞耕鑿

有戶則有調既并入兩稅之中而安得復輸身丁為農矣為此者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懸而待其耕桑而其人故為閑游末作此亦不得不重為之禁矣今之民皆自謀其居自擇其業則其為商賈百工伎藝與閑民之為人轉移職事者亦貿遷通易有無相濟之道也其于闕征鹽筴皆非古之制矣固不必以口賦抑之也至于平民又豈可以是重困之哉方租庸調之時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庸

哉所謂丁口之賦乃五代時之横征而真宗除之當時三司使丁謂猶恐有司經費不給執不可真宗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度自然當足竟除之先是徐知誥嘗從宋齊丘之言蠲丁口錢矣偽朝之令所及者少至是吳楚閩粤皆沾寬大之澤矣據文獻通考所載朝野雜記宋朝丁錢本末則浙路身丁錢至開禧元年降御筆始永與除免則不知何時嘗復征之豈亦有祖丁謂之故説而聳動人主者歟此聚斂之小人所為病民而害國也

以上薄稅斂戶口附

職役附

周禮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註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鄭康成註曰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師也

胥有才知之稱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鄙長每鄙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

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鄭康成註曰縣鄙里鄰遂之屬別也
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
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
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鄭康成註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
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
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賙者謂祀物不備相給

足也
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
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
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鄭康成註曰鄰里酇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
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
鄉

臣按職役之制為民病久矣考之于經若似乎不
可以已者何哉曰是在先王之世皆官也論其德
行道藝大者所管之人衆小者所管之人寡出使
長之入使治之以至庶人在官者皆有常職以食
于上受其祿斯盡其職矣後世之祿既不能下逮
于比鄰之長而其督責窘辱之狀大異于古焉由
後世之制官俸役食日削月減百里之宰不能得
古之上農夫百畝之所獲而謂更當制祿以食比
鄰之長則必不能而遂廢之則可乎先王以是興

教化美風俗非是則無以相親相恤天下之大亦
將渙散而不可收拾齊管仲小變其說而為內政
軍令秦商鞅大反其意而為連坐告姦則脅失之
矣漢于亭長三老嗇夫游徼之外特置孝弟力田
之官稍為近古然其秩尊而于民未親也至于里
正衙前之法主典府庫輦運百物則誠厲民而以
自養而差役僱役義役之論紛紛矣雖百變其法
猶不得當也雖嚴飭治民之吏賢者少不賢者多

未見其不以擾民也明季之弊不遠蓋可覩矣惟有盡舉主典府庫輦運百物之類歸之官吏而但屬以教化風俗飲射讀法之事庶幾相親愛之中即有相糾察之道不必告奸而奸無所容不煩徼巡而盜無所伏其鄉約里正以至保甲長宜皆以紳士為之但有教勸之責而無供役之困為賤為貴自分而合天下之勢如千條萬派歸于一原千枝萬葉統于一本然則顯比之吉大有之衆同人之親其始于比鄰也夫抑六鄉六遂家數同田制亦同所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者無不同也惟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六鄉上地無萊詩田卒汙萊注高者萊下者汙是萊為休不耕者也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于六鄉之民則重言禮事教治于六遂之民則專言稼器女功正以彼此相如互見其義要亦為民也蓋取有才智之人而師帥表正主宰其事所以百姓親五品遜其人皆分領司徒之教職者耳至于師田行役之事即所謂庸調之征自兩稅之役已徵其稅也而又使之主典府庫輦運百物則是以庸調之役重科于職役矣非立法之初旨也載考周之九賦即里之布即布縷之征若漢之算錢要之為後世之丁錢也故廬陵李如圭以為以此區域之征備馬牛車輦之屬臨事而授之民則百姓但任其勞而不任其費任其勞者于一旬之中而調七十五人為士徒也既征其調則并不當任其勞矣至于國家營造用物則歸之職幣督取鄉遂之賦貢則有問師旅師徵貢則入于大府斂穀則入于倉人亦未嘗使鄉遂之屬主典府庫也又遺人以供饋遺委人以供芻薪其平治城郭宮室溝渠道路則以近民役多而特輕其稅凡後世所謂差役者皆上古之所無則安得泛然援據經文而責民以趨事勸功之義也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年尊也孝弟叔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臣按漢時鄉亭之制皆仍秦舊高帝馬上得天下不事書詩而置三老以主教化高后女主而置孝弟力田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蓋去古未遠先王之餘澤遺風猶可彷彿也讀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知當時之為鄉官者有金帛爵級之榮而無誅求追取之累矣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脩馬監倉羣收制置使以廐卒代焉因下詔禁之真宗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臣按此即古之公旬三日者也有丁則有庸宜其有平治城郭宮室溝渠道涂之役矣然所謂庸者變三日為二十日歲閏又加二日以四舖之歲論之猶七倍于古也不役則計其日為絹三尺古之所無也古者歲不過三日則有不必三日者也不役則已矣而令其出絹三尺其細已甚矣租庸調并為兩稅則歲無豐儉率科其二十日之庸錢也而又收其身丁錢矣豈可復以之充脩倉治河之役乎禁之誠是也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僱役僱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役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僱便于差義便于僱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已竊嘗論之古人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然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者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酇長皆中士也曰族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酇里鄉黨之士皆以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蕃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常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為郡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官有聲名然其獻為材望亦皆見于為亭長蕃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于理亂之故而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之疏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

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者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安石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望于後世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僱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費重破家耳蘇轍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

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僱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自任僱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僱役則年年出費差役之有不及之戶而僱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錢僱役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僱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僱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

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催役之法豈復可行催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為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于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于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厲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厲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事力賦斂之簿書必敦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于人者如臂指之護其心腹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役之念則按籍名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催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以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臣按宋初之制衙前以主管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承平既久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賠償折耗往往傾家于是罷里正衙前而以五則法差鄉戶衙前以戶長代里正督租賦從韓琦韓絳蔡襄等之議也然罷里正衙前而差鄉戶衙前不過番休遞役少紓向日之里正而鄉戶之貲高者人人有里正衙前之害也以戶長而代里正督租則戶長皆為里正也未見變法之善也其後差役之弊戕賊農民尤甚神宗因閱內藏庫奏有衙前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重傷

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于是免役助役出錢僱募之法與焉此其于舊制視為少便矣乃更于中給胥吏之祿而有寬剩錢之名則其不能制節謹度而輕用其民甚矣時人多言其不利者而王安石既力任行之呂惠卿復獻手實之議其法使人戶自占家業輸錢助役有隱落者許告有賞三分以一充賞大率如漢武之算緡告緡矣元祐改元司馬光欲罷一切免役錢而行熙寧以前舊法蘇軾兄弟范純仁等皆以為不當罷軾至爭于政事堂而光執益堅凡諸新法悉屬剗除而免役之法與焉光于英宗時固常有募人充衙前之論而此乃持不可者激于新法之苛刻而惟恐去之不速也紹聖初政尋復悉如元豐條約其後役錢之在官者竟供他用而僱役之直或給或否則又大失立法之初意矣建炎南渡更立差役之法則有保正副之名其始定條例但主一都盜賊烟火之

事不承引帖僱二稅而以戶長催納其後州縣違法驅督保正之費至于數百千而士民釀錢給費名為義役此有心者所深長太息而無如之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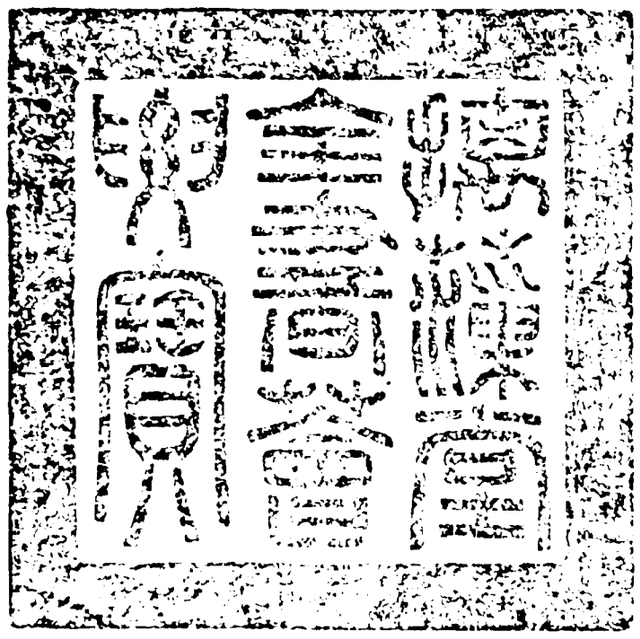
臣觀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論職役始末詳哉其言之矣其亦自謂端本澄源矣然而尚有可商者差役之不如僱役則言之僱役之不如義役則未之及也

臣竊觀朱子提舉浙東常平所論山陰縣義役法云臣昨見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于充應

臣今以此參校明季排年之利弊大率正身不願充役者僱人自代其僱錢多少任其私下商量若所僱逃亡即勒正身別僱賠填此即司馬光之說而

臣親見代役之人無事則受其僱直有事仍推正身料理甚有破冒官物而潛逃者惟

有義設役田處所則正身亦可支吾或于十排之中衆舉一諳練世務者常年收租承應大故不致差錯此可以知僱不如義之說也然而臣又有所不足于端臨之說者端臨所論職役非身丁之役固為有見但督促賦稅古之職役所無而主運官物則何異古之出車輦給徭役乎當時自以身丁之役待職役而蘇氏兩稅如故復取庸錢之說未為誤也謂熙寧間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充典吏俸給乃是所徵僱役之錢重所以有不便于人端臨反謂當時充役之費輕則非也臣以為差役一事有直截了當便于民之法夫百姓親五品遜相受相糾此職役之事也令士大夫之居于鄉者為之可也輦運官物主典府庫非職役之事責之官吏可也至于復除者周禮所謂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及王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皆謂舍其繇役也今既編入兩稅之中則就中優免此一項有差正合古意所費于縣官者少而所以培養士大夫之體以厲其廉隅者為已多也臣故因馬氏借復除以要市于民之說而并及之以上薄稅斂職役附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應夢麟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六至八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六

天子之孝

備凶荒

臣按歲之有饑穰天行也凡厥庶民用天道矣而不免於水旱疾疫雖欲養其父母不可得也王者則天之明因而為之補救亦所以博愛也其備之也宜豫述備凶荒

詩王風中谷有蓷（篇名）其一章曰中谷有蓷（今益母草也）暵其乾（蓷性宜濕今遇旱暵）矣有女仳（別也）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謝枋得曰凶年饑饉上而王朝有司徙之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相棄子母相舍之事

臣按饑穰天行堯湯被之矣惟聖王之世蓄積足恃振業有方故民不至于轉徙周之盛時荒政乃

大司徒之所自領也迄乎厲王之亂人民流散宣之初政僅能勞來安集其末年遂有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者幽平相繼王室黍離然則周之棄其民也非一世矣中谷有蓷之詩至于室家相棄啜泣無及而猶以遇人之艱難為詞先儒以為怨而不怒猶有先王忠厚之遺先王之愛其民而衣食纖悉必為之所必講之素豈非後王之當遵也哉

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于豆間周禮尚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呂大臨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疾痛疴癢所以感吾惻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王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及乎有九年之蓄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

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無不同其樂也

臣按聖王救災恤民已飢已溺有是心則有是政矣然而有是政又必有是心也夫十二荒政之中惟弛縣去樂在于君身疑于責己之道尚未盡而曲禮此條君大夫士相與畏天憫人皆自貶損不敢盈禮其於行聚民之政則必實有逮下之惠有中心惻怛之愛於民而不徒為文具者也此仁孝之道周官法度之本也

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馬睎孟曰預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為國也至于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

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

臣按易繫辭傳言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聖人之聚天下之人以溝洫井牧閭比鄰鄰乃以歲之不登恐其離散何哉夫公私皆匱道殣相望民轉而之四方以活旦夕變且不測其去也固非法制之所得而禁者惟有使之不忍去不欲去乃為善爾古之所謂九年之蓄蓋通計公私積貯足以支此所謂水旱不能災者也此時之民則不但土著重遷而其心亦且固結而不解而十二條之政則又臨事設法以振業之聖人之愛民甚矣

周禮地官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賈公彥疏曰穀梁傳云五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饑一也此

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譏察使百貨流通商賈求市此是救荒之要術眚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饑當憂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而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

前既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亂之萌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且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賈公彥疏曰邦國者謂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通財者此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米與之

鄉師之職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閱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註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饑乏也

遺人主施惠之官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囏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鄭康成註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

鄉里鄉所居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讀為分頒音班賜賜稍食祿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用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賈公彥疏曰謂民食國家糧食者此皆謂一月食米計中歲頒祿人食三鬴不得為數月古今皆月月給請故知皆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賈公彥疏曰按上遺人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今倉人穀

不足故止彼餘法用止殺也

臣按荒政十二條註疏之說備矣凶荒二字周官于諸職五見義相因而文則別也太宰九式三曰喪荒之式小宰六聯三曰喪荒之聯又喪荒受其舍穜斂玉之事膳夫大荒則不舉此大司徒言荒政言大荒遺人言以待凶荒均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司關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廩人以治年之凶豐倉人以待凶而頒之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典瑞鎮圭以徵守徵名守國諸侯以恤凶荒司服大札大荒大哉素服大司樂大札大凶大哉令弛縣大司馬野荒民散則削之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又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掌容凶荒殺禮先後或言凶或言荒或凶荒並言後鄭皆以年穀不登為解惟大宗伯注荒人物有害也疏以為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大司馬注荒兼也疏以為君政惡民適彼樂國故民散而野荒先鄭以凶為凶年荒為荒亂臣今參攷其義荒之訓兼乃是田野不治為年穀不登之本或因水旱之災或政惡民散亦足致之故在司馬九伐之科也其荒禮以荒為目而包凶札者年穀不登之歲物不蕃滋民多疾病陰陽飲食俱失其宜故也蓋凶札乃承荒兼而言然則本以田地荒蕪而成凶歲人物皆有害又因是而民有遠志為荒亂也故禮有荒禮政有荒政而以聚之使不離散為急也其十二條一曰散利者臣以為即旅師文散其利者也旅師委積于野如遺人之于鄉里所聚之粟貯待凶年賑恤其民蓋注疏所云從公貸種子食用秋熟還公者亦其平日之事若凶年則必直蠲以予民有散無斂矣二曰薄征者

均人既言凶札不收地稅則不當復有征而又言薄征者被災容有輕重則雖大祲之年而亦有不致五穀全無之處故司稼巡觀若今之踏勘災傷矣傷十二三實除減半鄭亦以古今較計先王之世就熟處亦須薄其征也三曰緩刑者士師荒辯之法後鄭謂辯當為貶遭饑荒不明判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辯即朝士職慮刑貶之貶彼注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正合此處緩刑而疏未之引及四曰弛力者彼均人注云無力政是恤其勞也既曰恤其勞則民雖有能自食者與留守弗能去者皆弗用其力不當但以移民就穀立義也五曰舍禁者賈公彥以為舍去山澤之遮禁使民得取食六曰去幾者幾所以詰奸禁暴非可去者彼司關言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去征而幾也七曰眚禮公眚禮謂殺吉禮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者上天哉變可畏下民流散可矜周語所謂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是以閉藏樂器而不作也十曰多昏者昏姻相依人情之常所以聯其欲漁之勢而緣不能具禮而失嫁娶之時亦愈足以干陰陽之和故須省禮多昏又使壯者戀其室家不得輕去也十一曰索鬼神者索鬼神而饗之正與蜡祭同義但彼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而此又云索而饗之者彼蜡是報此索是祈然所謂求廢祀亦謂古之有功德於人而載典祀者耳而非徧求淫昏之鬼舍人事而聽命于神也十有二曰除盜賊者臣以為未見有急刑之意振業其民使不為非乃所以除之耳不然凶年饑歲小民無知犯法既麗于盜賊之目矣其可盡殺乎先王除之于未為盜賊之先也豈待其既為盜賊而急刑以除之乎然此俱王國之事故又出大荒大札一條通行于諸侯邦國而於十二品中舉其要者其移民通財又在十二品之

外正謂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閉糴等事故以王命臨之鄉師之周其饑乏不必凶荒之歲蓋即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厄者遺人與旅師皆以廩人國用之餘入之委積春頒秋斂遷待凶年其凶年雖無新入而舊藏足以給人又春秋大饑

胡安國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則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為戒

汪克寬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大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無恙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凶荒之無素矣

臣按克寬所論襄公享國及蓄積之數亦約略言其二十四年之中既無水旱蟲蝗則不必言先君以來倉貯若何止就公即位于此亦當有八年之蓄矣今也賦稅之數不量其入倉廩之內竟無所儲秋書水而冬書饑取陳則既沒食新則尚賒有無涯之饑而不知所以云救魯之立國蓋朝不及夕之道也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臣按移民移粟即周禮之言移民通財梁惠行先王之荒政而孟子非之者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則所以生全長育之者既失其道且曰庖有

肥肉麁有肥馬奪人之食而食馬與牲仁人所不為也徒以一事近古而矜為盡心意其所盡心者亦以文而不以實也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羅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臣按常平之名如司市平市賈之平蓋增賈而糴賤者使貴減賈而糴貴者使賤自然之勢不必于民間之物故高之故抑之也若夫桑宏羊盡籠天下之物貴即賣之而不聞其減賈賤即買之而不聞其增賈是以國家與富商大賈爭利名曰平準實則貨殖故先儒言太史遷平準書貨殖傳相為表裏然則平準之為平與常平之為平也其義利公私之辨乎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詔郡縣置義倉

臣按義倉始于此然倉以義為名其出粟麥當惟力是視不必官校其貧富差次多少亦應民間自推一人主領隨便出陳易新若事涉官府則收受之際文書督促出散之時勾考折耗重煩百姓不久當廢矣夫必教化之盛風俗之成而任恤之行閭比皆可書也豈曰抑勒之使然而猶謂之義乎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臣按古人三年耕有一年之蓄而以九年為斷限者天行有水旱如遇人食二歲之歲即當發倉廩

期慶陁不必大荒札也故以九年之蓄為難得蓋時和歲豐至于一世已際其極隋之享國日淺而儲積可供五十年以古法計之當一百五十年不遇旱乾水溢乃得之在古所無也故九年之外雖聖王亦不敢期矣隋之遽至于是亦可謂後世所難得煬帝恃富而侈多藏厚亡屬有天道使有此儲積力行仁政蠲租賦罷轉輸數年之後人給家足雖有凶年自可食陳亦無事仰哺於上之倉廩明皇時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于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十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臣按唐都長安初江淮漕租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計兩斛庸千錢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所亡溺多車駕歲率幸東都百官六軍就食自和糴之法行而太倉積粟有餘減漕數十萬石車駕不復東幸此於常平之法蓋已得半但不能更廣儲蓄儉年穀貴減價而糶則于國計為得而於生民未之及也夫以萬乘之主而慮不在民其後侈心萌而亂形成也宜矣

陸贄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

臣按陸贄請以茶稅置義倉是以公錢為百姓蓄糧異於長孫平之說矣夫百姓所見者小于常賦外又特令其出穀麥有差不謂官司為彼區畫經久而以為巧法取之也今茶稅者特賦末業之一為百姓預備凶饑于取之也不為虐于用之也其利溥孰與家至戶到嗔論升斗又當勾校其貧富

之為煩瑣細碎乎然則國家欲置義倉當依倣陸贄之說特于州縣田房雜稅及贖鍰之數撥一項處置一不擾民斯為仁政矣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朕適

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臣按守臣有牧民之責雖其繪狀災荒情形容或已甚呼籲減放稅糧容或過激要皆真能為人主分憂為百姓請命固當朝奏聞而夕報可無俟遣使體訪得實始下蠲租之詔也昔者汲黯之使河内也不憂家人失火而便宜發粟賑河南貧民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彼御史何人哉不為汲直而以姦諛取容宜絳之欲按致其法也

天子之孝

備凶荒

宋真宗時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于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致拱手受斃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臣按水利廢興責成監司守令可正遣使數十輩之非古諸侯土地闢田野治斯慶賞之所加也賞勤罰惰俾吏皆勉思職事民盡力溝防而歲不能災固毋庸專官督促矣詔書爾雅深厚仁人之言也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病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臣按官自鬻田戾于古制其名亦復不美韓琦官募人耕收租貯倉之說誠足廣惠矣但當云其租悉留地方給老幼廢疾之外貯待凶年或田多戶少之處協濟鄰境其田永不復鬻乃得之矣仁宗三代後愛民之主詔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羅天下常平倉矣豈恡此鬻田之直而不肯盡留以

予民者惜乎猶有鬻之說也

程頤疏曰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栗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臣按古之五等之諸侯各守封域故曰天哉流行何國蔑有饑穰之處有不同之歲也故魯告糴于齊秦輸粟于晉救災恤鄰之道也然于儲蓄之計為尤急矣後世天下一家五穀流布津梁無阻而儲蓄之計鮮聞是後世一歲之粟僅足以供一歲之食也或水旱之災今于古為數亦不至富室強宗都無餘積也此則天下土不備墾人多游閒之故較然可知以饒濟乏以惰補勤適當然爾穀賤之鄉藏粟不如藏金之便利於遷資而不復遠慮歲凶若其仰給他方朝不及夕者何暇更言積貯乎故欲備荒必先儲粟欲儲粟必先務農使自來穀少之處地利人力皆盡無事遠糴他方則儲蓄之道自廣公私之計交得矣此程氏所以兢兢以古制為說也

曾鞏越州趙公救荒記云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荒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施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

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踩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七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公力也蓋災沴之行治世所不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為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臣按南豐曾鞏所記趙公扞救菑條分縷析如指諸掌大綱則分能自食者與不能自食者兩種之民能自食者只平糴之法不能自食者官廩給之其間先事為計安詳委悉處分得宜與事後之經紀其疾病死喪皆可為法於後之人此固吏之有志斯民者所當師其已試而講求於平日者也鞏又自有救菑議謂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且不過使人能得旦暮之食而就食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不

若總會廩給之月日所費幾何而賜之以錢貸之以粟為得各復其業而不失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者相去甚遠

臣竊計被畜之民升斗受食乃自來常行之法即趙抃亦不過男女異日人受二日之食耳未及聲之審計終始獨見於衆人之表也使議臣計臣果能破拘攣之見一從其議則民間頓得錢粟經營幹辦大要可弗坐食將來保無荒棄從來論賑濟

孝宗乾道四年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户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内始于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車扈徒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

之法誠莫善于此矣

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户部指定支遣之數且于内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當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仍依富弼趙抃倒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説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户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于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

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若惡蘆葦之因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諸路各行其法

詔捕蝗朱熹上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飛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改糴之本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于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略云朝廷愛民之事明公憂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耶

熹延和奏劄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

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臣按朱熹嘗言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天和以致豐穰其次則有儲蓄之計若待臨時理會更有何策又言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然則檢放之宜早行社倉之宜推廣皆措置目前之事若根本之計善後之宜皆未及也夫古之帝王修六府治三事高燥下濕不違其物土旱溝澮必謹其庸坊屋粟有罰民間有賦王藉后蠶而又親與田畯之官饁耘之婦往來慰勞不足則補不給則助此其生之之道既盡矣而天亦報之以豐年則其所食者必多矣于是乎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計一歲之獲四分之而以其三制國用常存一分積三年則足以供一歲統計三十年之中公私積貯足支十年矣大約遺人旅師之委積廩人倉人之米穀每年所積省以惜民之嗇阨者即是非別有公庾如洛口回洛之窖藏也至於荒政首散利次薄征則蠲除賑貸誠急矣又并去其力役山澤關市之征也其他所以責已憂人與為抑損因時消息聯其情勢皆有感召天和之理而即撫存休養之方也後王之制經費既不能每年留四分之一以備凶荒而力役並征於兩稅山澤關市無不領于大農又不得引凶札無征之例則屯田水利以足兵屯民之食平糴置倉以為儲積之計平時之策也檢定分數放除稅糧振廩煮糜一切寬典救變之策也然其事之得當則在奉行之吏黃榦云只此制度用之亦在其人蓋非其人則於其平時有生事擾民之憂而

于以應變則有不及事之患夫熙豐之際蓋嘗有意為治而民苦新法如畏湯火如社倉之法其初年亦出息二分數年之後乃止收耗米三升耳其所以大異於青苗者隨其土俗之宜立約更許變通從其人情所願官司不得抑勒其為民之意極誠無妄其臨財之際至公無私此其義利之辯固不待言矣然其事體又須與常平相濟蓋大荒札之歲亦合慮其有散無收必藉常平之積以權貴賤穀價始平而又易于便宜發粟崇安之六百石原支借常平米斛經始故劄子更不陳說內中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一款是社倉又即兼帶義倉並不科配貧富務令必然此其所以必可推行必不騷擾者也古人謂救荒如救焚溺無可需望正檢放宜早之說也又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及體即從實蠲減不愛惜財計之說也至如檢踏後時裁減分數乃是後世之通弊在有司既仍遲緩之習而司農且多出納之吝得請蠲放民已轉徙無及於事況可望其事後之推存安養乎然則法雖具求其奉行之吏固已難矣惜乎時之用熹者未盡行其所學者十未究其二三而斯民之被其澤者猶鮮也夫修治府事敦本節用復古帝王之盛舍熹其誰哉

熹浙東奏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糴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于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糴給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于近日巡歷

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于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糴濟之費矣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於內量撥十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糴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糴給由歷就顧入後俟畢工日糴給如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不為失策

臣按陸田命懸於天水田制由人力故白渠鴻隙見於謠詠然一以為足以疲民而用間一以為省隄防而決壞則工役之煩興非有所因難與慮始也古者凶則弛公旬正以移民通財不復可用其力而後儒通變其說謂廩食饑貧除老幼廢疾彼丁壯無事坐食理宜有愧如優給其值令修復陂塘堰潴是仍以佚道使之救災興利一舉兩得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八

天子之孝

省刑罰

臣按經言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則是刑措而可以致太平矣然而大著其義于五刑一章者刑為悖德悖禮者立也然而欲民之不犯於有司則非旦夕致矣措而不以者惟唐虞成康之際而已故父母雖甚愛其子有時而用教笞人君雖甚愛其民有時而用刑罰夫戮一人而可以止千萬人之為非者又焉用司寇之刀鋸日敝也逮於後世德教之不立政令之無常而道半趙衣古犯劓者趙其衣市惟貴踊刖者之屨齊景公繁于刑晏子諷以屨賤踊貴則善人有濫及之懼惴惴焉惟恐不保其父母之遺體而奸回昏亂之人反不知所懲矣又何以絕寇攘而止逋亡也故述省刑罰而以弭盜附焉

易噬嗑卦名亨利用獄

程頤傳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而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

賁卦名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易象言火者多指日言山下有火旭日初升也東映草木光輝璀璨故為賁象

程頤傳曰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豐卦名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孔頴達疏曰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法象天威斷決獄訟

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

旅卦名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有火曰薄西山也垂暮之際旅人皇皇故為旅象

孔穎達疏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中孚卦名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緩死者非謂當死之人姑緩須臾命也恐議獄未當死者不可復生故緩之以求其實情也

孔穎達疏曰風行澤上無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無所不至故取象中孚君子議獄緩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

臣按易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賁豐旅中孚噬嗑言無敢折獄用獄者未至于用刑而利用獄而責言無文周二聖所以明德慎罰屢見折獄則致刑矣文周二聖所以明德慎罰屢見乎辭而三致意於獄者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而獄之未具正君子之所當盡心焉也又囹圄犴狴非民可久淹之地獄有所歸則宜刑者刑宜緩者緩縱遣無辜復不待言矣於豐言折獄於旅言不留獄始終一威明而已噬以明罰勑法為用獄之先事而豐之折獄致刑為慮實得情而輕重得中也責之火在下則不能及遠而旅之火在上則所照者廣故其說似乎相反然而責之不敢即旅之所以為慎也有中孚之德則獄可片言立決矣而又當議而緩之者求其入中之出死中之生惟恐人以不留獄之故而敢於殺人也

書舜典象以典常也刑流宥五刑雖入五刑而情法未盡心焉也又囹圄犴狴非垂革官府學校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過誤災不幸肆縱赦不待流宥金贖怙有恃終再犯賊殺也刑雖當宥贖亦不刑之恤哉

臣按書傳五刑墨劓非宮大辟也疏云準呂刑言

之耳蓋古無明文也諸家多謂肉刑起於三代左傳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班固曰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其後自以德衰始制肉刑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依此則五帝無肉刑而議者非之以為舜典明云流宥五刑矣惟不忍用重法故以流放代之假令先無肉刑安用代哉又呂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刖椓黥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依此則似五刑為三苗所制而或者又非之以為舜已誅其君何為乃用其法鄭康成曰苗民為此四刑特深刻異于墨額理或然矣然則五刑之制當亦代有不同舜典呂刑終難同貫特久遠陰過于去勢黥面甚于墨額理或然矣然則五刑之作孔氏曰遠不可考耳晉丁謐曰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五刑之數亦不具于聖人禹承舜禪必不遠則先頑

則無不同周公之戒康叔曰無或劓則人是雖有肉刑仍戒以無輕用至於成康遂幾刑措即輕罪亦且僅見矣況于重辟乎再傳而及於穆王復疑其過重命呂侯為司寇訓夏贖刑而更制焉其言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孔疏曰伯夷典禮者也不使視皐陶而使視伯夷欲其先禮而後刑也意良厚矣又其後乃有九刑之作孔氏曰遠取上世決事之比以為後法杜佑曰謂五刑而加

之流贖鞭扑以為九是也奕世相承並以寬簡為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乎降至七雄家自為政至於秦而淫刑峻法動至參夷且有鑿顛抽脅鏤烹之刑非孝文之罷肉刑民其無如何矣故欽恤一言實推仁廣孝之本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也爾用意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偶也爾偶如此既道極厥辜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時乃不可殺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剠則人無或剠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剠則人不以得殺而則人可濫及無辜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孔安國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

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又曰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心之所安

臣按蕃忿生為武王司寇用法敬慎比例舊事而得輕重之中今于康叔亦欲其取殷家刑罰有倫理而宜於時世者無用之所以敬爾由獄敬明乃罰語氣相同小罪非眚大罪非終兼括辭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皐陶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義蓋法家之要言册命所必及其後穆王之于呂侯

雖復費辭大旨亦以是為本也

周官周書篇名議事以制

蕃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

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令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臣按蕪氏之言任法不任人之弊當矣律令之外科條日益宜乎一事必有一例也而有不足于用者是例固不足以盡天下之事而事固有不歸于一例者也先王之時所以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正以有官君子罔不學古即以古議裁制今事耳故

如衛太子（衛后所生故）之真偽且未定而儁不疑援衛遂（不疑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比于蒯聵連令出奔得罪先帝）詔獄雖非春秋本旨而亦見漢斷獄猶能援引經世子以叱之之為師也若不學之人本無裁制設有疑事何所據依妄發一議必致乖方而甚者且借以行其私矣然則刑書之鑄正為不學者救敗而為例之不純又足以資鬻獄者之舞文也

呂刑兩造（至也）具備（兩至偏辭）師（衆也）聽（衆聽偏見）五辭（入于五刑之辭）簡（核也）孚（無可疑）正（質也）于五刑五刑不簡（辭與刑參差不應）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誤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孔穎達疏曰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損害王道于政為病也惟官謂常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不行乃為善也此病所在惟出人罪罪等令律故出入者與同罪

簡孚有衆（簡核情實可信者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吳澄曰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惟當更於容貌有所考察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赦者也過於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

臣按古人所以慎罰總是為囚求生耳一人之聰明思慮有所不及而治獄之吏未必皆賢故衆聽則無偏見矣而五疵不去則枉法而害於政教又不可以不慎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過其自重之輕自有之無惟忠厚之至故不得不丁寧於清證審察矣五疵懼其故出無簡不聽又慮其失入故出者枉法乃無逃於國典失入者雖無五疵猶當天譴可畏也夫吕刑一篇皆以訓贖并流宥之五刑而不止於鞭扑者可入金邀免矣然所以欲令保全身體髮膚之意猶之古也其于三千之屬減大辟五之三宫辟五之二刑辟如故所倍增者

墨劓輕刑不可謂非好生之德也此夫子所以有取於吕刑也

詩小雅小宛（篇名）其五章曰交交（往來之貌）桑扈（鳥名竊脂食肉）率（循也）場啄粟（扈不食粟今失天性）哀我塡（同瘨病也）寡宜岸（鄉亭之繫）宜獄（朝廷曰獄）握粟出卜自（從也）何能穀

鄭康成注曰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以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臣按小宛之詩序以為刺幽王而朱熹以為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夫其思念父母恐貽之羞且也勝負之數而欲各自努力教誨其子此其為相戒宜然然以填寡之人而不免于岸獄之繫則王之虐焰獨而為善者無以自全刑罰之濫甚矣且也勝負之數內不能自斷于理外不能信于聽獄之官而問之於不可知之卜其國之無政又何如耶夫政以賄成而刑及善人此其所以為幽王之詩也禮記王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

孔穎達疏曰此言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形體之例

臣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登高臨深皆有毀傷之慮樂正子春之下堂而傷其足所以為憂者也然而古之君子畏罪懷刑之意于是大為惴懼焉此曾子之所以啓手足而知免者也周官司寇佐王刑邦國鄭注孝經說曰刑者例也賈公彥以為孝經援神契五刑章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是則刑罰之刑訓為例體之例不獨王制有是說也父母之遺體五官百骸完好成就一陷于罪則虧體辱親是成者變而之虧之死也形氣之所成者變而之斷之死而刀鋸之所成者不可變而復續復生此聽獄斷刑之君子所以聰明忠愛之交至也蓋精明之人每失於不渾厚則有刻削之法渾厚之人又失於不精明則有掩蔽之愚君子之聰明忠愛是君子之聰明忠愛又君子之推其跬步不忘之心以待天下之人子

此錫類之孝于此足徵者也

漢文帝元年上曰法者治之具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之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二年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

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臣按此皆秦法至是始除但史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且明言父老苦秦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豈其但宣之於口而未削之於書耶或謂高惠之世律則有之而未嘗行也揚雄言聖漢權制蕭何造律何文無害起自刀筆何以不遵奉口詔削去此條至令孝文時猶在耶竊觀文帝詔中有民愚無知抵死及今勿聽治之言則高惠以來雖免族誅之苛猶有死辟之慘至是削去刑書一無所問真盛德之事也收孥相坐之律有司初奏以為如故便而卒奉詔除之其訓詞深厚與舜典之命皐陶何異嗚呼仁矣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犯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之世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著為令

初文帝除肉刑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上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臣按漢文除肉刑一詔實千古氣運轉移之會也蓋刑至暴秦冗濫極矣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矯枉者無嫌於過直也惟斬右趾改為棄市似失於過重至孝景重議而益精矣獻帝時曺操秉政陳羣請復肉刑其說曰漢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興仁而死者甚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至于傷人或殘毀支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奸矣漢法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亦以為可操幾欲從之少府孔融議曰古者俗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自取之耳末代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蒼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身不齒是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操然之遂不復議至宋韓絳曾布復欲用肉刑呂公著力持之而罷臣愚以為肉刑必不可復其說有三

今之人情不能如古之重犯法也古曰象刑懸象以警之斯不犯矣今則愍不畏死如古所謂畫地為吏警不對殆難之也今欲加輕刑為重固不可即重刑亦自有詳讞矜疑之法可冀生全若亦以肉刑斷之吏必果于速決赭衣塞路且復見矣不可一也今日治獄之吏又不若古之寬平也刻深周內姑無暇論或不免五過之疵如所謂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者悞陷徒流猶有歲滿減放之日陷於肉刑則終身殘廢矣不可二也今之民風又不如古之知恥也古見刑者於道悚然知戒今則益以動其殘忍毒螫之機而已耳猾胥贓吏且將藉此以恐脅良懦責請受寄不可三也且夫作法于仁其弊猶殘兢兢以漢文為法尚有新莽之焚如周來之峻酷況可以階之厲乎明太祖初得天下或用法外之刑後制律而盡罷之且序其首曰敢有復議者寘重典此可以為法也

武帝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周外寬內深次骨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倣張湯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臣按司馬遷所傳酷吏十人其治大略相倣而日甚一日其始或以廉刻其後則奸貪其舞文巧詆始于治豪猾釋羸弱其後則譎事勢家侵辱下户其慘刻之狀聞之者不寒而栗而人主方且以為忠以為能史家因為之辭曰能勝其任斯稱其位以見嚴刑峻罰非酷吏之自為之而用酷吏者之勸為之也十人首郅都而終杜周于都乃云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此於五過之疵何有哉惟其倡之于破觚斲雕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圜謂除

其嚴法雕謂刻鏤斲雕為朴言反于淳朴也之俗而施之於畏法自重之民不得不以為首惡也杜周初徵為吏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累巨萬矣以視都不有悅乎容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嗚呼是何言歟遷之言曰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蓋以周為酷吏之最也十人者郅都斬寧成髡鉗周陽由義縱棄市張湯自殺王温舒五族尹齊尸亡去減宣自殺惟趙禹壽杜周有子孫蓋天道之於殄絶惡人亦有十失一二者班固乃以張湯杜周子孫貴顯不列之於酷吏傳史中豈非曲筆也哉

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淺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總則廷平將名權而為亂首矣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析分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出入人罪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

臣按漢孝宣之綜核名實近於景武視文帝之寬仁雖遠不逮而矜恤刑獄之意時形之於詔書蓋酷吏之餘風自此少息矣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夫非文宣之世寬固無以自直也然則用法者之寬平嚴苛視人主之所尚而已

成帝河平元年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居宜反）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于以羅元元之民夭絶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臣按周禮司刑殺罪五百而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序書者以為訓夏贖刑也堯舜皐陶之制刑非有濫而夏禹輕之文武周公之制刑非有濫而穆王輕之文武周公之制刑非有濫而穆王輕之死刑之數所減者十之六此其斷然去之而未嘗拘牽于文義廓然更始而不但條列其細微在禹之明德固優為之而穆王以老髦荒忽之年肆心遊幸之後舉文武周公舊定律令蠲除約省不煩衆議呂侯之為司寇蓋亦與有功焉觀漢成帝河平之詔有司竟不能稱旨使千有餘條之大辟依約古訓明言如堯舜文武之時則當減什之五如夏禹穆王之時則當減什之八重無過於五百輕無過於二百元元之民豈不幸甚而鉤摭毛舉徒使不急之務文案紛如兩可之言盈廷不決明為遵奉綸言實乃寢格詔旨何其敢于殺人而不敢于生人也

光武時大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減等）殊死（言其身首離絶而異處）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于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

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棗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臣按刑罰世輕世重而典常之法卒不可易所以謂之中所以謂之權然其刑之宥之則在治獄之吏所謂非汝封刑殺剭刖人無或刑殺剭刖人者也使其人德或未至于明允意或少違於欽恤鮮不至于失其倫要矣梁統之意以為刑輕民易犯惠加姦軌害及善良殊不思果桃菜茹之類集以成贓則善良之陷大戮者衆而不足以禁姦軌也且其事發相累不得不上下相蒙難以語於令行禁止矣先王命士訓刑仁之至義之盡若漢之初元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建平輕殊死刑八十一事亦可謂過於仁而義或不足也其在光武維新再造固當用輕典之世而統乃欲翻移舊制不達于權矣何以言中乎

魏明帝太和三年冬十月立聽訟觀置律博士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有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魏明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顗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畏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入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于正律九篇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齊武帝永明九年律書成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齊武帝留心法令詔獄

官詳正舊注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寬魂猶結于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齊顯祖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班行之自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常曉法

隋文帝開皇元年冬十月初行新律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于是去前世梟轘音患車裂也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

開皇三年十二月更定律置博士十人覽刑部奏斷獄數猶滿萬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宏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惟定訂定留存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大理寺之屬有律博士八人

臣按先儒以為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武王之母弟惟康叔為司寇蓋精於法者魯頌泮水言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古之建學以教士而獻囚于此使學者知受辭斷罪其善訊服囚皆必如古之明允之士所以為明刑以弼教也

所謂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者亦猶後之言以經義
量決矣學古之人見理既明處事必審以古制定
今獄必不至于偏頗者也夫古之學者之於本末
精粗交養兼備固夫人而可使當獻囚之任而必
有性之特善于是者出焉則又始終厥官如唐虞
兩朝之久竟無以易臯陶者而蘇忿生衛康叔呂
侯皆以外諸侯而官司寇王朝也亦何嘗恥學法
律簿為刑官哉如鄭子產之鑄刑書魏李悝之撰
法經斯刑法之事漸與六藝之科判而為二矣秦
燔書詩殺儒士而學法令者以吏為師是詩書法
令既已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又惟當時為是不得
以古議今學士大夫所以鄙其事而蓋為其職也
然其書亦以吏所習故于虞周以來之法雖多變
嫵其憭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
宏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臣按律令累代增省不同至隋之開皇大業間既
釋自隋裴政折衷舊制以行新律而後多遵用之
蓋律法相傳又雜出於儒者之手而非盡刀筆吏
所為也魏明時尚書衛顗之奏置律博士而隋仍
之齊孔稚珪欲置律助教試國子生北齊世祖又
敕仕門子弟講習法令蓋法學既分條目既衆自
不得不由講習始可通曉而世論所輕士子莫肯
為業所以此書永淪胥吏之手入官之始顧視蔑
然吏得緣為姦利生死輕重比附殊科及久更事
任於法令漸明習而操刀製錦之譏已不勝其悔
矣然則置律博士助教于學宮亦古者在泮獻囚
之意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
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
嫌其憭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
宏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臣按律令累代增省不同至隋之開皇大業間既

經裴政更定蘇威牛宏之徒踵事刪除至為寬簡然而高祖晚年喜怒不恒用法峻急煬帝之末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此亦孔稚珪所云法書徒明於表裏寬魂猶結於獄中者耶唐有天下更議定律寬死刑五十餘條猶嫌斷趾之慘改從流宥蓋敬獄祥刑之意見諸實事民有更生之心非僅前此講求空文也

臣按漢景帝著笞臀之令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不知何以至唐猶有笞囚背者唐既去笞背之刑矣不知宋人何以復立脊杖之法也夫笞背而死孰與斬趾劓鼻而生太宗因讀鍼灸書而感會及此固有無時無事不存心愛民者矣有唐貞觀之際固生民之一治也臣因思今之決杖本有罪者也而依古制笞者以一人畢一罪徵比租課不過稍示薄懲使愚民知所警懼早辦公賦爾而行杖者至五輒更一人如其推漢景畢罪乃更一人之令而令有司徵比之時不得已而敲扑毋得輒更人行杖庶幾不失愛民之意而官吏不得肆其虐也與

五年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之意見諸實事民有更生之心非僅前此講求空文也

臣按漢景帝著笞臀之令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不知何以至唐猶有笞囚背者唐既去笞背之刑矣不知宋人何以復立脊杖之法也夫笞背而死孰與斬趾劓鼻而生太宗因讀鍼灸書而感會及此固有無時無事不存心愛民者矣有唐貞觀之際固生民之一治也臣因思今之決杖本有罪者也而依古制笞者以一人畢一罪徵比租課不過稍示薄懲使愚民知所警懼早辦公賦爾而行杖者至五輒更一人如其推漢景畢罪乃更一人之令而令有司徵比之時不得已而敲扑毋得輒更人行杖庶幾不失愛民之意而官吏不得肆其虐也與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輟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惟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因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刑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房元齡等受詔定律令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

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

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臣按魏晉以迄周隋法令屢更雖偏霸之朝刻急之主亦有除煩去苛之令而鉤摭毛舉不能于殊死大辟大有所寬減治獄之吏復不能于法律之外為囚求生甚且特用慘酷不依律令斷擬雖復經生法家參互考訂其書亦甚修明完具而民之罹於網者蓋不能自脫故曰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在主上不在羣臣也以太宗之為君房杜之為相其致治之具固有本源其于法令既已除古死刑之大半而法當死而情可矜者覆視往往得全活而又輕失出之律吏用是不以深文求免稱平允焉臣觀其時其君下一令則咨嗟敬慎惟恐下之不能奉行德不下究其臣進一言則忠厚悱惻惟

恐其上之不能見信膏澤不施蓋真能愛其民非如前代具文而已

太宗又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就法

臣按古人以保全父母之遺體冰淵戰兢不敢少有失墜以罹于刑辟若先自毀其耳目真乃刑戮之民耳太宗此詔足以懲刁止健好生之德異于婦寺之仁也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

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臣按周官司徒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為仇讐諧猶調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凡和難父之讐辟之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注曰和之使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注曰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疏曰反覆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為敵而害己故鄭注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讐之者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即讐之故云邦國交讐之也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注曰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讐之也使不同國而已凡有鬬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讐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司寇朝士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疏曰凡仇人告反來還于鄉里欲報之時先書于士然後殺之無

罪臣據此二職之文當是前此審問係過失而不能調和者當避而其人戀土不即去或來還者死家子弟告于朝士朝士即當文移調人調人執而歸罪於司寇其或已書于朝士而調人未執之間死家子弟殺之則無罪也猶無故入人宅室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其時格殺之無罪其時乃當下之項耳此即殺人而義者也被殺之家不得展轉相報使之不同國亦所以慰死家子弟之心也夫殺人者死既使義不共天者無不申之寃痛閒即有過誤矜疑猶當使之遠避不得宴然居于鄉土惟違王命而不避或私還則官當執之私亦得而殺之而其未告于朝士則雖卒然相遇亦不得而專殺也此謂仁之至義之盡既已詳載于經先王議事以制固非律文之所得而盡其曲折者矣

周世宗顯德四年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訓釋詳定為刑統宋太祖乾德二年以實儀為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為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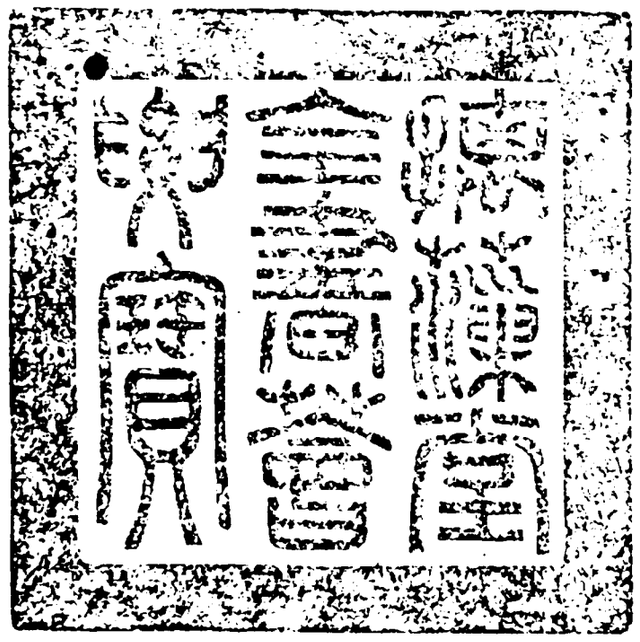
臣按文古難知則侮文巧詆者衆煩雜不一則比附輕重難齊此刑統一書始于周世宗而終宋之世行之也

太祖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故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贓吏必誅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所以欽恤刑罰者其家法如此後世地雖蹙而後亡勢雖弱而不畔蓋亦立國忠厚之報也

以上省刑罰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左德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二十五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九

天子之孝

省刑罰

弭盜附

易繫辭下傳第二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楊文煥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禦之之術故取之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于內說豫之象也

臣按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

春秋左傳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邱（邾邑二）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臧武仲名）曰不可詰也紇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溱間邱）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庶其之從者）皂牧（給其賤役從皂至牧）輿焉其小者（從者之微賤）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利慾之私）壹（專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襄公二十一年）

臣按天下之惡一也邾之盜即魯之盜也魯為邾盜之逋逃主而納其邑名外盜所以勸內盜也昔莒僕（莒紀公太子）來奔（事在文十八年）宣公（初立）命與之邑而季文子令司寇出諸竟其述誓命曰毀則（壞法）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國用也）為奸主藏之名（以掩匿也）賊名（賊為）賴姦之用（用姦器謂納莒僕寶玉）為大凶德有常（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蓋此等凶盜姦賊之人若保而利之則是我有主藏之名也莒僕邾庶其皆外盜也出諸竟斯足以懲內盜矣所賞在此而所詰在此將如主藏者何故夫賞善而刑淫斯止盜之法也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是以善人勸而淫人懼蓋重緝竊邑叛君以邀大利之徒而其小者固不足治矣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臣按季康子秉鈞之臣魯國之政所出也患盜而問于孔子宜告之以拔本塞源則在司徒之教養詰奸禁暴則有司寇之刑辟斯弭盜之方無有外于是矣而甚其辭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蓋生民有欲而惟不欲者可以為之主君若相皆主之者也隨會為太傅晉國之盜逃奔于秦蓋其驗矣夫子之言豈惟足以靖魯國哉

漢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遂曰渤海郡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獄訟止息

臣按律文言公取竊取皆為盜充類至義之詞古書中言羣盜者具數率皆數千百人非強竊疑似之間者也然亦不過散遣之安集之而已嘯聚攻剽則為盜散遣安集則為民固不得一一而逐捕也惟便宜從事緩之勿亟斯守吏得展其方略耳若一切拘以文法則某日盜發某屬當百有幾人某案獲者幾未獲者幾申報稍遲時日即為諱盜不報鉤考稍或疎漏即為諱強為竊受事亡何而譴責隨後尚安所施其躬化為之勸率哉若穿窬小盜強竊疑似民間失一牛畜絲穀本不足以當姦究矯虔之名而丞相御史皆當用知其數此其苛細已甚必外戶不閉道不拾遺之世庶其免矣然則聖人之豫備暴客豈其德薄治不古若哉

光武時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

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秖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臣按羣盜屯結非能生死相信聽令自相糾摘適其黨立解矣夫彼此有相疑之勢鮮不相圖者也雖憑城據邑之大盜亦可以此離其黨與至如小小刼奪非有千百成羣蓋不足以殿最牧守令長也其根株窟穴應捕人役纖悉必知重其必獲之賞逸賊之罰以責成應捕未有敢蔽匿者也但須選拔才幹示以威信不少假借使之樂為我用而不敢竊弄我權則惟明牧賢令所以處治之而已

順帝時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竟內赦寇盜前豐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臣按李固之治荊州大略倣龔遂之治渤海能令盜黨自相招集視更相追捕為尤勝也但亦存乎其人耳所以降附者必刺史之善政苟非其人不免驅而為盜也魏高佑有言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夫賢守令固不可數得得之又以下車未幾條教未洽而以盜發不輒得或坐他細故罷去儻非少寬其文法雖賢守令亦無能為也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謂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之後海內升

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臣按法莫重于秦隋而秦隋之末羣盜並起李斯既阿二世行督責稅民深者為廉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其後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乃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下斯吏具五刑隋煬帝問侍臣盜賊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由此觀之致盜之由先後一轍唐太宗惟知其所以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火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由此觀之致盜之由先後一轍唐太宗惟知其所以然而躬行節儉慎簡民牧厚施薄斂息兵休役以致貞觀之治幾于比隆三代不亦宜乎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撥捕則徒為煩擾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署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我有榜何不捕彼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磔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盜

臣按崔安潛之去蜀盜即漢光武所以解散青徐幽冀四州之盜者也周世宗時竇儼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

臣以為此乃以盜捕盜之法不第除其罪且懸賞格者所謂投與狗骨使之相牙彼以利合必動于利而相成也然以之待屯結之夥盜所以化大為小化有為無固為良策若未至于千百為羣者則同雜處于閭里之中若令其自相糾告或反以指陷平人不若申嚴保甲之令凡迹涉可疑者有人保任乃容入甲無者舉首是則以譏詰之權予平民猶勝以糾告之權假盜賊也

宋孝宗時辛棄疾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剪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剿除明年劃盪譬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倚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敷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之地詔奬諭之

臣按致盜之由未除則一盜方平一盜復起平盜之兵固不足恃而弭盜之術亦無可講求也民之不得已而為盜固為貪吏之所迫使而貪吏之迫使其民亦有所不得已也負租課則畏譴罰事上官則行苞苴此又其迫使貪吏者然矣故曰正其本則萬事理夫子所謂雖賞之不竊者此也

元仁宗時中書省臣言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冤棄之于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禽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

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臣按繫辭傳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民之為非無大于寇賊姦宄奪攘矯虔而禁之道則在于理財正辭而已理財者如井田溝洫什一取民山林之利弛以予民正辭者衆魏所懸閭師黨正所讀之法以此聯比固結使之相恤相愛而無壞法亂紀之民然後本固邦寧長守其大寶合于天地好生之德如彼中書省臣所言乃是捕之勿逸殺之無赦耳尚何以言弭盜安民哉聖人之所以禁民為非者更無他術而後世必曰匿盜不聞者坐則奏賊罔不以實矣期會不至者坐則將吏之遊徼宜勤矣踰期不獲者坐則應捕員役無故縱矣結案待報立決于市則知無可倖矣自首者原罪給粟則開改悔自新之路矣能禽其黨者加賞則徒侶解散矣惜乎其方略止此臣不知夫勝廣之徒亦可以是弭之否也天地以斯人付之聖人聖人與斯人共守大位皆吾赤子而惟務去之哉誠願目之為人為民而養之教之毋但目之為盜為賊而捕之殺之也

以上省刑罰弭盜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

天子之孝

恤征戍

臣按古之用師者以踰時為留頓以千里為永久無有期戍不至長征不返也然而還歸之日閔其勞叙其情代其父母室家致其相望之意者備至也古之節制持重之師北而不遠敗而不亡然而失一戰鬬之士即失一耕桑之民聖人之心哀矜惻怛以為無異于懷抱之赤子而不免于水火云耳佳兵不祥黷武不震非所語于聖人之世以之伐不敬討不庭其用至布濶矣猶以為鞠育之于堂奥之中者無故而驅迫之于鋒鏑之下也所謂推其愛親之心也不寧惟是詩有之吉日惟戊（用剛日既伯（馬祖謂天駟房星之神）既禱既碼禱于物也將用其力猶有禱焉況于人乎述恤征戍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朱熹本義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静之中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能左）右（右之）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朱熹本義曰剛中謂九二應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從之也

臣按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人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故處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大衆所謂容民畜衆也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師者猶未成軍古者無傾國之師有番休而無竭作故以悉索敝賦以從為

不堪奔命也管子之作內政也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而聖人曰能以此二千五百人可以王天下蓋仁義節制以少積多偏師即可敵百萬也宋李舜臣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為用惟守一貞足矣臣則以為聖人取殘救民殺以止殺又事已兵休布德行惠嚴寒之後繼以陽春貞之中有元也丈人者程傳以為尊嚴之稱帥師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不能得人心之從又謂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為衆所畏服則是也如司馬穰苴推自微賤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呂祖謙以為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言無踰于老臣者是也臣則以為彖辭所言如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與其君同有此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德故夫子以為剛中而應吉且無咎也若穰苴充國之倫猶不足以當之能左右之曰以如春秋言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之類蓋討貳伐畔方伯連帥奉天子之命而諸侯之師皆為所總統左之則左右之則右無有不奉命者胡炳文曰以之歸于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徼有不正則為霸者之術要皆師克在和未有聲師不共命于上將而能克者也文王但言貞而夫子又謂以此毒天下如毒藥之攻堅決潰外足以腐體膚內足以傷元氣不可妄施于無疾病之處師旅之興雖號令謹嚴而所過有供億之費所加有殺戮之慘亦如是矣

解卦名　彖傳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程頤傳曰解難之道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徐幾曰乃得中指二蓋天下禍亂已散來則反于安靜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往有功亦指二謂當時或有未解之難則宜急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

臣按解之名義取于坎險震動故程傳以為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也坤卦西南得朋又坤為衆九四變坤成震故夫子以往得衆釋利西南也語曰衆心成城天下莫險于人心故解難之道在于得人之心山川陵之險每在西南而以西南為平易之地者人心既順則山川邱陵失其險矣如殷武之詩言采面規反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是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綱紀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可見次第本義但云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而傳意恐難之既解則人將苟且偷安不復有為皆由不知來復之意而朱子之意則以為此其本源之地又在人主終始典學格物窮理進君子退小人解負乘之悖而得朋至之孚然後朝廷之上紀綱法度次第修明為極盛之世此朱子又據六爻之辭申程子之說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大難既除若尚有當解之事則宜夙往除惡務盡毋使滋蔓難圖也且君德清明用人行政罔或不當命將出師戰則必克聖人言往則有功所謂惟斷乃成若稍有疑懼而從事姑息則養奸長亂貽悔將來不可不知也

既濟卦名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臣按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故取象于高宗伐鬼方然三年後克亦勞憊之甚矣計三年之間其殷憂震動宵旰不遑必不至于殘民以逞而猶兢兢以用小人為戒誠以行師之際尤在任用得人也非丈人之吉則有輿尸之凶豈可不戒懼未濟九四云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戒人臣也既濟九三小人勿用戒人君也人君人臣誠熟復于此二卦然後能以衆正矣

尚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按舜禹之時薄海内外罔有弗臣三苗之君既

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矣禹以羣后之師聲罪討逆何難誅其君長殲其種類而一聞讜論下令班師蓋其始之言一乃心力若似乎以全盛之勢而加于負固之一隅有摧枯拉朽之易及三旬而力未可以成功也益之贊辭微規之以滿損謙益之說禹亦心知其故師旅不復少留而舜亦默會其旨而增修厥德兩階干羽雍容閒暇非是故為如此至誠盛德純忠大孝一堂相聚自然而然苗之頑梗亦即感化不復勤民于遠也此六經言用兵之始武功而卒歸于文德蓋舜為天子故益所述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之事禹雖居攝而猶為諸侯故益所贊者不驕不溢之事也在皐謨言何遷乎有苗而卒乃言君臣之間同敬協恭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惟天理之自然亦

見有苗之昏迷不敬侮慢于人為天所棄比于三
千莫大之條也然則孝經之義明而韜鈐之書與
法律之學皆在其中矣

立政（周書篇名）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臣按戡亂以武守成以文周公既稱嗣王為文子
文孫而又以克詰戎兵為王告先儒所謂奮張其
氣而不使惰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奸
威消萌保治未亂未嘗廢兵若好大喜功窮兵黷
武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則必隳前業而負前王
矣

詩鄭風清人（篇名）其一章曰清人在彭（清邑之人河上地名）駟介旁旁（駟介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重英（矛飾也）河上乎翱翔
呂祖謙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
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幽風東山（篇名）其一章曰我徂東山慆慆（言久也）不歸我來
自東零（落也）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平居之服）
勿士（事也）行枚（枚如箸銜之以止語）蜎蜎（動貌）者蠋（桑蟲）烝（發語辭）在桑
野敦（獨處不移之貌）彼獨宿亦在車下
小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
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
惟東山乎
朱熹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

有愴恨之懷至于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咏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臣按東山之詩非周公不能為惟其出于周公之所自為以見其曲體人情之極東征即公為上將故無勞將率之詩而有勞歸士之詩通篇無大夫軍士尤甚周公以王叔父之尊極崇高富貴而于士卒之纖微必盡殷勤敘述所以令人竭力致死若出于大夫美周公之詩則意味索然矣

小雅采薇篇名其一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

小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命將率遣戍役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入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禦若今之防秋也

六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孔頴達正義曰此遣戍役豫叙得還之日總述往返之辭

輔廣曰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恤之心無有窮極也且于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如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范祖禹曰于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出車篇名其一章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謝枋得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二章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鳥隼曰旐）旟（龜蛇曰旟）斯胡不旆旆（飛揚貌）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輔廣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為哉

謝枋得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于用兵者也

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策命臨遣之辭）

輔廣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啓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之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可見其體悉之詳也

杖杜（篇名）其三章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敝貌）四牡痯痯（疲貌）征夫不遠

李樗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于鴻羽王事靡盬不能稷黍父母何怙然鴻羽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四章曰匪載（裝也）匪來（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憂心孔疚期逝（歸期已過）不至（而猶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

劉瑾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概與四壯采薇出車同本于私情公義以慰之也

臣按先王之時歌采薇以遣戍役歌出車以勞將率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李樗以為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返終始之情則一也采薇序云遣戍役而又兼言命將率遣戍役者一則主憂臣辱四郊多壘士大夫懷敵愾之心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固不待于勉强一則師出之日將率與士卒均服同食所以一衆志鄭所謂同歌同時欲其同心者也及振旅之日將還公朝而戍役亦還于比閭族黨其有勞賜體統自殊因以辯上下定民志鄭所謂異歌異日殊尊卑者也臣以為將率戍役均有其勞故序于本詩則言勞還率勞還率勞還役而于采薇章則云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以見于將率則紀其功績于戍役則恤其勤苦故范祖禹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于上也夫以戰陳之危行役之苦父母之憂念室家之懷思誰不然者先王知其然而反覆稱道與之同其哀樂故采薇八章而終之以莫知我哀一句則出車杕杜二詩之旨且先自言之矣固不待其悲傷怨抑無可告訴自為咏歌也讀采薇出車杕杜之三詩可以知小雅之所以亡自是以降揚水見于王風鴻羽作于侯國而世變愈亟矣先王之所以感人以言者豈其微哉

祈書作圻父篇名其三章曰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亶不聰胡轉予六軍之士于恤有母之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主勞苦之事

責司馬之不聰

臣按久役勞苦先王憫其勤而道其情則所以休息之者當非口惠而實不至如親老而無兄弟者皆免役必有成法而即或漏遺亦將說其勞而忘其死必不敢以將母之情輕怨其長上矣至于呼祈父而告之恤咎豈獨在祈父哉故序以為刺宣王也夫以王之爪牙士而使之嗟歎如此則以之自守必遒遥以之臨敵必畏縮不用命說者以為王師

敗績于千畝故軍士作此詩蓋其魄兆已先見之矣

大雅江漢篇名其三章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鄭康成注曰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于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闢四方治我疆界于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于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嚴粲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于病民且疑于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于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

六章曰矢陳也其文德洽此四國

朱熹集傳曰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于是可見矣

臣按宣王江漢之師甫得寧定即以治疆界井田為急務者叛亂之國互相侵奪疆理湮廢其民苦于戰鬬不事田作賦稅亦必有重于什一之制者故鄭康成所言乃土宇版章之大經界必復其舊而嚴粲所言乃溝涂畛遂之小經界必復其舊一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以裁制其君長一以安集其人民皆為偃武修文之漸而召穆公又勸之以陳其文德以洽于四方之國以此為天子之令聞然後足以使天下之人知朝廷用兵之非得已也夫所任之將如此所以為愛民之主也

常武篇名其二章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鄭康成注曰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南徐土之

民云不久處于是也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
怖先以言安之
曹居貞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
三農得以就緒
臣按三代仁義之師然雷霆之威震驚者衆久處
于是則三農失業雖王師舒徐安行而人心未免
驚怖宣王廟算已定度無踰時之役故先為告諭
其民使之安堵也
禮記王制受成于學
鄭康成注曰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澔集說曰獲罪人而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訊
馬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者所截彼人之左耳
陳祥道曰受成于學則謀始于朝可知又曰征者威
武之事于其文德之地告以成武之功以明用武以
文任威以德而已

臣按兵謀至密謀始于朝而必于學宮之中論其
可否乃為成定者既使人知聲罪致討之名則不
疑于興師動衆之故且以示成大事藉羣策羣力
雖君若相不敢專仁義之師堂堂正正無所庸于
詭祕也又此雖武事然不離乎先師先聖所已言
已行是故祇奉古法而出征俘執有罪而歸告所
以有軍禮亦有釋菜奠幣明所受之成謀罔或不
臧云爾然則威武固不可以偏任而必濟之以文
德者司馬掌政典者也而辯論官材司徒掌教典
者也而有發則教士以車甲文武豈二途哉在師
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率在國則為比閭族黨州
鄉之長治兵治民同歸于相親相愛而已矣

天子之孝

恤征戍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兵不足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里左貧弱所居言無所不發矣）邱濬曰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鼂錯以為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室家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臣按邱濬勉勵中人之說非也秦當未并天下之先固以爵賞鹵獲啟動軍士何則自其境以外土地人民皆非秦有民知戰勝之後取諸于彼非有遠涉數千里之勞無異使之得掩有其隣比之貲財也安得而不奮然而秦固教之以奪攘之風矣若夫并天下之後北至長城南至五嶺皆秦境也長城以北五嶺以南秦亦不能往也顧安所復鹵獲哉發謫至于閭左矣顧安所得爵賞哉是則秦之計窮矣然而奪攘之風不可變矣此勝廣之徒所以起也先王以其孝弟忠信之民而遣勞之以采薇出車杕杜之情義誓天之下莫非王土兵之所加服之而已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師還之日將率之功勞軍士之勤苦上之人未有不知之者也故爵賞則有諸而鹵獲未之前聞也人心有古今之異而財鹵之說斷無所施于天下一家之日是不得已而用兵正以出之

水火姦宄竊發罪不在民易曰有嘉折首書曰殲厥渠魁此外一無所問也方將左飡右粥撫循百姓豈其所過無不殘滅而欲以財鹵勉勵中人教之奪攘哉

晉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湍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

臣按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春秋傳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故講武事嚴戍守議兵屯通漕渠皆為克敵制勝善後事宜此杜預平吳之後所以有安不忘危之說也

唐德宗時陸贄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

窺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皆是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敝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墟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家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寖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

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于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苦郭反滿張弩也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值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雜市糴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泌曰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事矣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文宗時杜牧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

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敢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驟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章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裔于是府兵內虧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尾大不掉外疆中乾俱見左傳成燕偏重而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于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鬼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傑悍勃者則挫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于邪僻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臣按唐書兵志論曰古之有天下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惟唐立府兵兵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所以盛也

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驕彊驕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而唐遂以亡措置之勢使然也臣竊考之唐之名臣如陸贄李泌及杜牧作原十六衛罔不以復府兵為說而府兵宪未之復者意者也天下有長征久戍之兵則勢不得不取于民以養兵既已取于民而養兵則勢不得更籍民為兵于是乎府衛廢租庸調之法亡矣宿重兵于外竭天下之貲財以奉之內外不足以相維緩急不足以相制戎臣兵伍出落鈐鍵尾大不掉無如之何當此時而欲散遣征戍之兵復置府衛更易兩稅之法復為租庸調所謂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也惟有戍卒屯田漸為土著以府兵之法理之李泌之言善矣此又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

諸侯之國提封萬井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率王國之勢百倍于諸侯之國所以居重馭輕者然也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此其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古意者也古者諸侯有事則天子命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定之而天子畿內之兵固不輕出也府兵之制國家有事則以符契徵發事已便道罷之近不踰時遠不經歲此亦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古意者也天下有長征久戍之兵則勢不得不取于民以養兵既已取于民而養兵則勢不得更籍民為兵于是乎府衛廢租庸調之法亡矣宿重兵于外竭天下之貲財以奉之內外不足以相維緩急不足以相制戎臣兵伍出落鈐鍵尾大不掉無如之何當此時而欲散遣征戍之兵復置府衛更易兩稅之法復為租庸調所謂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也惟有戍卒屯田漸為土著以府兵之法理之李泌之言善矣此又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

古意者也惜乎府衛租庸調既已終廢泯之說亦未之能卒行也

宋太祖乾德三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又從趙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神宗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圍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習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臣按宋祖釋諸將兵權而收四方勁兵聚諸京師分番屯戍入備宿衛出捍邊圍不如是不足以革藩鎮之弊也然代更之法實合古制依依楊柳霏霏雨雪未嘗不使之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佚也夫遣戍卒必命將率勞還役亦勞還將先戍與次戍者各有監領何患于兵將不相識哉若臨事推轂大將則在其威望足以統攝諸將惟所左右而已豈必素所分隸之兵然後可用哉然則兵之強弱固不係乎此而更戍之法不可改也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採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疲老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

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于糶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邱濬言宋太祖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臣恩先王之世東山杕杜皆為勞歸士之詩則非徒歌其詩而已亦必有飲食筐篚之賜宋時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益素行故也邱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一面不擊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

楊時曰自黃帝立邱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四面鼓也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

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于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親上之風不可無以作之使然也

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于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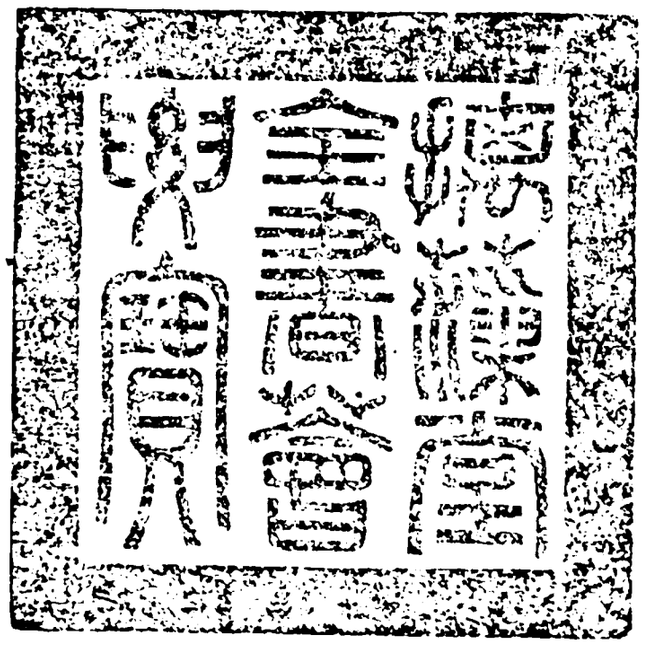
臣按師之有節制即易之所謂師出以律曲禮所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者也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程傳曰律有二義有出師而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然則興師動衆除暴取殘固為義矣苟無節制有離次失伍之奸亦不得謂之義義之與節制非二物矣不得已而用兵者王者之仁自然師出有名也其所過及所處自然整齊嚴肅也仁之與義非二物矣豈有仁義之兵而無節制者哉苟無節制即不得為仁義之兵也

朱熹曰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是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熹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伯者之仗義執言固亦托于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但以此教人而不能以身教以此責人而不能以此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聖賢亦未嘗無此意但出自聖賢則為愛人之誠出自孫吳則為以術使之以計驅之也天下無不衛父兄之子弟亦無不愛子弟之父兄孫吳竊此意施恩于人以得其報其所以然者固與聖賢異矣至如秦人但以

爵賞鹵獲鼓動其民乃孟子所為去仁義懷利以
相接也
以上恤征戍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